

鹿鼎記



韦小宝拿近烛台一照，只见这女子半片脸染满了鲜血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容貌甚美，忍不住赞道，“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！”

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

小郡主格的一笑，掀被下床，笑道：“我穴道早解开了，等了好久了，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？”韦小宝奇道：“谁给你解开穴道的？”小郡主道：“给点了穴道，过得六七个时辰，不用解也自然通了。我扶你上床，我可得走了。”韦小宝大急，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你脸上伤痕没好。须得再给你搽药，才好得全。”小郡主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坏，说话老骗人。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？倒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，脸上什么也没有。”

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，涂着的豆泥、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，好生后悔：“我这么莽撞，也没先瞧她的脸，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，说什么也不会着了她的道儿。”说道：“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，自然好了。否则我为什么巴巴的又去给你买珍珠？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室店，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。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。”

小郡主忙问：“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解开我穴道，我就拿给你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好！”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，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，心念一动，笑道：“险些儿又上了你的当。解开你穴道，你又不许我走啦。”韦小宝忙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那个马难追。”小郡主道：“驷马难追！什么叫那个马难追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，那个马都追不上。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。”

小郡主不知“那个马”是什么马，将信将疑，道：“那个马难追，倒是第一次听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就学了个乖。这玩意儿有趣得紧呢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。”小郡主问道：“是小白兔吗？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是金鱼吗？”韦小宝大摇其头，道：“金鱼有什么好玩？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。”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，都没猜中，道：“快拿出来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，说道：“你一解开我穴道，我即刻便拿给你看。”小郡主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我即刻得走，哥哥不见了我，一定心焦得很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穴道早解开了，为什么不走，却要等我回来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好心给我买珍珠，我总得谢谢你，向你告别一声。不声不响的走了，不是太对不起人吗？”

韦小宝肚里暗笑：“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，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，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。”说道：“是啊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，在街上拼命的跑，只想早些买了珍珠，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，就是没合意的，心中一急，连摔了几个筋斗。”小郡主轻呼一声：“啊哟！可摔痛了没有？”韦小宝愁眉苦脸的道：“这一摔下去，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痛得我死去活来。”小郡主道：“现下好些没有？”韦小宝哼哼唧唧的道：“这一撞伤势不轻，越来越痛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点了我穴道，不肯解开，我这……这……这一口气……提……提……不上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越说声音越低，突然双眼上翻，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，便如晕去了一般，跟着凝住呼吸。

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，果然没了气，大吃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全身发抖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死了？”韦小宝断断续续的道：“你……点错……点错了我的穴道……点了我……我的……死……死穴。”

小郡主急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师父教的点穴法子，决不会错。我明明点了你的‘灵墟’与‘步廊’两穴，还有‘天池穴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……你慌慌张张的，点……点错了，啊哟，我全身气血翻涌，经脉倒转，天下大乱，走……走火入……入……”小郡主道：“是走火入魔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走火入魔。啊哟，你怎么这样糊涂？点穴功夫没练得到家，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的瞎点？你点的不是什么‘天池’，什么‘步廊’，都点了死穴，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！”他不懂穴道名称，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。

小郡主年纪幼小，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。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，人身大穴数百，相去只是数分，慌慌忙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，但她曾得明师指点，这三下认穴极准，劲力虽然不足，穴位却丝毫不错，可是新学乍用，究竟没多大自信，韦小宝又愁眉苦脸，装得极像，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，急道：“莫非……莫非我点了你的‘膻中穴’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正是‘膻中穴’，你也不用难过，你……你……不是故意的，我死之后，决不怪你。阎……阎罗王问起，我决不说是你点死我的……我说我自己不小心，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，就点死了。”

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，又是感激，又是过意不去，忙道：“快……快把穴道解了再说，或许还有救。”忙伸手在他胸口、腋下推拿。她点穴的劲力不强，只推拿得几下，韦小宝已能行动。他呻吟了几下，说道：“唉，已点了死穴，救不活了！”小郡主急道：“或许救得活的。我不小心点错了，真……真对不起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人。我死之后，在阴世里保佑你，从早到晚，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。”

小郡主尖叫一声，问道：“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别害怕，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。不过有个规矩，谁杀死了我，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。”

小郡主越想越惊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。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小郡主退了一步，道，“你问来干什么？”脸上满是惊异之色，又道：“你要到阴世里告我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说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不会告你的。”小郡主道，“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了你名字，好在阴世保佑你啊。阴间鬼朋鬼友很多，我叫大家齐心合力的来保佑你，你不论走到哪里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。”

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，忙道：“不，不要！别跟着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？”小郡主迟疑片刻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如不吓我，那么……那么还不要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当然不吓你。你白天坐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，晚上睡着，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。你闷得慌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，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，”小郡主道：“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幽幽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不死就好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，你没办法到，唉，我死不瞑目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什么事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答应过叫我三声好哥哥，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，那就死得眼闭了。”

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的王府，父母兄长都对她十分宠爱，虽然她出世之时已然国破家亡，但世臣家将、奴婢仆役，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

爱护得无微不至，一生之中，从未有人骗过她、吓过她。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，可说没半句假话，因此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，初时也都信以为真，待见他越说越精神，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，眼中闪烁着狡狴的光芒。她只不过天真善良，毕竟不是傻子，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，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你骗人，你不会死的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就算暂且不死，过几天总要死的。”小郡主道：“过几天也不会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就算过几天不死，将来总是要死的。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，我的鬼魂天天跟着你，不住的叫：‘好——妹——妹，好——妹——妹！’”他紧逼了喉咙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当真阴风惨惨，十分可怖，又伸长舌头，装作吊死鬼模样。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回身便冲出房去。

韦小宝追将出去，见她伸手去拔门闩，忙拦腰一把抱住，说道：“走不得，外面恶鬼很多。”小郡主急道：“放开手，我要回家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走不出去的。”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，斩他右腕。

韦小宝手掌翻转，反拿她小臂。小郡主手肘后撤，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。韦小宝身子后缩，避过了这一拳，却已抱住了她小腿。小郡主一招“虎尾剪”，左掌斜削下去。韦小宝没能避开，拍的一声，打中他肩头，他用力拉扯，小郡主站立不定，摔倒在地。

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，小郡主“鸳鸯连环腿”飞出，直踢面门。韦小宝一个打滚，又已扭住了她左臂。小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，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，两人倘若当真比武，韦小宝决不是她对手。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，一个想逃，一个扭住她不放。这等扭扑摔交的功夫，韦小宝却经过长期习练，和康熙比武较量，几达一年。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然半真半假，他又练得马虎，这近身搏击的擒拿，他毕竟还有几下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，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，拗了转来，笑问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小郡主道：“不投降！”韦小宝抬起左膝，跪在她臂上，又问：“投不投降？”小郡主仍道：“不投降！”韦小宝手上加劲，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一抬。小郡主“啊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交，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，从不示弱，更无哭泣之事，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，无法反抗，便叫“投降”，算是输了一个回合，重新比过。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，一输便哭。韦小宝道：“呸！没用的小丫头！”放开了她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，韦小宝低声道，“啊哟！有鬼！”小郡主大吃一惊，反手过来，抱住了他。

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，窗子轧轧的推开，这一来，连韦小宝也是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，“真的有鬼！”小郡主向前一扑，钻入了床上被窝中，全身发抖。

窗子缓缓推开，有人阴森森的叫道：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”

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，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，颤声道：“是个女鬼！”连退几步，双腿酸软，坐倒在床沿上。

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，房中烛火便熄，眼前一花，房中已多了一人。那女鬼阴森森又叫：“小桂子，小桂子！阎王爷叫你去。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！”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说：“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。”但张

口结舌，哪里说得出来？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：“阎王爷要捉你去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小桂子，今天你逃不了啦！”

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，猛地发觉：“是太后，不是女鬼！”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减，心道：“若是女鬼，或许还捉我不去，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。”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，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，但一直没动静，时日一久，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，只道太后信了自己，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；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，也决计不敢泄露，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，自己感激之下，一切太平无事。

他哪里知道，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，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，内伤受得极重，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然踢不死韦小宝，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也颇了得，自己若不痊愈，功力不复，便不敢贸然行事。这等杀人灭口之事，不能假手于旁人，必须亲自下手。否则的话，这小孩临死之际说了几句话出来，岂非坏了大事？这件事牵涉太大，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，纵然是后妃太子、将军大臣，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，有一百个便杀一百，一千个便杀一千。

她已等待甚久，其时功力犹未复原，但想多耽搁一比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，到这一晚实在不愿再等，决定下手，来到韦小宝屋外，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“有鬼”，便索性假装是鬼。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，慢慢凝聚劲力，提起右手，一步步走向床前。

韦小宝知难抗拒，身子一缩，钻入了被窝。太后挥掌拍下，波的一声响，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，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，劲力已消去了大半。

太后提起手掌，第二掌又再击下，这次运力更强，手掌刚与棉被相触，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，已为利器所伤，大叫一声，向后跃开。

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太后大吃一惊：“怎地有人知道了？”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，决不能让人见到，手掌又痛得厉害，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，双足一点，从窗中倒纵跃出。尚未落地，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，太后双掌向后挥出，使一招“后顾之忧”，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。那二人直摔了出去。

只所得锣声铿锵响起，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。远处有人叫道：“右卫第一队、第二队保护皇上，右卫第三队保护太后。”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：“这边有刺客！”

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官中侍卫，当下缩身躲在花丛之侧，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，只见影影绰绰的有六八堆人在互相厮杀，兵刃不断碰撞，心想：“原来官中当真来了刺客，是海老公的朋友，还是鳌拜的旧部？”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，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光之火，四面八方聚拢来。太后眼见如再不走，稍迟片刻，便难以脱身，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，急往慈宁宫奔去。

只奔得数丈，迎面一人扑到，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面门疾刺，喝道：“大胆反贼，竟敢到宫中捣乱。”太后微微斜身，右掌虚引，左掌向他肩头拍出。那人沉肩避开，左手钢锥反挑。太后向左一闪，右掌反拍，霎时之间，二人已拆了数招。那人口中吆喝：“好反贼，原来是个婆娘。”太后见这侍卫武艺不低，自己虽可收拾得下，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，只怕其余侍卫赶来，情急之下，叫道：“我是太后。”那侍卫一惊，住手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太后道：“大胆奴才，你胆敢冒犯太后？”那人微一迟疑，太后双掌齐出，砰的一声，

击正在他胸口。那侍卫立时毙命。太后提气跃出，闪入了花丛。

韦小宝钻入被窝，给太后一掌击在腰间，登时几乎窒息，危急间拔出靴筒中匕首，在被窝中竖而向上，被窝便高了起来。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，那匕首锋锐无比，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是极大，匕首之尖立时穿过棉被，刺入掌心，直通手背。

待得太后从窗子中跃出，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，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，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：“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。”从床上一跃下地，掀开棉被，说道：“咱们快逃！”

小郡主哭道，“痛……痛死我啦！”原来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韦小宝后腰，又打中小郡主的左腿，小郡主受力较多，左腿小腿骨竟被击断。

韦小宝道：“怎么啦！”一把抓住她颈口衣服，道：“快逃，快逃！”将她拉下床来。小郡主右足先落地，只觉左腿剧痛难当，身子一侧，滚倒在地，哭道：“我的……我的腿断啦。”韦小宝情急之下，骂了出来：“小娘皮，迟不断，早不断……”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紧，别说你一条腿断了，就是四条腿、八条腿都断成十六八段。

老子也不放在心上，转身抢到窗口，向外张望，只盼外面没人，就此跃出。

一望之下，只见太后双掌向后挥出，跟着两人飞了起来，重重摔在地下，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，朦朦胧胧间见到这人穿着侍卫的服色，心下大奇：“太后为什么打官中侍卫？”见太后闪身躲向花丛，又见数丈之外有六七人正在厮杀，手中各有兵刃，斗得甚是激烈，听得远处有人叫道：“拿刺客，拿刺客！”韦小宝又惊又喜：“原来真的来了刺客，却不是来拿我。”凝目望去，见太后又在和一名侍卫相斗。那侍卫使一对钢锥，虽和他窗口相距已远，仍可见到钢锥上白光闪动。斗得一会，太后又将那侍卫打死，飞身在黑暗中隐没。

韦小宝回头向小郡主瞧去，见她坐在地下，轻声呻吟。他既知自己并无危险，心情立时大佳，走到她身前，低声道：“痛得很厉害吗？外边有人要来抓你，快别作声。”

小郡主吓得不敢再响，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：“黑脚狗牙齿厉害，上点苍山罢！”小郡主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是我们的人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是你的朋友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他们说的是我们沐王府的暗语，快……快……扶我去瞧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来皇宫救你，是不是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里是皇宫吗？”韦小宝不答，心想：“他们如知这小丫头在这里，冲进来救人，老子双拳难敌四手。”一伸手，牢牢按住她嘴巴，低声恐吓：“千万不可出声，给人一发觉，连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了，我可舍不得！”

只听外面有人“啊啊”大叫，又有人欢呼道：“杀了两个刺客！”有人叫道：“刺客向东逃了，大伙儿快追！”人声渐渐远去。韦小宝放开了手，道：“你的朋友逃走啦！”小郡主道：“不是逃走！他们说上‘点苍山’，是暂时退一退的意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黑腿狗是什么东西？”小郡主道：“黑腿狗就是鞑子武士。”

远处人声隐隐，传令之声不绝，显然宫中正在围捕刺客。

忽听得窗下有人呻吟了两声，却是女子的声音。韦小宝道：“有个刺客还没死，我去戳她两刀！”官中侍卫均是男子，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。

小郡主道：“不……不要杀，或许是我们府里的。”扶着韦小宝的肩头，

站了起来，右足单脚着地，几下跳跃，到了窗队只见窗下有两个人，问道：“是天南地北的……”韦小宝一伸手，又按住了她嘴。窗下一个女子道：“孔雀明王座下，你……你是小郡主？”

韦小宝心想这女子已发现了小郡主的踪迹，祸事不小，提起匕首，便欲掷下，突然间右腕一紧，已被小郡主握住，跟着肋下一痛，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松开了。

小郡主问道：“是师姊吗？”窗下那女子道：“是我。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韦小宝接口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你……你别骂她，她是我师姊。师姊，你受了伤吗？你……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师姊。师姊待我最好的。”她这几句话分别对二人而说。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要这小子救。谅他也没救我的本事。”

韦小宝用力一挣，小郡主便松了手。韦小宝骂道：“臭小娘！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？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，哼，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头儿，随手便救你妈的二三十个、七八十个。”这时远处又响起了“捉刺客、捉刺客”的声音。小郡主大急，忙道：“你快救我师姊，我……我叫你三声好……好……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。”这三个字，本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叫，这时为了求他救人，竟尔连叫三声。

韦小宝大乐，说道：“好妹子，你要好哥哥做什么？”小郡主满脸羞得通红，低声道：“求你救救我师姊。”窗下那女子的语气却十分倔强，道：“别求他，这小子自身难保，连自己也救不了自己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哼，瞧在我好妹子份上，我偏要救你。好妹子，咱们说过了话，不许抵赖，你要我救你师姊，以后可不得改口，永远得叫我好哥哥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叫你什么都成。好叔叔、好伯伯、好公公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只做好哥哥。叫我‘公公’的人，还怕少了。”小郡主道：“是了，我永远……永远叫你好……好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好什么？”小郡主道：“好……哥哥！”说着在他背上轻轻一推。

韦小宝跳出窗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蜷着身子斜倚于地，说道：“宫里侍卫就来捉你去了，将你斩成肉酱，做肉包子吃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希罕吗？自有人给我报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这小丫头倒嘴硬。侍卫们先不杀你，把你衣服脱光了，大家……大家拿你来做老婆。”那女子怒道：“你快一刀将姑娘杀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为什么杀你？我也要你将衣服脱光了，拿你做老婆。”说着俯身去抱。那女子大急，挥掌打了他个耳光，但她重伤之余，手上毫无劲力，打在脸上，便如轻轻一拂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还没做我老婆，先给老公搔痒。”抱起她身子，从窗口送进去。

小郡主大喜，上前将那女子接住，慢慢将她放到床上。

韦小宝正要跟着跃进房去，忽听得脚边有人低声说道“桂……桂公公，这女子……这女子是反贼……刺客，救……救她不得。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宫中……侍……卫……”韦小宝登时明白，他是适才给太后一掌打中的侍卫，竟然未死，他躺在地下，动弹不得，说话又断断续续，受伤定然极重，心想：“我若将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，自是一件功劳，但小郡主又怎么办？这件事败露出来，那可是大祸一桩。”提起匕首，嗤的一刀，插入他胸口。那侍卫哼也没哼，立时毙命。

韦小宝道，“这可对不住了，倘若你刚才不开口，就不会送了性命，只

不过我桂公公的脑袋，在这脖子就坐得不这么安稳了。”

又想：“左近只怕还有受伤的，说不得，只好一个个都杀了灭口。”他在周遭花丛假山寻了一遍，地下共有五具尸首，三个是宫中侍卫，两个是外来刺客，都已气绝身死。韦小宝抱起一具刺客的尸首，放在窗格上，头里脚外，跟着在尸首背后用匕首戳了几下。

小郡主惊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们王府的人，死都死了，你怎么又杀他？”

韦小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我就不能再杀他了。你倒杀死个死人给我瞧瞧！要救你的臭小娘师姊，只好这样了。”

那女子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你才臭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没闻过，怎知我臭？”那女子道：“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本来很香，你进来之后才臭。”

小郡主急道：“你两个又不相识，一见面就吵嘴，快别吵了。师姊，你怎么到这里来？是……是来救我吗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大伙儿不见了你，到处找寻，找不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韦小宝道：“没力气说话，就少说几句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偏要说，你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有本事就说下去。人家小郡主多么温柔斯文，哪似你这般泼辣。”

小郡主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你不知道。我师姊是最好不过了。你别骂她，她就不会生你气了。师姊，你什么地方受了伤？伤得重不重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她武功不行，不自量力，到宫里来现世，自然伤得极重，我看活不了三个时辰，等不到天亮就会归天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不会的，好……好哥……你快想法子，救救我师姊。”那女子怒道：“我宁可死了，也不要他救。小郡主，这小子油腔滑调，你为什么叫他……叫他这个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叫我什么？”

那女子却不上当，道：“叫你小猴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公猴儿，你就是母猴儿。”跟女人拌嘴吵架，他在丽春院中久经习练，什么大阵大仗都经历过来的，哪里会输给人了？那女子听他出言粗俗无赖，便不再睬他，只是喘气。

韦小宝提起桌上烛台，说道：“咱们先瞧瞧她伤在哪里。”那女子叫道：“别瞧我，别瞧我！”韦小宝喝道：“别大声嚷嚷，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当老婆吗？”拿近烛台一照，只见这女子半片脸染满了鲜血，约莫十六八岁年纪，一张瓜子脸，容貌甚美，忍不住赞道：“原来臭小娘是个美人儿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别骂我师姊，她……她本来是个美人儿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我更加非拿她当老婆不可。”那女子一惊，想挣扎起来打人，但身子微微一抬，便“啊”的一声，摔在床上。

韦小宝于男女之事，在妓院中自然听得多了，浑不当作一回事，但说“拿她当老婆”云云，他年纪幼小，倒也从来没起过心，动过念，只是他生来恶作剧，见那女子听得自己一说到要拿她当老婆，便大大着急，不禁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你不用性急，还没拜堂，怎能做得夫妻？你当这里是丽春院吗？说做夫妻就做。啊哟！你伤口流血，可弄脏了我床。”只见她衣衫上鲜血不住渗出，伤势着实不轻。

忽听得一群人快步走近，有人叫道：“桂公公，桂公公，你没事吗？”

官中侍卫击退刺客，派人保护了皇上、太后，和位份较高的嫔妃，便来保护有职司、有权力的太监。韦小宝是皇帝跟前的红人，便有十几名侍卫枪着来讨好。

韦小宝低声向郡主道：“上床去。”拉过被来将二人都盖住了，放下了帐子，叫道，“你们快来，这里有刺客！”那女子大惊，但重伤之下，哪里挣扎得起？小郡主急道，“你别嚷，别叫人来捉我师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她不肯做我老婆，那有什么客气？”

说话之间，十几名侍卫已奔到了窗前。一人叫道：“啊哟，这里有刺客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家伙想爬进我房来，给老子几刀料理了。”众侍卫举起火把，果见那人背上有几个伤口，衣上、窗上、地下都是血迹。一人道：“桂公公受惊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桂公公受什么惊？桂公公武功了得，一举手便将刺客杀死，便再多来几个，一样的杀了。”众侍卫跟着讨好，大赞韦小宝了得，今晚又立了大功。

韦小宝笑道，“功劳也没什么，料理一两个刺客，也不费多大劲儿。要擒住‘满洲第一勇士’鳌拜，就比较难些了。”众侍卫自然谀词如潮。

一名侍卫道：“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职身亡，这批刺客当真凶恶之至。若不是桂公公，又怎对付得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家还是去保护皇上要紧，我这里没事。”一人道：“多总管率领了二百多名兄弟，亲自守在皇上寝官之前，刺客逃的逃，杀的杀，宫里已清静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殉职的侍卫，我明儿求皇上多赏赐些抚恤，大伙儿都辛苦了，皇上必有重赏。”众人大喜，一齐请安道谢。韦小宝心道：“又不用我花银子赏人，干么不多做做好人？”说道：“众位的姓名，我记不大清楚了，请各位自报一遍。皇上倘若问起今晚奋勇出力、立了大功之人，兄弟也好提上一提。”

众侍卫更是喜欢，忙报上姓名。韦小宝记性极好，将十余人的姓名复述了一遍，丝毫没错，说道：“大伙儿再到各处巡巡，说不定黑暗隐僻的所在，还有刺客躲着，要是捉到了活口，男的重重拷打，女的便剥光了衣衫做老婆。”众侍卫哈哈大笑，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把尸首抬了去罢？”众侍卫答应了，抢着搬抬尸首，请安而去。

韦小宝关上窗子，转过身来，揭开棉被。小郡主笑道：“你这人真坏，可吓了我们一大跳……啊哟……”只见被褥上都是鲜血，她师姊脸色惨白，呼吸微弱。韦小宝道：“她伤在哪里？快给她止血。”那女子道，“你……你走开，小郡主，我……我伤在胸口。”韦小宝见她血流得极多，怕她伤重而死，不敢再逗，转过了头，说道：“伤口流血，有什么好看？你道是西洋镜、万花筒么？小郡主。你有没有伤药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没有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臭小娘身边有没有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没有！你……你才是臭小娘。”

只听得衣衫簌簌之声，小郡主解开那女子衣衫，忽然惊叫：“啊哟！怎……怎么办？”韦小宝回过头来，见那女子右乳之下有个两寸来长的伤口，鲜血兀自流个不住。小郡主手足无措，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快救我师姊……”那女子又惊又羞，颤声道：“别……别让他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呸，我才不希罕看呢。”眼见她血流不止，也不禁惊慌，四顾室中，要找些棉花布片给她塞住伤口，一瞥眼，见到药钵中大半钵“莲蓉豆泥蜜糖珍珠糊”，喜道：“我这灵丹妙药，很能止血。”捞起一大把，抹在她伤口上。

这蜜糊粘性甚重，粘住了伤口，血便止了。韦小宝将钵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伤处，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，见她椒乳颤动，这小顽童恶作剧之念难以克制，顺手反手，便都抹在她乳房上。那女子又羞又怒，叫道：“小……小

郡主，快……快给我杀了他。”小郡主解释：“师姊，他给你治伤呢！”

那女子气得险些晕去，苦于动弹不得。韦小宝道：“你快点了她的穴道，不许她乱说乱动，否则流血不止，性命交关。”小郡主应道：“是！”点了那女子小腹、腋下、腿上几处穴道，说道：“师姊，你别乱动！”这时她自己断腿处也是痛得不可开交，眼眶中泪水不住滚来滚去。韦小宝道：“你也躺着别动。”记得幼时在扬州与小流氓打架，有人跌断手臂，跌打医生用夹板将断臂夹住，敷以草药，当下拔出匕首，割下两条凳脚，夹在她断腿之侧，牢牢用绳子缚紧，心想：“这伤药却到哪里找去？”

一凝思间，已有了主意，向小郡主道：“你们躺在床上，千万不可出声。”放下帐子，吹熄了烛火，拔门出门。小郡主惊问：“你……你到哪里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去拿药治你的腿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你快些回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。”听小郡主说话的语气，竟将自己当作了大靠山，不禁大是得意。他反手带上了门，一想不妥，又推门进去，上了门闩，从窗中跃出，关上了窗子。这样一来，官中除了太后、皇上，谁也不敢擅自进他屋子。

他走得十几步，只觉后腰际隐隐作痛，心想：“皇太后这老婊子下毒手打我，在官中再耽下去，老子迟早老命难保，还是尽早溜之大吉的为妙。”

他向有火光处走去，却是几名侍卫正在巡逻，一见到他，抢着迎了上来。韦小宝问道：“宫里侍卫兄弟们有多少人受伤？”一人道：“回公公：有七八人重伤，十四五人轻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在哪里治伤，带我去瞧瞧。”众侍卫齐道：“公公关心侍卫兄弟，大伙儿没一个不感激。”便有两名侍卫领路，带着韦小宝到众侍卫驻守的宿卫值班房。

二十来名受伤的侍卫躺在厅上，四名太医正忙着给众人治伤。

韦小宝上前慰问，不住夸奖众人，为了保护皇上，奋不顾身，英勇杀敌，一一询问伤者姓名。众侍卫登时精神大振，似乎伤口也不怎么痛了。韦小宝问道：“这些反贼到底是哪一路的？是鳌拜那厮的手下吗？”一名侍卫道：“似乎是汉人。却不知捉到了活口没有？”

韦小宝询问众侍卫和刺客格斗的情形，眼中留神观看太医用药。众侍卫有的受了刀枪外伤，有的受了拳掌内伤，又或是断骨挫伤。韦小宝道：“这些伤药，我身边都得备上一些，倘若宫中侍卫兄弟们受了伤，来不及召请大医，我好先给大伙儿治治。哼，这些刺客穷凶极恶，天大的胆子，今天没一网打尽，难保以后不会再来。”

几名侍卫都道：“桂公公体恤侍卫兄弟，真想得周到。”

韦小宝说道：“刚才我受三名刺客围攻，我杀了一名，另外两个家伙逃走了，可是我后腰也给刺客重重打了一掌，这时兀自疼痛。”心道：“老婊子来行刺老子，难道不是刺客？老子这一次可没说谎。”四名大医一听，忙放下众侍卫，一齐过来，解开他袍子察看，果见后腰有老大一块乌青，忙调药给他外敷内服。

韦小宝叫太医将各种伤药都包上一大包，揣在怀里，问明了外敷内服的用法，再取了两块敷伤用的夹板，又夸奖一阵，慰问一阵，这才离去。

他见识幼稚，说的话乱七八糟，殊不得体，夸奖慰问之中，夹着不少市井粗口。众侍卫虽然出身宗室贵族，但大都是粗鲁武人，对于“奶奶，十八代祖宗”原就不如何看重，本来给刺客打伤，自觉不如人，待见皇上最宠幸的桂公公也因与刺客格斗而受伤，沮丧之余，忽蒙桂公公夸奖，那等于是皇上传旨嘉勉，就算给他大骂一顿，心中也着实受用，何况是赞得天花乱坠？

这一番当真心花怒放，恨不得身上伤口再加长加阔几寸。

韦小宝回到自己屋子，先在窗外侧耳倾听，房中并无声息，低声道：“小郡主，是我回来了。”他生怕贸然爬进窗去，给那女子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剑，怀中那几大包伤药可得自己先用了。小郡主喜道：“嗯，我等了你好久啦。”韦小宝爬入房中，关上窗，点亮蜡烛，揭开帐子，见两个少女并头而卧。那女子与他目光一触，立即闭上了眼。小郡主却睁着一双明亮澄澈的眼睛，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。

韦小宝道：“小郡主，我给你敷伤药。”小郡主道：“不，先治我师姊。请你将伤药给我，我替她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你啊我的，叫也不叫一声。”小郡主涩然一笑，问道：“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听他们叫你桂公公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桂公公，是他们叫的，你叫我什么？”小郡主微微闭眼，低声道：“我心里……心里可以叫你好……好哥哥，嘴上老是叫着，这可不……不……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咱们通融一下，有人在旁的时候，我叫你小郡主，你叫我桂大哥。没有人时，我叫你好妹子，你叫我好哥哥。”

小郡主还没答应，那女子睁眼道：“小郡主，肉麻死啦，他讨你便宜，别听他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哼，又不是要你叫，你多管什么闲事？你就叫我好哥哥，我还不不要呢。”小郡主问道：“那你要她叫你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除非要她叫我好老公，亲亲老公。”那女子脸上一红，随即现出鄙夷之色，说道：“你想做人家老公，来世投胎啦。”小郡主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两个又不是前世冤家，怎地见面就吵？桂大哥，请你给我伤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先给你敷药。”揭开被子，卷起小郡主裤管，拆开用作夹板的凳脚，将跌打伤药敷在小腿折骨之处，然后将取来的夹板夹住伤腿，紧紧缚住。小郡主连声道谢，甚是诚恳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老婆叫什么名字？”小郡主一怔，道：“你老婆？”见韦小宝向那女子一努嘴，微笑道：“你就爱说笑，我师姊姓方，名叫……”那女子急道：“别跟他说。”韦小宝听到她姓方，登时想起沐王府中“刘白方苏”四大家将来，便道：“她姓方，我当然知道。什么圣手居士苏冈，白氏双木白寒松、白寒枫，都是我的亲戚。”

小郡主和那女子听得他说到苏冈与白氏兄弟的名字，都大为惊奇。小郡主道：“怎……怎么他们都是你的亲戚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刘白方苏，四大家将，咱们自然是亲戚。”小郡主更加诧异，道：“真想不到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小郡主，别信他胡说。这小孩儿坏得很。他不是我亲戚，有了这种亲戚才倒霉呢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将伤药交给小郡主，俯嘴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好妹子，你悄悄的跟我说，她叫什么名字。”但两个少女并枕而卧，韦小宝说得虽轻，还是给那女子听见了，她急道：“别说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不说也可以，那我就亲你一个嘴。先在这边脸上香一香，再在那边香一香，然后亲一个嘴。你到底爱亲嘴呢，还是爱说名字？我猜你一定爱亲嘴。”烛光下见那女子容色艳丽，衣衫单薄，鼻中闻到淡淡的一阵阵女儿体香，心中大乐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果然是香的，这可要好好的香上一香了。”

那女子无法动弹，给这惫懒小子气得鼻孔生烟，幸好他年纪幼小，适才听了众侍卫的言语，又知他是个太监，只不过口头上顽皮胡闹，不会有什么真正非礼之行，倒也并不如何惊惶，见他将嘴巴凑过来真要亲嘴，忙道：“

好，好，说给这小鬼听罢！”

小郡主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师姊姓方，单名一个‘怡’字，‘心’字旁一个‘台’字的‘怡’。”韦小宝根本不知道“怡”字怎生写法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嗯，这名字马马虎虎，也不算很好。小郡主，你又叫什么名字？”小郡主道：“我叫沐剑屏，是屏风的屏，不是浮萍的萍。”韦小宝自不知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，说道：“这名字比较好些，不过也不是第一流的。”方怡道：“你的名字一定是第一流的了，尊姓大名，却又不知如何好法？”

韦小宝一怔，心想：“我的真姓名不能说，小桂子这名字似乎也没什么精采。”便道：“我姓吾，在宫里做太监，大家叫我‘吾老公’。”方怡冷笑道：“吾老公，吾老公，这名字倒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登时醒觉，原来上了他的大当，呸的一声，道：“瞎说！”

小郡主沐剑屏道：“你又骗人，我听得他们叫你桂公公，不是姓吾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男人就叫我桂公公，女人都叫我吾老公。”方怡道：“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”韦小宝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方怡道：“我知道你姓胡，名说，字八道！”

韦小宝哈哈一笑，见方怡说了这一会子话，呼吸又急促起来，便道：“好妹子，你给她敷药罢，别痛死了她。我吾老公就这只这么一个老婆，这个老婆一死，第二个可娶不起了。”

沐剑屏道：“师姊说你胡说八道，果然不错。”放下帐子，揭开被给方怡敷药，问道：“桂大哥，你先前敷的止血药怎么办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血止住了没有？”沐剑屏道：“止住了。”原来蜜糖一物颇具止血之效，粘性又强，粘住了伤口，竟然不再流血，至于莲蓉、豆泥等物虽无药效，但堆在伤口之上，也有阻血外流之功。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我这灵丹妙药，灵得胜过菩萨的仙丹，你这可相信了罢。其中许多珍珠粉末，涂在她的胸口，将来伤愈之后，她胸脯好看不得了，有羞花闭月之貌，只可惜只有我儿子才瞧得见。”沐剑屏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真说得有趣。怎么只有你儿子才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她喂我儿子吃奶，我儿子自然瞧见了。”方怡呸的一声。

沐剑屏睁着圆圆的双眼，却不明白，方师姊为什么会喂他的儿子吃奶。

韦小宝道：“把这些止血灵药轻轻抹下，再敷上伤药。”沐剑屏答应道：“嗷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走近，一人朗声说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睡了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睡了，是哪一位？有事明天再说罢！”门外那人道：“下官瑞栋。”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啊！是瑞副总管驾到，不知有……有什么事？”

瑞栋是御前侍卫的副总管，韦小宝平时和众侍卫闲谈，各人都赞这位瑞副总管武功甚是了得，仅次于御前侍卫总管多隆，是侍卫队中一位极了不起的人物。他近年来常在外公于，韦小宝却没见过。

瑞栋道：“下官有件急事。想跟公公商议。惊吵了桂公公安睡。”韦小宝沉思：“他半夜三更的，来干什么？定是知道我屋里藏了刺客，前来搜查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我如不开门，看来他会硬闯。这两个小娘又部受了伤，逃也来不及了。只好随机应变，骗了他出去。”瑞栋又道：“这件事干系重大，否则也不敢来打扰公公的清梦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来开门。”钻头入帐，低声道：“千万别作声。”

走到外房，带上了门，硬起头皮打开大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条大汉，身材魁梧，自己头顶还不及到他项颈。瑞栋拱手道：“打扰了，公公勿怪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仰头看他的脸色。只见他脸上既无笑容，亦无怒色，不知他心意如何，问道：“瑞副总管有什么要紧事？”却不请他进屋。瑞栋道：“适才奉太后懿旨，说今晚有刺客闯宫犯驾，大逆不道，命我向桂公公查问明白。”

韦小宝一听到“太后懿旨”四字，便知大事不妙，说道：“是啊！我也正要向你查问个明白呢。刚才我去向皇上请安，皇上说道：‘瑞栋这奴才可大胆得很了，他一回到宫中，哼哼……’”

瑞栋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皇上还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和他胡言乱语，原是拖延时刻，想法脱身逃走，见一句话便诱得他上钩，便道：“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后，立刻向众侍卫打听，到底瑞栋这奴才勾引刺客入宫，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有什么阴谋，同党还有哪些人？”

瑞栋更是吃惊，颤声说道：“皇……皇上怎么说……说是我勾引刺客入宫？是哪个奸徒向皇上瞎说？这……这不是天大的冤枉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，“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，又说：‘瑞栋这奴才听到了风声，必定会来杀你，你可得小心了。’我说：‘皇上万安，谅瑞栋这奴才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决不敢在宫中行凶杀人。’皇上道：‘哼，那可未必。这奴才竟敢勾引刺客入宫，要不利于我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’”

瑞栋急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！我没勾引刺客入宫，皇上……皇上不会胡乱冤枉好人。今晚我亲手打死了三名刺客，许多侍卫兄弟都亲眼见到的。皇上尽可叫他们去查问。”说着额头突起了青筋，双手紧紧握住了拳头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先吓他一个魂不附体，手足无措，挨到天明，老子便逃了出宫。那小郡主和方怕又怎么办？哼，老子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逃得性命再说，管她什么小郡主、老郡主，方怡、圆怕？老子假太监不扮了，青木堂香主也不干了，拿着四五十万两银子，到扬州开丽夏院、丽秋院、丽冬院去。”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宫的了？”瑞栋道：“自然不是。太后亲口说道，是你勾引入宫的。太后吩咐我别听你的花言巧语，一掌毙了便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恐怕你我二人都受了好人的诬告。瑞副总管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辩分辩。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，皇上年纪虽小，却十分英明，对我又十分信任，这件事自能水落石出。”

瑞栋道：“好，多谢你啦！你这就跟我见太后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深更半夜，见太后去干什么？我还是趁早去见皇上的好，只怕这会儿已有人奉旨来捉拿你了。瑞副总管，我跟你讲，侍卫们来拿你，你千万不可抵抗，倘若拒捕，罪名就不易洗脱了。”

瑞栋脸上肌肉不住颤动，怒道：“太后说你最爱胡说八道，果然不错。我没犯罪，为甚么要拒捕？你跟我见太后罢！”韦小宝身子一侧，低声道：“你瞧，捉你的人来啦！”

瑞栋脸色大变，转头去看。韦小宝一转身，便抢进了房中。

瑞栋转头见身后无人，知道上当，急追入房，纵身伸手，往韦小宝背上抓去。

其实韦小宝一番恐吓，瑞栋心下十分惊惶，倘若韦小宝坚持要去见皇帝，瑞栋多半不敢强行阻拦。但韦小宝房中藏着两个女子，其中一人确是进宫来犯驾的刺客，只道事已败露，适才太后又曾亲自来取他性命，哪里敢去见皇

帝分辩？骗得瑞栋一回头，立即便奔入房中，只盼能穿窗逃走。他想御花园中到处是假山花丛，黑夜里躲将起来，却也不易捉到。不料瑞栋身手敏捷，韦小宝刚踏进房门，便追了进来。

韦小宝窜入房后，纵身跃起，踏上了窗槛，正欲跃出，瑞栋右掌拍出，一股劲风，扑向他背心。韦小宝腿弯一软，摔了下来。瑞栋左手探出，抓向他后腰。韦小宝施展擒拿手法，双掌奋力格开，但人小力弱，身子一晃，扑通一声，摔入了大水缸中。这水位原是海老公治伤之用，海老公死后，韦小宝也没叫人取出。

瑞栋哈哈大笑，伸手入缸，一把却抓了个空，原来韦小宝已缩成一团。但这水缸能有多大，再抓一次，终于抓住他后领，湿淋淋的提将上来。

韦小宝一张嘴，一口水喷向瑞栋眼中，跟着身子前纵，扑入他怀中，左手搂住他头颈。

瑞栋大叫一声，身子抖了几下，抓住韦小宝后领的右手慢慢松了，他满脸满眼是水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脸上尽是迷惘惊惶，喉头咯咯数声，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，一把短剑从他胸口直划而下，直至小腹，剖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

瑞栋睁眼瞧着这把短剑，可不知此剑从何而来。他自胸至腹，鲜血狂迸，突然之间，身子向后倒下，直至身亡，仍不知韦小宝用什么法子杀了自己。

韦小宝嘿的一声，左手接过匕首，右手从自己长袍中伸了出来。原来他摔入水缸，一缩身间，已抽出匕首，藏入长袍，刀口向外。他一口水喷得瑞栋双目难睁，跟着纵身向前，抱住了他，这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已刺入他心口。倘若当真相斗，十个韦小宝也未必是他对手，但仓促之间奇变横生，赫赫有名的瑞副总管竟尔中了暗算。

韦小宝和瑞栋二人如何抢入房中，韦小宝如何摔入水缸，方怕和沐剑屏隔着帐子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瑞栋将韦小宝从水缸中抓了出来，随即被杀，韦小宝使的是什么手法，方沐二女却都莫名其妙。

韦小宝想吹几句牛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只听得自己声音嘶哑，竟说不出话来，适才死里逃生，可也已吓得六神无主。

沐剑屏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……居然杀了这鞑子。”方怡道：“这瑞栋外号‘铁掌无敌’，今晚打死了我沐王府的三个兄弟。你为我们报了仇，很好！很好！”

韦小宝心神略定，说道：“他是‘铁掌无敌’，就是敌不过我韦……桂公公、吾老公，我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，毕竟不同。”伸手到瑞栋怀中去掏摸，摸出一本写满了小字的小册子，又有几件公文。

韦小宝也不识得，顺手放在一旁，忽然触到他后腰硬硬的藏着什么物件，用匕首割开袍子，见是一个油布包袱，说道，“这是什么宝贝了，藏得这么好？”割断包上丝绦，打开包袱，原来包着一部书，书函上赫然写着《四十二章经》五字，这经书的大小厚薄，与以前所见的全然一样，只不过封皮是红绸子镶以白边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！”急忙伸手入怀，取出从康亲王府盗来的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幸好他跃入水缸之后，立即为瑞栋抓起，只湿了书函外皮，并未湿到书页。两部经书放在桌上，除了封皮一是红绸、一是红绸镶白边之外，全然一模一样，到此为止，他已看到四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眼下两部在太后手中，自己则有两部，心想：“这经书之中，定有不少古怪，可惜我不识字，

如请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，定会明白。但这样一来，他们就瞧不起我了。”拉开抽屉，将两部经书放入。

寻思，“刚才太后自己来杀我，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，泄漏出去，后来又派这瑞栋来杀我，却胡乱安了我一个罪名，说我勾引刺客入宫。她等了一回，不见瑞栋回报，又会再派人来。这可得先下手为强，立即去向皇上告状，挨到天明，老子逃出了宫去，再也不回来啦。”向方怡道：“我须得出去瞎造谣，说这瑞栋跟你们沐王府勾结，好老……好老……方姑娘（他本来想。叫一声“好老婆”，但局势紧急，不能多开玩笑，以致误了大事，便改口叫她“方姑娘”），你们今晚到皇宫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想行刺皇帝吗？我劝你们别行刺小皇帝，太后这老婊子不是好东西，你们专门去刺她好了。”

方怡道：“你既是自己人，跟你说了也不打紧。咱们假冒是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手下，到皇宫来行刺鞑子皇帝。能够得手固然甚好，否则的话，也可让皇帝一怒之下，将吴三桂杀了。”

韦小宝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妙计！妙计！你们用什么法子去攀吴三桂？”

方怡道：“我们内衣上故意留下记号，是平西王府中的部属，有些兵器暗器，也刻上平西王府的字样。有几件旧兵器，就刻上‘大明山海关总兵府’的字样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那干什么？”方怡道：“吴三桂这厮投降鞑子之前，在我大明做山海关总兵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这计策十分厉害。”

方怡道：“我们此番入宫，想必有人战死殉国，那么衣服上的记号，便会给鞑子发觉。倘若被擒，起初不供，等到给鞑子拷打得死去活来之后，才供出是受了平西王的指使，前来行刺皇帝。我们一进宫，便在各处丢下刻字的兵器，就算大伙儿侥幸得能全军退回，也已留下了证据。”她说得兴奋，喘气渐急，脸颊上出现了红潮。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你们进宫来，并不是为了来救小郡主？”

方怡道：“自然不是。我们又不是神仙，怎知小郡主竟会在皇宫之中？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问道：“你身边可有刻字的兵刃？”方怡道：“有！”从被窝中摸出一把长剑，但手臂无力，无法将剑举高。韦小宝笑道：“幸亏我没睡到你身边，否则便给你一剑杀了。”方怡脸上一红，瞪了他一眼。

韦小宝接过剑来，藏在瑞栋的尸体腰间，道：“我去告状，说这瑞栋是刺客一伙，这不是证据么？”方怡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瞧瞧剑上刻的是什么字？”韦小宝问道：“刻的什么字？”反正看了也是不识，不如不看。方怡道：“那是‘大明山海关总兵府’八字，这瑞栋是满洲人，不会在大明山海关总兵部下当过差的。”

韦小宝“嗯”了一声，取回长剑，放在床上，道：“得在他身上安些什么脏物才好？”一转念间，说道：“好极了！”将吴应熊所赠的那两串明珠，一对翡翠鸡，还有那叠金票，都去塞在瑞栋怀里。他知道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铺所发，吴应熊派人去买来，只须一查金铺店号，便知来源，这一番栽赃，当真天衣无缝，心道：“吴世子啊吴世子，老子逃命要紧，只好对你不住了。”

他抱起瑞栋的尸体，要移到花园之中，只走一步，忽听得屋外有几人走近。他轻轻将尸身放下，只听得一人说道：“皇上有命，吩咐小桂子前往侍候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心想：“我正担心今晚见不到皇上，又出乱子。现下皇上来叫我去，那再好没有了。这瑞栋的尸身，可搬不出去啦。”应道：“是，侍奴才穿衣，即刻出来。”将瑞栋的尸身轻轻推入床底，向小郡主和方怡打

几个手势，叫她们安卧别动，匆匆除下湿衣，换上一套衣衫，那件黑丝棉背心虽然也湿了，却不除下。

正要出门，心念一动：“这姓方的小娘不大靠得住，可别偷我的东西。”将两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和大叠银票都揣在怀里，这才熄烛出房，却忘了携带师父所给的武功图本。

康熙在上书房中查问刺客的武功家数。韦小宝灵机一动，旨手划脚，使了两招出来。康熙认出是沐家拳中的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一招“高山流水”，大为高兴。

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 弊清摘发尔如神

韦小宝走出大门，见门外站着四名太监，却都不是熟人。为首的太监道：“桂公公，皇上半夜三更里都要传你去，啧啧，皇上待你，那真是没得说的。瑞副总管呢？皇上传他，跟桂公公同去见驾。”韦小宝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瑞副总管回官了吗？我可从来没见过，”那太监道：“是吗？咱们这就赶快先去罢。”说着转身过来。在前领路。

韦小宝暗暗纳闷：“他为什么问我瑞副总管？皇上怎知道瑞副总管跟我在一起？”又想：“我是副首领太监，职位比你高得多，你怎地走在我前面？你年纪不小了，难道还不懂宫里规矩。”问道：“公公贵姓？咱们往日倒少见见面。”那太监道：“我们这些闲杂小监，桂公公自然不认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派公公来传我，那也不是闲杂小监了。”说话之间，见他转而向西，皇帝的寝宫却是在东北面，韦小宝道：“你走错了罢？”那太监道：“没错，皇上在向太后请安，刚才闹刺客，怕惊了慈驾。自们去慈宁宫。”

韦小宝一听到去见太后，吃了一惊，便停了脚步。

走在他后面的三名太监之中，有二人突然向旁一分，分站左右，四人将他挟在中间。

韦小宝一惊更甚，暗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哪里是皇上来叫我去，分明是大后前来捉拿我的。”虽不知这四人是否会武，但以一敌四，总之打不赢，一闹将起来，众侍卫闻声赶至，哪里还逃得脱？他心中怦怦乱跳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是去慈宁宫吗？那倒好得很，太后每次见到我，不是金银，便是糖果糕饼，定有赏赐。皇太后侍奴才们最好的了，她说我小孩子家贪嘴，总是赏不少吃的。”说着便走上了通向太后寝官的回廊。

四名太监见他依言去慈宁宫，便回复了一前三后的位置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上次见到太后，运气当真好极。太后说我拿了鳖拜，功劳不小，一赏就赏了我五千两金子，二万两银子。我力气大小，可哪里搬得动？太后说：‘搬不动，慢慢搬。小桂子啊，你这钱怎么个用法？’我说：‘回太后，奴才最喜欢结交朋友，身边有了金子银子，太监之中哪个跟奴才说得来的，奴才就送给他们些。有钱大家花啊！’”他信口胡扯，脑中念头急转，筹思脱身之计。

他身后那太监道：“哪有赏这么多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哈，不信吗？瞧我的。”从怀中摸出一大叠银票，有的是五百两一张，有的一千两，也有的二千两的。

灯笼的火光照映之下，看来依稀不假，四名太监只瞧得气也透不过来，都停住了脚步。

韦小宝抽了四张银票，笑道：“皇上和太后不断赏钱，我怎么花得光？这里四张银票，有的二千两，有的一千两，四位兄弟碰碰运气，每个人抽一张去。”

四名太监都是不信，世上哪有将几千两银子随手送人的？都不伸手去抽。

韦小宝道：“身边银子大多，没地方花用，有时也不大快活。眼下我去见太后和皇上，又不知要赏多少银子给我了。”说着将银票高高扬起，在风中抖动，斜眼察看周遭地形。

一名太监笑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真的将银票给我们，可不是开玩笑罢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有甚么玩笑好开？我们尚膳监里的兄弟们，哪一个不得过我千儿八百的？来来来，碰碰手气，哪一位兄弟先来抽？”那太监笑嘻嘻的道：“我先来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等一会儿，你们看清楚了。”将四张银票凑到灯笼火光之下。四名太监看得分明，果然都是一千两、二千两的银票，都不由得脸上变色。太监不能娶妻生子，又不能当兵做官，于金银财物比之常人便加倍的喜欢。这四人虽在宫中当差已久，但一千两、二千两银子的银票，却也从没见过。

韦小宝扬起手来，将银票在风中舞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好，这位大哥先来抽！”

那太监伸手去抽，手指还没碰到银票，韦小宝一松手，四张银票被风吹得飞了出去，飘飘荡荡，飞上花丛。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，你怎么不抓牢？快抢，快抢，哪一个抢到，银票便是他的。”四名太监拔步便追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快抓，别飞走了！”身子一矮，钻入了早就瞧准了的假山洞中。他知御花园这一带的假山极多，山洞连环曲折，钻了进去之后，一时可还真不容易找到。

四名太监赶着去抢银票，两个人各拾到一张，一人抬到了两张，却有一人落空，两人登时争执起来。一个说：“桂公公说的，谁拾到便是谁的，两张都是我的。”一个说：“说好一个人一张，快分一张来。我只要那张一千两的，也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一千两的？说得好轻松自在，一两的也没有。”没拾到银票的一把抓住他胸脯，道：“你给不给？咱们请桂公公评评这个理。”一转身，韦小宝已然不知去向。四人大吃一惊，齐声大叫，四下找寻。没拾到银票的太监兀自不肯罢休，抓住了拾到两张之人的衣襟，定要他分一张过来。

韦小宝早已躲在十余丈外的山洞之中，听二人大声争吵，暗暗好笑，寻思：“我躲到天明，从侧门溜出官去，那是再也不回来了。”只听一名太监道：“太后吩咐的，说什么也要将桂公公和瑞副总管立即传去。他……他……可躲到哪里去了？”另一名太监道：“他在宫里，也躲不到哪里去。只是他给银票的事，可不能说出来。郝兄弟，你两张银票，就分一张给小劳，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，大家发不成财，还得糟糕。”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西首有几人走近，一人说道：“今晚宫中闹刺客，只怕大伙儿明儿都要受处分。”韦小宝一听，便知是宫中的侍卫。另一人道：“只盼桂公公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桂公公年纪虽小，为人可真够交情，实在难得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从山洞中钻了出来，低声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快别作声。”当先两个侍卫提着灯笼，轻声叫道：“桂公公。”韦小宝见这群侍卫共有十五六人，正是刚才到自己窗口来过的那批人。他记得这些人的名字，说道：“张大哥，赵大哥，那边四名太监勾结刺客，大伙儿快去拿住了，功劳不小。”跟着又叫了几人名字，说道：“赫大哥，鄂大哥，先点了这四个人的哑穴，要不然便打落他们下巴，别让他们大声嚷嚷，惊动了皇上。”

众侍卫听说是四名太监，却也不放在心上，作个手势，吹熄了灯笼，伏低身子，慢慢掩将过去。那四名太监两个在山洞中找韦小宝，两个在争银票，都是全神贯注。众侍卫合围之势一成，一声低哨，四面八方涌将出来，三四人服侍一个，将四名太监掀翻在地。这些侍卫武功并不甚高，谁也不会点穴，或使擒拿手法，或以掌击，打落了四人下巴。

四名太监张大了嘴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不明所以，惊惶已极。

韦小宝指着旁边一间屋子，喝道：“拉进去拷问！”众侍卫将四名太监横拖倒曳，拉进厢厅，有人点起了灯笼，高高举起。韦小宝居中一坐，众侍卫拉四名太监跪下。

四人奉了太后之命来捉人，如何肯跪？众侍卫拳打足踢，强行按倒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四人刚才鬼鬼祟祟的，在争什么东西？说什么一千两是你的，二千两是我的？又说什么外面来的朋友这趟运气不好，给狗侍卫们害死了不少。‘外面来的朋友’是什么朋友？为什么叫侍卫大人‘狗侍卫’？”

众侍卫大怒，一脚脚往四人背上踢去。四名太监肚中大叫“冤枉”，却哪里说得出口？

韦小宝又道：“我跟在你们背后，听到一个说，‘是我带路的，那两张银票，是他给我的，怎可分给你？’”说着向那抓到两张银票的太监一指，又指着那没抢到银票的太监道：“你说，‘大家一起干这件大事，杀头抄家，罪名都是一般，为什么不分给我？不行，一定要分。’”指着另一名太监道：“你说：郝兄弟，你两张银票，就分一张给小劳，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，大家发不成财，还得杀头抄家。’这句话是你说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一起干什么大事？为什么有杀头抄家的罪名？又分什么银票不银票的。”

众侍卫道：“他们给刺客带路，自然犯的是杀头抄家的大罪。分什么银票，搜搜他们身上就是了。”一搜之下，立时便搜了那四张银票出来，众侍卫见这四张银票数额如此巨大，都大声叫了起来。一名寻常太监的月份银子，不过四两、六两，忽然身上各怀巨款，哪里还有假的？

那姓赵的侍卫问那身上有两张银票的太监：“你姓郝？”那太监点了点头。那姓赵的侍卫又问身上没有银票的太监：“你姓劳？”那太监面无人色，也点了点头。一名侍卫道：“好啊，刺客给了你们这许多银子，你们就给刺客带路，叫他们‘外面的朋友’，叫我们‘狗侍卫’？你奶奶的！”一脚用力踢去，那姓郝的太监眼珠突出，口中荷荷连声。

那姓赵的侍卫道：“不可莽撞，得好好盘问。”俯身伸手，在那姓劳太监的下颚骨上一托，给他接上了下巴。韦小宝喝道：“你们干这件大事，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？这等大胆，快快招来！”那太监道：“冤枉，冤枉！是太后吩咐我们……”

韦小宝一跃而前，左手按住他嘴巴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！这种话也说得的？你再多口，立时便杀了你。”右手拔出匕首，倒转剑柄，在他天灵盖上重击两下，将他击得晕了过去，转头向众侍卫道：“他说这是太后指使，这……这……这可是大祸临头了。”

众侍卫一齐脸上变色，说道：“太后吩咐他们将刺客引进宫来？”他们都知道皇上并非太后的亲生儿子，太后向来精明果断，难道皇上得罪了太后，因而……因而……宫闹之中勾心斗角，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，自己竟然牵涉于其中，委实性命交关。

韦小宝问另一名太监：“你们当真是太后派来办事的？这件事于系重大，可胡说不得。当真是太后差遣的？”那太监说不出话，只是连连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这几张银票，也是太后给的？”三名太监一齐摇头。韦小宝道：“好！你们是奉命办事，并不是自己的主意，是不是？”三名太监连连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要死还是要活？”这句话可不易用点头来表示，三名太监一人点头，一人摇头，另一人先点头后摇头，想想不对，又大点其头。韦小宝问

道：“你们要死？”三人摇头。韦小宝问：“要活？”三人头点得快极。

韦小宝一拉两名为首的侍卫，三人走到屋外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张大哥、赵大哥，咱们的吃饭家伙，这一趟只怕要搬一搬家了。”那姓张的名叫张康年，姓赵的叫赵齐贤，都是汉军旗的，早已给吓得神魂不定，齐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半点主意也没有，张大哥、赵大哥瞧着该怎么办？”张康年道：“倘若张扬出来，也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，如果能够遮掩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赵齐贤道：“是啊，不如将这四名太监放了，大家装作没这回事就是。”张康年道：“就怕人无害虎意，虎有伤人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放了他们，本来极好，不过要他们不可去禀明太后。否则的话，太后一怒之下，要杀人灭口，这四个太监固然活不成，咱们这里一十七个兄弟，多半要分成了三十四截。”

张赵二人同时打个寒战，张康年举起右掌，虚劈一掌。韦小宝向赵齐贤瞧去，赵齐贤点点头，问道：“他们身边那四张银票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六千两银子，众位大哥分了就是。我是吓得魂飞魄散，只求这件事不惹上身来，银子是不要的了。”

张赵二人听得有六千两银子好分，每人可分得三百多两，更无迟疑，转身入来，在四名亲信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那四人点了点头，拉起四名太监，说道：“你们既是太后身边的人，这就回去罢！”

四名太监大喜，走出屋去，四名侍卫跟了出去。只听得外面“荷荷荷荷”几声惨叫，跟着外面一名侍卫叫道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另一人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，刺客杀死了四个太监。”四名侍卫走进屋来，向韦小宝道：“桂公公，外边又有刺客，害死了四位公公。”

韦小宝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刺客逃走了，追不上了？”一名侍卫道：“就没见到刺客的影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嗯，那是谁也没法子了。四位公公给刺客刺杀之事，你们这就去禀明总管罢！”众侍卫强忍笑容，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韦小宝再也忍耐不住，哈哈大笑。众侍卫也都大笑不止。韦小宝笑道：“众位大哥，恭喜发财，明儿见。”

韦小宝兴匆匆回到住处，将到门口，忽听得花丛中有人冷冷的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好！”

韦小宝一听得是太后的声音，大吃一惊，转身便逃，奔出五六步，只觉一只手搭上了左肩肩头，全身酸麻，便如有几百斤大石压在身上，再也难以移步，他急忙弯腰，伸手去拔匕首，手指刚碰到剑柄，右手上臂已吃了一掌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”只听得太后沉声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年纪轻轻，真好本事啊。不动声色，杀了我四名太监，还会插赃嫁祸，连我都敢诬陷，哼，哼……”

韦小宝心中只连珠价叫苦，情急之下，料想太后对自己恨之入骨，什么哀求都是无用，只有豁出性命，狠狠吓她一吓，挨得过一时三刻，再想法子逃命，说道：“太后，你此刻杀我，已经迟了，可惜啊，可惜。”太后冷冷的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想杀我灭口，只可惜迟了一步。刚才那些侍卫们说些什么话，想来……想来你都听到了。”太后阴森森的道：“你说我派这四名没用的太监，勾引刺客入宫。哼，我又为的是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怎知道你为的是什么，皇上就多半知道。”反正这条性命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，索性给她无赖到底。

太后怒极，冷笑道：“我掌力一吐，立即叫你毙命，那未免太便宜了你这小贼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你掌上使劲，就杀了小桂子，明日官里人人知道了。‘小桂子怎么死了？’‘自然是太后杀的。’‘太后干么杀他？’‘因为小桂子撞破了太后的秘密。’‘什么秘密啊？’这件事说来活长，来来来，你到我屋子里来，我仔仔细细的说给你听。你千万不能跟旁人说啊，这件事委实非同……非同小可。”

太后气得搭在他肩上的手不住发抖，缓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大不了也只那十几名侍卫知道，我杀了你之后，立刻命瑞栋将这十几个家伙都抓了起来，立刻处死，还有什么后患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太后道：“死到临头，还亏你笑得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太后，你说要瑞栋杀人？他……他……哈哈……”太后问道：“他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早已给我……”本想说“他早已给我一刀毙了”，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又“哈哈”了几声。太后又问：“早已给你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早已给我收得帖帖服服，再也不听你的话啦。”

太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凭你这小鬼能有多大本事，能叫瑞副总管不听我的话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是个小太监，他自然不怕。瑞副总管怕的却是另一位。”太后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怕的是皇上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们做奴才的，自然怕皇上，那也怪他不得啊，是不是？”太后道：“你跟瑞栋说了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都说了。”

太后喃喃的道：“什么都说了。”沉默半晌，道：“他……他人呢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去得远了，很远很远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太后，你要见他，当然挺好，大大的好，就只怕不怎么样容易。”太后惊问：“他出官去了？”韦小宝顺水推舟，说道：“不错。他说他既怕皇上，又怕了你，夹在中间难做人，只怕有什么性命的忧愁，又有什么杀身的大祸，不如高走远飞。”太后道：“高飞远走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，对！太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听到他说这句话么？他是高飞远走了！”

太后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连官也不要做了？逃到哪里去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……他是到……”心念一动，道：“他说到什么台山，什么六台、七台、八台山去啦。”太后道：“五台山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，对！是五台山。太后，你什么都知道。”

太后问道：“他还说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，“也没说什么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说，我托他的事，他无论如何会办到的。他赌了咒，立下了重誓，什么千刀万剐、绝子绝孙的。”太后道：“你托他办什么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也没什么。瑞副总管本来说，他不做官也不打紧，就是出门没盘缠，那又不是一年半载的事。我就送了他二万两银子的银票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倒发财得紧哪，哪里来的这许多银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也是旁人送的，康亲王送些，索额图大人送些，吴三桂的儿子也送了些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出手这样豪爽，瑞栋自然要感恩图报了，你到底要他办什么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奴对不敢说。”太后厉声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压落。韦小宝“哎唷”一声。太后放松掌力，喝道：“快说！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瑞副总管答应我，奴才在宫里倘若给人害死，他就将这中间的原因，详详细细禀明皇上。他说他要去写一个奏折，放在身

边。他跟奴才约定，每隔两个月，奴才……奴才就……”太后声音发颤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每隔两个月，奴才到天桥去找一个卖……卖冰糖葫芦的汉子，问他：‘有翡翠玛瑙的冰糖葫芦没有？’他就说：‘有啊，一百两银子一串。’我说：‘这样贵啊？二百两银子卖不卖？’他说：‘不卖不卖。你还没归天吗？’我说：‘你去跟老头子说罢！’他就去通知瑞副总管了。”危急之际，编不出什么新鲜故事，只好将陈近南要他和徐天川联络的对答稍加变化。

太后哼的一声，说道：“这等江湖上武人联络的法门，料你这小贼也想不出来，是瑞栋这胆小家伙教你的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假作惊奇，说道：“咦！你怎么知道是瑞副总管教我的？是了，他跟我说的时侯，你都听到了。”只觉太后按在自己肩头的手不住颤动，过了好一会，听得她问：“你到时候如不去找那卖冰糖葫芦的，那怎么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瑞副总管说，他会再等十天，我如仍然不去，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，他……他就想法子来禀明皇上。那时候奴才死都死了，本来也没什么好处，不过奴才对皇上一片忠心，要请皇上千万小心，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别要受人暗算。那也是奴才和瑞副总管忠心为主罢啦。”

太后喃喃的道：“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那好得很哪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些日子来，奴才天天服侍皇上，可半点口风也没露。只要奴才好好活着，在皇上身边侍候，这种事情就永远别让皇上知道的好，又何必让皇上操心呢？”太后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哪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待奴才很好，太后待奴才可也不坏啊。奴才对太后忠心，说不定太后心中一喜欢，又赏赐些什么，那不是大家都挺美么？”

太后嘿嘿的冷笑几声，说道：“你还盼我赏赐你什么，脸皮当真厚得可以。”冷笑声中竟有了几分欢愉之意，语气也已大为宽慰。

韦小宝听得她语气已变，情势大为缓和，忙道：“奴才有什么贪图？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平安安的，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咱们做奴才的就是天大的福气了。太后你老人家万福金安，奴才明儿这就到天桥去，找到那个汉子，叫他尽快去通知瑞副总管，要他守口如瓶。奴才……再要他带三千两银子去，说是太后赏他的。”太后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种人办事不力，弃职潜逃，我不砍他脑袋是他运气，还赏他银子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这三千两银子，自然是奴才出的，太后怎能再赏他银子？”

太后慢慢松开了搭在他肩头的手，缓缓的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当真对我忠心么？”

韦小宝跪下地来，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奴才对太后忠心，有千万般好处，若不忠心，脑袋瓜子搬家。小桂子虽然胡涂，这颗脑袋，倒也看得挺要紧的。”

太后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说一声“很好”，在他背上拍一掌，连说三声，连拍三掌。韦小宝登时头晕目眩，立时便欲呕吐，喉间“呃呃呃”的不住作声。

太后道：“小桂子，那天晚上，海大富那老贼说道，世间有一门叫做什么‘化骨绵掌’的功夫，倘若练得精了，打在身上，可以叫人全身骨骼俱断。这门功夫是很难练的。我自然也不会，不过觉得你这小孩儿很乖，很伶俐，在你背上打三掌试试，也挺有趣的。”

韦小宝胸腹间气血翻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又是鲜血，又是清水，大口吐了出来，心道：“老婊子不信我的话，还是下了毒手。”

太后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打死你的，你如死了，谁去天桥找那卖冰糖葫芦的呢？只不过让你带点儿伤，干起事来就不怎么伶俐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多谢太后恩典。”慢慢站起，身子一晃坐倒，又呕了几口水。太后哈哈一笑，转身没入了花丛。

韦小宝挣扎着站起，慢慢绕到屋后窗边，伏在窗槛上喘了一会子气，这才爬进窗去。

小郡主沐剑屏低声问道：“桂大哥，是你吗？”韦小宝正没好气，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，不是我。”方怡接口道：“小郡主好好问你，你为什么骂人？”韦小宝刚爬到窗口，说道：“我……”一口气接不上来，砰的一声，摔进窗来，躺在地下，再也站不起身。

方怡与沐剑屏齐声“唉哟”，惊问：“怎……怎么啦？你受了伤？”

韦小宝这一交摔得着实不轻，但听得两女的语气中大有关切之意，心情登时大好，哈哈一笑，喘了几口气，又想：“老婊子这几掌，也不知是不是‘化骨绵掌’，说不定她练得不到家，老子穿着宝贝背心，骨头又硬，她化来化去，化老子不掉……”说道：“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伤，我如不也伤上一些，那叫什么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呢？”

沐剑屏道：“桂大哥，你伤在哪里？痛不痛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妹子有良心，问我痛不痛。痛本来是很痛的，可是给你问了一声，忽然就不痛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”沐剑屏笑道：“你又来骗人了，”

韦小宝手扶桌子，气喘吁吁的站起，心想，“我这条老命现下还在，全靠瑞副总管够交情，肯撑腰，只要老婊子一知瑞副总管已死，韦小宝的老命再也挨不过半个时辰。”从药箱里拿出那只三角形青底白点的药瓶。海老公药箱中药粉、药丸甚多，他却只认得这一瓶“化尸粉”。将瑞栋的尸体从床底下拉出来，取回塞在他怀中的金票和珍玩。

沐剑屏道：“你一直没回来，这死人躺在我们床底下，可把我们两个吓死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把你们两个都吓死了，这死人岂不是多了两个羞花闭月的女伴？”方怡道：“呸，小郡主，别跟他多说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变个戏法，你们要不要看？”方怡道：“不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看的就闭上了眼睛。”方怡当即闭上眼睛。沐剑屏跟着也闭上了眼，但随即又睁开了。

韦小宝从药箱中取出一支小银匙，拨开药瓶木塞，用小银匙取了少数“化尸粉”，倒在瑞栋尸体的伤口之中，过不多时，伤口中便冒出烟雾，跟着发出一股强烈臭味，再过一会，伤口中流出许多黄水，伤口越烂越大。沐剑屏“咦”的一声。方怡好奇心起，睁开眼睛，一见到这情景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再也闭不拢了。

尸体遇到黄水，便即腐烂，黄水越多，尸体烂得越快。

韦小宝见她二人都有惊骇之色，说道：“你们哪一个不听我话，我将这宝粉洒一点在你们脸上，立刻就烂成这般样子。”沐剑屏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吓人。”方怡怒目瞪了他一眼，惊恐之意，却是难以自掩。韦小宝笑嘻嘻的走上一步，拿着药瓶向她晃了两下，收入怀中。

不多时瑞栋的尸便烂成了两截。韦小宝提起椅子，用椅脚将两截尸身都推在黄水之中，过不了大半个时辰，尽数化为黄水。他吁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“老婊子就是差一百万兵到五台山去，也捉不到瑞栋了。”他到水缸中去舀水冲地，洗去尸首中流出来的黄水，没冲得几瓢水，身子一歪，倒在床上，

困倦已极，就此睡去。

醒来时天已大亮，但觉胸口一阵烦恶，作了一阵呕，却呕不出什么。只听得沐剑屏关心的声音问道：“桂大哥，好些了吗？”韦小宝坐起身来，才知自己在方沐二人脚边和衣睡了半夜，眼见天色不早，忙跳下床来，说道：“我赶着见皇帝去，你们躺着别动。”想从窗中爬出去，但腰背痛得厉害，只得开门出去，反锁了门。

韦小宝到上书房候不了半个时辰，康熙退朝下来，笑道：“小桂子，听说你昨晚杀了个刺客。”韦小宝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皇上圣体安康。”康熙笑道：“你运气好，跟刺客交上了手，我可连刺客的影儿也没见着。你杀的那人武功怎样？你用什么招数杀的？”

韦小宝并没跟刺客动手过招，皇帝武功不弱，可不能随口乱说，灵机一动，想起那日在杨柳胡同白家风际中和白寒枫动手过招的情景，便道：“黑暗之中，我只跟他瞎缠烂打，忽然间他左腿向右横扫，右臂向左横掠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手脚同时比划。

康熙拍手道：“对极，对极！正是这一招！”韦小宝一怔，问道：“皇上，你知道这一招？”康熙笑道：“你知道这一招叫做什么？”韦小宝早知叫做“横扫千军”，却道：“奴才不知。”康熙笑道：“我教你个乖，这叫做‘横扫千军’！”韦小宝甚是惊讶，道：“这名字倒好听！”他惊的不是这一招的名称，而是康熙竟然也知道了。

康熙道：“他使这一招打你，你又怎么应付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一时之间，我心慌意乱，眼看对付不了，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，使过一记极妙的招数，将我摔得从你头顶飞了过去，好像你说过的，是武当派的武功‘仙鹤梳翎’。”康熙大喜，叫道：“你用我的武功破他这招‘横扫千军’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我学的武功，本来不十分高明，幸好咱俩比武打架，打得多了，你使的手法我也记得了一大半。我记得你又这么一打，这么一拗……”康熙喜道：“对，对，这是‘紫云手’与‘折梅手’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拍他马屁，可须拍个十足十！”说道：“我便学你的样，忙去抓他的手，抓是抓住了，就只力气不够，抓得部位又不大对头，给他左手用力一抖，就挣脱了。”

康熙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我教你，应当抓住这里‘会宗’与‘外关’两穴之间，他就无论如何挣不脱。”说着伸手抓住韦小宝的手腕穴道。韦小宝使劲挣了几下，果然无法挣脱，道：“你早教了我，那也就没有后来的凶险了。”康熙放开了他手，笑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一挣脱，身子一转，已转在我的背后，双掌击我背心……”康熙叫道：“高山流水！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一招叫做‘高山流水’么？当时我可给他吓得落花流水了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好又用上你的招数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没出息！怎地跟人打架，不用师父教的功夫，老是用我的招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师父教的招数，练起来倒也头头是道，一跟人真的拚命，哪知道全不管用，反是你的那些招数，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。皇上，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，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！我身子借势向前一扑，从右边转了过去。”康熙道：“很好！那是‘回风步’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吗？我躲过了他这一招，乘势拔出匕首，反手一剑，大叫一声：‘小桂子，投不投降？’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问道：“怎么叫起小桂子来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危急之中不知怎地，竟把你的招数学了个十足。这反手一剑，本来是你反手一掌，打在我背心，大叫：‘小桂子，投不投降？’我想也不想的使了出来，嘴里却也这么大叫。他哼了一声，没来得及叫‘投降’，就已死了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我这反手一掌，叫作‘孤云出岫’，没想到你化作剑法，一击成功。”康熙练了武功之后，只与韦小宝假打，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，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，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，自是兴高采烈，心想若是自己出手，定比韦小宝更精采十倍，说道：“这些刺客胆子不小，武功却也稀松平常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，刺客的武功倒也不怎么差劲。咱们官里的侍卫，就有好几个伤在他们手里。总算小桂子命大，曾侍候皇上练了这么久武功，偷得了你的三招两式。否则的话，皇上，你今儿可得下道圣旨，抚恤殉职忠臣小太监小桂子纹银一千两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一千两哪里够？至少是一万两。”两人同时哈哈大笑。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可知这些刺客是什么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就是不知道。皇上明白他们的武功家数，多半早料到了。”康熙道：“本来还不能拿得稳，你刚才这一比划，又多了一层证明。”双手一拍，吩咐在上书房侍候的太监：“传索额图、多隆二人进来。”

那两人本在书房外等候，一听皇帝传呼，便进来磕头。

多隆是满洲正白旗的军官，进关之时曾立下不少战功，武功也甚了得，但一直受鳌拜排挤，在官场中很不得意，最近鳌拜倒了下来，才给康熙提升为御前侍卫总管，掌管乾清门、中和殿、太和殿各处宿卫。领内侍卫大臣共有六人，正黄、正白、镶黄三旗每旗两人，其中真正有实权的，只有掌管官中宿卫的御前侍工正副总管。多隆新任要职，宫里突然出现刺客，已一晚没睡，心下惴惴，不知皇帝与皇太后是否会怪罪。

康熙见他双眼都是红丝，问道：“擒到的刺客都审明了没有？”多隆道：“回皇上：擒到的活口叛贼共有三人，奴才分别审问，起初他们抵死不说，后来熬刑不过，这才招认，果然……果然是平西王……平西王吴三桂的手下，”康熙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多隆又道：“叛贼遗下的兵器，上面刻着有‘平西王府’的字样。

格毙了的叛贼所穿内衣，也都有平西王的标记。昨晚入宫来侵扰的叛贼，证据确凿，乃是吴三桂的手下。就算不是吴三桂所派，他……他也脱不了干系。”

康熙问索额图：“你也查过了？”索额图道：“叛贼的兵器、内衣，奴才都查核过了，多总管所录的叛贼口供，确是如此招认。”

康熙道：“那些兵器、内衣，拿来给我瞧瞧。”

多隆应道：“是。”他知道皇帝年纪虽小，却十分精明，这件事又干系重大，早就将诸种证物包妥，命手下亲信侍卫捧着在上书房外等候，当下出去拿了进来，解开包袱，放在案上，立即退了几步。满清以百战而得天下，开国诸帝均通武功，原是不避兵刃，但在书房之中，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，毕竟是颇为忌讳之事。

多隆小心谨慎，先行退开。

康熙走过去拿起刀剑审视，见一把单刀的柄上刻着“大明山海关总兵府”的字样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欲盖弥彰，固然不对，但弄巧成拙，故意弄鬼做

得过了火，却也引人生疑。”向索额图道：“吴三桂如果派人来宫中行刺犯上，自然是深谋远虑，筹划周详，什么刀剑不能用，干么要携带刻了字的兵器？怎会想不到这些刀剑会失落官中？”

索额图道：“是，是，圣上明见，奴才拜眼之至。”

康熙转头问韦小宝：“小桂子，你所杀的那名叛贼，使了什么招数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使了一招‘横扫千军’，又使一招‘高山流水’。”康熙问多隆：“那是什么功夫？”

多隆虽是满洲贵臣，于各家各派武功倒也所知甚博，这“横扫千军”与“高山流水”两招，又不是生僻的招数，答道：“回皇上：那似乎是云南前明沐王府的武功。”

康熙双手一拍手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多隆，你的见闻倒也广博。”

多隆登感受宠若惊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跪下磕头，道：“谢皇上称赞。”

康熙道，“你们仔细想想，吴三桂倘若派人入官行刺，决不会拣着他儿子正在北京的时候。刺客什么日子都好来，难道定要拣着他儿子来朝见的当口？这是可疑者之一。吴三桂善于用兵，办事周密，派这些叛贼进宫干事，人数既少，武功也不甚高，明知难以成功，有什么用处？这跟吴三桂的性格不合，这是可疑者之二。再说，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，于他又有什么好处，难道他想起兵造反吗？他如要造反，干么派他儿子到北京来，岂不是存心将儿子送来给我们杀头？这是可疑者之三。”

韦小宝先前听方怡说到陷害吴三桂的计策，觉得大是妙计，此刻经康熙一加分剖，登觉处处露着破绽，不由得佩服之极，连连点头。

索额图道：“皇上圣明，所见非奴才们所及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们再想想，倘若刺客不是吴三桂所派，却携带了平西王府的兵器，那有什么用意？自然想陷害他了。吴三桂帮我大清打平天下，功劳甚大，恨他忌他的人着实不少。到底这批叛贼是由何人指使，须得好好再加审问。”

索额图和多隆齐声称是，多隆道：“皇上圣明。若不是皇上详加指点开导，奴才们胡里胡涂的上了当，不免冤枉了好人。”康熙道：“冤枉了好人吗？嘿嘿！”

索额图和多隆见皇帝不再吩咐什么，便叩头辞出。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那‘横扫千军’与‘高山流水’这两招，你猜我怎么知道的？”韦小宝心中怦怦跳了两下，说道：“我正在奇怪，皇上怎么知道？”康熙道：“今日一早，我已传了许多侍卫来，问他们昨晚与刺客格斗的情形，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，有好几招竟是前明沐家的。你想，沐家本来世镇云南，我大清龙兴之后，将云南封了给吴三桂，沐家岂有不着恼的？何况沐家最后一个黔国公沐天波，便是死在吴三桂手下。我叫人将沐家最厉害的招数演将出来，其中便有这‘横扫千军’与‘高山流水’两招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当真料事如神。”不禁担忧：“我屋里藏着沐家的两个女子，不知他知不知道？”

康熙笑问：“小桂子，你想不想发财？”韦小宝听到“发财”两字，登时精神一振，忧心尽去，笑嘻嘻的道：“皇上不叫我发，我不敢发。皇上叫我发财，小桂子可不敢不发。”康熙笑道：“好，我叫你发财！你将这些刀剑，从刺客身上剥下的内衣、刺客的口供，都拿去交给一个人，就有大大一笔财好发。”韦小宝一怔，登时省悟，叫道：“吴应熊！”

康熙笑道：“你很聪明，这就去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吴应熊这小子，这一次运道真高，他全家性命，都是皇上给赏的。”康熙道：“你跟他去说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说：姓吴的，咱们皇上明见万里，你爷儿俩在云南干什么事，皇上没一件不知道。你们不造反，皇上清清楚楚，若是，嘿嘿，有什么三心两意，两面三刀，皇上一样的明明白白。他妈的，你爷儿俩还是给我乖乖的罢。”

康熙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人挺乖巧，就是不读书，说出话来粗里粗气，倒也合我的意思。他妈的，你爷儿俩给我乖乖的罢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韦小宝听得皇上居然学会了一句“他妈的”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哈哈大笑，捧了刀剑等物走出书房，回到自己屋中。

他刚要开锁，突然间背上一阵剧痛，心头烦恶，便欲呕吐，勉强开锁进门，坐在椅上，不住喘气。

沐剑屏道：“你……你身子不舒服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见了你的羞花闭月之貌，身子就舒服了。”沐剑屏笑道：“我师姊才是羞花闭月之貌，我脸上有只小乌龟，丑也丑死了。”

韦小宝听她说笑，心情立时转佳，笑道：“你脸上怎么会有只小乌龟？啊，我知道啦，好妹子，你脸蛋儿又光又滑，又白又亮，便如是一面镜子，因此会有一只小乌龟。”沐剑屏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跟谁睡在一起？你的脸蛋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那人的相貌，脸上自然就有只小乌龟了。”方怡道：“呸，你自己过来瞧瞧，小郡主脸上才有只小乌龟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如过来瞧瞧，好妹子脸上便出现一个又漂亮、又神气的大老爷。”方沐二人都笑了起来。方怡笑道：“小乌龟大老爷，那是个什么大老爷？”

三人低笑了一阵。方怡道：“喂，咱们怎么逃出官去，你得给想个法子。”

韦小宝这些日子来到处受人奉承，但一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感十分孤寂无聊，忽然有方沐两个年轻姑娘相陪，虽然每一刻都有给人撞见的危险，可实在舍不得她们就此离去，说道：“这可得慢慢想法子。你们身上有伤，只要踏出这房门一步，立刻便给人拿了。”

方怡轻轻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我们昨晚进宫来的同伴，不知有几人死了，几人给拿了？遭难的人叫什么名字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你既然关心，我可以给你去打打听。”方怡低声道：“多谢你啦。”

韦小宝自从和她相逢以来，从未听她说话如此客气，心下略感诧异。

沐剑屏道：“尤其要问问，有一个姓刘的，可平安脱险了没有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姓刘的？刘什么名字？”沐剑屏道：“那是我们刘师哥。叫做刘一舟。他……他是我师姊的心上人，那可……那可……”突然嗤的一声笑，原来方怡在她腋窝中呵痒，不许她说下去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刘一舟，嗯，这……这可不妙，”方怡情不自禁，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不是个身材高高，脸孔白白，大约二十几岁的漂亮年轻人？这人武功可着实了得，是不是？”他自然并不知道刘一舟是何等样人，但想此人既是方怡的意中人，谅必是个漂亮的年轻人，既是她们师哥，说他武功很高也不会错。

果然沐剑屏道：“对了，对了，就是他。方师姊说，昨晚她受伤之时，见到刘师哥给三名侍卫打倒了，一名侍卫按住了他，多半是给擒住了。不知现今怎样？”

韦小宝叹道：“唉，这位刘师傅，原来是方姑娘的心上人……”不住摇头叹气。

方怕满脸忧色，问道：“桂大哥，那刘……那刘师哥怎样了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臭小娘，跟我说话时一直没好声气，提到了你刘师哥，却叫我桂大哥起来。我且吓她一吓。”又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
方怕惊问：“怎么啦？他……他……他是受了伤，还是……还是死了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，“什么刘一舟、刘两屁，老子从来没见过。他是死了活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叫我三声‘好老公’，我就给你查查去。”

方怕先前见他摇头叹气，连称“可惜”，只道刘一舟定然凶多吉少，忽然听他这么说，心下大喜，啐道：“说话没半点正经，到底哪一句话是真，哪一句话是假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个刘一舟倘若落在我手里，哼哼，我先绑住了他，狠狠拷打他一顿，打得他屁股变成四片，问他用什么花言巧语，骗得了我老婆的芳心。然后我提起刀来，一刀砍将下去，这么擦的一声……”沐剑屏道：“你杀了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是，我割了他卵蛋，叫他变成个太监。”沐剑屏不懂他说些什么。方怡却是明白的，满脸飞红，骂道：“小滑头，就爱胡说八道！”韦小宝道：“你那刘师哥多半已给擒住了。要不要他做太监，我桂公公说出话来，倒有不少人肯听。方姑娘，你求我不求？”

方怡脸上又是一阵红晕，嗫嚅不语。沐剑屏道：“桂大哥，你肯帮人，用不到人家开言相求，那才是侠义英雄。”韦小宝摇手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我就最爱听人家求我。越是‘好老公、亲老公’的叫得亲热，我给人家办起事来越有精神。”

方怡迟疑半晌，道：“桂大哥，好大哥，我求你啦。”韦小宝板起了脸，道：“要叫老公！”沐剑屏道：“你这话不对了。我师姊将来是要嫁刘师哥的，刘师哥才是她老公，她怎么肯叫你老公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行，她嫁刘一舟，老子要喝醋，大大的喝醋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刘师哥人是很好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越好，我越喝醋，越喝越多。啊哟，酸死了，酸死了！喝得醋太多，哈哈，哈哈！”大笑声中，捧了那个包裹，走出屋去，反锁了屋门，带了四名随从太监，骑马去西长安街吴应熊在北京的寓所。

他在马背之上，不住右手虚击，呼叫：“梆梆梆，梆梆梆！”众随从都不明其意，又怎想得到，桂公公这次是奉圣旨去发财，自然要将云南竹杠“梆梆梆”的敲得直响。

吴应熊听说钦使到来，忙出来磕头迎接，将韦小宝接进大厅。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吩咐我，拿点东西来给你瞧瞧。小王爷，你胆子大不大？”吴应熊道：“卑职的胆子是最小的，受不起惊吓。”韦小宝一怔，笑道：“你受不起惊吓？干起事来，可大胆得很哪！”吴应熊道：“公公的意思，卑职不大明白，还请明示。”昨晚在康亲王府中，他自称“在下”，今日韦小宝乃奉旨而来，眼见他趾高气扬，隐隐觉得势头不好，连声自称“卑职”。

韦小宝道：“昨晚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进宫去？皇上叫我来问问。”

昨晚宫里闹刺客，吴应熊已听到了些消息，突然听得韦小宝这么问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即双膝跪倒，向着天井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待微臣父子恩重如山，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典。微臣吴三桂、

吴应熊父子甘为皇上效死，决无贰心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，慢慢磕头不迟。小王爷，我给你瞧些物事。”说着解开包袱，摊在桌上。

吴应熊站起身来，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，不由得双手发抖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拿起那张口供，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刺客是奉了平西王吴三桂差遣，入宫行刺，决意杀死鞑子皇帝，立吴三桂为主云云。饶是吴应熊机变多智，却也不禁吓得魂不附体，双膝一软，又即跪倒，这一次是跪在韦小宝面前，说道：“桂……公……公……公，这……这决不是真的，微臣父子受了奸人……陷害，万望公公奏明圣上，奏……奏明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兵器，都是反贼携入宫中的，图谋不轨，大逆不道。兵器上却都刻了贵府的招牌老字号。”吴应熊道：“微臣父子仇家甚多，必是仇家的奸计。”韦小宝沉吟道：“你这话，本来也有三分道理，就不知皇上信不信。”吴应熊道：“公公大恩大德，给卑职父子剖白明白。卑职父子的身家性命，都出于公公所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小王爷，你且起来。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礼，倒像早已料到有这样事似的，嘿嘿，嘿嘿。”吴应熊本待站起，听他这句话说得重了，忙又跪倒，说道：“只要公公向皇上给卑职父子剖白几句，皇上圣明，必定信公公的说话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早闹了开来啦，索额图索大人，侍卫头儿多隆多大人，都已见过皇上，回禀了刺客的供状。你知道啦，这等造反的大事，谁有天大的胆子，敢按了下来？给你在皇上面前剖白几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还想到了一个妙计，虽不是十拿九稳，却多半可以洗脱你父子的罪名，只不过太也费事罢了。”吴应熊大喜道：“全仗公公搭救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请起来好说话。”吴应熊站起身来，连连请安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刺客当真不是你派去的？”吴应熊道：“决计不是！卑职怎能做这等十恶不赦、罪该万死之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交了你这个朋友，就信了你这次。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，日后查了出来，那可坑死了我，我非陪着你给满门抄斩不可。”

吴应熊道，“公公万安，放一百个心，决无此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么依你看，这些反贼是谁派去的？”吴应熊沉吟道：“微臣父子仇家甚多，一时之间，实在难以确定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，总得找个仇家出来认头，皇上才能信啊。”吴应熊道：“是，是！家严为大清打天下，剿灭的叛逆着实不少，这些叛逆的余党，都是十分痛恨家严的。好比李闯的余逆啦，前明唐王、桂王的余党啦，云南沐家的余党啦，他们心中怀恨，什么作乱犯上的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什么李闯余逆啦，云南沐家的余党啦，这些人武功家数是怎样的？你教我几招，我去演给皇上看，说道我昨晚亲眼见到，刺客使的是这种招数，货真价实，决计错不了。”吴应熊大喜，忙道：“公公此计大妙。卑职于武功一道，所懂的实在有限，要去问一问手下人。公公，你请坐一会儿，卑职立刻就来。”说着请了个安，匆匆入内。

过得片刻，他带了一人进来，正是手下随从的首领杨溢之，昨晚韦小宝曾帮他赢过七百两银子的。杨溢之上前向韦小宝请安，脸上深有忧色，吴应熊自然已对他说了原由。

韦小宝道：“杨大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昨晚你在康亲王府里练武，大出风

头,不少文武大臣都是亲眼所见,决不能说你入官行刺。我也可以给你作证。”杨溢之道:“是,是!多谢公公。就怕好人陷害,反说世子带我们去康王爷府中,好叫众位大臣作个见证,暗中却另行差人,做那大逆不道之事。”韦小宝点头道:“这话倒也不可不防。”杨溢之道:“世子说道,公公肯主持公道,在皇上跟前替我们剖白,真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平西王仇家极多,各人的武功家数甚杂,只有沐王府的武功自成一家,很容易认得出来。”

韦小宝道:“嗯,可惜一时找不到沐王府的人,否则就可让他演他几个招式来瞧瞧。”杨溢之道:“沐家拳、沐家剑在云南流传已久,小人倒也记得一些,我演几套请公公指点。刺客入官,携有刀剑,小人演一套沐家‘回风剑’如何?”韦小宝喜道:“你会沐家武功,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剑法我是一窍不通,一时也学不会,还是跟你学几招‘沐家拳’罢。”

杨溢之道:“不敢,公公力擒鳌拜,四海扬名,拳脚功夫定是极高的。小人使得不到之处,请公公点拨。”说着站到厅中,拉开架势,慢慢的一招一式使将出来。

这路沐家拳自沐英手上传下来,到这时已逾三百年,历代均有高手传人,说得上是千锤百炼之作,在云南知者甚众,杨溢之虽于这套拳法并不擅长,但他武功甚高,见闻广博,一招招演将出来,气度凝重,招式精妙。

韦小宝看到那招“横扫千军”时,赞道:“这一招极好!”后来又见到使“高山流水”,又赞:“这招也了不起!”待他将一套沐家拳使完,说道:“很好,很好!杨大哥,你武功当真了得,康亲王府中那些武师,便十个打你一个,也不是你对手。一时之间,我也学不了许多,只能学得一两招,去皇上面前演一下。皇上传了宫中武功好手来认,你想认不认得出这武功的来历?”说着指手划脚,将“横扫千军”与“高山流水”两招依样使出。

杨溢之喜道:“公公使这‘横扫千军’与‘高山流水’两招,深得精要,会家子一见,便知是沐家的拳法。公公聪敏过人,一见便会,我们吴家可有救了。”

吴应熊连连作揖,道:“吴家满门百口,全仗公公援手救命。”

韦小宝心想:“吴三桂家里有的是金山银山,我也不跟他讲价钱。”当下作揖还礼,说道:“大家是好朋友。小王爷,你再说什么恩德、什么救命的话,可太也见外了。再说,我是尽力而为,也不知管不管用。”吴应熊连称:“是,是!”韦小宝将包袱包起,挟在腋下,心想:“这包东西可不忙给他。”忽然想起一事,说道:“小王爷,皇上叫我问你一件事,你们云南有个来京的官儿,叫做什么卢一峰的,可有这一号人物?”

吴应熊一征,心想:“卢一峰只是个绿豆芝麻般的小官,来京陛见,还没见着皇上,皇上怎么已知道了?”说道:“卢一峰是新委的云南曲靖县知县,现下是在京中,等候叩见圣上。”韦小宝道:“皇上叫我问你,那卢一峰前几天在酒楼上欺压良民,纵容恶仆打人,不知这脾气近来改好了些没有?”

那卢一峰所以能得吴三桂委为曲靖县知县,是使了四万多两银子贿赂得来的,吴应熊曾从中抽了三千多两,此刻听韦小宝这么说,大吃一惊,忙道:“卑职定当好好教训他。”转头向杨溢之道:“即刻去叫那卢一峰来,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说。”向韦小宝请了个安,道:“公公,请你启奏皇上,说道:微臣吴三桂知人不明,荐人不当,请皇上降罪。这卢一峰立即革职,永不叙用,请吏部大人另委贤能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也不用罚得这么重罢？”吴应熊道：“卢一峰这厮胆大妄为，上达天听，当真罪不容诛。溢之，你给我狠狠的揍他。”杨溢之应道：“是！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这姓卢的官儿只怕性命不保。”说道：“兄弟这就回官见皇上去，这两招‘横扫千军’和‘高山流水’，可须使得似模似样才好。”说着告辞出门。

吴应熊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大封袋来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你的大恩大德，不是轻易报答得了的。不过多总管、索大人，以及众位御前侍卫面前，总得稍表敬意。这里一点小小意思，相烦桂公公代卑职分派转交。皇上问起来，大伙儿都帮几句口，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得洗雪了。”

韦小宝接了过来，笑道：“要我代你做人情吗？这桩差事不难办啊！”他在宫中一年有余，已将太监们的说话腔调学了个十足。贫嘴贫舌的京片子中，已没半分扬州口音，倘若此时起始冒充小桂子，瞎了眼的海老公恐怕也不易发觉了。

吴应熊和杨溢之恭恭敬敬的送出府门。韦小宝在轿中拆开封袋一看，竟是十万两银票，心想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先来个二一添作五。”将其中五万两银票揣入怀里，余下五万两仍放在大封袋中。

韦小宝先去上书房见康熙，回禀已然办妥，说吴应熊得悉皇上圣明，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，感激得难以形容。

康熙笑道：“这也可吓了他一大跳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只吓得他屁滚尿流。奴才好好的叮嘱了他一番，说道这种事情，多半以后还会有的，叫他转告吴三桂，务须忠心耿耿，报效皇上。”康熙不住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我等吓得他也够了，这才跟他说，皇上明见万里，一查刺客的武功，便料到是云南沐家的反贼所为。那吴应熊又惊又喜，打从屁股眼里都笑了出来，不住口的颂赞皇上圣明。”康熙微微一笑。

韦小宝从怀中摸出封袋，说道：“他感激得不得了，拿了许多银票出来，一共五万两，说送我一万两，另外四万两，要我分给官中昨晚出力的众位侍卫，皇上，你瞧，咱们这可发了大财哪。”那些银票都是五百两一张，一百张已是厚厚的一叠。

康熙笑道：“你小小孩子，一万两银子一辈子也使不完了。余下的银子，你就分了给众侍卫罢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皇上虽然圣明，却料不到我韦小宝已有数十万两银子的身家。”说道：“皇上，我跟着你，什么东西没有？要这银子有什么用？奴才一辈子忠心侍候你，你自会照管我。这五万两银子，都赏给侍卫们好了。我只说是皇上的赏赐，何必让吴应熊收买人心。”康熙本来不想冒名发赏，但听到“收买人心”四字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韦小宝见康熙沉吟不语，又道：“皇上，吴三桂派他儿子来京，带来的金子银子可真不少，见人就送钱，未必安着什么好心。天下的地方百姓、金银珠宝，本来一古脑儿都是你皇上的，可是吴三桂这老小子横得很，倒像云南是他吴家的。”

康熙点头道：“你说得是。这些银子，就说是我赏的好了。”

韦小宝来到上书房外的侍卫房，向御前侍卫总管多隆说道：“多总管，皇上吩咐，昨晚众侍卫护驾有功，钦赐白银五万两。”多隆大喜，忙跪下谢赏。韦小宝笑道：“皇上现下很高兴，你自己进去谢赏罢。”说着将那五万两银票交了给他。

多隆随着韦小宝走进书房，向康熙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皇上赏赐银子，

奴才多隆和众侍卫谢赏。”康熙笑着点了点头。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吩咐：这五万两银子嘛，你瞧着分派，杀贼有功的，奋勇受伤的就多分一些。”多隆道：“是，是。奴才遵旨。”

康熙心想：“小桂子又忠心，又不贪财，很是难得，他竟将这五万两银子，真的尽数赏了侍卫，自己一个钱也不要。”

韦小宝和多隆一齐退出。多隆点出一叠一万两银票，笑道：“桂公公，这算是我们众侍卫的一番孝心，请公公赏收，去赏给小公公们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啊哈，多总管，你这么说，可不够朋友了。我小桂子平生最敬重的，就是武艺高强的朋友。这五万两银子，皇上倘若赏给了文官嘛，我小桂子不分他一万，也得分上八千。是赏给你多总管的，你便分一两银子给我，我也不能收。我当你好朋友，你也得当我好朋友才是。”多隆笑道：“侍卫兄弟们都说了，官里这许多有职司的公公们，桂公公年纪最小，却最够朋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多总管，请你给查查，昨晚擒来的反贼之中，可有一个叫作刘一舟的。倘若有这样一个人，咱们便可着落在他身上，查明反贼的来龙去脉。”

多隆应道：“是，是！反贼报的自然都是假名，我去仔细查一查。”

韦小宝回到下处，将到门口，见御膳房的一名小太监在路旁等候。那小太监迎将上来，低声道：“桂公公，那个钱老板又送了一口猪来，这次叫作什么‘燕窝人参猪’，说是孝敬公公的，正在御膳房中候公公的示下。”

韦小宝眉头一皱，心想：“那口‘花雕茯苓猪’还没搞妥当，又送一口‘燕窝人参猪’来，你当我们这里皇官是猪栏吗？”但这人既已来了，不得不想法子打发。

当下来到御厨房中，见钱老板满脸堆欢，说道：“桂公公，小人那口‘花雕茯苓猪’当真是大补非凡，桂公公吃了之后，你瞧神清气爽，满脸红光。小人感激公公照顾，又送了一口‘燕窝人参猪’来。”说着向身旁一指。

这口猪却是活猪，全身白毛，模样甚是漂亮，在竹笼之中不住打圈子。韦小宝不知他闹什么玄虚，点了点头。那钱老板挨近身来，拉着韦小宝的手，道：“啧啧，啧啧！桂公公吃了‘花雕茯苓猪’的猪肉，脉搏旺盛，果然大不相同。”韦小宝觉得手中多了一张纸条，御厨房中耳目众多，也不便多问。钱老板道：“这口‘燕窝人参猪’吃法另有不同，请公公吩咐下属，在这里用上好酒糟喂上十天。十天之后，小人再来亲手整治，请公公用。”

韦小宝皱眉道：“那口‘花雕茯苓猪’已搞得我虚火上升，麻烦不堪，什么人参猪、燕窝猪，钱老板你自己触祭罢，我可吃不消了。”钱老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是小人一点孝心，以后可再也不敢麻烦公公了。”说着请了几个安，退了出去。

韦小宝心想这纸条上一定写得有字，自己西瓜大的字认不上一担，当下吩咐厨房中执事杂役好好饲养那口猪，自行回屋，寻思：“钱老板这人当真聪明得紧，第一次在一口死猪中藏了个活人进官，第二次倘若再送死猪进宫，不免引人怀疑，索性送一口活猪进来，让它在御膳房中喂着，什么花样也没有。就算本来有人怀疑，那也疑心尽去了。对，要使乖骗人，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，事后一有机会，再得补补漏洞。”

又想：“这纸条只好请小郡主瞧瞧，他妈的，有话不好明讲吗？写他妈的什么字条？”

进得屋来，沐剑屏道：“桂大哥，有人来到门外，好像是送饭菜来的，定是见到门上上了锁，没打门就走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怎知是送饭菜来的？嘿，你们闻到饭菜的香气，可饿得很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不吃糕饼点心？”沐剑屏吃吃而笑，说道：“老实不客气，早吃过啦。”

方怡道：“桂……桂大哥，你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有些结结巴巴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刘师哥的事，我还没查到。宫里侍卫们说，没抓到姓刘的人。”方怡低声道：“多谢你啦。却不知是不是给鞑子杀了。再说，刘师哥即使给捉到了，也不会说是姓刘。大伙儿说好的，他冒充姓夏。吴三桂的女婿姓夏。刘师哥会招供说，那个姓夏的是他叔父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你岂不是成了吴三桂的亲戚？”小郡主忙道：“那是假的。”韦小宝叹道：“不过方姑娘想做吴三桂的侄孙媳妇什么的，可也做不成啦。你那刘师哥就算逃出了宫去，他在外面想你，你在宫里想他，一辈子你想我、我想你的。一对情哥情姐儿见不了面，岂不难熬得很？”方怡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我怎会在宫里待一辈子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姑娘们一进了皇宫，怎么还有出去的日子？像你这样羞花闭月的姊儿，我小桂子一见就想娶了做老婆。倘若给皇帝瞧见了，非封你为皇后娘娘不可。方姑娘，我劝你还是做了皇后娘娘罢！”

方怡急道：“我不跟你多说。你每一句话总是恼我生气，逗我着急。”

韦小宝一笑，将手中字条交给沐剑屏，道：“小郡主，你念一念这字条。”

沐剑屏接了过来，念道：“‘高升茶馆说英烈传。’那是什么啊？”韦小宝已明其中道理：“天地会的人有事要见我，请我去茶馆相会。”笑道：“枉为你是沐家后人，连英烈传也不知道。”沐剑屏道：“英烈传我自然知道，那是太祖皇帝龙兴开国的故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有一回书，叫做‘沐王爷三箭定云南，桂公公双手抱佳人’，你也听过没有？”沐剑屏啐道：“我们黔宁王爷爷平定云南，英烈传中自然有的，可哪有什么桂公公双手……双手的？”

韦小宝正色道：“你说桂公公双手抱佳人，没这回事？”沐剑屏道，“自然没有，是你杜撰出来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打一个赌，如果有怎样？没有又怎样？”沐剑屏道：“英烈传的故事我可听得熟了，自然没有，赌什么都可以。方师姊，没有他说的事，是不是？”

方怡还没回答，韦小宝已一跃上床，连鞋钻入被窝，睡在两人之间，左手搂住了方怡头颈，右手抱住了沐剑屏的腰，说道：“我说有，就是有！”

方怡和沐剑屏同时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不及闪避，已给他牢牢抱住。沐剑屏伸出右手，将他用力一推，韦小宝乘势侧过头去，伸嘴在方怡嘴上吻了一下，赞道：“好香！”

方怡待要挣扎，身子微微一动，胸口肋骨断绝处剧痛，左手翻了过来，拍的一声，打了他一记耳光，韦小宝笑道：“谋杀亲夫哪，谋杀亲夫哪！”一骨碌从被窝里跳出来，抱住沐剑屏也亲了个嘴，赞道：“一般的香！”哈哈大笑，随手取了衣包，奔出屋子，反锁了门。

柱子上绑着三条汉子，光着上身，已给打得血肉模糊。一个是虬髯大汉，另外两个年轻人，一个皮肉甚白，另一个身上刺满了花，胸口刺着个狰狞的虎头。

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 兴衰一劫局更新

韦小宝住处是在乾清门西、南库之南的御膳房侧，往北绕过养心殿，折而向西，过两三所、养华门、寿安门，往北过寿安宫、英华殿之侧，转东过西铁门，向北出了神武门。那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，一出神武门，便是出了皇宫，当下径往高升茶馆来。

一坐定，茶博士泡上茶来，便见高彦超慢慢走近，向他使个眼色。韦小宝点了点头，见高彦超出了茶馆，于是喝了几口茶，在桌上抛下一钱银子，说道：“今儿这回书，没什么听头。”慢慢踱将出去，屎见高彦超等在街角，走得几步，便是两顶轿子。

高彦超让韦小宝坐了一顶，自己跟了一段路，四下打量见无人跟随，坐上了另一顶。

轿夫健步如飞，行了一顿饭时分，停了下来。韦小宝见轿子所停处是座小小的四合院，跟着高彦超入内，一进大门，便见天地会的众兄弟迎了上来，躬身行礼。这时李力世、关安基、祁彪清等人也都已从天津、保定等地赶到，此外樊纲、凤际中、玄贞道人以及那钱老板都在其内。

韦小宝笑问：“钱老板，你到底尊姓大名哪？”钱老板道：“不敢，属下真的是姓钱，名字叫做老本。本来的本，不是老板的板。意思是做生意蚀了老本。”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精明得很，倘若真是做生意，人家的老本可都给你赚了过来啦。”钱老本微笑道：“韦香主，您夸奖啦！”

众人将韦小宝让到上房中坐定。关安基心急，说道：“韦香主，你请看。”说着递过一张大红泥金帖子来，上面浓浓的黑墨写着几行字。韦小宝不接，说道：“这些字嘛，他们认得我，我可跟他们没什么交情，哥儿俩这是初次相会，不认识。”

钱老本道：“韦香主，是张请帖，请咱们吃饭去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好得很哪，谁这么赏脸？”钱老本道：“帖子上写的名字是沐剑声。”

韦小宝一怔，道：“沐剑声？”钱老本道：“那便是沐王府的小公爷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‘花雕茯苓猎’的哥哥。”钱老本道：“正是！”韦小宝问道：“他请咱们大伙儿都去？”钱老本道：“他帖子上写得倒很客气，请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，率同天地会众位英雄同去赴宴，就是今晚，是在朝阳门内南豆芽胡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次不在杨柳胡同了？”钱老本道：“是啊，在京城里干事，落脚的地方得时时掉换才是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想他是什么意思？在酒饭里下他妈的蒙汗药？”李力世道：“按理说，云南沐王府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头，沐剑声又是小公爷的身分，是跟咱们总舵主平起平坐的大人物，决不能使这等下三滥的勾当。不过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，韦香主所虑，却也不可不防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咱们不去吃这顿饭？哼哼，宣威火腿，过桥米线，云南汽锅鸡，那是有得触祭的了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作声。过了好一会，关安基道：“大伙儿要请韦香主示下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一顿好酒好饭，今晚大伙儿总是有得下肚的。要太平平呢，就让我作东道，咱们吃馆子去，吃过饭后，再来推牌九赌钱，叫花姑娘也可以，都是兄弟会钞。你们如想给我省钱呢，大伙儿就去扰那姓沐的。”这番话说得慷慨大方，其实却十分滑头，去不去赴宴，自己不拿主意。

关安基道：“韦香主请众兄弟吃喝玩乐，那是最开心不过的。不过这姓沐的邀请咱们，要是不去，不免堕了天地会的威风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说该去？”眼光转到李力世、樊纲、祁彪清、玄贞、风际中、钱老本、高彦超等人脸上，见各人都缓缓点了点头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大伙儿都说去，咱们就去吃他的，喝他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上掩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毒药来呢？咱们咕噜一声。也他妈的吞入了肚里。这叫做英雄不怕死，怕死不英雄。”

李力世道：“大家小心在意，总瞧得出一些端倪。大伙儿商量好了，有的喝茶，有的不喝，有的饮酒，有的不饮，有的不吃肉，有的不吃鱼。就算他们下毒，也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。但如大家什么都不吃，可又惹他们笑话了。”

众人商量定当，闲谈一会，挨到申牌时分，韦小宝除下太监服色，又打扮成个公子哥儿的模样。他仍坐了轿子，在众人簇拥之下，往南豆芽胡同而去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在宫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，只怕老婊子来杀我，哪有这般做青木堂香主的逍遥快乐？只是师父吩咐过，要我在宫里打探消息，倘若自行出来，只怕香主固然做不成，这条小命能不能保，咱们也得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！”

南豆芽胡同约在两里之外，轿子刚停下，便听得鼓乐丝竹之声。韦小宝从轿中出来，耳边听得一阵唢呐吹奏，心道：“娶媳妇儿吗？这般热闹。”

只见一座大宅院大门中开，十余人衣冠齐楚，站在门外迎接。当先一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，身材高瘦，英气勃勃，说道：“在下沐剑声，恭迎韦香主大驾。”

韦小宝这些日子来结交亲贵官宦，对方这等执礼甚恭的局面见得惯了。常言道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，他每日里和皇帝相伴，什么亲王、贝勒、尚书、将军，时时见面，也不当什么一会子事，因此年纪虽小，已自然而然有股威严气象。沐剑声名气虽大，却也大不过康亲王、吴应熊这些人，当下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小公爷多礼，在下可不敢当。”打量他相貌，见他面容微黑，眉目之间，和小郡主沐剑屏依稀有些相似。

沐剑声早知天地会在北京的首领韦香主是个小孩，又听白寒枫说这小孩武艺低微，油嘴滑舌，是个小泼皮，料想他不过倚仗师父陈近南的靠山，才做到香主，此刻见他神色镇定，一副漫不在乎的模样，心想：“这孩子只怕也有点儿门道。”当下让进门去。

厅中椅子上上了红缎套子，放着锦垫，各人分宾主就座。“圣手居士”苏冈、白寒枫和其余十多人都垂手站在沐剑声之后。

沐剑声与李力世、关安基等人一一通问姓名，说了许多久仰大名等等客套话。李力世等均想：“这位沐家小公爷倒没架子，说话依足了江湖上的规矩。”

仆役送上香茶，厅口的鼓乐手又吹奏起来，乃是欢迎贵宾的隆重礼数。鼓乐声中，沐剑声吩咐：“开席！”引着众人走进内厅。手下人关上了厅门。

厅上居中一张八仙桌，披着绣花桌围，下首左右各有一桌。桌上器皿陈设虽无康亲王府的豪阔，却也颇为精致。沐剑声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请韦香主上座。”韦小宝看这局面，这首席当是自己坐了，说道：“这个，咱们只好不客气啦。”沐剑声在下首主位相陪。

各人坐定后，沐剑声道：“有请师父。”

苏冈和白寒枫走进内室，陪了一个老人出来。沐剑声站着相迎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天地会青木堂韦香主今日大驾光临，可给足了咱们面子。”转头向韦小宝道：“韦香主，这位柳老师傅，是在下的受业恩师。”

韦小宝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久仰。”见这老人身材高大，满脸红光，白须稀稀落落，足有七十来岁年纪，精神饱满，双目炯炯有神。

那老人目光在韦小宝身上一转，笑道：“天地会近来好大的名头……”他话声极响，这几句话随口说来，却和常人放大了嗓子叫嚷一般，接着道：“……果然是英才辈出，韦香主如此少年，真是武林中少见的奇才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是少年，倒也不错，只不过既不是英才，更不是奇才，其实是个蠢才。那日给白师傅扭住了手，动弹不得，险些儿连‘我的妈啊’也叫了出来。在下的武功当真稀松平常之至。哈哈，可笑！可笑，哈哈！”

众人一听，都愕然失色。白寒枫的脸色更十分古怪。

那老人哈哈的笑了一阵，说道：“韦香主性子爽直，果然是英雄本色。老夫可有三分佩服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，“三分佩服，未免大多，有他妈的一分半分，不将在下当作没出息的小叫化、小把戏、小猴儿，也就是了。”那老人又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韦香主说笑了。”

玄贞道人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威震天南、武林中人称‘铁背苍龙’的柳老英雄吗？”那老人笑道：“不错，玄贞道长倒还知道老夫的贱名。”玄贞心中一凛：“我还没通名，他已知道我名字，沐家这次可打点得十分周到。‘铁背苍龙’柳大洪成名已久，听说当年沐天波对他也好生敬重。清军打平云南，柳大洪出全力救护沐氏遗孤，沐剑声便是他的亲传弟子，乃是沐王府中除了沐剑声之外的第一号人物。”躬身说道：“柳老英雄当年怒江诛三霸，腾冲杀清兵，侠名播于天下。江湖上后生小子说起老英雄来，无不敬仰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嘿嘿，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还说他作甚？”脸色显得十分喜欢。

沐剑声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陪韦香主坐。”柳大洪道：“好！”便在韦小宝身旁坐下。这张八仙桌向外一边空着，上首是韦小宝、柳大洪，左首是李力世、关安基，右首下座是沐剑声，上座虚位以待。天地会群豪均想：“你沐王府又要请一个什么厉害人物出来？”只听沐剑声道：“扶徐师傅出来坐坐，让众位好朋友见了，也好放心。”

苏冈道：“是！”入内扶了一个人出来。

李力世等人一见，都是又惊又喜，齐叫：“徐三哥！”这人弓腰曲背，正是“八臂猿猴”徐天川。他脸色蜡黄，伤势未愈，但性命显然已经无碍，天地会群豪，一齐围了上去，纷纷问好，不胜之喜。

沐剑声指着自己上首的座位，说道：“徐师傅请这边坐。”

徐天川走上一步，向韦小宝躬身行礼道：“韦香主，你好。”韦小宝抱拳还礼道，“徐三哥你好，近来膏药生意不大发财罢？”徐天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简直没生意。属下给吴三桂手下的走狗掳了去，险些送了老命，幸蒙沐家小公爷和柳老英雄相救脱险。”

天地会群豪都是一怔。樊纲道：“徐三哥，原来那日的事，是吴三桂手下那批汉奸做的手脚。”徐天川道：“正是。这批汉奸闯进回春堂来，捉了我去，那卢……卢一峰这狗贼臭骂了我一顿，将一张膏药贴在我嘴上，说要饿死我这只老猴儿。”

众人听得卢一峰在内，那是决计不会错的了。樊纲、玄贞等齐向苏冈、

白寒枫道：“那日多有冒犯。众位英雄义气深重，我天地会感激不尽。”苏冈道，“不敢。我们只是奉小公爷之命办事，不敢居功。”白寒枫哼了一声，显然搭救徐天川之事大违他意愿。关安基道：“徐三哥给人掳去后，我们到处查察，寻不到线索，心中这份焦急，那也不用说了。贵府居然救出了徐三哥，令人好生佩服。”苏冈道：“吴三桂手下的云南狗官，都是沐家死对头，我们自然钉得他们很紧。这狗官冒犯徐三哥，给我们发觉了，也没什么希奇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小公爷倒精明得很，他妹子给我扣着，他先去救了徐老儿出来，好求我放他妹子。我且装作不知，却听他有何话说。”向徐天川道：“徐三哥，你给白二侠打得重伤，他手上的劲道可厉害得很哪，你活得了吗？不会就此归天罢？”

徐天川道，“白二侠当日手下留情，属下将养了这几日，已好得多啦。”

白寒枫向韦小宝怒目而视。韦小宝却笑吟吟地，似乎全然没瞧见。

众仆斟酒上菜，菜肴甚是丰盛。天地会群豪一来见徐天川是他们所救，二来又有“铁背苍龙”柳大洪这等大名鼎鼎的老英雄在座，料想决计不致放毒，尽皆去了疑虑之心，酒到杯干，放怀吃喝。

柳大洪喝了三杯酒，一捋胡子，说道：“众位老弟，贵会在京城直隶，以哪一位老弟为首？”李力世道：“在京城直隶一带，敝会之中，职位最尊的是韦香主。”柳大洪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喝了一杯酒，问道：“但不知这位小老弟，于贵我双方的纠葛，能有所担当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有什么吩咐，不妨说出来听听。我韦小宝人小肩膀窄，小事还能担当这么一分半分，大事可就把我压垮了。”

天地会与沐王府群豪都不由微微皱眉，均想：“这孩子说话流氓气十足，一开口就要无赖，不是英雄好汉的气概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你不能担当，这件事可也不能罢休。那只好请小老弟传话去给尊师，请陈总舵主赶来处理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老伯伯有什么事要跟我师父说，你写一封信，我们给你送去便是。”柳大洪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吗，是白寒松白兄弟死在徐三爷手下，不知如何了结，要请陈总舵主拿一句话出来。”

徐天川霍地站起，昂然说道：“沐小公爷、柳老英雄，你们把我从汉奸手下救了出来，免遭恶徒折辱，在下感激不尽。白大侠是在下失手所伤，在下一命抵一命，这条老命赔了他便是，又何必让陈总舵主和韦香主为难？樊兄弟，借你佩刀一用。”说着伸出右手，向着樊纲，意思非常明白，他是要当场自刎，了结这场公案。

韦小宝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！徐三哥，你且坐下，不用这么性急。你年纪一大把，怎地火气这么大？我是大地会青木堂的香主不是？你不听我吩咐，可太也不给我面子了。”天地会中“不遵号令”的罪名十分重大，徐天川忙躬身道：“徐天川知罪，敬奉韦香主号令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这才像话。白大侠死也死了，就算要徐三哥抵命，人也活不转啦，做来做去总是赔本生意，可不是生意经。”

众人的目光都瞪视在他脸上，不知他接下去要胡说八道什么。天地会群豪尤其担心，均想：“本会在武林中的声名，可别给这什么也不懂的小香主给败坏了。倘若他说出一番不三不四的言语来，传到江湖之上，我们日后可没脸见人。”

只听韦小宝接着道：“小公爷，你这次从云南来到北京，身边就只带了

这几位朋友么？好像少了一点罢？”

沐剑声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韦香主这话是什么用意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也没什么用意。小公爷这样尊贵，跟我韦小宝大不相同，来到京城，不多带一些人保驾，一个不小心，给鞑子走狗拿了去，岂不是大大的犯不着？”沐剑声长眉一轩，道：“鞑子走狗想要拿我，可也没这么容易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小公爷武艺惊人，打遍天下……嘿嘿……这个对手很少，鞑子自然捉你不去了。不过……不过沐王府中其他的朋友，未必个个都似小公爷这般了得，倘若给鞑子顺手牵羊，反手牵牛，这么希里呼噜的请去了几位，似乎也不怎么有趣了。”

沐剑声一直沉着脸听他嬉皮笑脸的说话，等他说完，说道：“韦香主此言，可是讥刺在下么？”说到这句话时，脸上神色更加难看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这一生一世，只有给人家欺侮，决不会去欺侮人家的。人家抓住了我的手，你瞧，乌青也还没退，痛得我死去活来，这位白二侠，嘿嘿，手劲真不含糊，那两招‘横扫千军’、‘高山流水’，可了不起，去搭救你们给鞑子拿了去的朋友，必定管用，说什么也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

白寒枫脸色铁青，待要说话，终于强行忍住。柳大洪向沐剑声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话有些高深莫测，我们不大明白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老爷子太客气了，我的话低浅莫测是有的，‘高深莫测’四字，那可不敢当了。低浅之至，低浅之至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小兄弟说道，我们沐王府中有人给鞑子拿了去，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小王爷，柳老爷子，我酒量也是低浅莫测，多半是我喝醉了酒，胡说八道，他妈的作不得数。”

沐剑声哼了一声，强抑怒气，说道：“原来韦香主是消遣人来着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小公爷，你想消遣吗？你在北京城里逛过没有？”沐剑声气势汹汹的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北京城可大得很哪，你们云南的昆明，那是没北京城大的了，是不是？”沐剑声愈益恼怒，大声道：“那怎么样？”

关安基听韦小宝东拉西扯，越来越不成话，插口道，“北京城花花世界，就可惜给鞑子占了去，咱们稍有血性之人，无不恼恨。”

韦小宝不去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小公爷，你今天请我喝酒，在下没什么报答，几时你有空，我带你到北京城各处逛逛。有个熟人带路，就不会走错了。否则的话，倘若乱闯乱走，一不小心，走进了鞑子的皇宫，小公爷武功虽高，可也不大方便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小兄弟言外有意，你如当我是朋友，可不可以请你说得更明白些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的话再明白没有了。沐王府的朋友们，武功都是极高的，什么‘横扫千军’、‘高山流水’，使得再厉害也没有了，就可惜在北京城里人生路不熟，在街上逛逛，三更半夜里又瞧不大清楚，胡里胡涂的，说不定就逛进了紫禁城去。”

柳大洪又向沐剑声望了一眼，问韦小宝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听说紫禁城中一道道门户很多，一间间宫殿很多，胡乱走了进去，如果没有皇帝、皇太后带路，很容易迷路，一辈子走不出来，也是有的。在下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皇帝、皇太后有没有空，白天黑夜给人带路。”

或许沐王府小公爷面子大，你们手下众位朋友们抬了小公爷的字号出来，把小皇帝、皇太后这老婊吓倒了，也难说得很。”

众人听他管皇太后叫做“老婊子”，都觉颇为新鲜。关安基、祁彪清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韦小宝在肚里常常骂太后为“老婊子”，此刻竟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骂了出口，心中的痛快当真难以形容。

柳大洪道：“小公爷的手下行事小心谨慎，决计不会闯进皇宫去的。听说吴三桂那大汉奸的儿子吴应熊也在北京，他派人去皇宫干些勾当，也未可知。”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柳老爷子说得不错。在下有个赌骰子的小朋友，是在皇宫里服侍御前侍卫的。他说昨晚宫里捉到了几名刺客，招认出来是沐王府小公爷的手下……”

沐剑声失惊道：“什么？”右手一颤，手里的酒杯掉了下来，当的一声，碎成几片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本来倒也相信，心想沐家是大明的大大忠臣，派人去行刺鞑子皇帝，那是……那是这个大大的英雄好汉。此刻听柳老爷子说了，才知原来是汉奸吴三桂的手下，那可饶他们不得了。我马上去跟那朋友说，叫他想法子好好整治一下这些刺客。他妈的，大汉奸手下，有什么好东西了？非叫他们多吃些苦头不可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小兄弟，你那位朋友尊姓大名？在鞑子宫里担任什么职司？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他是给御前侍卫扫地、冲茶、倒便壶的小厮，说出来丢脸得很，人家叫他癞痢头小三子，有什么尊姓大名了？那些刺客给绑着，我本来叫癞痢头小三子偷偷拿些好东西给他们吃。柳老爷子既说他们是大汉奸的手下，我可要叫他拿刀子在他们大腿上多戳上几刀，免得给那些乌龟王八蛋逃了。”

柳大洪道：“我也只是揣测之词，作不得准。他们既然胆敢到宫中行刺，那也是了不起的好汉子。韦香主如能托贵友照看一二，也是出于江湖上的义气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癞痢头小三子，跟我最好不过，他赌钱输了，我总十两八两的给他，从来不要他还。小公爷和柳老爷子有什么吩咐，我叫小三子去干，他可不敢推托。”

柳大洪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如此甚好。不知宫里擒到的刺客共有几人，叫什么名字。这些刺客胆子不小，我们是很佩服的，眼下不知是否很吃了苦头。贵会如能代为打听，在下很承韦香主的情。”

韦小宝一拍胸脯，说道：“这个容易。可惜刺客不是小公爷手下的兄弟，否则的话，我设法去救他一个出来，交了给小公爷，一命换一命，那么徐大哥失手伤了白大侠之事，也就算一笔勾销了。”

柳大洪向着沐剑声瞧去，缓缓点头。沐剑声道：“我们不知这些刺客是谁，但既去行刺鞑子皇帝，总是仁人义士，是咱们反清复明的同道。韦香主，你如能设法相救，不论成与不成，沐剑声永感大德。徐三爷和白大哥的事，自然再也休提。”

韦小宝转头向白寒枫瞧去，说道：“小公爷不提，就怕白二侠不肯罢休，下次见面又来抓住我的手，捏得我大哭大叫，这味道可差劲得很。”

白寒枫霍地站起，朗声说道：“韦香主如能救得我们……我们……能救

得那些失陷了的侠客义士，姓白的这只手得罪了韦香主，自当断此一手，向韦香主赔罪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你割一只手给我，我要来干什么？”

再说，我那癞痢头兄弟有没本事去皇宫救人，那也难说得很。这些人行刺皇帝，那是多大的罪名，身上不知上了几道脚镣手铐，又不知有多少人看守。我说去救人，也不过吹吹牛，大家说着消遣罢了。”

沐剑声道：“要到皇宫中救人，自然千难万难，我们也不敢指望成功。但只要韦香主肯从中尽力，不管救得出、救不出，大伙儿一般的同感大德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舍妹日前忽然失踪，在下着急得很。天地会众位朋友在京城交游广阔，眼线众多，如能代为打听，设法相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容易办。小公爷放一百二十个心。好，咱们酒也喝够了，我这就去找那癞痢头小三子商量商量。他妈的玩他两手，倒也快活。”一伸手，从怀中摸了些物事出来，往八仙桌上一摔，赫然是四粒骰子，滚了几滚，四粒尽是红色的四点朝天，韦小宝拍手道：“满堂红，满堂红，上上大吉！唉，可不要人人杀头，杀个满堂红才好。”

众人相顾失色，尽皆愕然。

韦小宝收起骰子，拱手道：“叨扰了，这就告辞。徐三哥跟我们回去，成不成？”

沐剑声道，“韦香主太客气了。在下恭送韦香主、徐三爷和天地会众位朋友的大驾。”

当下韦小宝和徐天川、李力世、关安基等人离席出门。沐剑声、柳大洪等直送至大门之外，眼看韦小宝上了轿，这才回进屋去。

群豪回到那四合院中。关安基最是性急，问道：“韦香主，宫里昨晚闹刺客么？瞧他们神情，多半是沐王府派去的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正是。官里昨晚来了刺客，这事谁也不敢泄漏，外间没一人得知，他们却丝毫不觉奇怪，自然是他们干的。”玄贞道：“他们胆敢去行刺鞑子皇帝，算得胆大包天，倒也令人好生钦佩。韦香主，他们给擒住了的人，你说能救得出么？只怕这件事极难。”

韦小宝在席上与沐剑声、柳大洪对答之时，早已打好了主意，要搭救被擒的刺客，那是决无可能，但自己屋里床上，却好端端的躺着一个郡主、一个方怡。小郡主不是刺客，是天地会捉进官去的，放了也算不得数，那方怡却是闯进宫去的刺客，想法子让她混出官来，却不是难事。他听玄贞这么问，微笑道：“多了不行，救个把人出来，多半还办得到。徐三哥只杀了白寒松一个，咱们弄一个人出来还他们，一命抵一命，他们也不吃亏了。何况他们连本带利，还有利钱，连钱老板弄来的那个小姑娘，一并也还了他们，还有什么说的？钱老板，明天一早，你再抬两口死猪到御膳房去，再到我屋里装了人，我在厨房里大发脾气，骂得你狗血淋头，说这两口猪不好，逼你立刻抬出官去。”

钱老板拍掌笑道：“韦香主此计大妙。装小姑娘的那口死猪，倒也罢了，另一口可得挑选特大号的。”

韦小宝向徐天川慰问了几句，说道：“徐三哥，你别烦恼。卢一峰这狗贼得罪了你，我叫吴应熊打断他的狗腿。”徐天川应道：“是，是。多谢韦香主。”心中半点不信：“小孩子家胡言乱语，吴应熊是平西王的世子，多

大的气焰，怎会来听你的话？”韦小宝答允替他解开误杀白寒松的死结，虽然好生感激，却也不信他能办成这件大事。

韦小宝刚回皇宫，一进神武门，便见两名太监迎了上来，齐声道：“桂公公，快去，快去，皇上传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有什么要紧事了？”一名太监道：“皇上已催了几次，像是有急事。皇上在上书房。”

韦小宝快步赶到上书房。康熙正在房中踱来踱去，见他进来，脸有喜色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死到哪里去啦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回皇上：奴才心想刺客胆大妄为，如不一网打尽，恐怕不大妙，说不定还会闹事，可叫皇上操心，须得找到暗中主持的那个正主儿才好。因此刚才换了便服，到各处大街小巷走走，想探听一下，到底刺客的头儿是谁，是不是在京城之中。”

康熙道：“很好，可探到了什么消息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若说一探便探到消息，未免太巧。”说道：“走了半天，没见到什么惹眼之人，明天想再会查察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乱走瞎闯，未必有用。我倒有个主意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皇上的主意必是好的。”康熙道：“适才多隆重告，擒到的三个刺客口风很紧，不论怎么拷打诱骗，始终咬实是吴三桂所遣，看来便再拷问，也问不出一句真话。我想不如放了他们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放了？这……这太便宜他们了。”

康熙道：“这些刺客是奉命差遣，虽然叛逆犯上，杀不杀无关大局，最要紧的是找到主谋，一网打尽，方无后患。”说到这里，微笑道：“放了小狼，小狼该去找母狼罢？”

韦小宝大喜，拍掌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放了刺客，却暗中撮着，他们自会去跟反贼的头子会面。皇上神机妙算，当真胜过三个诸葛亮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什么胜过三个诸葛亮？你这马屁未免拍得太过。只是如何撮着刺客，不让他们发觉，倒不大易办。小桂子，我给你一件差使，你假装好人，将他们救出宫去，那些刺客当你是同道，自然带你去了。”韦小宝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康熙道：“这件事自然颇为危险，倘若给他们察觉了，非立时要了你的小命不可。只可惜我是皇帝，否则的话，我真想自己去干一下子，这滋味可妙得很哪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叫我去干，自然遵命，再危险的事也不怕。”

康熙大喜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我早知你又聪明，又勇敢，很肯替我办事。你是小孩子，刺客不会起疑。我本想派两名武功好的侍卫去干，可是刺客不是笨人，未必会上当。一次试了不灵，第二次就不能再试了。小桂子，你去办这件事，就好像我亲身去办一样。”

康熙学了武功之后，跃跃欲试，一直想干几件危险之事，但身为皇帝，毕竟不便涉险，派韦小宝去干，就拿他当作自己替身，就算这件事由侍卫去办可能更好，他也宁可差韦小宝去。他想小桂子年纪和我相若，武功不及我，聪明不及我，他办得成，我自然也办得成，差他去办，和自己亲手去干，也已差不了多少，虽然不能亲历其境，但也可想像得之。

康熙又道：“你要装得越像越好，最好能当着刺客之面，杀死一两名看守的侍卫，让这些刺客对你毫不怀疑。我再吩咐多隆，叫他放松盘查，让你带着他们出宫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不过侍卫的武功好，只怕我杀他们不了。”康熙道：

“你随机应变好了，但可得小心，别让侍卫先将你杀了。”

韦小宝伸了舌头，道：“倘若给侍卫杀了，那可死得不明不白，小桂子反而成为反贼的同党。”

康熙双手连搓，很是兴奋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干成了这件事，要我赏你些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，“这件事倘若办成功，皇上一定开心。只要皇上开心，那可比什么赏赐都强。皇上下次再想到什么既有趣、又危险的玩意儿，仍然派我去办，那就好得很了。”康熙大喜，道：“一定，一定！唉，小桂子，可惜你是太监，否则我一定赏你个大官做做。”

韦小宝心念一动，道：“多谢皇上。”心想：“总有一天，你会发觉我是冒牌太监，那时候可不知要如何生气了。”说道：“皇上，我求你一个恩典。”康熙微笑道：“想做大官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是！我替皇上赤胆忠心办事，倘若闯出了祸，惹皇上生气，你可得饶我性命，别杀我头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只要真的对我忠心，你这颗脑袋瓜子，在脖子上就摆得稳稳的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韦小宝从上书房出来，寻思，“我本想放了小郡主和方姑娘给沐王府，但凭着皇上刚才那番话，变成了奉旨放刺客，那两个小姑娘倒不忙就放出去了。刺客的真正头儿，刚才老子就同他们一块儿喝酒，要不要奏知皇上，将沐剑声小乌龟和柳大洪老家伙抓了起来？可是师父如知道我干这件事，定然不饶。他妈的，我到底还做不做天地会的香主哪？”

他在宫里人人奉承，康熙又对他十分宠信，一时之间，真想在宫里就当他一辈子的太监了，但一想到皇太后，不由得心中一寒：“这老婊子说什么也要寻我晦气，老子在宫里可耽不长久。”

当下来到乾清宫之西的侍卫房。当班的头儿正是赵齐贤。他昨晚既分得了银子，今日又从侍卫总管多隆处得了赏赐，得知是韦小宝在皇上面前说了好话，一见他到来，喜欢得什么似的，一跃而起，迎了上来，笑道，“桂公公，什么好风儿吹得你大驾光临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来瞧瞧那几个大胆的反贼。”凑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皇上差我来帮着套套口供，要查到主使他们的正主儿到底是谁。”赵齐贤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低声道：“三个反贼嘴紧得很，已抽断了两根皮鞭子，总是一口咬定，是吴三桂派他们来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让我去问问。”

走进西厅，见木柱上绑着三个汉子，光着上身，已给打得血肉模糊。一个是虬髯大汉，另外两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一个皮色甚白，另一个身上刺满了花，胸口刺着个狰狞的虎头。韦小宝寻思：“不知这二人之中，有没有那刘一舟在内？”转头向赵齐贤道：“赵大哥，恐怕你们捉错了人，你且出去一会。”赵齐贤道：“是。”转身出去，带上了门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三位尊姓大名？”那虬髯汉子怒目圆睁，骂道：“狗太监，凭你也配来问老子的名字。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我受人之托，来救一个名叫刘一舟的朋友……”

他此话一出，三个人脸上都有惊异之色，互相望了一眼。那虬髯汉子问道：“你受谁的托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中间有没有刘一舟这个人，有呢，我有话说，没有呢，那就算了。”三人又是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有迟疑之色，生怕上当。那虬髯汉子又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托我那两位朋友，一位姓沐，一位姓柳。‘铁背苍龙’你们认不认识？”

那虬髯汉子大声道：“‘铁背苍龙’柳大洪在云贵四川一带，谁人不知，

哪个不晓？沐剑声是沐天波的儿子，流落江湖，此刻也不知是死是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连连摇头。

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三位既然不识得沐家小公爷和柳老爷子，那么定然不是他的朋友了，想来这些招式也不识得。”说着拉开架子，使了两招沐家拳，自然是“横扫千军”与“高山流水”。

那胸口刺有虎头的年轻人“咦”了一声。韦小宝停手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没什么。”虬髯汉子问道：“这些招式是谁教的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老婆教的。”虬髯汉子呸了一声，道：“太监有什么老婆？”说着不住摇头。他本来骂韦小宝为“狗太监”，后来听他言语有异，行动奇特，免去了这个“狗”字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太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？人家愿嫁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老婆姓方，单名一个怡字……”

那皮肉白净的年轻人突然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胡说！”

韦小宝见他额头青筋暴起，眼中要喷出火来，情急之状已达极点，料想这人便是刘一舟了，见他一张长方脸，相貌颇为英俊，只是暴怒之下，神情未免有些可怖，当下笑道：“什么胡说？我老婆是沐王府中刘白方苏四大家将姓方的后人。跟我做媒人的姓苏，名叫苏冈，有个外号叫作‘圣手居士’。还有个媒人姓白，他兄长白寒松最近给人打死了，那白寒枫穷极无聊，就给人做媒人骗钱，收殓他死了的兄长……”

那年轻人越听越怒，大吼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那虬髯汉子摇头道：“兄弟，且别做声。”向韦小宝道：“沐王府中的事儿，你倒知道得挺多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是沐王府的女婿，丈人老头家里的事，怎么不知道？那方怡方姑娘本来不肯嫁我的，说跟她师哥刘一舟已有婚姻之约。但听说这姓刘的不长进，投到了大汉奸吴三桂的部下，进皇宫来行刺。你想……吴三桂这大汉奸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压低了嗓子道：“勾结鞑子，将我大明天子的花花江山双手奉送给了满清狗贼。吴三桂这家伙，凡是我汉人，没一个不想剥他的皮，吃他的肉。刘一舟这小子，什么主子不好投靠，干么去投了吴三桂？方姑娘自然面目无光，再也不肯嫁他了。”

那年轻人急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那虬髯汉子摇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阁下在清宫里当太监，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对，对！当然没什么光彩。我老婆记挂着旧情人，定要我查问清楚，那刘一舟到底死了没有，如果真的死了，她嫁给我更加心安理得，从此没了牵挂。不过要给她的刘师哥安个灵位，烧些纸钱。三位朋友，你们这里没有刘一舟这人，是不是？那我去回复方姑娘，今晚就同我拜堂成亲了。”说着转身出外。

那年轻人道：“我就是……”那虬髯汉子大喝：“别上当！”那年轻人用力挣了几下，怒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突然间一口唾沫向韦小宝吐了过来。

韦小宝闪身避开，见这三人的手脚都用粗牛筋给牢牢绑在柱上，决计难以挣脱，心想：“这人明明是刘一舟，他本就要认了，却给这大胡子阻住。”一沉吟间，已有了计较，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再去问问我老婆。”

回到外间，向赵齐贤道：“我已问到了些端倪，别再拷打了，待会儿我再来。”

其时天已昏黑，韦小宝心想方怡和沐剑屏已饿得很了，不即回房，失去吩咐御膳房中手下太监，开一桌丰盛筵席来到屋中，说道昨晚众侍卫擒贼有功，今日要设宴庆贺，席上商谈擒拿刺客的机密大事，不必由小太监服侍。

他开锁入房，轻轻推开内室房门。沐剑屏低呼一声，坐了起来，轻声道：“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等得你心焦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可打听到了好消息。”

方怡从枕上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韦小宝点亮了桌上蜡烛，见方怡双眼红红的，显是哭泣过来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消息在你是大好，对我却是糟透糟透，一个刚到手的好老婆凭空飞了。唉，刘一舟这家伙居然没死。”

方怡“啊”的一声呼叫，声音中掩饰不住喜悦之情。

沐剑屏喜道：“我们刘师哥平安没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死是还没死，要活恐怕也不大容易。他给宫里侍卫擒住了，咬定说是大汉奸吴三桂派到宫里来行刺的。死罪固然难逃，传了出去，江湖上英雄好汉都说他给吴三桂做走狗，杀了头之后，这名声也就臭得很。”

方怡上身抬起，说道：“我们来到皇宫之前，早就已想到此节，但求扳倒了吴三桂这好贼，为先帝与沐公爷报得深仇大恨，自己的性命和死后名声，早已置之度外。”

韦小宝大拇指一翘，道：“好，有骨气！吾老公佩服得很。方姑娘，咱们有一件大事，得商量商量。如果我能救得你的刘师哥活命，那你就怎样？”

方怡眼中精光闪动，双颊微红，说道：“你真得救得我刘师哥，你不论差我去做什么艰难危险之事，方怡决不能皱一皱眉头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十分干脆。

韦小宝道：“咱们订一个约，好不好？小郡主作个见证。如果我将你刘师哥救了出去，交了给小公爷沐剑声和‘铁背苍龙’柳大洪柳老爷子……”

沐剑屏接口道：“你知道我哥哥和我师父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沐家小公爷和‘铁背苍龙’大名鼎鼎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”沐剑屏道：“你是好人，如果救得刘师哥，大伙儿都感激你的恩情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我不是好人，我只做买卖。刘一舟这人非同小可，可是行刺皇帝的钦犯。我要救他，那是冒了自己性命的大险，是不是？官府一查到，不但我人头落地，连我家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三个哥哥、四个妹子，还有姨丈、姨母、姑丈、姑母、舅舅、舅母、外公、外婆、表哥、表弟、表姊、表妹，一古脑儿都得砍头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满门抄斩。我家里的金子、银子、屋子、锅子、裤子、鞋子，一古脑儿都得给没入官，是不是？”

他问一句“是不是”，沐剑屏点了点头。

方怡道：“正是，这件事牵连太大，可不能请你办。反正我……我……师哥死了，我也不能活着，大家认命罢啦。”说着泪珠扑簌簌的流了下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不忙伤心，不忙哭。你这样羞花闭月的美人儿，泪珠儿一流下来，我心肠就软了。方姑娘，为了你，我什么事都干。我定须将你的刘师哥去救出来。咱们一言为定，救不出你刘师哥，我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做奴才。救出了你刘师哥，你一辈子做我老婆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，就是这一句话。”

方怡怔怔的瞧着他，脸上红晕渐渐退了，现出一片苍白，说道：“桂大哥，为了救刘师哥性命，什么事……什么我都肯，倘若你真能救得他平安周

全，要我一辈子……一辈子服侍你，也无不可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

刚说到这里，屋外脚步声响，有人说道：“桂公公，送酒菜来啦。”方怡立即住口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！”走出房去，带上了房门，打开屋门。四名太监挑了饭菜碗盏，走进屋来，在堂上摆了起来，十二大碗菜肴，另有一锅云南汽锅鸡。四名太监安了八副杯筷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桂公公，还短了什么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行了，你们回去罢。”每人赏了一两银子，四名太监欢天喜地的去了。

韦小宝将房门上了闩，把菜肴端到房中，将桌子推到床前，斟了三杯酒，盛了三碗饭，问道：“方姑娘，你刚才说‘只不过，只不过’，到底只不过什么？”

这时方怡已由沐剑屏扶着坐起身来，脸上一红，低下头去。隔了半晌，低声道：“我本来想说，你是官中的执事，怎能娶妻？但不管怎样，只要你能救得我刘师哥性命，我一辈子陪着你就是了。”

她容色晶莹如玉，映照于红红烛光之下，娇艳不可方物。韦小宝年纪虽小，却也瞧得有点儿魂不守舍，笑道：“原来你说我是太监，娶不得老婆。娶得娶不得老婆，是我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只问你，肯不肯做我老婆？”

方怡秀眉微蹙，脸上薄含怒色，隔了半晌，心意已决，道：“别说做你妻子，就算你将我卖到窑子里做娼妓，我也所甘愿。”

这句话倘若别的男子听到，定然大不高兴，但韦小宝本就是妓院中出身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好老婆，好妹子，咱三个来喝一杯。”

方怡本来没将眼前这小太监当作一回事，待见他手刃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，用奇药化去他尸体，而宫中众侍卫和旁的太监又都对他十分恭敬，才信他确是大非寻常。刘一舟是她倾心相恋的意中人，虽无正式婚姻之约，二人早已心心相印，一个非君不嫁，一个非卿不娶。昨晚二人一同入宫干此大事，方怡眼见刘一舟失手为侍卫所擒，苦于自己受伤，相救不得，料想情郎必然殉难，岂知这小太监竟说他非但未死，还能设法相救，心想：“但教刘郎得能脱险，我纵然一生受苦，也感谢上苍待我不薄。这小太监又怎能娶我为妻？他只不过喜欢油嘴滑舌，讨些口头上的便宜，我且就着他些便了。”想明白了这节，便即微微一笑，端起酒杯，说道：“这杯酒就跟你喝了，可是你如救不得我刘师哥，难免做我剑下之鬼。”

韦小宝见她笑靥如花，心中大乐，也端起酒杯，说道：“咱们说话可得敲钉转脚，不得抵赖。倘若我救了你刘师哥，你却反悔，又要去嫁他，那便如何？你们两个夹手夹脚，我可不是对手，他一刀横砍，你一剑直劈，我桂公公登时分为四块，这种事不可不防。”

方怡收起笑容，肃然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桂公公若能相救刘一舟平安脱险，小女子方怡便嫁桂公公为妻，一生对丈夫忠贞不贰。就算桂公公不能当真娶我，我也死心塌地的服侍他一辈子。若有二心，教我万劫不得超生。”说着将一杯酒泼在地下，又道：“小郡主便是见证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问沐剑屏道：“好妹子，你可有什么心上人，要我去救没有？”沐剑屏道：“没有！我怎么会有什么心上人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沐剑屏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如果你也有个心上人，我也去救了他出来，你不是也就嫁了我做好老婆么？”沐剑屏道：“呸！有了

一个老婆还不够，得陇望蜀！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癞虾蟆想吃天鹅肉！喂，好妹子，跟你刘师哥一块儿被擒的，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络腮胡子……”沐剑屏道：“那是吴师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还有一个身上刺满了花，胸口有个老虎头的。”沐剑屏道：“那是青毛虎敖彪，是吴师叔的徒弟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那吴师叔叫什么名字？”沐剑屏道：“吴师叔名叫吴立身，外号叫做‘摇头狮子’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外号取得好，人家不论说什么，他总是摇头。”

沐剑屏道：“桂大哥，你既去救刘师哥，不妨顺便将吴师叔和敖师哥也救了出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吴师叔和敖彪，有没有羞花闭月的女相好？”沐剑屏道：“不知道，你问来干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得先去问问他们的女相好，肯不肯让我占些便宜，否则我拚命去救人，岂不是白辛苦一场？”

蓦地里眼前黑影一晃，一样物事劈面飞来，韦小宝急忙低头，已然不及，拍的一声，正中额角。那物事撞得粉碎，却是一只酒杯。韦小宝和沐剑屏同声惊呼：“啊哟！”韦小宝跃开三步，连椅子也带倒了，额上鲜血涔涔而下，眼中酒水模糊，瞧出来白茫茫一片。

只听方怡喝道：“你立即去把刘一舟杀了，姑娘也不想活啦，免得整日受你这等没来由的欺侮！”原来这只酒杯正是方怡所掷，幸好她重伤之余，手上劲力已失。韦小宝额头给酒杯击中，只划损了些皮肉。

沐剑屏道：“桂大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瞧瞧伤口，别让碎瓷片留在肉里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不过来，我老婆要谋杀亲夫。”

沐剑屏道：“谁叫你瞎说，又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？连我听了也生气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啊，我明白啦，原来你们两个是吃醋，听说我要去占别的女人便宜，我的大老婆、小老婆便大大吃醋了。”

沐剑屏拿起酒杯，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瞧我不也用酒杯投你！”

韦小宝伸袖子抹眼睛，见沐剑屏佯嗔诈怒，眉梢眼角间却微微含笑，又见方怡神色间颇有歉意，自己额头虽然疼痛，心中却是甚乐，说道：“大老婆投了我一只酒杯，小老婆如果不投，太不公平。”走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小老婆也投罢！”

沐剑屏道：“好！”手一扬，酒杯中的半杯酒向他脸上泼到。韦小宝竟不闪避，半杯酒都泼在他脸上。他伸出舌头，将脸上的鲜血和酒水舐入口中，啧啧称赏，说道：“好吃，好吃！大老婆打出的血，再加小老婆泼过来的酒，啊哟，鲜死我了，鲜死我了！”

沐剑屏先笑了出来，方怡噗哧一声，忍不住也笑了，骂道：“无赖！”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帕，交给沐剑屏，道：“你给他抹抹。”沐剑屏笑道：“你打伤了人家，干么要我抹？”方怡掩口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小老婆么？”沐剑屏呻道：“呸！你刚才亲口许了他的，我可没许过。”方怡笑道：“谁说没许过？他说：‘小老婆也投罢！’你就把酒泼他，那不是自己答应做他小老婆了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对，对！我大老婆也疼，小老婆也疼。你两个放心，我再也不去勾搭别的女人了。”

方怡叫韦小宝过来，检视他额头伤口中并无碎瓷，给他抹干了血。

三人不会喝酒，肚中却都饿了，吃了不少菜肴。说说笑笑，一室皆春。

饭罢，韦小宝打了个呵欠，道：“今晚我跟大老婆睡呢，还是跟小老婆睡？”

方怡脸一沉，正色道：“你说笑可得有个谱，你再钻上床来，我……我一剑杀了你。”

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终有一天，我这条老命要送在你手里。”将饭菜搬到外堂，取过一张席子铺在地下，和衣而睡。这时实在疲倦已极，片刻间便即睡熟。

次日一早醒来，觉得身上暖烘烘的，睁眼一看，身上已盖了一条棉被，又觉脑袋下有个枕头，坐起身来，见床上纱帐低垂。隔着帐子，隐隐约约见到方怡和沐剑屏共枕而睡。

他悄悄站起，揭开帐子，但见方怡娇艳，沐剑屏秀雅，两个小美人的俏脸相互辉映，如明珠，如美玉，说不出的明丽动人。韦小宝忍不住便想每个人都去亲一个嘴，却怕惊醒了她们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两个小娘倘若当真做了我大老婆、小老婆，老子可快活得紧。丽春院中哪里有这等俊俏的小娘。”

他轻手轻脚去开门。门枢叽的一响，方怡便即醒了，微笑道：“桂……桂……你早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桂什么？好老公也不叫一声。”方怡道：“你还没将人救出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救人。”

沐剑屏也醒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大清早你两个在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们一直没睡，两个儿说了一夜情话。”打个呵欠，拍嘴说道：“好困，好困！我这可要睡了。”又伸了个懒腰。

方怡脸上一红，道：“跟你有什么话好说？怎说得上一夜？”

韦小宝一笑，道：“好老婆，咱们说正经的。你写一封信，我拿去给你的刘师哥，他才肯信我，跟我混出官去。否则他咬定是吴三桂的女婿……”沐剑屏道：“他冒充吴三桂女婿的侄儿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方姑娘做了我大老婆，刘一舟只好去做吴三桂的女婿了。”方怡道：“你别胡扯！不过要写封信，倒也不错。可是……可是写什么好呢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写什么都好，就说我是你的老公，天下第一的大好人，最有义气，受了你的嘱托，前来相救，货真价实，十足真金。”找齐了海大富的笔砚纸张，磨起了墨，将一张白纸放在小桌上，推到床前。

方怡坐起身来，接过了笔，忽然眼泪扑簌簌的滚了下来，哽咽道：“我写什么好？”

韦小宝见她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心肠忽然软了，说道：“你写什么都好，反正我不识字。你别说嫁了我做老婆，否则你刘师哥一生气，就不要我救了。”方怡道：“你不识字？你骗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如识字，我是乌龟王八蛋，不是你老公，是你儿子，是你灰孙子。”

方怡提笔沉吟，只感难以落笔，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来。

韦小宝满腔豪气，难以抑制，大声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我救了刘一舟出来之后，你嫁给他便是，我不跟他争了。反正你跟我之后，还是要去和他轧姘头，与其将来戴绿帽，做乌龟，还是让你快快活活的，去嫁给他妈的这刘一舟。你爱写什么便写什么，他妈的，老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。”

方怡一对含着泪水的大眼向他瞧了一眼，低下头来，眼光中既有欢喜之意，亦有感激之情，在纸上写了几行字，将纸折成一个方胜，说道：“请……请你交给他。”

韦小宝心中暗骂：“他妈的，你啊你的，大哥也不叫一声，过河拆桥，放完了焰口不要和尚。”但他既已逞了英雄好汉，装出一股豪气干云的模样，便不能再逼着方怡做老婆，接过方胜，往怀中一揣，头也不回的出门去了，

心想：“要做英雄，就得自己吃亏。好好一个老婆，又双手送了给人。”

乾清官侧侍卫房值班的头儿这时已换了张康年。他早一晚已得了多隆的嘱咐，要相助桂公公将刺客救出官去，却不可露出丝毫形迹，让刺客起疑，见韦小宝到来，忙迎将上去，使个眼色，和他一同走到假山之侧，低声问道：“桂公公，你要怎生救人？”

韦小宝见他神态亲热，心想：“皇上命我杀个把侍卫救人，好让刘一舟他们不起疑心。这张老哥对我甚好，倒有些不忍杀他。好在有臭小娘一封书信，这姓刘的杀胚是千信万信的了。”沉吟道：“我再去审审这三个龟儿子，随机应变便了。”

张康年笑着请了个安，道：“多谢桂公公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又谢什么了？”张康年道：“小人跟着桂公公办事，以后公公一定不断提拔。小人升官发财，那是走也走不掉了。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你赤胆忠心给皇上当差，将来只怕一件事。”张康年一惊，问道：“怕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就怕你家里的库房大小，装不下这许多银子。”张康年哈哈大笑，跟着收起笑声，低声道：“公公，我们十几个侍卫暗中都商量好了，大家尽力给公公办事，说什么要保公公做到官里的太监总首领。”

韦小宝微笑道：“那可妙得很了，等我大得几岁再说罢。”跟着想起钱老本送活猪补漏洞的事来，问道：“瑞副总管哪里去了？多总管跟你们大家忙得不可开交，怎地一直不见瑞副总管？”张康年道：“多半是太后差他出宫办事去了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见到瑞副总管时，请他到我屋里来一趟。皇上吩咐了，有几句话要问他。”张康年答应了。

韦小宝走进侍卫房，来到绑缚刘一舟等三人的厅中。一晚不见，三人的精神又委顿了许多，虽然未再受拷打，但两日两晚未进饮食，便铁打的汉子也顶不住了。厅中看守的七八名侍卫齐向韦小宝请安，神态十分恭敬。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皇上有旨，这三个反贼大逆不道，立即斩首示众。快去拿些酒肉饭菜来，让他们吃得饱饱地，免得死了做饿鬼。”众侍卫齐声答应。

那虬髯汉子吴立身大声道：“我们为平西王尽忠而死，流芳百世，胜于你们这些给鞑子做奴才的畜生万倍。”

一名侍卫提起鞭子，刷的一鞭打去，骂道：“吴三桂这反贼，叫他转眼就满门抄斩。”

刘一舟神情激动，双眼向天，口唇轻轻颤动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众侍卫拿了三大碗饭、三大碗酒进来。韦小宝道：“这三个反贼听得要杀头，吓得全身发抖，只怕酒也喝不下，饭也吃不落啦。三位兄弟辛苦些，喂他们每人喝两口酒，可不能多喝。这一大碗饭嘛，就喂他们吃了。要是喝得醉了，杀起头来不知道颈子痛，可太便宜了他们。去到阴世，阎罗王见到三个酒鬼，大大生气，每个酒鬼先打三百军棍，那可又害苦了他们。”众侍卫都笑了起来，喂三人喝酒吃饭。

吴立身大口喝酒，大口吃饭，神色自若。敖彪吃一口饭骂一句：“狗奴才！”刘一舟脸色惨白，食不下咽，吃不到小半碗，就摇头不吃了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啦，大伙儿出去。皇上叫我问他们几句话，问了之后再杀头。”

张康年躬身道：“是！”领着众侍卫出去，带上了门。

韦小宝听得众人脚步声走远，咳嗽一声，侧头向吴立身等三人打量，脸

上露出诡秘的笑容。吴立身骂道：“狗太监，有什么好笑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自笑我的，关你什么事？”

刘一舟突然说道：“公公，我……我就是刘一舟！”

韦小宝一怔，还未答话。吴立身和敖彪已同时喝了起来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刘一舟道：“公公，求求你救我一救，救……救我们一救。”吴立身喝道：“贪生怕死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，何必开口求人？”刘一舟道：“他……他说小公爷和我师父，托……托他来救……救我们的。”吴立身摇头道：“他这等骗人的言语，也信得的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‘摇头狮子’吴老爷子，你就瞧在我脸上，少摇几次头罢。”吴立身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一位青毛虎敖彪敖大哥，是你的得意弟子，是不是？名师必出高徒，佩服，佩服。”吴立身和敖彪脸上变色，惊疑不定。

韦小宝从怀中取出方怡所折的那个方胜，打了开来，放在刘一舟面前，笑道：“你瞧这是谁写的字？”

刘一舟一看，大喜过望，颤声道：“这真是方师妹的笔迹。吴师叔，方师妹说这……这位公公是来救我们的，叫我一切都听他的话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给我瞧瞧。”韦小宝将那张纸拿到吴立身眼前，心想：“这上面不知写了些什么情话。我这大老婆不要脸，一心想偷汉子，什么肉麻的话都写得出。”只听吴立身读道：“‘刘师哥：桂公公是自己人，义薄云天，干冒奇险，前来相救，务须听桂公公指示，求脱虎口。妹怡手启。’嗯，这上面画了我们沐王府的记认花押，倒是不假。”

韦小宝听方怡在信中称赞自己“义薄云天”，不明白“义薄云天”是什么意思，心想义气总是越厚越好，“薄”得飞上了天，还有什么剩下的？但以前曾好几次听人说过，知道确是一句大大的好话，又听她信中并没对刘一舟说什么肉麻情话，更是欢喜，说道：“那还有假的？”

刘一舟问道：“公公，我那方师妹在哪里？”韦小宝心道：“在我床上。”口中说道：“她此刻躲在一个安稳的所在，我救了你们出去之后，再设法救她，和你相会。”

刘一舟眼泪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“公公的大恩大德，真不知如何以为报。”他适才听韦小宝说，吃过酒饭后便提出去杀头，他本来胆大，可是突然间面临生命关头，恐惧之情再也难以克制，忍不住声称自己便是刘一舟，只盼在千钧一发之际留得性命，待见到方怡的书信，得知活命有望，这一番欢喜当真难以形容。

吴立身却临危不惧，仍要查究清楚，问道：“请问阁下尊姓大名。何以肯加援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索性对你们说明白了。我的朋友都叫我癞痢头小三子，你们别奇怪，我从前是癞痢，现今不癞了。我有好朋友，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，名叫韦小宝。他说天地会中有个老头儿，叫做八臂猿猴徐天川，为了争执拥唐、拥桂什么的，打死了你们沐王府的白寒松。沐家小公爷和白寒枫不肯甘休，但人死了活不转来，没有法子，那韦小宝就来托我救你们三位出去，赔还给沐王府，以便顾全双方义气。”

跟天地会的纠葛，吴立身知道得很明白，当下更无怀疑，不住的又摇头，又点头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在下适才言语冒犯，多有得罪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只不过如何逃出官去，可得想个妙法。”

刘一舟道：“桂公公想的法子，必是妙的，我们都听从你的吩咐便了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可还没想出什么主意呢。”问吴立身道：“吴老爷子可有什么计策？”吴立身道：“皇官里狗侍卫极多，白天是闯不出去的。等到晚间，你来设法割断我们手脚上的牛筋，让我们乘黑冲杀出去便是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此计极妙，就怕不是十拿九稳。”在厅上走来走去，筹思计策。

敖彪道：“冲得出去最好，冲不出去，至不济也不过是个死。”

刘一舟道：“敖师哥，别打断桂公公的思路。”敖彪怒目向他瞪视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最好是有什么迷药，将侍卫们迷倒，便可不伤人命。”走到外室，向张康年道：“张大哥，我要用些迷药，你能不能立刻给我弄些来。”张康年笑道：“行，行。赵二哥那里现成有的是蒙汗药，我马上去拿。”韦小宝笑问：“赵二哥身边有蒙汗药？作什么用的？”张康年低声道：“不瞒公公说，前日瑞副总管差我们去拿一个人，吩咐了要悄悄的干，不能张扬。这人武功了得，我们只怕明刀明枪的动手多伤人命，而且不能活捉。赵二哥就去弄了一批蒙汗药来，做了手脚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你们打不过人家，就搞鬼计。”问道：“结果大功告成？”张康年笑道：“手到擒来。”

韦小宝听说是瑞栋要他们去办的事，就得多问几句：“捉的是什么人？犯了什么事？”张康年道：“是宗人府的镶红旗统领和察博，听说是得罪了太后。瑞副总管把他捉来后，逼他缴了一部经书出来，后来在他嘴上、鼻上贴了桑皮纸，就这么活生主的闷死了他。”

韦小宝听得暗暗心惊：“原来老婊子为的又是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。瑞栋取到经书后，干么不立即去交给老婊子，却藏在自己身上？还不是想自行吞没吗？”随即想到瑞栋决不敢吞没经书：“嗯，是了，老婊子一见到瑞栋，来不及问经书的事，立即便派他来杀我。瑞栋是想先杀老子，再缴经书，却变成了戏文‘长坂坡’中那个夏侯什么的小花脸，先送性命，再送宝剑。老子这可不得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子龙吗？”随口问道：“那是什么经书？这样要紧。”张康年道：“那可不知道了。我这就取蒙汗药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烦你再带个讯，叫膳房送两桌上等酒席来，是我相请众位哥儿的。”

张康年喜道：“公公又赏酒喝。只要跟着公公，吃的喝的，一辈子不用愁短得了。”

过不多时，张康年取了蒙汗药来，好大的一包，怕不有半斤多重，低声笑道：“这一大包药，足够迷倒几百人。点子倘若只有一人，用手指甲挑这么一点儿，和在茶里酒里，那就够了。”跟着吩咐众侍卫搬桌摆凳，说道桂公公赏酒。众侍工大喜，忙着张罗。

韦小宝道：“把酒席摆在犯人厅里，咱们乐咱们的，让他妈的这三个刺客瞧得眼红，馋涎滴滴流。”

酒席设好，御膳房的管事太监已率同小太监和苏拉（按：请宫中低级杂役，满洲语称为“苏拉”），挑了食盒前来，将菜肴酒壶放在桌上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们三个反贼，干这大逆不道之事，死到临头，还在嘴硬，现下瞧着老爷们喝酒吃菜，倘若馋得熬不过，扮一声狗叫，老爷就赏你一块肉吃。”众侍卫哈哈大笑。

吴立身骂道：“狗侍卫、臭太监，我们平两王爷指日就从云南起兵，一路打到北京来，将你们这些侍卫、太监一古脑儿捉了，都丢到河里喂王八。”

韦小宝右手伸入怀里，手掌里抓了半把蒙汗药，左手拿起酒壶，走到吴立身面前，提高酒壶，笑道：“反贼，你想不想喝酒？”吴立身不明他的用意，大声道：“喝也罢，不喝也罢！平西王大兵一到，你这小太监也是性命难逃。”

韦小宝冷笑道：“那也未必！”高高提起酒壶，仰起了头，将酒从空中倒将下来，张嘴接住了，一口吞将下去，赞道：“好酒。”左手平放胸前，用食指拨开壶盖，将右掌中的蒙汗药都撒入壶中，跟着拨上了壶盖，左手提高酒壶，在半空中不住摇晃，笑道：“好反贼，死到临头，还在胡说八道。”他放蒙汗药之时，身子遮住酒壶，除吴立身一人之外，谁也没见，这一摇晃，将蒙汗药与酒尽数混和。

吴立身瞧在眼里，登时领悟，暗暗欢喜，大声道：“大丈夫死就死了，出言求饶，不是好汉。你这壶酒，痛痛快快的就让老子喝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想喝酒，偏不给你喝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转身回到席上，给众侍卫都满满斟了一杯酒。

张康年等都一齐站起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，怎敢要公公斟酒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大家自己兄弟，何必客气？”举起杯来，说道：“请，请！”

众侍卫正要饮酒，门外忽然有人大声道：“太后传小桂子。小桂子在这儿么？”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在这儿！”放下酒杯，心道：“老婊子又来找我干什么？”迎将出去，见是四名太监，为首的一人挺胸凸肚，来势颇为不善，当即跪下，道：“奴才小桂子接旨。”那太监道：“皇太后有要紧事，命你即刻去慈宁宫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。”站起身来，心想：“迷药酒都已斟下了。我一离开，众侍卫自然立即喝酒，西洋镜马上拆穿，那也罢了。慈宁宫可万万去不得。你慈宁宫是丽春院吗？你老婊子差人上门来请财主大小？”这时身旁侍卫众多，心中倒也并不惶恐，笑问：“公公贵姓，以前咱们怎地没见过？”

那太监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叫董金魁，这就快去罢，太后等着呢，已到处找了半天啦！”

韦小宝一把拉住他手腕，道：“董公公，快来瞧瞧一件有趣事儿。”拉着他向内走去。

董金魁听说是有趣事儿，便跟着走进内厅，眼见开着两桌酒席，便大声道：“好啊，你们可享福得很哪。小桂子，太后派你经管御膳房，你却假公济私，拿了太后和皇上的银子胡花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众位侍卫兄弟擒贼有功，皇上命我犒赏三军。来来来，董公公，还有这三位公公，大家坐下来喝一杯。”董金魁摇头道：“我不喝！太后传你，还不快去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众位侍卫大人都是好朋友，你一杯酒也不跟人家喝，那可太也瞧不起人了。”董金魁道：“我不喝酒。”

韦小宝向张康年使个眼色，道：“张大哥，这位董公公架子不小，不肯跟咱们喝酒。”

张康年拿起一杯酒来，送到董金魁手中，笑道：“董公公，大家凑个趣儿。”董金魁无奈，只得干了一杯。韦小宝带笑道：“这才够朋友，那三位公公也喝一杯。”那三名太监从侍卫手中移过酒杯，也都喝了。韦小宝道：“好！大伙儿都奉陪一杯。”在四只空酒杯中又斟满了酒。众侍卫一齐举杯喝了。

韦小宝举杯时以左手袖子遮住了酒杯，酒杯一侧，将一杯药酒都倒入了袖子。他生恐一杯酒力不够，又要替众人斟酒。一名侍卫接过酒壶，道：“我来斟！”

董金魁皱眉道：“桂公公，咱们一听太后宣召，谁都立刻拔脚飞奔而去。你这么自顾自的喝酒，那可是大不敬哪！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中间有个缘故，来来来，大家喝了这一杯，我就说个明白。”张康年举起杯来，道：“董公公请。”董金魁道：“我可没功夫喝酒。”说着身子微微一晃。

韦小宝知他肚中蒙汗药即将发作，突然弯腰，叫道：“啊哟，肚子痛。”众侍卫都感一阵头晕，有人便道：“怎么，这酒不对！”韦小宝大声怒道：“董公公，你奉太后之命，赐毒酒给我们喝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在酒里下毒？”

董金魁大惊，颤声道：“哪……哪有此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好狠的手段，竟敢在酒里下毒？众位兄弟，大伙儿给他拚了。”

众侍卫头晕脑胀，茫然失措。只听得砰砰两声响，两名太监挨不住药力，先行摔倒。跟着董金魁、张康年、众侍卫和余下一名太监先后摔倒，跌得桌翻椅倒，乱成一团。韦小宝抢上前去，在董金魁身上踢了一脚。董金魁唔的一声，手足微微一动，双眼已难睁开。

韦小宝大喜，先奔过去掩上了厅门，拔出匕首，在董金魁和三名太监胸口一人一剑。刘一舟“啊”的一声，大为惊讶。韦小宝再用匕首将吴立身、刘一舟、敖彪手足上绑缚的牛筋尽数割断。他这匕首削铁如泥，割牛筋如割粉丝面条。

吴立身等三人武功均颇不弱，吴立身尤其了得，三人虽受拷打，但都是皮肉之伤，并未损到筋骨。刘一舟道：“桂公公，咱……咱们怎生逃出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吴老爷子，敖师兄，你们两位找两个身材差不多的侍卫，跟他们换了衣衫。刘师兄，你没胡子，可以假扮太监，跟这姓董的换了衣衫。”刘一舟道：“我也扮侍卫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行！你假扮太监。”刘一舟不敢违拗，点了点头。三人迅即改换了装束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跟我来。不论有谁跟你们说话，只管扮哑巴，不可答话。”从怀中取出化尸药粉，拉开董金魁的尸体，放在厅角，用匕首在他上身、下身到处戳上几个洞，每个洞中都弹上些药粉，让尸体销毁得加倍迅速，这才开了厅门，领着三人出去。

一出侍卫房，反手带上了房门，径向御膳房而去。

御膳房在乾清宫之东，与侍卫房相距甚近，片刻间便到了。只见钱老板早已恭恭敬敬的站着等候，手下几名汉子抬来了两口洗剥干净的大光猪。

韦小宝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老钱，你这太也不成话了！我吩咐你抬几口好猪来，却用这般又瘦又干、生过十七八胎的老母猪来敷衍老子，你……你……他妈的，你这碗饭还想吃不吃哪？”他骂一句，钱老板惶惶恐恐的躬身应一声：“是！”

御膳房众太监见钱老板所抬来的，实在是两口肥壮大猪，但挑剔送来的货物不妥，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监捞油水的不二法门，任你送来的牛羊鸡鸭绝顶上等，在管事太监口中，也变成了连施舍叫化子也没人要的臭货贱货。只有送货人银子一包包的递上来，臭贱之物才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可入皇帝、皇

后之口的精品。众太监听韦小宝这等说，心下雪亮，跟着连声吆喝：“撵出去！这两口发臭了烂猪，只好丢在菜地里当肥料。”

韦小宝愈加恼怒，手一挥，向吴立身等三人道：“两位侍卫大哥，还有这位公公，你们三个押了这家伙出去，撵到官门外，再也不许它们进来。”

钱老板不知韦小宝是何用意，愁眉苦脸道：“公公原谅了这遭，小……小人回头去换更大更肥的肉猪来，另有薄礼……薄礼孝敬众位公公，这一次……这一次请公公多多包涵。”韦小宝道：

“我要肉猪，自会差人来叫你。快去，快去！”钱老板欠腰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御膳房众太监相视而笑，均想：“你有礼物孝敬，桂公公自然不会轰走你了。”

吴立身、刘一舟、敖彪三人跟在钱老板身后，又推又拉，将他撵出厨房。

韦小宝跟在后面，来到走廊之中，四顾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钱老兄，这三位是沐王府的英雄，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‘摇头狮子’吴老爷子。”钱老板“啊”的一声，喜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在下不回头招呼，三位莫怪。”吴立身听得他是韦小宝的同伴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身在险地，理当如此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钱老哥，你跟贵会韦香主说，癞痢头小三子帮他办成了。你领这三位好朋友去见沐小公爷和柳老爷子。这三位朋友一走，宫里立时便会追拿刺客，你可再也不能进官来了。”钱老板道：“是，是。敝会上下，都感谢公公的大德。”吴立身问道：“这位钱朋友是天地会的？”钱老板道：“正是！”

五人快步来到神武门。守卫宫门的侍卫见到韦小宝，都恭恭敬敬问好：“桂公公好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大伙儿都好。”这些侍卫虽见吴立身等三人面生，但见韦小宝挽着吴立身的右臂，自是谁也不敢多问一句。

五人出得神武门，又走了数十步。韦小宝道：“在下要回宫去了，后会有期，大家不必多礼。”吴立身道：“救命之恩，不敢望报。此后天地会有驱策，吴某敖某师徒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敢当。”只见刘一舟大步走到前面，回头相望，自是怪吴立身何不快走，此处离官门不远，尚未脱险。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回神武门来，向守门的侍卫道：“那公公是皇太后的亲信，说道奉了太后慈旨，命我亲自送这几人出宫。他妈的，可不知是什么路道！”守门的侍卫道：“好大的架子！怎能劳动桂公公的大驾？莫非是亲王贝勒不成？”另一名侍卫道：“就算是亲王贝勒，也不能要桂公公亲自相送啊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太后的差使，可教人莫名其妙。我心里可着实犯疑，只是那太监拿了太后的亲笔慈旨来，咱们做奴才的可不敢不办，是不是？”几名侍卫道：“是，是！那又有什么法子？”

韦小宝回到侍卫房中，见众人昏迷在地，兀自未醒，当下舀了一盆冷水，泼在张康年头上。张康年悠悠醒转，微笑道：“桂公公，我怎地就这么容易的醉了？”老大不好意思的坐起，见到厅上情景，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怎……怎……那些刺客……已经走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太后派了那姓董的太监来，使蒙汗药迷倒了咱们，将三名刺客救去了。”

那蒙汗药分明是张康年亲自拿来交给韦小宝的，听他这么说，心下全然不信，但药力初退，脑子兀自胡里胡涂的，不知如何置答。

韦小宝道：“张大哥，多总管命你暗中放了刺客，是不是？”张康年点头道：“多总管说，这是皇上的密旨，放了刺客，好追查主使的反贼头儿是谁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是了。可是官里走脱了刺客，负责看守的人有没有罪？”

张康年一惊，道：“那……那自然有罪，不过……不过这是多总管吩咐过的，我们做下属的，不过奉命行事罢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多总管有手令给你没有？”张康年更加惊了，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他亲口说了，用……用不着什么手令。多总管说道，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办事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多总管拿了皇上亲笔的圣旨给你看了？”张康年颤声道：“没……没有。难道……难道多总管的话是假的？”全身发抖，牙齿上下相击，格格作声。韦小宝道：“假是不假。我就怕多总管不认帐，事到临头，往你身上一推，可有些不大妙。张大哥，皇上为什么要放刺客出去？”张康年道：“多总管说，要从这三名刺客身上，引出背后主使的人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事情倒确是这样。只不过宫中放走刺客，若不追究，连刺客也不会相信，这背后主使之人，就未必查得出。说不定皇上会杀几个人，张扬一下，好让刺客不起疑心。”

这几句话韦小宝倒没冤枉了皇帝，康熙确曾命他杀几名侍卫，以坚被释的刺客之信。

张康年惊惶之下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：“公公救命！”说着连连磕头。

韦小宝道：“张大哥何必多礼。”伸手扶起，笑道：“眼前有现成的朋友顶缸，咱们往这四名太监头上一推，说他们下蒙汗药迷倒了众人，放走刺客，可不跟你没干系了？皇上听说这四名太监是太后派来的，自然不会追究。皇上也不是真的要杀你，只要有人顶缸，将放走刺客之事遮掩了过去，皇上多半还有赏赐给你呢。”

张康年大喜，叫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多谢公公救命之恩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件事我虽没救你性命，但适才你昏迷不醒之时，没一剑将你杀了，却也是手下留情。皇上金口吩咐，叫我杀几名侍卫的。”说道：“咱们快救醒众兄弟，咬定是这四名太监来放了刺客。”

张康年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但想不知是否真能脱却干系，兀自心慌意乱，手足发软，当下舀了冷水，将众侍卫一一救醒。

众人听说是太监董金魁将自己迷倒，杀了三名太监，救了三名刺客，无不破口大骂。大家心中起疑：“太后为什么要放走刺客？莫非这些刺客是太后招来的？”但既牵涉到太后，人人都只在心中想想，谁也不敢宣之于口。这时董金魁的尸身衣服均已化尽，都道他已带领刺客逃出宫了。

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，走进内房。沐剑屏忙问：“桂大哥，有什么消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桂大哥没消息，好哥哥倒有一些。”

沐剑屏微笑道：“这消息我不着急，自有着急的人，来叫你好哥哥。”方怡脸上一阵晕红，低声道：“好兄弟！你年纪比我小，我叫你好兄弟，那可行了罢？”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老婆变成了好姊姊，眼睛一霎，老母鸡变鸭。行了，救出去啦！”

方怡猛地坐起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我刘师哥已救出去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难追。我答应你去救，自然救了。”方怡道：“怎……怎么救的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山人自有妙计。下次你见到你师哥，他会说给你听。”

方怡吁了口长气，抬头望着屋顶，道，“谢天谢地，当真是菩萨保佑。”

韦小宝见到方怡这般欢喜到心坎里去的神情，心下着恼，轻轻哼了一声，

也不说话。

沐剑屏道：“师妹，你谢天谢地谢菩萨，怎不谢谢你那个好兄弟？”

方怡道：“好兄弟的大恩大德，不是说一声‘谢谢’就能报答得了的。”

韦小宝听她这么说，又高兴起来，说道：“那也不用怎么报答。”

方怡道，“好兄弟，刘师哥说了些什么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也没说什么，他只求我救他出去。”方怡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他问到我们没有？”韦小宝侧头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没有。我跟他说，你是在一个安稳所在，不用担心，不久我就会送你去和他相会。”

方怡点头道：“是！”突然之间，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。

沐剑屏问道：“师妹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方怡喉头硬咽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心中欢喜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他妈的，你为了刘一舟这小白脸，欢喜得这个样子。这浪劲儿老子可不爱多瞧。小玄子叫我查究主使刺客的头儿，我得出去鬼混一番，然后回报。”

当下出得宫去，信步来到天桥一带闲逛。

那书生飞身跃起，猛觉足踝上陡紧，已被人抓住。他右足疾踢陈近南面门，陈近南提起身旁茶几一挡，拍的一声，一张红木茶几登时粉碎。

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

北京天桥左近，都是卖杂货、变把戏、江湖闲杂人等聚居的所在。韦小宝还没走近，只见二十名差役蜂拥而来，两名捕快带头，手拖铁链，锁拿着五个衣衫褴褛的小贩。差役手中举着七八个麦秆扎成的草把，草把上插满了冰糖葫芦。这五个小贩显然都是卖冰糖葫芦的。

韦小宝心中一动，闪在一旁，眼见众差役锁着五名小贩而去，只听得人丛中有个老者叹道：“这年头儿，连卖冰糖葫芦也犯了天条啦。”

韦小宝正待询问，忽听得咳嗽一声，有个人挨进身来，弓腰曲背，满头白发，正是“八臂猿猴”徐天川。他向韦小宝使个眼色，转身便走。韦小宝跟在他后面。

来到僻静之处，徐天川道：“韦香主，天大的喜事。”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我将吴立身他们救出去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。”说道：“那也没什么。”徐天川瞪眼道：“没什么？总舵主到了！”

韦小宝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师父到了？”徐天川道：“正是，是昨晚到的，要我设法通知韦香主，即刻去和他老人家相会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跟师父分别了大半年，功夫一点也没练，师父一见到，立刻便会查究练功的进境，只有缴一份白卷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支吾道：“皇帝差我出来办事，立刻就须回报。我办完了事，再去见师父罢。”徐天川道：“总舵主吩咐，他在北京不能多耽，请韦香主无论如何马上去见他老人家。”

韦小宝见无可推托，只得硬了头皮，跟着徐天川来到天地会聚会的下处，心想，“早知这样，这几天我赖在宫里不出来啦。师父总不能到宫里来揪我出去。”还没进胡同，便见天地会弟兄们散在街边巷队给总舵主把风。进屋之后，一道道门也都有人把守。

来到后厅，只见陈近南居中而坐，正和李力世、关安基、樊纲、玄贞道人、祁彪清等人说话。韦小宝抢上前去，拜伏在地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来啦，可想煞弟子了。”

陈近南笑道，“好，好，好孩子，大家都很夸奖你呢。”韦小宝站起身来，见师父脸色甚和，放下了一半心，说道：“师父身子安好？”陈近南微笑道：“我很好。你功夫练得怎样了？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？”

韦小宝早在寻思，师父考查武功时拿什么话来推搪，师父十分精明，可不容易骗过，只有随机应变，说道：“不明白的地方多着呢。好容易盼到师父来了，正要请师父指点。”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很好，这一次我要为你多耽几日，好好点拨你一下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守门的一名弟兄匆匆进来，躬身道：“启禀总舵主：有人拜山，说是云南沐王府的沐剑声和柳大洪。”陈近南大喜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咱们快去迎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弟子没换过装束，不便跟他们相见。”陈近南道：“是，你在后边等我罢。”

天地会一行人出去迎客，韦小宝转到厅后，搬了张椅子坐着。

过不多时，便听到柳大洪爽朗的笑声，说道：“在下生平有个志愿，要见一见天下闻名的陈总舵主，今日得如所愿，当真喜欢得紧。”陈近南道：“承蒙柳老英雄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”众人说着话，走进厅来，分宾主坐下。

沐剑声道：“贵会韦香主不在这里吗？在下要亲口向他道谢。韦香主大

恩大德，敝处上下，无不感激。”陈近南还不知原因，奇道：“韦小宝小小孩子，小公爷如此谦光，太抬举小孩子们了。”只听一人大声道：“在下师徒和这刘师侄的性命，都是韦香主救的。韦香主义薄云天，在下曾向贵会钱师傅说过，贵会如有驱策，姓吴的师徒随时奉命。”说话的正是“摇头狮子”吴立身。陈近南不明就里，问道：“钱兄弟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钱老本陪着吴立身等三人同去沐剑声的住处，当下便被留住了酒肉款待。然后沐剑声、柳大洪亲自率同众人，请钱老本带路，到天地会的下处来道谢，没料到总舵主驾到，这时听陈近南问起，便简略说了经过，说道韦香主有个好朋友在清宫做太监，受了韦香主之托，不顾危险，将失陷在官里的吴立身等三人救了出来。

陈近南一听，便知什么韦香主的好朋友云云，就是韦小宝自己，心下甚喜，笑道：“小公爷、柳老爷子、吴大哥，三位可太客气了。敝会和沐王府同气连枝，自己人有难，出手相援，那是理所当然，说得上什么感恩报德？那韦小宝是在下的小徒，年幼不懂事，只是于这‘义气’二字，倒还瞧得极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心下沉吟：“小宝混在清宫之中，本来十分隐秘，只盼他能刺探到宫中重要机密，以利反清复明大业。既然做了这等大事出来，江湖上迟早都会知道，倘若再向沐王府隐瞒，便显得不够朋友了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我们很想见一见韦香主，亲口向他道谢。”

陈近南笑道：“大家是好朋友，这事虽然干系不小，却也不能相瞒。混在宫里当小太监的，就是我那小徒韦小宝自己。小宝，你出来见过众位前辈。”

韦小宝在厅壁后应道：“是！”转身出来，向众人抱拳行礼。

沐剑声、柳大洪、吴立身等一齐站起，大为惊讶。沐剑声等没想到韦香主就是小太监；吴立身、敖彪、刘一舟三人没想到救他们性命的小太监，竟然便是天地会的韦香主。

韦小宝笑嘻嘻的向吴立身道，“吴老爷子，刚才在皇宫之中，晚辈跟你说的是假名字，你老可别见怪。”吴立身道：“身处险地，自当如此。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说，这位小英雄办事干净利落，有担当、有气概，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鞑子官中，怎会有如此人才？我们都感奇怪。原来是天地会的香主，那……嘿嘿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”说着翘起了大拇指，不住摇头，满脸赞叹钦佩之色。

“摇头狮子”吴立身是柳大洪的师弟，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声。陈近南听他这等称赞自己徒弟，心中大喜，笑道：“吴兄可别太夸奖了，宠坏了小孩子。”

柳大洪仰起头来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陈总舵主，你一人可占尽了武林中的便宜。武功这等了得，声名如此响亮，手创的天地会这般兴旺，连收的徒儿，也是这么给你增光。”陈近南拱手道：“柳老爷子这话，可连我也宠坏了。”柳大洪道：“陈总舵主，姓柳的生平佩服之人，没有几个。你的丰采为人，教我打从心底里佩服出来。日后赶跑了鞑子，咱们朱五太子登了龙庭，这宰相嘛，非请你来当不可。”

陈近南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无德无能，怎敢屠这高位？”

祁彪清插口道：“柳老爷子，将来赶跑了鞑子，朱三太子登极为帝，中兴大明，这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，大伙儿一定请你老人家来当的。”柳大洪圆睁双眼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什么朱三太子？”祁彪清道：“隆武天子殉国，留下的朱三太子，行宫眼下设在台湾。他日还我河山，朱三太子

自然正位为君。”

柳大洪霍地站起，厉声道：“天地会这次救了我师弟和徒弟，我们很承你们的情。可是大明天子的正统，却半点也错忽不得。

祁老弟，真命天子明明是朱五太子。永历天子乃是大明正统，天下皆知，你可不得胡说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柳老爷子请勿动怒，咱们眼前大事，乃是联络江湖豪杰，共反满清，至于将来到底是朱三太子还是朱五太子做皇帝，说来还早得很，不用先伤了自己人和气。大明帝系的正统谁属，自然是大事，可也不是咱们做臣子的一时三刻所能争得明白。来来来，摆上酒来，大伙儿先喝个痛快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将鞑子杀光了，什么事不能慢慢商量？”

沐剑声摇头道：“陈总舵主这话可不对了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我们保朱五太子，决不是贪图什么荣华富贵。陈总舵主只要明白天命所归，向朱五太子尽忠，我们沐王府上下，尽归陈总舵主驱策，不敢有违。”

陈近南微笑摇头，说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朱三太子好端端在台湾。台湾数十万军民，天地会十数万弟兄，早已向朱三太子效忠。”

柳大洪双眼一瞪，大声道：“陈总舵主说什么数十万军民，十数万弟兄，难道想倚多为胜吗？可是天下千千万万百姓，都知道永历天子在缅甸殉国，是大明最后的一位皇帝。咱们不立永历天子的子孙，又怎对得起这位受尽了千辛万苦、终于死于非命的大明天子？”他本来声若洪钟，这一大声说话，更是震耳欲聋，但说到后来，心头酸楚，话声竟然嘶哑。

陈近南这次来到北京，原是得悉徐天川为了唐王、桂王正统谁属之事，与沐王府白氏兄弟起了争执，以致失手打死白寒松。他一心以反清复明大业为重，倘若鞑子尚未打跑，自己伙里先争斗个不亦乐乎，反清大事必定障碍重重。是以他得讯之后，星夜从河南赶到京城，只盼能以极度忍让，取得沐王府的原有。到北京后一问，局面远比所预料的为佳，天地会在京人众由韦小宝率领，已和沐王府的首脑会过面，双方并未破脸，颇有转圜余地，待知韦小宝又救了吴立身等三人，则徐天川误杀白寒松之事定可揭过无疑。不料祁彪清和柳大洪提到唐桂之争，情势又渐趋剑拔弩张。眼见柳大洪说到永历帝殉国之事，老泪涔涔而下，不由得心中一酸，说道：“永历陛下殉国，天人共愤。古人言道：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’何况我汉人多过了鞑子百倍？鞑子势力虽大，我大汉子孙只须万众一心，何愁不能驱除胡虏，还我河山。沐小公爷、柳老爷子，咱们大仇未报，岂可自己先起争执？今日之计，咱们须当同心合力，杀了吴三桂那厮，为永历陛下报仇，为沐老公爷报仇。”

沐剑声、柳大洪、吴立身等一齐站起，齐声道：“对极，对极！”有的人泪流满面，有的人全身发抖，都是激动无比。

陈近南道：“到底正统在隆武，还是在永历，此刻也不忙细辩。沐小公爷、柳老爷子，天下英雄，只要是谁杀了吴三桂，大家就都奉他号令！”

沐剑声之父沐天波为吴三桂所杀，他日日夜夜所想，就是如何杀了吴三桂，听陈近南这么说，首先叫了出来：“正是，哪一个杀了吴三桂，天下英雄都奉他号令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沐小公爷，敝会就跟贵府立这么一个誓约，是贵府的英雄杀了吴三桂，天地会上下都奉沐王府的号令……”沐剑声接着道：“是天地会的英雄杀了吴三桂，云南沐家自沐剑声以次，个个都奉天地会陈总舵主号令！”两人伸出手来，拍的一声，击了一掌。

江湖之上，倘若三击掌立誓，那就决计不可再有反悔。

二人又待互击第二掌，忽听得屋顶上有人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要是我杀了吴三桂呢？”

东西屋角上都有人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天地会守在屋上的人抢近查问。接着拍的一声轻响，一人从屋面跃入天井，厅上长窗无风自开，一个青影迅捷无伦的闪将进来。

东边关安基、徐天川，西边柳大洪、吴立身同时出掌张臂相拦。那人轻轻一纵，从四人头顶跃过，已站在陈近南和沐剑声身前。

关徐柳吴四人合力，居然没能将此人拦住。此人一足刚落地，四人的手指都已抓在他身上，关安基抓住他右肩，徐天川抓住他右肋，柳大洪捏住了他左臂，吴立身则是双手齐施，抓住了他后腰。四人所使的全是上乘擒拿手法。

那人并不反抗，笑道：“天地会和沐王府是这样对付好朋友人？”

众人见这人一身青布长袍，约莫二十三四岁，身形高瘦，瞧模样是个文弱书生。

陈近南抱拳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是好朋友么？”

那书生笑道：“不是好朋友，也不来了。”突然间身子急缩，似乎成为一个肉团。关安基等四人手中陡然松了，都抓了个空。嗤嗤裂帛声中，一团青影向上拔起。

陈近南一声长笑，右手疾抓。那书生脱却四人掌握，猛感左足踝上陡紧，犹如铁箍一般箍住。他右足疾出，径踢陈近南面门。这一脚劲力奇大，陈近南顺手提起身旁茶几一挡，拍的一声，一张红木茶几登时粉碎。陈近南右手甩出，将他往地下掷去。那书生臀部着地，身子却如在水面滑行，在青砖上直溜了出去，溜出数丈，腰一挺，靠墙站起。

关安基、徐天川、柳大洪、吴立身四人手中，各自抓住了一块布片，却是将那书生身上青布长袍各自拉了一大片下来。这几下兔起鹘落，动作迅捷无比。六人出手干净利落，旁观众人看得清楚，忍不住大声喝彩。这中间喝彩声最响的，还是那“铁背苍龙”柳大洪。吴立身连连摇头，脸上却是又惭愧、又佩服的神情。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阁下既是好朋友，何不请坐喝茶？”那书生拱手道：“这杯茶原是要叨扰的。”踱着方步走近，向众人团团一揖，在最末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各人若不是亲眼见他显示身手，真难相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，竟会身负如此上乘武功。

陈近南笑道：“阁下何必太谦？请上座！”

那书生摇手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在下得与众位英雄并坐，已是生平最大幸事，又怎敢上座？陈总舵主，你刚才问我姓名，未及即答，好生失敬。在下姓李，草字西华。”

陈近南、柳大洪等听他自报姓名，均想：“武林之中，没听到有李西华这一号人物，那多半是假名了。但少年英雄之中，也没听到有哪一位身具如此武功。”陈近南道：“在下孤陋寡闻，江湖上出了阁下这样一位英雄，竟未得知，好生惭愧。”

李西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人道天地会陈总舵主待人诚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听了贱名，倘若说道‘久仰，久仰’，在下心中，不免有三分瞧你不起了。在下初出茅庐，江湖上没半点名头，连我自己也不久仰自己，何况别人？哈

哈，哈哈！”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今日一会，李兄大名播于江湖，此后任谁见到李兄，都要说一声‘久仰，久仰’了！”这句话实是极高的称誉，人人都听得出来。天地会、沐王府的四大高手居然拦他不住、抓他不牢，陈近南和他对了两招，也不过略占上风，如此身手，不数日间自然遐迹知闻。

李西华摇手道：“不然，在下适才所使的，都不过是小巧功夫，不免有些旁门左道。这位老爷子使招‘云中现爪’，抓得我手臂险些断折。这位爱摇头的大胡子朋友双手抓住我后腰，想必是一招‘搏兔手’，抓得我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。这位白胡子老公公这招‘白猿取桃’，真把我肋下这块肉当作蟠桃儿一般，牢牢拿住，再不肯放。这位长胡子朋友使的这一手……嗯，嗯，招数巧妙，是不是‘城隍扳小鬼’啊？”关安基左手大拇指一翘，承认他说得不错。其实这一招本名“小鬼扳城隍”，他倒转来说，乃是自谦之词。关安基等四人同时出手，抓住他身子，到他跃起挣脱，不过片刻之间，他竟能将四人所使招数说得丝毫不误，这份见识，似乎又在武功之上。

柳大洪道：“李兄，你这身手了得，眼光更是了得。”

李西华摇手道：“老爷子夸奖了。四位刚才使在兄弟身上的，不论哪一招，都能取人性命。但四位点到即止，没伤到在下半分，四位前辈手底留情，在下甚是感激。”

柳大洪等心下大悦，这“云中现爪”、“搏兔手”、“白猿取桃”、“小鬼扳城隍”四招，每一招确然都能化成极厉害的杀手，只须加上一把劲便是。李西华指出这节，大增他四人脸上光彩。

陈近南道：“李兄光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李西华道：“这里先得告一个罪。在下对陈总舵主向来仰慕，这次无意之中，得悉陈总舵主来到北京，说什么要来瞻仰丰采。只是没人引见，只好冒昧做个不速之客，在屋顶之上，偷听到了几位的说话。在下恨吴三桂这奸贼入骨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忍不住多民众位恕罪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躬身行礼。

众人一齐站起还礼。天地会和沐王府几位首脑自行通了姓名。韦小宝虽是天地会首脑，此刻在北京名位仅次于陈近南，但见李西华的眼光始终不转到自己脸上，便不说话。

沐剑声道：“阁下既是吴贼的仇人，咱们敌忾同仇，乃是同道，不妨结盟携手，共谋诛此大奸。”李西华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适才小公爷和陈总舵主正在三击掌立誓，却给在下冒冒失失的打断了。两位三击掌之后，在下也来拍上三掌可好？”柳大洪道：“阁下是说，倘若阁下杀了吴三桂，天地会和沐王府群豪，都得听奉阁下号令？”李西华道：“那可万万不敢。在下是后生小子，得能追随众位英雄，已是心满意足，哪敢说号令群雄？”

柳大洪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阁下心目之中，认为隆武、永历，哪一位先帝才是大明的正统？”当年柳大洪跟随永历皇帝和沐天波转战西南，自滇入缅，经历无尽艰险，结果永历皇帝还是给吴三桂害死，他立下血誓，要扶助永历后人重登皇位。陈近南顾全大体，不愿为此事而生争执，但这位热血满腔的老英雄却念念不忘于斯。

李西华说道：“在下有一句不入耳的言语，众位莫怪。”柳大洪脸上微微变色，抢着问道：“阁下是鲁王旧部？”当年明朝崇祯皇帝死后，在各地自立抗清的，先有福王，其后有唐王、鲁王和桂王。柳大洪一言出口，马上知道这话说错了，瞧这李西华的年纪，说不定还是生于清兵入关之后，决不

能是鲁王的旧部，又问：“阁下先人是鲁王旧部？”

李西华不答他的询问，说道：“将来驱除了鞑子，崇祯、福王、唐王、鲁王、桂王的子孙，谁都可做皇帝。其实只要是汉人，哪一个不可做皇帝？沐小公爷、柳老爷子何尝不可？台湾的郑王爷，陈总舵主自己，也不见得不可以啊。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，并没去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，自己身登大宝，人人心悦诚服。”

他这番话人人闻所未闻，无不脸上变色。

柳大洪右手在茶几上一拍，厉声道：“你这几句话当真大逆不道。咱们都是大明遗民，孤臣孽子，只求兴复明朝，岂可存这等狼子野心？”

李西华并不生气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柳老爷子，晚辈有一事不明，却要请教。那便是适才提及过的。大宋末年，蒙古鞑子占了我汉人的花花江山，我大明洪武帝龙兴凤阳，赶走鞑子，为什么不立赵氏子孙为帝？”柳大洪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赵氏子孙气数已尽，这江山是太祖皇帝血战得来，自然不会拱手转给赵氏？何况赵氏子孙于赶走鞑子一事无尺寸之功，就算太祖皇帝肯送，天下百姓和诸将士卒也必不服。”

李西华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将来朱氏子孙有没有功劳，此刻谁也不知。倘若功劳大，人人推戴，这皇位旁人决计抢不去；如果也无尺寸之功，就算登上了龙庭，只怕也坐不稳。柳老爷子，反清大业千头万绪，有的当急，有的可缓。杀吴三桂为急，立新皇帝可缓。”

柳大洪张口结舌，答不出话来，喃喃道：“什么可急可缓？我看一切都急，恨不得一古脑儿全部办妥了才好。”

李西华道：“杀吴三桂当急者，因吴贼年岁已高，若不早杀，给他寿终正寝，岂不成为天下仁人义士的终身大恨？至于奉立新君，那是赶走鞑子之后的事，咱们只愁打不垮鞑子，至于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，总是找得到的。”

陈近南听他侃侃说来，入情入理，甚是佩服，说道：“李兄之言有理，但不知如何诛杀吴三桂那奸贼，要听李兄宏论。”李西华道：“不敢当，晚辈正要向各位领教。”沐剑声道：“陈总舵主有何高见？”陈近南道：“依在下之见，吴贼作孽太大，单是杀他一人，可万万抵不了罪，总须搞得他身败名裂，满门老幼，杀得寸草不存，连一切跟随他为非作歹的兵将部属，也都一网打尽，方消了我大汉千千万万百姓心头之恨。”

柳大洪拍桌大叫：“对极，对极！陈总舵主的话，可说到了我心坎儿里去。老弟，我听了你这话，心痒难搔，你有什么妙计，能杀得吴贼合府满门，鸡犬不留？”一把抓住陈近南手臂，不住摇动，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陈近南微笑道：“这是大伙儿的盼望，在下哪有什么奇谋妙策，能如此对付吴三桂。”

柳大洪“哦”的一声，放脱了陈近南的手腕，失望之情，见于颜色。

陈近南伸出手掌，向沐剑声道：“小公爷，咱们还有两记没击。”

沐剑声道：“正是！”伸手和他轻轻击了两掌。

陈近南转头向李西华道：“李兄，咱们也来击三掌如何？”说着伸出了手掌。

李西华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陈总舵主主要是诛杀了吴贼，李某自当恭奉天地会号令，不敢有违。李某倘若侥幸，得能手刃这神奸巨恶，只求陈总舵主肯赏脸，与李某义结金兰，让在下奉你为兄，除此之外，不敢复有他求。”

陈近南笑道：“李贤弟，你可太也瞧得起我了。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韦小宝在一旁瞧着群雄慷慨的神情，忍不住百脉贲张，恨不得自己年纪立刻大了，武功立刻高了，也如这位李西华一般，在众位英雄之前，大出风头。听得师父说到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驷马难追，驷马难追。”心想：“他妈的，驷马是匹什么马？跑得这样快？”

陈近南吩咐属下摆起筵席，和群雄饮宴。席间李西华谈笑风生，见闻甚博，但始终不露自己的门派家数，出身来历。

李力世和苏冈向他引见群豪。李西华见韦小宝年纪幼小，居然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，不禁大是诧异，待知他是陈近南的徒弟，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他喝了几杯酒，先行告辞。

陈近南送到门边，在他身边低声道：“李贤弟，适才愚兄不知你是友是敌，多有得罪，抓住你足踝之时使了暗劲。这劲力两个时辰之后便发作。你不可丝毫运动化解，在泥地掘个洞穴，全身埋在其中，只露出口鼻呼吸，每日埋四个时辰，共须掩埋七天，便无后患。”

李西华一惊，大声道：“我已中了你的‘凝血神抓’？”

陈近南道：“贤弟勿须惊恐，依此法化解，绝无大患。愚兄鲁莽得罪，贤弟勿怪。”

李西华脸上惊惶之色随即隐去，笑道：“那是小弟自作自受。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今日始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”躬身行礼，飘然而去。

柳大洪道：“陈总舵主，你在他身上施了‘凝血神抓’？听说中此神抓之人，三天后全身血液慢慢凝结，变成了浆糊一般，无药可治，到底是否如此？”陈近南道：“这功夫太过阴毒，小弟素来不敢轻施，只是见他武功厉害，又窃听了我们的机密，不明他是何居心，才暗算了他。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径，说来惭愧。”沐剑声道：“此人若是鞑子鹰犬，或是吴三桂的部属，陈总舵主如不将他制住，咱们的机密泄露出去，为祸不小。陈总舵主一举手间便已制敌，令对方受损而不自知，这等神功，令人好生佩服。”

陈近南又为白寒松之死向白寒枫深致歉意。白寒枫道：“陈总舵主，此事休得再提。先兄人死不能复生，韦香主救了吴师叔他们三人，在下好生感激。”

沐剑声心中挂念着妹子下落，但听天地会群雄不提，也不便多问，以免显得有怀疑对方之意。又饮了几巡酒，沐剑声等起身告辞。韦小宝道：“小公爷，你们最好搬一搬家，早晚鞑子便会派兵来跟你们捣乱。虽然你们不怕，但鞑子兵越来越多，一时之间，恐怕也杀不了这许多。”柳大洪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说得好，多谢你关照，我们马上搬家便是。”沐剑声道：“陈总舵主，韦香主，众位朋友，肯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”

沐王府众人辞出后，陈近南道：“小宝，跟我来，我瞧瞧你这几个月来，功夫进境怎样了。”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，脸上登时变色，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跟着师父走进东边一间厢房，说道：“师父，皇帝派我查问官中刺客的下落，弟子可得赶着回报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什么刺客下落？”他昨晚刚到，于宫中有刺客之事，只约略听说。

韦小宝便将沐王府群豪入官行刺、意图嫁祸于吴三桂等情说了。

陈近南吁了口气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他虽多历风浪，但得悉此事也是

颇为震动，说道：“沐家这些朋友胆气粗豪，竟然大举入宫。我还道他们三数人去行刺皇帝，因而被擒，原来还是为了对付吴三桂这好贼。你救了吴立身他们三人，再回官去，不怕危险吗？”

韦小宝要逞英雄，自然不说释放刺客是奉了皇帝命令，回宫去绝无危险，吹牛道：“弟子已拉了几个替死鬼，将事情推在他们头上，看来一时三刻，未必会疑心到弟子身上。师父叫我在官里刺探消息，倘若为了救沐王府的三人，从此不能回宫，岂不误了师父大事？”

陈近南甚喜，说道：“对，咱们已跟沐剑声三击掌立誓，按理说，沐王府剩下来的人已经不多，决不能是天地会的对手。我跟他们立这个约，一来免得争执唐、桂正统，伤了两家和气，鞑子未灭，我们汉人的豪杰先行自相残杀起来，大事如何可成？二来如能将沐王府收归本会，也大大增强我天地会的力量。原来他们竟敢入宫大闹，足见为了搞倒吴贼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咱们也须尽力以赴，否则给他们抢了先，天地会须奉沐王府的号令，大伙儿岂不脸上无光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沐小公爷有什么本事，只不过仗着有个好爸爸，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皮里，一样的个沐小公爷。像师父这样大英雄大豪杰，倘若不得不听命于他，可把我气也气死了。”

陈近南一生之中，不知听过了多少恭维谄媚的言语，但这几句话出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口，觉得甚是真诚可喜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他可不知韦小宝本性原已十分机伶，而妓院与皇宫两处，更是天下最虚伪、最奸诈的所在，韦小宝浸身于这两地之中，其机巧狡狴早已远胜于寻常大人。陈近南在天地会中，日常相处的均是肝胆相照的豪杰汉子，哪想得到这个小弟子言不由衷，十句话中恐怕有五六句就靠不住。他拍拍韦小宝肩头，微笑道：“小孩子懂得什么？你怎知沐家小公爷没什么本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派人去皇官行刺，徒然送了许多手下人的性命，对吴三桂却丝毫无损，那便是没本事，可说是大大的笨蛋。”陈近南道：“你怎知对吴三桂丝毫无损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沐家小公爷用的计策是极笨的。他叫进官行刺之人，所穿内衣上缝了‘平西王府’的字，所用兵刃上又刻了‘平西王府’或‘大明山海关总兵府’的字。鞑子又不是笨蛋，自然会想到，如果真是吴三桂的手下，为什么会用刻上了字的兵器？”

陈近南点头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”

韦小宝又道：“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正在北京，带了大批珠宝财物向皇帝进贡。吴三桂真要行刺皇帝，不会在这时候。再说，他行刺皇帝干什么？只不过是想起兵造反，自己做皇帝。他一起兵，鞑子立刻抓住他儿子杀了，他为什么好端端的派儿子来北京送死？”

陈近南又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其实韦小宝虽然机警，毕竟年纪尚幼，于军国大事、人情世故所知极为有限，这几条理由，他是半条也想不出的，恰好康熙曾经跟他说过，便在师父面前装作是自己见到的事理。

陈近南一听之下，觉得这徒儿见事明白，天地会中武功好手不少，头脑如此清楚之人却没几个。当初他让这孩子任青木堂香主，只为了免得青木堂中两派纷争，先应了众人誓言，慢慢再选立贤能，韦小宝既是自己弟子，届时命他退位让贤便是。这时听了他这番话，暗想：“这孩子有胆有识，此刻已颇为了不起，再磨练得几年，便当真做青木堂香主，也未必便输了给其余

九位香主。”问道：“鞞子已知道了没有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此刻还不大明白，不过皇帝好像已起疑心。他今早召集了侍卫，叫他们演习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数。有个侍卫演了这几招，大家在纷纷议论。弟子在旁瞧着，记得了两招。”当下将“高山流水”、“横扫千军”这两招使了出来。

陈近南叹道：“沐王府果然没有人才。这明明是沐家拳，清宫侍卫中好手不少，哪有认不出来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弟子曾见风际中风大哥与玄贞道长演过，料想鞞子侍卫们会认得出。只怕鞞子要搜查拿人。因此刚才劝沐家小公爷早些出城躲避。”

陈近南道：“很是，很是！你现下便回宫去打听，明日再来，我再传你武功。”

韦小宝听得师父暂不查考自己武功，心中大喜，急忙行礼告辞，心想：“今晚临急抱佛脚，请小郡主将师父那本武功秘诀上的话读来听听，好歹记得一些，明儿师父问起，多少有点儿东西交代。师父只能怪我练得不对，可不能怪我贪懒不用功。谁要他没时候教我呢？他要怪，只能怪自己。”

韦小宝回到宫里上书房，康熙正在批阅奏章，一见到他，便放下了笔，问道：“探到了什么消息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料事如神，半点儿不错，造反的主儿，果然是云南沐家的。”康熙喜道：“当真如此？那好极了。瞧多隆的脸色，他现下还不肯信呢？你探到了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三名被擒的刺客，本来一口咬定是吴三桂的部属，多总管将他们打得死去后来，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改口。”康熙道：“多隆武功不错，却是个莽夫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奉了皇上圣旨，用蒙汗药将看守的侍卫迷倒，刚好皇太后派了四名太监来，说要立时动手将刺客处死。奴才大胆，就依照皇上安排下的计策，当着刺客之面，将四名太监杀了，将刺客领出宫去。这三个反贼果然半点也没起疑。”

康熙微笑道：“刚才多隆来报，说道太后手下的一名太监头儿放走了刺客，我正奇怪，原来是你做的手脚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上可不能跟太后说，否则奴才小命不保。太后已骂过我一顿，说奴才只对皇上尽忠，不对太后尽忠。其实太后和皇上又分什么了？再说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终究只有皇上的圣旨才算得数。太后没问过皇上，就下旨将刺客杀了，于道理也不大合。”

康熙不去理他的挑拨离间，说道：“我自不会跟太后说。那三名刺客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领他们出得宫去，他们三人自行告诉了我真姓名。原来那老的叫作‘摇头狮子’吴立身，两名小的，一个叫敖彪，一个叫刘一舟。他们向我千恩万谢，终于给奴才骗倒，带我去见他们主人。果然不出皇上所料，暗中主持的是个年轻人，这些反贼叫他作小公爷，真姓名叫做沐剑声，是沐天波的儿子。他手下有个武功极高的老头儿，叫什么‘铁背苍龙’柳大洪，还有圣手居士‘苏冈哪，白氏双侠中的白二侠白寒枫等等一干人。分别住在杨柳胡同和西坑子胡同两处。”

康熙道：“你都见到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都见到了。他们说，天下老百姓都道，皇上年纪虽然不大，却是圣明无比，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，他们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加害皇上。前晚所以进宫来胡闹，完全是想陷害吴三桂，以报复他害死沐天波的大仇。”

这几句马屁拍得不免过了分，康熙亲政未久，天下百姓不会便已歌功颂德，但“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”，康熙听说百姓颂扬自己是几千年来少有的好皇帝，不由得大悦，微笑道：“我也没行过什么惠民的仁政，‘圣明无比’云云，是你杜撰出来的罢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，不！是他们亲口说的。大家都说鳌拜这大奸臣残害良民，老百姓们恨他恨到了骨头里。皇上一上来就把他杀了，那是大大的好事。他们恭维你是什么鸟生，又是什么鱼汤。奴才也不大懂，想来总是好话，听着可开心得紧。”

康熙一怔，随即明白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原来是尧舜禹汤，他妈的，什么鸟生鱼汤！”他想尧舜禹汤的恭维，韦小宝决计不会捏造出，自不会假。哪知道说书先生说《英烈传》之时，曾说群臣不断颂扬朱元璋是尧舜禹汤，韦小宝听得熟了，虽不明其意，却知“鸟生鱼汤”乃是专拍皇帝马屁的好话，朱元璋每次听了，都是“龙颜大悦”。

韦小宝这时将这句话用在小皇帝身上，果然见康熙也是“龙颜大悦”，笑得极是欢畅，知道这马屁拍对了，问道：“皇上，‘鸟生鱼汤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康熙笑道：“还在鸟生鱼汤？你这家伙可真没半点学问。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四位有道明君，大圣大智，有仁德于天下的好皇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！这些反贼倒也不是全然不明白事理。”

康熙道：“虽是如此，也不能让他们就此逃走，快传多隆来。”

韦小宝应了，出去将御前侍卫总管多隆传进上书房来。康熙吩咐多隆：“反贼果然是云南沐家的人，你带领侍卫，立刻便去擒拿。小桂子，反贼一伙有些什么脚色，你跟多总管说说。”韦小宝当下将沐剑声、柳大洪等人的姓名说了。

多隆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原来是‘铁背苍龙’在暗中主持，这批贼子来头可是不小。那‘摇头狮子’吴立身，奴才也听过他的名字，没想到在官里关了他一日一夜，却查不到他的底细。奴才倘若聪明一点儿，见到他老是摇头，早该就想到了。如不是圣上明断，我们侍卫房里的人，都认定是吴三桂派的人。”康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就怕他们这时早已走了，这一次未必拿得到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既然知道了正主儿，就算这次拿不到，也没什么大碍。就怕咱们蒙在鼓里，上了人家的当还不知道。”多隆道：“是，是。奴才们糊涂，幸好主子英明，否则可不得了。”磕头告退，立刻点人去拿。

康熙道：“小桂子，我去慈宁宫请安，你跟我来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”想到要见太后，不由得胆战心惊。康熙道：“你愁眉苦脸干什么？我带你去见太后，正为的是要保住你头上这颗脑袋。”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到了慈宁宫，康熙向太后请了安，禀明刺客来历，说道是自己派小桂子故意放走刺客，终于查明了真相。

太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可能干得很哪！”

韦小宝跪下又再磕头，道：“那是皇上料事如神，一切早都算定了，奴才不过奉皇上差遣办事而已。奴才所干的事，从头至尾全是皇上吩咐的，奴才自己可没拿半点主意。”

太后向他望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顽皮胡闹，可不是皇上吩咐办的罢！小孩子家出得宫去，一定到处去玩耍了，可到天桥看把戏没有？买了冰糖葫芦吃没有？”

韦小宝想到在天桥见到官差捉拿卖冰糖葫芦的小贩，料来定是太后所

遣，她怕那人将消息传去五台山告知瑞栋，便不分青红皂白，将天桥一带所有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都抓了，自然不分青红皂白，尽数砍了，念及她手段的毒辣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太后微笑道：“我问你哪，你买了冰糖葫芦来吃没有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回太后的话：奴才在街上听人说道，这几日天桥不大平静，九门提督府派人将贩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都捉了去，说道里面有不少歹人。因此本来卖冰糖葫芦的，现下都改了行，有的卖凉糕儿，有的卖花生，还有改行卖酸枣、卖甜饼的，这些人奴才见得多了，有些脸孔很熟，他们都说卖冰糖葫芦啦。还有一个真是好笑，说要到什么五台山、六台山去，贩些和尚们吃的素馒头来卖。”

太后竖眉大怒，自然明白韦小宝这番话的用意，那是说这个传讯之人没给抓着，以后也别想抓他得到，随即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很好，很能干。皇帝，我想要他在我身边办事，你瞧怎么样？”

康熙这些日来差遣韦小宝办事，甚是得力，倚同左右手一般，这次亲来慈宁宫，便是要向太后解释，韦小宝杀了太后所遣的四名太监，是奉自己之命，请太后不要怪责于他，突然听得太后要人，不由得一怔。他事母甚孝，太后虽不是他亲生母亲，但他自幼由太后抚养长大，实和亲母无异，自是不敢违拗，微笑道：“小桂子，太后抬举你，还不赶快谢恩？”

韦小宝听得太后向皇帝要人，已然吓得魂飞天外，一时心下胡涂，只想拔脚飞奔，就此逃出皇官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听得康熙这么说，忙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多谢太后恩典，皇上恩典。”

太后冷笑道：“怎么啦？你只愿服侍皇上，不愿服侍我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服侍太后和皇上都是一样，奴才一样的忠心耿耿，尽力办事。”太后道：“那就好了。御膳房的差使，你也不用当了，专门在慈宁宫便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多谢太后恩典。”

康熙见太后要了韦小宝，怏怏不乐，说了几句闲话，便辞了出来。韦小宝跟着出去。太后道：“小桂子，你留着，让旁人跟皇上回去。我有件事交给你办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眼怔怔瞧着康熙的背影出了慈宁宫，心想：“你这一去，我可就糟了，不知以后还见不见得着你。”忍不住便想大哭。

太后慢慢喝茶，目不转睛的打量韦小宝，只看得他心中发毛，过了良久，问道：“那到五台山去贩卖素馒头的，什么时候再回北京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奴才不知道。”太后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再去会他？”韦小宝随口胡诌：“奴才跟他约好，一个月后相会，不过不是在天桥了。”太后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说到那时候，他自会设法通知奴才。”

太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你就在慈宁宫里，等他的讯息好了。”双掌轻轻一拍，内室走了一名宫女出来。

这宫女已有三十五六岁年纪，体态极肥，脚步却甚轻盈，脸如满月，眼小嘴大，笑嘻嘻的向太后弯腰请安。

太后道：“这个小太监名叫小桂子，又大胆又胡闹，我倒很喜欢他。”那宫女微笑道：“是，这个小兄弟果然挺灵巧的。小兄弟，我名叫柳燕，你叫我姊姊好啦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他妈的，你是肥猪！”笑道：“是，柳燕姊姊，你这名字叫得真好，身材好似杨柳，走路轻快，就像一只小燕儿。”在太后跟前，

旁的宫女太监哪敢说半句这等轻佻言语，但韦小宝明知无幸，这种话说了是这样，不说也是这样，那么不说也是白饶。

柳燕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张嘴可也真甜。”

太后道：“他嘴儿甜，脚下也快。柳燕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，叫他不会东奔西跑，在官里乱走乱闯？”柳燕道：“太后把他交给奴才，让我好好看着就是。”太后摇头道：“这小猴儿滑溜得紧，你看他不住的。我派瑞栋去传他，他却花言巧语，将瑞栋这胆小鬼吓跑了。我又派了四名太监去传他，他串通侍卫，将这四人杀了。我再派四人去，不知他做了什么手脚，竟将董金魁他们四人又都害死了。”

柳燕啧啧连声，笑道：“啊哟，小兄弟，你这可也太顽皮啦，那不是难对付得紧吗？太后，看来只有将他一双腿儿砍了，让他乖乖的躺着，那不是安静太平得多吗？”

太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看也只有这法儿了。”

韦小宝纵身而起，往门外便奔。

他左脚刚跨出门口，募觉头皮一紧，辫子已给人拉住，跟着脑袋向后一仰，身不由主的便一个筋斗，倒翻了过去，心口一痛，一只脚已踏在胸膛之上。只见那只脚肥肥大大，穿着一只红色绣金花的缎鞋，自是给柳燕踏住了。韦小宝情急之下，冲口骂道：“臭婆娘，快松开你的臭脚！”柳燕脚上微一使劲，韦小宝胸口十几根肋骨格格乱响，连气也喘不过来。只听柳燕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一双脚倒香得很，我挺想砍下来闻闻。”

韦小宝心想太后恨自己入骨，大可将自己一双脚砍了，再派人抬着，去见替瑞栋传讯之人，还可暗中派遣高手，跟着那人上五台山去，将瑞栋杀了。但世上早已没有瑞栋这一号人，西洋镜终究要拆穿，眼前大事，是要保住这一双腿，此刻恐吓已然无用，只有出之于利诱，便冷冷的道：“太后，你砍了我的腿不打紧，就算砍了我脑袋，小桂子也不过矮了一截，没有什么，可惜那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嘿嘿，嘿嘿……”

太后一听到《四十二章经》五字，立时站起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说那几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未免有点儿可惜。”

太后向柳燕道：“放他起来。”柳燕左足一提，离开韦小宝的胸膛，脚板抄入他身底，在他背心一挑，将他身子挑得弹将起来，左手伸出，已抓住他后领，提在半空，再往地下重重一顿。韦小宝给她放倒提起，毫无抗拒之能，便如婴儿一般，本已到了口边的一句“臭婆娘”，吓得又吞入了肚里。

太后问道：“《四十二章经》的话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反正我两条腿就要给你砍了，我什么也不说，大伙儿一拍两散，我没腿没脑袋，你也没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

柳燕道：“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答太后的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回答了是死，不回答也是死，为什么要回答？最多上些刑罚，我才不怕呢。”柳燕拿起他左手，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手指又尖又长，长得挺好看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最多你把我的手指都斩断了，又有什么希罕……”一句话未毕，手指上剧痛连心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了出来，却原来柳燕两根手指拿住他左手食指重重一挟，险些将他指骨也捏碎了。这肥女人笑脸迎人，和蔼可亲，下手却如此狠辣，而指上的力道更十分惊人，一挟之下，有如铁钳。

韦小宝这一下苦头可吃得大了，眼泪长流，叫道，“太后，你快快将我杀了，那几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那叫做老猫闻咸鱼，嗅鲞 啊嗅鲞（休想）！”

太后道：“你将《四十二章经》的事老实说出来，我就饶你性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用你饶命，经书的事，我也决计不说。”

太后眉头微蹙，对这倔强小孩，一时倒感无法可施，隔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柳燕，如他不说不说，你便将他的两只眼珠挖了出来。”

柳燕笑道：“很好，我先挖他一只眼珠。小兄弟，你的眼珠子生得可真灵，又黑又圆，骨碌碌的转动，挖了出来，可不大漂亮啊。”说着右手大拇指放上他右眼皮，微微使劲。

韦小宝只觉得眼珠奇痛，只好屈服，叫道：“投降，投降！你别挖我眼珠子，我说就是了，”柳燕放开了手，微笑道：“那才是乖孩子，你好好的说，太后疼你。”

韦小宝伸手揉了揉眼珠，将那只痛眼眨了几眨，闭起另一只眼睛，侧过了头向柳燕瞧了一会，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柳燕道：“什么不对？别装模作样了，太后问你的话，快老实回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这只眼珠子给你掀坏了，瞧出来的东西变了样，我见到你是人的身子，脖子上却生了个大肥猪的脑袋。”

柳燕也不生气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那倒挺好玩，我把你左边那颗眼珠子也掀坏了罢。”

韦小宝退后一步，道：“免了罢，谢谢你啦。”闭起左眼向太后瞧去，摇了摇头。

太后大怒，心想，“这小鬼用独眼去瞧柳燕，说见到她脖子安着个猪脑袋，现下又这般瞧我，他口中不说，心里不知在如何骂我，定是说见到我脖子上安着个什么畜生脑袋。”冷冷的道：“柳燕，你把他这颗眼珠子挖了出来，免得他东瞧西瞧。”

韦小宝忙道：“没了眼珠，怎么去拿《四十二章经》给你？”太后问道：“你有《四十二章经》？哪里来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瑞栋交给我的，他叫我好好收着，放在一个最隐秘的所在。他说：“小桂子兄弟啊，皇宫里面，想害你的人很多，倘若将来你有什么三长二短，短了两只眼珠子或两条腿子，这部经书就从此让它不见天日好啦。害你的人，眼珠子虽然不瞎，看不到这部宝贝经书，也跟瞎了眼珠子的人没什么分别，这叫做自作自受。”太后，那部经书，是红绸子封皮，镶白边儿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”

太后不信瑞栋说过这种话，但她差遣瑞栋去处死宗人府的镶红旗旗主和察博，取了他府中所藏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却确是事实。当日瑞栋回报之时，她正急于要杀韦小宝灭口，来不及询问经书，此刻听他这么说，心下又怒又喜；怒的是瑞栋竟将经书交给了这小鬼，喜的是终于探得了下落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柳燕，你就陪了这小鬼去取那经书来给我。倘若经书不假，咱们就饶了他性命，将他还给皇帝算啦。咱们永世不许他再进慈宁宫来，免得我见了这小鬼就生气。”

柳燕拉住韦小宝右手，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去罢！”韦小宝将手一摔，道：“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。”柳燕只轻轻握住他手掌，哪知她手指上竟似有极强的黏力，牢牢粘住了他手掌，这一摔没能摔脱她手。柳燕笑道：“你是太监，算什么男人了？就算真是男子汉，你这小鬼头给我做儿子也还嫌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吗？你想做我娘，我觉得你跟我娘当真一模一样。”

柳燕哪知他是绕了弯子，在骂自己是婊子，呸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姑娘是

黄花闺女，你别胡说。”一扯他手，走出门外。

来到长廊，韦小宝心念乱转，只盼能想个什么妙法来摆脱她的掌握，那柄锋利之极的匕首插在右脚靴筒里，如伸左手去拔，手一动便给她发觉了，这女人武功了得，就算自己双手都有利器，也未必能跟她走上三招两式，心下嘀咕：“他妈的，哪里忽然钻了这样一口大肥猪出来？钱老板什么不好送，偏偏送肥猪，我早就觉得不吉利。老婊子跟老乌龟动手之时，这头母猪一定还不在慈宁宫，否则她只要出来帮上一帮，老乌龟立时就死了。这头母猪定是这两天才到官里的，否则的话，前几天老婊子就派她来杀我了，不用老婊子亲自动手。”想到这里，突然心生一计，带着她向东而行，径往乾清宫侧的上书房走去，眼前之计，只有去求康熙救命，这肥猪进宫不久，未必识得宫中的宫殿道路。

他只向东跨得一步，第二步还没跨出，后领一紧，已被柳燕一把捉住。她嘻嘻一笑，问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上哪里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到我屋里去取经啊。”柳燕道：“那你怎么去上书房？想要皇上救你吗？”韦小宝忍不住破口而骂：“臭猪，你倒认得宫里的道路。”

柳燕道：“别的地方不认得，乾清宫、慈宁宫、和你小兄弟的住处，倒还不会认错。”手劲向右一扭，将他身子扭得朝西，笑道：“乖乖的走路，别掉枪花。”她话声柔和，这一扭劲力却是极重。韦小宝颈椎格格声响，痛得大叫，还道头颈已被她扭断。

前面两名太监听见声音，转过头来。柳燕低声道：“太后吩咐过的，你如想逃，又或是出声呼叫，要我立刻杀了你。”韦小宝心想纵然大声求救，惊动了皇帝，康熙也不会违背母后之命。皇帝对自己虽好，决不致为了一个小太监而惹母亲生气。最好能碰到几名侍卫，挑拨他们杀了柳燕。突然腰里一痛，给她用手肘大力一撞，听她说道：“想使什么鬼计吗？”

韦小宝无奈，只得向自己住处走去。心下盘算：“到得我房中，虽有两个帮手，但方怡和小郡主身上有伤，我们三个对一个，还是打不过大肥猪。给她发见了两人踪迹，在自多送了两人性命。”

到了门外，他取出钥匙开锁，故意将钥匙和锁相碰，弄得叮叮当当的直响，大声说道：“臭婆娘，大肥猪，你这般折磨我，终有一日，我叫你不得好死。”

柳燕笑道，“你且顾住自己会不会好死，却来多管别人闲事。”韦小宝砰的一声，将门推开，说道：“这经书给不给太后，你都会杀了我的。你当我是傻瓜，想侥幸活命吗？”柳燕道：“太后既说过饶你，多半会饶了你性命，最多挖了你一对眼珠，斩了你一双腿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你以为太后待你很好吗？你杀了我之后，太后也必杀了你灭口。”

这句话似乎说中柳燕的心事，她一呆，随即用力在他背上一推。韦小宝立足不定，冲进屋去。他在门外说了这许多话，料想方怡和小郡主早已听到，知道来了极凶恶的敌人，自是缩在被窝之中，连大气也不敢透。

柳燕笑道：“我没空等你，快些拿出来。”又在他背上重重一推，韦小宝一个踉跄，几步冲入了内房。柳燕跟了进去。韦小宝一瞥眼，见床前整整齐齐的并排放着两对女鞋。其时天色已晚，房中并无灯烛，柳燕进房后未立即发现。

韦小宝暗叫：“不好！”乘势又向前一冲，将两双鞋子推进了床下，跟着身子也钻了进去，心想再来一次，以杀瑞栋之法宰了这头肥猪；一钻进床

底，右足便想缩转，右手去摸靴桶中的匕首，不料右足踝一紧，已被柳燕抓住，听她喝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拿经书，这部书放在床底下。”柳燕道：“好！”谅他在床底也逃不到哪里去，便放脱了他足踝。韦小宝身子一缩，蜷成一团，拔了匕首在手。柳燕喝道：“拿出来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咦！好像有老鼠，啊哟，啊哟，可不得了，怎地把经书咬得稀烂啦？”

柳燕道：“你在我面前弄鬼，半点用处也没有！给我出来！”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空，原来韦小宝已缩在靠墙之处。柳燕向前爬了两尺，上身已在床下，又伸指抓出。

韦小宝转过身来，无声无息的挺匕首刺出。刀尖刚和她手背相触，柳燕便即知觉，反应迅捷之极，右手翻过一探，抓住了韦小宝的手腕，指力一紧，韦小宝手上已全无劲力，只得松手放脱匕首。柳燕笑道：“你想杀我？先挖了你一颗眼珠子。”右手扳住他咽喉，左手便去挖他眼睛。韦小宝大叫：“有条毒蛇！”柳燕一惊，叫道：“什么？”突然间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扳住韦小宝喉咙的手渐渐松了，身子扭了几下，伏倒在地。

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忙从床底下爬出来，只听沐剑屏道：“你……你没受伤吗？”韦小宝掀开帐子，见方怡坐在床上，双手扶住剑柄，不住喘气，那口长剑从褥子上插向床底，直没至柄。原来她听得韦小宝情势紧急，从床上挺剑插落，长剑穿过褥子和棕绷，直刺入柳燕的背心。韦小宝在柳燕屁股上踢了一脚，见她一动不动，欣喜之极，说道：“好……好姊姊，是你救了我性命。”

凭着柳燕的武功，方怡虽在黑暗中向她偷袭，也必难以得手，但她见韦小宝开锁入房，丝毫没想到房中伏得有人，这一剑又是隔着床褥刺下，事先没半点征兆，待得惊觉，长剑已然穿心而过。纵是武功再强十倍之人，也无法避过。只不过真正的高手自重身分，决不会像她这般钻入床底去捉人而已。

韦小宝怕她没死透，拔出剑来，隔着床褥又刺了两剑。沐剑屏道：“这恶女人是谁？她好凶，说要挖你的眼珠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老婊子太后的手下。”问方怡道：“你伤口痛吗？”方怡皱着眉头，道：“还好！”其实刚才这一剑使劲极大，牵动了伤口，痛得她几欲晕去，额头上汗水一滴滴的渗出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过不多久，老婊子又会再派人来，咱们可得立即想法子逃走。嗯，你们两个女扮男装，装成太监模样，咱们混出官去。好姊姊，你能行走吗？”方怡道：“勉强可以罢。”韦小宝取出自己两套衣衫，道：“你们换上穿了。”

将柳燕的尸身从床底下拖出来，拾起匕首收好，在尸身上弹了些化尸粉，赶忙将银票、金银珠宝、两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以及武功秘诀包了个包袱，那一大包蒙汗药和化尸粉自然也非带不可。

沐剑屏换好衣衫，先下床来。韦小宝赞道：“好个俊俏的小太监，我来给你打辫子。”过了一会，方怡也下床来。她身材比韦小宝略高，穿了他衣衫绷得紧紧的，很不合身，一照镜子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沐剑屏笑道：“让他给我打辫子，我给姊姊打辫子。”韦小宝拿起沐剑屏长长的头发，胡乱打了个大辫。沐剑屏照了照镜子。说道：“啊哟，这样难看，我来打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现下不忙便打过。此刻天已黑了，出不得宫。老婊子不见肥猪回报，又会派人来拿我。咱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，明儿

一早混出宫去。”

方怡问道：“老……太后不会派人在各处宫门严查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想起从前跟康熙比武摔交那间屋子十分清静，从没第三人到来，当下扶着二人，出得屋来。

沐剑屏断了腿，拿根门闩当了拐杖。方怡走一步，便胸口一痛。韦小宝右手揽住她腰间，半扶半抱，向前行去。好在天色已黑，他又尽拣僻静的路走，撞到几个不相干的太监，也没人留意。到得屋内，三人都松了口气。韦小宝转身将门闩上，扶着方怡在椅子上坐了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在这里别说话，外面便是走廊，可不像我住的屋子那么僻静。”

夜色渐浓，初时三人尚可互相见到五官，到后来只见到朦胧的身影。沐剑屏嫌韦小宝结的辫子不好看，自己解开了又再结过。方怡拉过自己辫子手中搓弄，忽然轻轻“啊”的一声。韦小宝低声问道：“怎么？”方怡道：“没什么，我掉了根银钗子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啊，是了，我解开你头发时，将你那根银钗放在桌上，打好了辫子，却忘记给你插回头上。真糟糕，那是刘师哥给你的，是不是？”方怡道：“一根钗子，又打什么紧了？”

韦小宝听她虽说并不打紧，语气之中实是十分惋惜，心想：“好人做到底，我去悄悄给她取回来。”当下也不说话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肚里饿得很了，挨到明天，只怕没力气走路。我去找些吃的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快回来啊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了。”走到门边，倾听外面无人，开门出去。

他快步回到自己住处，生怕太后已派人守候，绕到屋后听了良久，确知屋子内外无人，这才推开窗子爬了进去。其时月光斜照，见桌上果然放着一根银钗。这银钗手工甚粗，最多值得一二钱银子，心想：“刘一舟这穷小子，送这等寒蠢的礼物给方姑娘。”

在银钗上吐了口唾沫，放入衣袋，从锡罐、竹篮、抽屉、床上搁板等处胡乱打些糕饼点心，塞在纸盒里，揣入怀中。

正要从窗口爬出去，忽见床前赫然有一对红色金线绣鞋，鞋中竟然各有一只脚。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淡淡月光下，见一对断脚上穿了一双鲜艳的红鞋，甚是可怖。随即明白：柳燕的尸身被化尸粉化去时，床前地面不平，尸身化成的黄水流向床底，留下两只脚没化去。他转过身来，待要将两只断脚踢入黄水之中，但黄水已干，化尸粉却已包入包袱，留在方怡与沐剑屏身边，心念一转，童心忽起：“他妈的，老子这次出宫，再也见不到老婊子了，老子把这两只脚丢入她屋中，吓她个半死。”取过一件长衫，裹住一双连鞋的断脚，牢牢包住，爬出窗外，悄悄向慈宁宫行去。

离慈宁宫将近，便不敢再走正路，闪身花木之后，走一步，听一听，心想：“倘若一个不小心，给老婊子捉到了，那可是自投罗网。”又觉有趣，又是害怕，一步步的走近太后寝宫。手心中汗水渐多，寻思：“我把这对猪蹄子放在门口的阶石上，她明天定会瞧见，如果投入天井，毕竟太过危险。”

轻轻的又走前了两步，忽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：“阿燕怎么搞的，怎地到这时候还没回来？”韦小宝大奇：“屋中怎么有男人？这人说话的声音又不是太监，莫非老婊子有了姘头？哈哈，老子要捉奸。”他心中虽说要“捉奸”，可是再给他十倍的胆子，却也不敢，但好奇心大起，决不肯就此放下断脚而走。

向着声音来处蹑手蹑足的走了几步，每一步都轻轻提起，极慢极慢的放下，以防踏到枯枝，发出声响。只听那男人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只怕事情有变。你既知这小鬼十分滑溜，怎地让阿燕独自带他去？”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你是在说你老子。”

只听太后道：“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，人又机警，步步提防，哪会出事？多半那部经书放在远处，阿燕押了小鬼去拿去了。”那男人道：“能够拿到经书，自然很好，否则的话，哼哼！”这人语气严峻，对太后如此说话，实是无礼已极。韦小宝越来越奇怪：“天下有谁能对她这般说话？难道老皇帝从五台山回来了？”想到顺治皇帝回宫，大为兴奋，心想定将有出好戏上演。奇怪的是，附近竟没一名宫女太监，敢情都给太后遣开了。

听得太后说道：“你知道我已尽力而为。我这样的身分，总不能亲自押着个小太监，在宫里走来走去，我踏出慈宁宫一步，宫女太监就跟了一大串，还能办什么事？”那男人道：“你不能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吗？要不然就通知我，让我押他去拿经书。”太后道：“我可不敢劳你的驾。你在这里，什么形迹也不能露。”那男人冷笑道：“遇到了这等大事，还管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不肯通知我，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。”太后道：“有什么好抢的？有功劳是这样，没功劳也是这样。只求太平无事的多挨上一年罢了。”语气中充满怨怼。

韦小宝若不是清清楚楚认得太后的声音，定会当作是个老宫女在给人责怪埋怨。那两人的说话都压低了嗓子，但相距既近，静夜中别无其他声息，决无听错之理，听他二人说什么“抢了功劳”，那么这男子又不是顺治皇帝了。

他好奇心再也无法抑制，慢慢爬到窗边，从窗缝向内张去。这般站在窗外偷看，他在丽春院自幼便练得熟了，心道：“从前我偷看瘟生嫖我妈妈，今晚偷看老婊子接客。”只见太后侧身坐在椅上，一个宫女双手负在身后，在房中踱步，此外更无旁人，心想：“那男人却到哪里去了？”只见那宫女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不等了，我去瞧瞧。”

她一开口，韦小宝吓了一跳，原来这宫女一口男嗓，刚才就是她在说话。韦小宝在窗缝中只瞧得到她胸口，瞧不见她脸。

太后道：“我和你同去。”那宫女冷笑道：“你就是不放心。”太后道：“那又有什么不放心了？我疑心阿燕有什么古怪，咱二人联手，容易制他。”那宫女道：“嗯，那也不可防，别在阴沟里翻船。这就去罢。”

太后点点头，走到床边，掀开被褥，又揭起一块木板来，烛光下青光一闪，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剑，将短剑插入剑鞘，放在怀中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原来老婊子床上还有这么个机关。她是防人行刺，短剑不插在剑鞘之中，那是伸手一抓，拿剑就可杀人，用不着从鞘中拔出。万分紧急的当儿，可差不起这么霎一霎眼的时刻。”

只见太后和那宫女走出寝殿，虚掩殿门，出了慈宁宫，房中烛火也不吹熄，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将这对猪蹄放在她床上那个机关之中，待会她放还短剑，忽然摸到这对猪蹄，管教吓得她死去活来。”

只觉这主意妙不可言，当即闪身进屋，掀开被褥，见床板上有个小铜环，伸指一拉，一块阔约一尺、长约二尺的木板应手而起，下面是个长方形的暗格，赫然放着三部经书，正是他曾见过的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两部是他在鳌拜府中所抄得，原来放经书的玉匣已不在了。另有一部封皮是白绸子的，那晚

听海老公与太后说话，说顺治皇帝送给董鄂妃一部经书，太后杀了董鄂妃后据为己有，料想就是这部了。

韦小宝大喜，心想：“这些经书不知有什么屁用，人人都这等看重。老子这就来个顺手牵羊，把老婊子气个半死。”当即取出三部经书，塞入怀里。将柳燕那双脚从长袍中抖入暗格，盖上木板，放好被褥，将长袍踢入床底，正要转身出外，忽听得外房门呀的一声响，有人推门而进。

这一下当真吓得魂飞天外，哪料到太后和那宫女回来得这样快，想也想不及，一低头便钻入床底，心中只是叫苦，只盼太后忘记了什么东西，回来拿了，又去找寻自己，又盼她所忘记的东西并非放在被褥下的暗格之中。

只听得脚步声轻快，一个人窜了进来，却是个女子，脚上穿的是双淡绿鞋子，裤子也是淡绿，瞧裤子形状是个宫女，心想：“原来是服侍太后的宫女，她身有武功，不会是蕊初。她如不马上出去，可得将她杀了。最好她走到床前来。”轻轻拔出匕首，只待那宫女走到床前，一刀自下而上，刺她小腹，包管她莫名其妙的就此送命。

只听得她开抽屉，开柜门，搬翻东西，在找寻什么物事，却始终不走到床前，跟着听得嗤嗤几声响，用什么利器划破了两口箱子。韦小宝吃了一惊：“这人不是寻常宫女，是到太后房中偷盗来的，莫非是来盗《四十二章经》？她手中既有刀剑，看来武功也不会差过老子，我如出去，别说杀她，只怕先给她杀了。”听得那女子在箱中一阵乱翻，又划破了西首三口箱子找寻。韦小宝肚里不住咒骂：“你再不走，老婊子可要回来了。你送了性命不要紧，累得我韦小宝陪你归天，你的面子未免太大了。”

那女子找不到东西，似乎十分焦急，在箱中翻得更快。

韦小宝就想投降：“不如将经书抛了出去给她，好让她快快走路。”

便在此时，门外脚步声响，只听得太后低声道，“我说定是柳燕这贱人拿到经书，自行走了。”那女子听到人声，已不及逃走，跨进衣柜，关上了柜门。那男子口音的宫女说道：“你当真差了柳燕拿经书？我怎知你说的不是假话？”太后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没派柳燕去拿经书？那么要她干什么去？”那宫女道：“我怎知你在捣什么鬼？说不定你要除了柳燕这眼中之钉，将她害死了。”

太后怒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亏你做师兄的，竟说出这等没脑子的话来。柳燕是我师妹，我有这样大的胆子？”那宫女冷冷的道：“你素来胆大，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”

两人话声甚低，但静夜中还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韦小宝听太后叫那宫女为“师兄”，而柳燕却又是她“师妹”，越听越奇。她二人说话之间，已走进内室，一见到房中箱子划破，杂物散了一地，同时啊的一声，惊叫出来。

太后叫道：“有人来盗经书。”奔到床边，翻起被褥，拉开木板，见经书已然不在，叫了声：“啊哟！”跟着便见到柳燕的那一对断脚，惊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那宫女伸手拿起，说道：“是女人的脚。”太后惊道：“这是柳燕，她……她给人害死了。”那宫女冷笑道：“我的话没错罢？”太后又惊又怒，道：“什么话没错？”那宫女道：“这藏书秘密所在，天下只你自己一人知道。柳师妹倘若不是你害死的，她的断脚怎会放在这里？”

太后怒道：“这会儿还在这里说瞎话？盗经之人该当离去不远，咱们快追。”

那宫女道：“不错，说不定这人还在慈宁官中。你……你可不是自己弄

鬼罢？”

太后不答，转过身来，望着衣柜，一步步走过去，似乎对这柜子已然起疑。

韦小宝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，烛光晃动，映得剑光一闪一闪，在地下掠过，料知太后左手拉开柜门，右手便挺剑刺进柜去，柜中那宫女势必无可躲闪。

眼见太后又跨了一步，离衣柜已不过两尺，突然间喀喇喇一声响，那衣柜直倒下来，压向太后。太后出其不意，急向后跃，柜中飞出好几件花花绿绿的衣衫，缠在她头上。太后忙伸手去抓，又有一团衣衫掷向她身前，只听得她一声惨叫，衣衫中一把血淋淋的短刀提了起来。原来那团衣衫之中竟裹得有人。柜中宫女倒柜掷衣，令太后手足无措，一击成功。

那男噪宫女起初似乎瞧得呆了，待得听到太后惨呼，这才发掌向那团衣服中击落。韦小宝见那团衣服迅即滚开，那绿衣宫女从乱衣服中跃将出来，手提染血短刀，向那男噪宫女扑去。那男噪宫女发掌击出，绿衣宫女斜身闪开，立即又向敌人扑上。

韦小宝身在床底，只见到两人的四只脚。男噪宫女穿的是灰色裤子，黑缎鞋子。穿绿鞋的双脚疾进疾退，穿黑鞋的双脚只偶尔跨前一步，退后一步。两人相斗甚剧，却不闻兵刃相交之声，显然那男噪宫女手中没有兵刃。韦小宝斜眼向太后瞧去，只见她躺在地下，毫不动弹，显已死了。

但听得掌声呼呼，斗了一会，突然眼前一暗，三座烛台中已有一只蜡烛给掌风扑熄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另外两只蜡烛快快也都熄了，我就可乘黑逃走。”

呼的一声掌风过去，又是一只蜡烛熄了。两个宫女只是闷打，谁也不发出半点声息，似乎都怕惊动了外人。慈宁宫中本来太监宫女甚众，闹了这么好一会，早该有人过来察看，但这些人显然一向奉了太后严令，不得呼召，谁也不敢过来窥探。

只听得察察声响，桌椅的碎片四散飞溅，韦小宝暗暗心惊：“这说话好似男人般的宫女武功恁地了得，掌风到处，将桌椅都击得粉碎。”蓦地里一声轻呼，白光闪烁，跟着噗的一声，似是绿衣宫女兵刃脱手，飞上去钉在屋顶。跟着两人倒在地下，扭成一团。

这一来韦小宝瞧得甚是清楚，但见两人施展擒拿手法，在数尺方圆之内进攻防御，招招凶险之极。他别的武功所知甚为有限，于擒拿法却练过不少时日，曾跟康熙日日拆解，见两个宫女出招极快，出手狠辣凌厉，挖眼、捣胸、批颈、锁喉、打穴、截脉、勾腕、撞肘，没一招不是攻敌要害。韦小宝暗暗咋舌：“倘若换作了我，早就大叫投降了！”

韦小宝一颗心随着两人的手掌跳动，只想：“那支蜡烛为什么还不熄？”他明知二人斗得正紧，他就算堂而皇之的从床底爬了出来，堂而皇之的走出门去，两名宫女也只有惊愕的份儿，谁也缓不出手来阻拦，但就是鼓不起勇气。

蓦地里烛火一暗，一个女子声音轻哼一声，烛光又亮，只见那灰衣宫女已压住了绿衣宫女，右手手肘横架在她咽喉上。绿衣宫女左手给敌人掠在外门，难以攻敌，右手勾打拿戳，连连出招，都给对方左手化解了，咽喉给人压住，喘息艰难，右手的招数渐缓，双足向上乱踢，转眼便会给敌人扼死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灰衣宫女扼死对手之后，定会探头到床底下来找经书，

韦小宝可得变成韦死宝！”此时不容细思，立即从床底窜出，手起剑落，一匕首插入灰衣宫女的背心，乘势向上一挑，切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随即跃开。

灰衣宫女纵声大叫，跳了起来，一扑而前，双手抓住韦小宝头颈，用力收紧。韦小宝给她扼得伸出了舌头，眼前阵阵发黑。绿衣宫女飞身跃起，右掌猛落，斩在灰衣宫女的左颈，跟着左手抓住她头发向后力扯，突然手上一松，将她满头头发都拉了下来，露出一个光头，原来装的是假发。就在这时，灰衣宫女双手松开，放脱了韦小宝，头颈扭了几扭，倒地缩作一团，背上鲜血犹如泉涌，眼见不活了。

绿衣宫女喘息道：“多谢小公公，救了我性命。”韦小宝点了点头，惊悸未定，伸手抚摸自己头颈，左手指着那灰衣宫女的光头，道：“她……她……”绿衣宫女道：“这人男扮女装，混在宫里。”

忽听得门口有人叫道：“来人啊，有刺客！”声音半男半女，是个太监。

绿衣宫女右手揽住韦小宝，破窗而出，左手挥出，噗的一响，跟着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那太监身中暗器，扑地倒了。

绿衣宫女左手揽着韦小宝的腰，将他横着提起，向北疾奔，过西三所，进了养华门。韦小宝这时比之初进宫时已高大了不少，也重了不少，这绿衣宫女跟他一般高矮，身子纤细，但提了他快步而奔，如提婴儿，毫不费力。韦小宝赞道：“好本事！”

那宫女提着他从小径绕过雨花阁、保华殿，来到福建宫侧的火场之畔，才将他放下。

这火场已近西铁门，是焚烧宫中垃圾废物的所在，晚间极为僻静。

绿衣宫女问道：“小公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小桂子！”她“啊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手擒鳌拜、皇上最得宠的小桂子公公。”

韦小宝微笑道：“不敢！”他在太后寝殿中和这宫女匆匆朝相，当时无暇细看，依稀觉得她已有四十来岁，说道：“姊姊，你又怎么称呼？”

那宫女微一迟疑，道：“你我祸福与共，那也不用瞒你。我姓陶，宫中便叫我陶宫娥。你在太后的床下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随口胡诌：“我是奉皇帝圣旨，来捉太后的奸！”

陶宫娥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皇上知道这宫女是男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知道一点儿因头，不过也不太确实。”陶宫娥道：“我……我杀死了太后，这件事转眼便闹得天翻地覆，闭了宫门大搜。我可得立即出宫。桂公公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老婊子到了阴世去做婊子，我在宫里倒太平无事了，可是闭宫大搜，方沐两个姑娘却非糟糕不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陶姊姊，我倒有个法子，我立即去禀告皇上，说道亲眼看见太后是给那个假宫女杀死的，假宫女则是太后杀的，他两人斗了个同归于尽。反正太后已经死无对证，你也不用逃出宫去了。”

陶宫娥沉吟片刻，道：“这计策倒也使得，但那个太监，却又是谁杀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说也是那个假宫女杀的。”陶宫娥道：“桂公公，这件事可十分危险，皇上虽然喜欢你，多半也要杀了你灭口。”韦小宝打个寒噤，问道：“皇上也要杀我，那为什么？”

陶宫娥道：“他母亲跟人有苟且之事，倘若泄漏了一点风声出去，你叫皇上置身何地？就算你守口如瓶，皇上每次见到你，总不免心中有愧，迟早非杀了你不可。”韦小宝惊道：“他……他这样毒辣？”觉得陶宫娥这话毕

竟不错，这些事可千万不能跟皇帝说。

便在此时，南方传来几声锣响，跟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锣声，那是宫中失火或是有警的紧急讯号，全宫侍卫、太监立即出动。

陶宫娥道：“咱们逃不出去了。你假装去帮着搜捕刺客，我自己回屋去睡觉。”伸出左臂，抱住他腰，又带着他疾奔，向西奔到英华殿之侧，将他放下，轻声道：“小心！”一转身便隐在墙角之后。

韦小宝记挂着方怡和沐剑屏，急忙奔向她二人藏身之所。耳听得锣声越响越急，跟着人声喧哗，他没命价奔进那间屋子，叫道：“是我！”

方沐二女早已吓得脸无血色。沐剑屏道：“干么打锣？是来捉拿我们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是。老婊子死了！括括叫，别别跳。还是回到我屋里比较稳当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回到你屋里，我们……我们杀了人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用怕，他们不知道的，快走！”俯身扶起方怡，左手提了包袱，向外冲出。

三人跌跌撞撞的奔了一会，只见斜刺里几名侍卫奔来。为首侍卫高举火把，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韦小宝叫道：“是我，你们赶快去保护皇上。是走了水吗？”那人认得韦小宝，忙将火把交给旁人，双手垂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桂公公，听说慈宁宫出了事。”韦小宝道，“好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便来。”那侍卫躬身道：“是！”带领众人而去。

沐剑屏道：“他们似乎很怕你呢，刚才我还道要糟。”说着连拍胸口。

韦小宝想说句笑话，吹几句牛，但挂念着太后被杀之事闹了出来，不知将有何等后果，心慌意乱之下，什么笑话也说不出口。路上又遇到了一批侍卫，这才回到自己住处，好在方怡和沐剑屏早已换成太监装束，众侍卫群相慌乱，谁也没加留意。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便耽在这里，千万别换装束。”将包袱放入衣箱，出屋后，将门上了锁，快步奔向乾清宫康熙的寝殿。

韦小宝在小茶馆中与方沐二女话别，忽听得徐天川喝道：“好朋友，到这时候还不露相吗？”伸手向右首那车夫的肩头拍了下去。

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联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

康熙听到锣声，披衣起身，一名侍卫来报慈宁宫中出了事，什么事却说不清楚。他正自着急，见韦小宝进来，忙问：“太后安好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太后叫奴才今晚先回自己屋去睡，明天再搬进慈宁宫去，没……没想到宫里出了事。不知什么，奴才这就去瞧瞧。”康熙道：“我去给太后请安，你跟着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康熙对母后甚有孝心，不及穿戴，披了件长袍便抢出门去，快步而行，一面问道：“太后要你服侍，你怎么又到了我这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奴才听得锣声，担心又来了刺客，一心只挂念着皇上，忙不迭奔来，真……真是该死。”

康熙一出寝宫，左右太监、侍卫便跟了一大批，十几盏灯笼在身周照着。他见韦小宝衣衫头发极是紊乱，哪知道他是在太后床底钻进钻出，还道他忠心护主，一心一意的只挂念着皇帝，来不及穿好衣服，就赶来保护，颇感喜慰。

行出数丈，两名侍卫奔过来禀告：“刺客擅闯慈宁宫，害死了一名太监，一名宫女。”康熙忙问：“可惊动了太后圣驾？”那侍卫道：“多总管已率人将慈宁宫团团围住，严密保护太后。”康熙略感放心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他便是带领十万兵马来保护慈宁宫，这会儿也已迟了。”

从乾清宫到慈宁宫相距不远，绕过养心殿和太极殿便到。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，数百名侍卫一排排的站着，别说刺客，只怕连一只老鼠也钻不过去。众侍卫见到皇帝，一齐跪下。康熙摆了摆手，快步进宫。

韦小宝掀起门帷。康熙走进门去，只见寝殿中箱笼杂物乱成一团，血流满地，横卧着两具尸首，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，叫道：“太后，太后！”

床上一人低声道：“是皇帝么？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”正是太后的声音。

韦小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想：“原来老婊子没死。我做事当真糊涂，先前干么不在她身上补上一剑？她没死，我可得死了。”回过头来，便想发足奔逃，却见门外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侍卫，逃不了三步便会给人抓住，只吓得双足发软，头脑晕眩，便欲摔倒。

康熙来到床前，说道：“太后，您老人家受惊了。孩儿保护不周，真是罪孽深重，那些饭桶侍卫，一个个得好好惩办才是。”太后喘了口气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是一个太监和宫女争闹……互相殴斗而死，不干侍卫们的事。”康熙道：“太后身子安好？没惊动到您老人家？”太后道：“没有！只是我瞧着这些奴才生气。皇帝，你去罢，叫大家散去。”

康熙道：“快传太医来给太后把脉。”韦小宝缩在他身后，不敢答应，只怕给太后瞧见了，又怕一开口就给认了出来。太后道：“不，不用传太医，我睡一觉就好。这两人……这两个奴才的尸首……不用移动。我心里烦得很，怕吵，皇帝，你……你叫大家快走。”她说话声音微弱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显是受伤着实不轻。

康熙很是担心，却又不敢违命，本想彻查这太监和宫女如何殴斗，惹得太后如此生气，两人虽已身死，却犯了这样大罪，还得追究他们家属，可是听太后的话，显然不愿张扬，连尸首也不许移动，只得向太后请了安，退出慈宁宫。

韦小宝死里逃生，双脚兀自发软，手扶墙壁而行。

康熙低头沉思，觉得慈宁宫中今晚之事大是突兀，中间必有隐秘，但太

后的意思明明摆着叫自己不可理喻。他沉思低头，走了好长一段，这才抬起头来，见韦小宝跟在身后，问道：“太后要你服侍，怎地你又跟着来了？”

韦小宝心想反正天一亮便要出宫逃走，大可信口开河，说道：“先前太后说道心里烦得很，一见到太监便生气。奴才见到太后圣体不大安适，还是别去惹太后烦恼的为妙。”

康熙点了点头，回到乾清宫寝殿，待眼侍他的众监都退了出去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你留着！”韦小宝应了。

康熙从东到西、又从西到东的踱来踱去，踱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看那太监和那宫女，为什么斗殴而死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我可猜不出。宫里很多宫女太监脾气都很坏，动不动就吵嘴，有时还暗中打架，只是不敢让太后和皇上知道罢了。”康熙点点头道：“你去吩咐大家，这事不用再提，免得再惹太后生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康熙道：“你去罢！”

韦小宝请了安，转身出去，心想：“我这一去，永远见你不着了。”回头又瞧了一眼。康熙也正瞧着他，脸上露出笑容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韦小宝转过身来。康熙揭开床头的一只金盒，拿出两块点心，笑道：“累了半天，肚里可饿了罢！”将点心递给他。

韦小宝双手接过，想起太后为人凶险毒辣，寝宫里暗藏男人，终有一天会加害皇上。他一切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皇帝对待自己，真就像是朋友兄弟一般，若不把这事跟他说明，他给太后害死，自己可太也没有义气。想到此处，眼前似乎出现了康熙全身筋骨俱断、横尸就地的惨状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。

康熙微笑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伸手拍拍他肩头，道：“你愿意跟我，是不是？那也容易，过几天等太后大好了，我再跟太后说去。老实说，我也舍不得你。”

韦小宝心情激动，寻思：“陶宫娥说，我如吐露真情，皇帝不免要杀我灭口。英雄好汉什么都能做，就是不能不讲义气，大丈夫死就死好了。”将两块点心往桌上一放，握住了康熙的手，颤声道：“小玄子，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，行吗？”

康熙笑道：“当然可以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没人之处，咱们就跟从前一样。你又想跟我比武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放马过来。”说着双手一翻，反握住了他双手。

韦小宝道：“不忙比武。有一件机密大事，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说，可是决不能跟我主子万岁爷说。皇上听了之后，就要砍我脑袋。小玄子当我是朋友，或者不要紧。”

康熙不知事关重大，少年心情，只觉十分有趣，忙拉了他并肩坐在床沿上，说道：“快说！快说！”韦小宝道：“现下你是小玄子，不是皇帝？”康熙微笑道：“对，我现下是你的好朋友小玄子，不是皇帝。一天到晚做皇帝，没个知心朋友，也没什么味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说给你听。你要砍我脑袋，也没法子。”康熙微笑道：“我干么要杀你？好朋友怎能杀好朋友？”

韦小宝长长吸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真的小桂子，我不是太监，真的小桂子已给我杀了。”康熙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韦小宝便将自己出身来历简略说了，接着说到如何被掳入宫、如何毒瞎海大富双眼、如何冒充小桂子、海大富如何教武等情，一一照实陈说。

康熙听到这里，笑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先解开裤子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知道皇帝精明，这等大事岂可不亲眼验明，当即褪下了裤子。

康熙见他果然并非净了身的太监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不是太监。杀了个小太监小桂子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只不过你不能再在宫里住了。要不然，我就派你做御前侍卫的总管。多隆这厮武功虽然不错，办事可糊涂得很。”

韦小宝系上裤子，说道：“这可多谢你啦，不过只怕不成。我听到了跟太后有关的几件大秘密。”

康熙道：“跟太后有关？那是什么？”问到这两句话时，心中已隐隐觉得有些不对。

韦小宝咬了咬牙，便述说那晚在慈宁宫所听到太后和海大富的对答。

康熙听到父皇顺治竟然并未崩驾，却是在五台山清凉寺出家，这一惊固然非同小可，这一喜尤其是如颠如狂。他全身发抖，握住了韦小宝双手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当真不假？我父皇……父皇还在人世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听到太后和海大富二人确是这么说的。”

康熙站起身来，大声叫道：“那……那好极了！好极了！小桂子，天一亮，咱们立即便往五台山去朝见父皇，请他老人家回宫。”

康熙君临天下，事事随心所欲，生平唯一大憾便是父母早亡。有时午夜梦回，想到父母之时，忍不住流泪哭泣。此刻听得韦小宝这么说，虽仍不免将信将疑，却已然喜心翻倒。

韦小宝道：“就怕太后不愿意。她一直瞒着你，这中间是有重大缘故的。”康熙道：“不错，那是什么缘故？”他一听到父亲未死，喜悦之情充塞胸臆，但稍一凝思，无数疑窦立即涌现。韦小宝道：“宫中大事，我什么都不明白，只能将太后和海大富的对答，据实说给你听。”康熙道：“是，是！快说，快说！”

听韦小宝说到端敬皇后和孝康皇后如何为人所害，康熙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说孝康皇后，是……是给人害死的？”韦小宝见他神色大变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脸上肌肉不住牵动，不禁害怕，颤声道，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只听到海大富跟太后是这么说的。”康熙道：“他们怎他说？你……你再说一遍。”

韦小宝记性甚好，重述那晚太后与海大富的对答，连二人的声调语气也都学得极像。

康熙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我亲娘……我亲娘竟是给人害死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孝康皇后就是……是……是你的母亲？”康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说下去，一句也不可遗漏。”心中一酸，泪水涔涔而下。

韦小宝接着述说凶手用“化骨绵掌”先害死端敬皇后的儿子荣亲王，再害死端敬皇后和贞妃，顺治出家后，太后又害死孝康皇后，殓葬端敬皇后和贞妃的件作如何奉海大富之命赴五台山禀告顺治，顺治如何派遣海大富回宫彻查，直说到太后和海大富对掌。他不敢说海大富是自己所杀，却说他眼睛瞎了之后，敌不过太后，以致对掌身亡。

康熙定了定神，详细盘问当晚情景，追查他所听到的说话。反复细问，料定韦小宝决无可能捏造此事，抬起头想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直到今天，才跟我说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件事关涉太大，我哪敢乱说？可是明天我要逃出官去，再也不回来了，想到你孤身在官中极是危险，可不能再瞒。”康熙道：“你

为什么要出官？怕太后害你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跟你说，今晚死在慈宁宫里的那个宫女，是个男人，是太后的师兄。”

太后宫中的宫女竟然是个男人，此事自然匪夷所思，但康熙这晚既听到自己已死的父皇竟然未死，而母亲又是为一向端庄慈爱的太后所暗杀，再听到一个宫女是男人假扮，已丝毫不以为奇，何况眼前这个小太监也就是假扮的，问道：“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晚我听到了太后跟海人富的说话后，太后一直要杀我灭口。”当下将太后如何派遣瑞栋、柳燕，以及众太监先后来加害自己等情一一说了，又说到在慈宁宫中听到一个男子和太后对答，两人争闹起来，那男子假扮的宫女为太后所杀，太后却也受了伤。他这番说话当然不尽不实，既不提到陶宫娥，也不说自己杀了瑞栋和柳燕，偷了几部《四十二章经》等情。

康熙沉吟道：“这人是太后的师兄？听他口气，似乎太后尚受另一人的挟制，那会是什么人？难道……难道这人知道太后寝殿中有个假宫女，因此……”韦小宝听他言语涉及太后的“奸情”，不敢接口，只摇了摇头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也想不出。”

康熙道：“传多隆来。”

韦小宝答应了，心想：“皇帝要跟太后翻脸，叫多隆捉拿老婊子来杀头？我到底是快快逃走好呢？还是留着再帮他？”

多隆正自忧心如焚，宫里接连出事，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就算不搬家，脑袋之上的帽子、帽子之上的顶子，总是大大的不稳，听得皇帝传呼，忙赶进乾清宫来。康熙吩咐道：“慈宁宫没什么事，你立即撤去慈宁宫外所有侍卫。太后说听到侍卫站在屋外，心里就烦得很。”多隆见皇上脸色虽然颇为古怪，却没半句责备的言语，心中大喜，忙磕了头出去传令。

康熙又将心中诸般疑团，细细询问韦小宝，过了良久，料知众侍卫已撤，说道：“小桂子，我和你夜探慈宁宫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亲自去探？”康熙道：“正是！”一来事关重大，不能单是听了一个假冒小太监的一面之辞，便对抚育自己长大的母后心存怀疑；二来“犯险夜探”，那是学武之人非做不可之事，有此机会，如何可以轻易放过？自己是皇帝，不能出官一试身手，在宫里做一下“夜行人”，却也是聊胜于无。只不过下旨先令慈宁宫守卫尽数撤走，自己再去“夜探”，未免不合“武林好手”的身分而已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太后已将她师兄杀了，这会儿正在安睡养伤，只怕探不到什么。”

康熙道：“没有探过，怎知探不到什么？”当即换上便装，脚下穿了薄底快靴，便是当日跟韦小宝比武的那一身装束，从床头取过一柄腰刀，悬在腰间，从乾清宫侧门走了出去。

众侍卫、太监正在乾清宫外层层守卫，一见之下，慌忙跪下行礼。康熙喝令：“大家站住，谁也不许乱动。”这是皇帝圣旨，谁敢有违？二百余名侍卫和太监就此直挺挺的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。

康熙带着韦小宝，来到慈宁宫花园，见静悄悄的已无一人。

他掩到太后寝殿窗下，俯耳倾听，只听得太后不住咳嗽，霎时之间，心中思涌如潮，又是悲苦，又是烦躁，听得太后的咳嗽声音，既想冲进去搂着她痛哭一场，又想扳住她脖子厉声质问，到底父皇和自己亲生母后是怎样了？他一时盼望小桂子所说的全是假话，又盼望他所说的丝毫不假。他不住发抖，

寒毛直竖，凉意直透骨髓。

太后房中烛火未熄，忽明忽暗映着窗纸。过了一会，听得一个宫女的声音道：“太后，缝好了。”太后“嗯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把这宫女……宫女的死尸，装……装在被袋里。”那宫女道：“是。那太监的死尸呢？”太后怒道：“我只叫你装那宫女，你……你又管什么太监？”那宫女忙道：“是！”接着便听到有物件在地下拖动之声。

康熙忍耐不住，探头去窗缝中张望，可是太后寝殿窗房的所有缝隙均用油灰塞满，连一条细缝也没有。他往日曾听韦小宝说过江湖上夜行人的行事诀窍和禁忌，那都是转述茅十八从扬州来到北京之时一路上所说的。此时窗户无缝，正中下怀，当下伸指沾了唾液，轻轻湿了窗纸，指上微微用力，窗上便破了个小孔，却无半点声息。

他就眼张去，见太后床上锦帐低垂，一名年轻宫女正在将地下一具尸首往一只大布袋中塞去，尸首穿的是宫女装束，可是头顶光秃秃地一根头发也无。那宫女将尸首塞入袋中，拾起地下的一团假发，微一迟疑，也塞进了布袋，低声道：“太后，装……装好啦！”

太后道：“外边侍卫都撤完了？我好像听到还有人声。”那宫女走到门边，向外一张，说道：“没人了。”太后道：“你把口袋拖到荷花塘边，在袋里放四块大石头，用……用绳子……咳……咳……将袋口扎住了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咳咳……把袋子推落塘里。”那宫女道：“是。”声音发抖，显得很害怕。太后道：“袋子推下池塘之后，多扒些泥土抛在上面，别让人瞧见。”那宫女又应道：“是。”拖着袋子，出房走向花园。

康熙心想：“小桂子说这宫女是个男人，多半不错。这中间若不是有天大隐情，太后何必要沉尸入塘，灭去痕迹？”见韦小宝便站在身边，不自禁的伸出手去，握住了他手。两人均觉对方手掌又湿又冷。

过了一会，听得扑通一声，那装尸首的布袋掉入了荷塘，跟着是扒土和投掷泥土入塘的声音，又过一会，那宫女回进寝殿。韦小宝早就认得她声音，便是那小宫女蕊初。

太后问道：“都办好了？”蕊初道：“是，都办好了。”太后道：“这里本来有两具尸首，怎么另一具不见了？明天有人问起，你怎么说？”蕊初道：“奴才……奴才什么也不知道。”太后道：“你在这里服侍我，怎会什么也不知道？”蕊初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太后怒道：“什么”是，是’？”

蕊初颤声道：“奴才见到那死了的宫女站起身来，原来她只是受伤，并没有死。她慢慢的……慢慢的走出去。那时候……那时候太后正在安睡，奴才不敢惊动太后，眼见那个宫女走出了慈宁宫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到哪里去啦。”太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阿弥陀佛，她没死，自己走了，那倒好得很。”蕊初道：“正是，谢天谢地，原来她没死。”

康熙和韦小宝又待了一会，听太后没再说话，似已入睡，于是悄悄一步步的离开，回到乾清宫。只见一众侍卫太监仍是直挺挺的站着不动。康熙笑道：“大家随便走动罢！”他虽笑着说话，笑声和活声却甚为干涩。

回入寝宫，他凝视韦小宝，良久不语，突然怔怔的掉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原来太后……太后……”韦小宝也不知说什么话好。

康熙想了一会，双手一拍，两名侍卫走到寝殿门口。康熙低声道：“有一件机密事情，差你二人去办，可不能泄漏出去。慈宁宫花园的荷塘中，有一只大口袋，你二人去抬了来。太后正在安睡，你二人倘若发出半点响声，

吵醒了太后，那就自己割了脑袋罢。”两人躬身答应而去。康熙坐在床上，默不作声，反复思量。

隔了好半晌，终于两名侍卫抬了一只湿淋淋的大布袋，来到寝殿门外。

康熙道：“可惊醒了太后没有？”两名侍卫齐道：“奴才们不敢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拿进来！”两名侍卫答应了，将布袋拿进屋来。康熙道：“出去罢！”

韦小宝等两名侍卫退出寝殿，带上了门，上了门，便解开布袋上的绳索，将尸首拖了出来。见尸首脸上胡子虽剃得极光，须根隐约可见，喉头有结，胸口平坦，自是个男子无疑。这人身上肌肉虬结，手指节骨凸起，纯是一副久练武功的模样。看来此人假扮宫女、潜伏宫中只是最近之事，否则以他这副形相，连做男人也是太丑，如何能假扮宫女而不给发觉？

康熙拔出腰刀，割破此人的裤子，看了一眼之后，恼怒之极。连挥数刀，将他腰胯之间斩得稀烂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太后……”康熙怒道：“什么太后？这贱人逼走我父皇，害死我亲娘，秽乱宫廷，多行不义。我……我要将她碎尸万段，满门抄斩。”韦小宝吁了口长气，登时放心：“皇上不再认她是太后，这老婊子不论做什么坏事，给我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杀我灭口。”

康熙提刀又在尸首上剁了一阵，一时气愤难禁，便欲传呼侍卫，将太后看押起来审问，转念一想：“父皇未死，却在五台山出家，这是何等大事？一有泄漏，天下官民群相耸动，我可万万卤莽不得。”说道：“小桂子，明儿一早，我便跟你去五台山查明真相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”心中大喜，得和皇帝同行，到五台山去走一遭，比之闷在北京城里自是好玩得多了。

但康熙可远比韦小宝见识明白，思虑周详，随即想到皇帝出巡，十分隆重，至少也得筹备布置好几个月，沿途百官预备接驾保护，大费周章，决不能说走便走；又想自己年幼，亲政未久，朝中王公大臣未附，倘若太后乘着自己出京之机夺政篡权，废了自己，另立新君，却是可虑，又如父皇其实已死，或者虽然尚在人世，却不在五台山上，自己大张旗鼓的上山朝见，要是未能见到，不但为天下所笑，抑且是贻讥后世。

他想了一会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随便出京。小桂子，你给我走一遭罢。”韦小宝颇感失望，道：“我一个人去？”康熙道：“你一个人去。待得探查明白，父皇确是在五台山上，我在京里又布置好了对付那贱人的法子，咱二人再一同上山，以策万全。”

韦小宝心想皇帝既决定对付太后，自己去五台山探访，自是义不容辞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就去五台山。”

康熙道：“我大清的规矩，太监不能出京，除非是随我同去。好在你本来不是太监。小桂子，你以后不做太监了，还是做侍卫罢。不过宫里朝里的人都已认得你，忽然不做太监，大家会十分奇怪。嗯，我可对人宣称，为了擒拿鳌拜，你奉我之命，假扮太监，现下元凶已除，自然不能老是假扮下去。小桂子，将来你读点书，我封你做个大官儿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啊！只不过我一见书本子就头痛。我少读点书，你封我的官儿，也就小些儿好了。”

康熙坐在桌前，提起笔来，给父皇写信，禀明自己不孝，直至此刻方知父皇尚在人世，心中欢喜逾恒，即日便上山来，恭迎圣驾回宫，重理万机，

而儿子亦得重接亲颜，写得几行字，忽想：“这封信要是落入了旁人手中，那可大大不妥。小桂子倘若给人擒获或者杀死，这信就给人搜去了。”

他拿起了那页写了半张的信纸，在烛火上烧了，又提笔写道：

“敕令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穿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，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，钦此。”

写毕，盖了御宝，交给韦小宝，笑道：“我封了你一个官儿，你瞧瞧是什么。”

韦小宝睁大了眼，只识得自己的名字，和“五、一、文”三个字，一共六个字，而“韦”字和“宝”字也是跟“小”字上下相凑才识得的，要是分开，就认不准了，摇头道：“不晓得是什么官。是皇上亲封的，总不会是小官罢？”

康熙笑着将那道敕令读了一遍。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是御前侍卫副总管，厉害，厉害，还赏穿黄马褂呢。”康熙微笑道：“多隆虽是总管，可没黄马褂穿。你这事如能办得妥当，回宫后再升你的官。只不过你年纪太小，官儿太大了不像样，咱们慢慢的来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官大官小，我也不在乎，只要常常能跟你见面，那就很好了。”

康熙又喜又悲，说道：“你此去一切小心，行事务须万分机密。这道敕令，如不是万不得已，不可取出来让人见到。这就去罢！”

韦小宝向康熙告别，见东方已现出鱼肚白，回到屋里，轻轻开门进去。

方怡并没睡着，喜道，“你回来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万事大吉，咱们这就出官去罢。”沐剑屏迷迷糊糊的醒转，道：“师姊很是担心。怕你遇到危险。”韦小宝笑问：“你呢？”沐剑屏道：“我自然也担心。你没事罢？”韦小宝道，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只听得钟声响动，宫门开启，文武百官便将陆续进宫候朝。韦小宝点燃桌上蜡烛，察看二人装束并无破绽，笑道：“你二人生得太美，在脸上擦些泥沙灰尘罢。”沐剑屏有些不愿意，但见方怡伸手在地下尘土往脸上搽去，也就依样而为。韦小宝将从太后床底盗来的三部经书也包入包袱，摸出那枝银钗，递给方怡，说道：“是这根钗儿罢？”

方怡脸上一红，慢慢伸手接过，说道：“你甘冒大险，原来……原来是去为我取这根钗儿。”心中一酸，眼眶儿红了，将头转了过去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也没什么危险。”心想：“这叫做好心有好报，不去取这根钗儿，捞不到一件黄马褂穿。”

他带领二人，从禁宫城后门神武门出官。其时天色尚未大亮，守门的侍卫见是桂公公带同两名小太监出官，除了巴结讨好，谁来多问一句？

方怡出得宫来，走出十余丈后，回头向宫门望了一眼，百感交集，真似隔世为人。

韦小宝在街边雇了三顶小轿，吩咐抬往西长安街，下轿另雇小轿，到天地会落脚处两条胡同外下轿，说道：“你们沐王府的朋友，昨天都出城去了。我得跟朋友商议商议，且看送你们去哪里。”他做了钦赐黄马褂的御前侍卫副总管，自觉已成了大人，加之有钦命在身，去查一件天大的大事，突然收起了油腔滑调，再者师父相距不远，可也不敢放肆。

方怡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今后要去哪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不敢再在北京城多耽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要等到太后死了，事乎之后，才敢回来。”方怡道：

“我们在河北石家庄有个好朋友，你……你如不嫌弃，便同……同去暂避一时可好？”沐剑屏道：“好啊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大家是自己人。三个人一起赶路，也热闹些。”两人凝望着他，均有企盼之意，沐剑屏显得天真热切，方怡则微含羞涩。

韦小宝如不是身负要务，和这两个俏佳人结伴同行，长途邀游，原是快活逍遥之极，此刻却不得不设法推托，说道：“我还答应了朋友去办一件要紧事，这时候不能就去石家庄。你们身上有伤，两个姑娘儿家赶路不便，我得拜托一两个靠得住的朋友，护送你们前去。咱们且歇一歇，吃饱了慢慢商量。”

当下来到天地会的住处。守在胡同外的弟兄见到是他，忙引了进去。马彦超迎了出来，见他带着两名小太监，甚是诧异。韦小宝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是沐家小公爷的妹子，还有一个是她师妹，我从宫里救出来的。”

马彦超请二女在厅上就坐，奉上茶来，将韦小宝拉在一边。说道：“总舵主昨晚出京去了。”韦小宝大喜，他一来实在怕师父查问武功进境，二来又不知是否该将康熙所命告知，听说已然离京，心头登时如放下一块大石，脸上却装作失望之极，顿足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唉，师父怎地这么快就走了？”

马彦超道：“总舵主吩咐属下转告韦香主，说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湾来的急报，非赶回去处理不可。总舵主要韦香主一切小心，相机行事，宫中如不便再住，可离京暂避，又说要韦香主勤练武功，韦香主身上的伤毒不知已全清了没有，如果身子不妥，务须急报总舵主知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师父惦记我的伤势武功，好教人心中感激。”他两句话倒是不假，听得师父在匆忙之际还是记挂着自己身子，确是感念，又问：“台湾出了什么事？”

马彦超道：“听说是郑氏母子不合，杀了大臣，好像生了内变。总舵主威望极重，有甚么变乱，他老人家一到必能平息，韦香主不必忧虑。李大哥、关夫子、樊大哥、风大哥、玄贞道长他们都跟着总舵主去了。徐三哥和属下留在京里，听由韦香主差遣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叫人去请徐三哥来。”心想“八臂猿猴”徐天川武功既高，人又机警，而且是个老翁，护送二女去石家庄最好不过。又想：“台湾也是母子不和，杀人生事，倒跟北京的太后、皇帝一样。”

他回到厅上，和方沐二人同吃面点。沐剑屏吃得小半碗面，便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当真不能和我们同去石家庄吗？”韦小宝向方怡瞧去，见她停箸不食，凝眸相睇，目光中殊有殷切之意，不由得胸口一热，便想要二女跟着自己去五台山，但随即心想：“我去办的是何等大事？带着这两个受伤的姑娘上道，碍手碍脚，受人注目，那是万万不可。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事了之后，便到石家庄来探望。你们的朋友住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方怡慢慢低下头去，用筷子挟了一根面条，却不放入口里，低声道：“那位朋友在石家庄西市开一家骡马行，他叫‘快马’宋韦小宝道：“‘快马’宋三，是了，我一定来探望你们。”脸上出现顽皮神色，轻声道：“我又怎能不来？怎舍得这一对羞花闭月的大老婆、小老婆？”

沐剑屏笑道：“乖不了半天，又来贫嘴贫舌了。”方怡正色道：“你如真当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……我们天天盼望你来。要是心存轻薄，不尊重人，那……那也不用来了。”韦小宝碰了个钉子，微觉无趣，道：“好啦，你不爱说笑，以后我不说就是。”方怡有些歉然，柔声道：“就是说笑，也有个

分寸，也得瞧时候，瞧地方。你……你生气了吗？”

韦小宝又高兴起来，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只要你不生气就好。”

方怡笑了笑，轻轻的道：“对你啊，谁也不会真的生气。”

方怡这么嫣然一笑，纵然脸上尘土未除，却也是俏丽难掩，韦小宝登时觉得身上一阵温暖。他一口一口喝着面汤，一时想不出话来说。

忽听得天井中脚步声响，一个老儿走了进来，却是徐天川到了。他走到韦小宝身前，躬身行礼，满脸堆欢，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您老好。”他为人谨细，见有外人在座，便不称呼“韦香主”。

韦小宝抱拳还礼，笑道：“徐三哥，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。这两位都是‘铁背苍龙’柳老爷子的高足，这一位方姑娘，这一位沐姑娘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。”向方沐二女道：“这位徐大哥，跟柳老爷子、你家小公爷都相识。”他生怕方沐二女怀恨记仇，加上一句：“本来有一会儿小小过节，现下这梁子都已揭开了。”待三人见过礼后，说道：“徐三哥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”

徐天川听得这两个女扮男装的小太监竟是沐王府的重要人物，心想沐剑声等都已知道韦小宝来历，这两位姑娘自然也早得悉，便道：“韦香主有所差遣，属下自当奉命。”

方怡和沐剑屏却其实不知道韦小宝的身分，听徐天川叫他“韦香主”，都大为奇怪。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两位姑娘跟吴立身吴老爷子、刘一舟刘大哥他们一般，都是失陷在皇宫之中，此刻方才出来。沐家小公爷、刘一舟师兄他们都已离京了罢？”

徐天川道：“沐王府众位英雄昨天都已平安离京。沐小公爷还托我打探小郡主的下落，我请他放心，包在天地会身上，必定找到小郡主。”说着脸露微笑。

沐剑屏道：“刘师哥跟我哥哥在一起？”她这话是代方怡问的。徐天川道：“在下送他们分批出城，刘师兄是跟柳老爷子在一起，向南去的。”方怡脸上一红，低下头来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听得心上人平安脱险，定然是心花怒放。”殊不知这一次却猜错了。方怡心中想的是：“我答应过他，他如救了刘师哥性命，我便得嫁他为妻，终身不渝。可是他是个太监，怎生嫁得？他小小年纪，花样百出，却又是什么‘韦香主’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两位姑娘力抗清官侍卫，身上受了伤，现下要到石家庄一位朋友家去养伤。我想请徐三哥护送前去。”

徐天川欢然道：“理当效劳。韦香主派了一件好差使给我。属下对不起沐王府的朋友，反蒙沐小公爷相救，心中既感且愧。得能陪伴两位姑娘平安到达，也可稍稍补报于万一。”

沐剑屏向徐天川瞧了一眼，见他身形瘦小，弓腰曲背，是个随时随刻便能一命呜呼的糟老头子，说什么护送自己和师妹，只怕一路之上还要照料他呢，何况韦小宝不去，早已好生失望，不悦之意忍不注便在脸上流露了出来。

方怡却道：“烦劳徐老爷子大驾，可实在不敢当，只须劳驾给雇一辆大车，我们自己上路好了。我们的伤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实在不用费神。”

徐天川笑道：“方姑娘不用客气。韦香主既有命令，我说什么要奉陪到底。两位姑娘武艺高强，原不用老头儿在旁惹厌，‘护送’两字，老头儿实在没这个本领。但跑腿打杂，侍候两位姑娘住店、打尖、雇车、买物，那倒

是拿手好戏，免得两位姑娘一路之上多费口舌，对付骡夫、车夫、店小二这些人物。”

方怡见难再推辞，说道：“徐老爷子这番盛意，不知如何报答才好。”

徐天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报什么答？不瞒两位姑娘说，我对咱们这位韦香主，心中佩服得了不得，别瞧他年纪轻轻，实在是神通广大。他既救了我老命，昨天又给老头子出了胸中一口恶气，我心中正在嘀咕，怎生想法子好好给他办几件事才好，哪想他今天就交给了我这一件差使。两位姑娘就算不许我陪着，老头儿也只好不识相，一路之上做个先行官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侍候两位平安到达石家庄。别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只几天路程，韦香主倘若吩咐老头儿跟随两位上云南去，那也是说去便去，送到为止。”

沐剑屏见到他模样虽然猥琐，说话倒很风趣，问道：“他昨天给你出了什么气？昨天，他……他不是皇宫里么？”

徐天川笑道：“吴三桂那奸贼手下有个狗官，叫做卢一峰。他将老头儿拿了去，拷打辱骂，还拿张膏药封住我的嘴巴，幸得令兄派人救了我出来。韦香主答应我说，他定当叫人打断这狗官的双腿。我想吴三桂的狗儿子这次来京，手下带的能人极多。卢一峰这厮上次吃过我苦头，学了乖，再也不敢独自出来，咱们要报仇，可不这么容易。哪知道昨天我在西城种德堂药材铺，见到一个做跌打医生的朋友，说起平西王狗窝里派人抬了一个狗官，到处找跌打医生。事情可也真奇怪，跌打医生找了一个又一个，一共找了二三十人，却又不让医治，只是跟他们说，这狗官名叫卢一峰，糊涂混蛋，平西王的狗儿子亲自拿棍子打断了他的一双狗腿，要他痛上七日七夜。不许医治。”

方怡和沐剑屏都十分奇怪，问韦小宝：“那是什么道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狗官得罪了徐三哥，自然要叫他多吃点儿苦头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平西王狗窝里的人，却干么又将他抬来抬去，好让众人得知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吴应熊这小子是要人传给我听，我叫他打断这狗官的腿，他已办妥了。”沐剑屏更是奇怪，问道：“他又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我胡说八道，骗了他一番，他就信啦。”

徐天川道：“我本想赶去将他毙了，但想这狗官给人抬着游街示众，断了两条腿又不许医治，如去杀了他，反倒便宜了这厮。昨天下午我亲眼见到了他，一条狗命十成中倒已去了九成，裤管卷了起来，露出两条断腿，又肿又紫，痛得只叫妈。两位姑娘，你说老头儿心中可有多痛快？”

这时马彦超已雇了三辆大车，在门外等候。他也是天地会中的得力人物，但会中规矩，大家干的是杀头犯禁之事，如非必要，越少露相越好，是以也没给方、沐二人引见。

韦小宝寻思：“我包袱之中一共已有五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些书有什么用，我是一点也不知道，但这许多人拚了性命偷盗抢夺，其中一定大有缘故，带在身上赶路，可别失落了。”沉吟半晌，有了计较，向马彦超悄悄的道：“马大哥，我在宫里有要好兄弟，给鞑子侍卫们杀了，我带了他骨灰出来，要好好给他安葬。请你即刻差人去买口棺木。”

马彦超答应了，心想韦香主的好友为鞑子所杀，那必是反清义士，亲自去选了一口上好柳州木棺材。他知道这位韦香主手面甚阔，将他所给的三百两银子使得只剩下三十几两，除了棺木之外，其他寿衣、骨灰坛、石灰、绵纸、油布、灵牌、灵幡、纸钱等物一应俱全，尽是最佳之物，又替方沐二女买了改换男装的衣衫鞋帽，途中所用的干粮点心，还叫了一名仵作、一名漆

匠。待得诸物抬到，韦小宝和二女都已睡了两个时辰。

韦小宝先行换了常人装束，心道：“我奉旨去五台山公干，这可有得忙了，怎么还有时候练武功？师父这部武功秘诀，可别给人偷了去。”当下将五部经书连同师父所给的武功秘诀，用油布一层一层的包裹完密，到灶下去捧了一大把柴灰，放在骨灰坛中，心想：“最好棺材之中放一具真的尸首，那么就算有人开棺查检，也不会起疑。只不过一时三刻，也找不到个坏人来杀了。”于是蘸些清水，抹在眼中脸上，神情悲哀，双手捧了油布包和骨灰坛，走到后厅，将包裹和骨灰坛放入棺材，跪了下来，放声大哭。

徐天川、马彦超，以及方沐二女都已候在厅上，见他跪倒痛哭，哪有疑心，只道确是他好友的骨灰，也都跪倒行礼。韦小宝见过死者家人向吊祭者还礼的情形，抢到棺木之侧，跪下向四人磕头还礼。眼看件作放好绵纸、石灰等物，钉上了棺盖。漆匠便开始油漆。

马彦超问道：“这位义士尊姓大名，好在棺木上漆书他的名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抽抽噎噎的不住假哭，心下寻思，说道，“他叫海桂栋。”那是将海大富、小桂子、瑞栋三人的名字各凑一字，心道：“我杀了你们三人，现下向你们磕头行礼，焚化纸钱给你们在阴世使用，你们三个冤鬼，总不该缠上我了罢？”

沐剑屏见他哭得悲切，劝慰道：“满清鞑子杀死我们的好朋友，总有一日要将他们杀得干干净净，给好朋友报仇雪恨。”韦小宝哭道：“鞑子自然要杀，这几位好朋友的仇，却是万万报不得的。”沐剑屏睁大了一双秀目，怔怔的瞧着他，心思：“为什么报不得？”

四人休息了一会，和马彦超作别上道。韦小宝道：“我送你们一阵。”方沐二人脸上均现喜色。

二女坐了一辆大车，韦小宝和徐天川各坐一辆。三辆大车先出东门，向东行了数里，这才折而向南。又行得七八里，来到一处镇甸，徐天川吩咐停车，说道：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天色已经不早，咱们在这里喝杯茶，这就分手罢！”

走进路旁一间茶馆，店伴泡上茶来，三名车夫坐了另一桌。

徐天川心想韦香主他们三人必有体己话要说，背负着双手，出去观看风景。

沐剑屏道：“桂……桂大哥，你其实姓韦，是不是？怎么又是什么香主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姓韦，名叫小宝，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。到这时候，可不能再瞒你们了。”沐剑屏叹道：“唉！”韦小宝问：“为什么叹气？”沐剑屏道：“你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，怎地……怎地到皇宫中去做了太监，那不是……那不是……”

方怡知道她要说“可惜之极”，一来此言说来不雅，二来不愿惹起韦小宝的愁思，插嘴道：“英雄豪杰为了国家大事，不借屈辱自身，那是教人十分佩服的。”她料想韦小宝必是奉了天地会之命，自残身体，入官卧底，确实令人敬佩。

韦小宝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要不要跟她们说我不是太监？”忽听得徐天川喝道：“好朋友，到这时候还不露相吗？”伸手向右首一名车夫的肩头拍了下去。

徐天川的右掌刚要碰上那车夫肩头，那人身子一侧，徐天川右掌已然拍空，他左拳却已向车夫右腰击到。那车夫反手勾推，将这拳带到了外门。徐

天川右肘跟着又向他后颈压落。那车夫右手反扬，向徐天川顶门虚击，徐天川手肘如和他头颈相触，便有如将自己头顶送到他手掌之下，立即双足使劲，向后跃开。他连使三招，掌拍、拳击、时压，是都十分凌厉的手法，可是那车夫竟都轻描淡写的一一化开。

徐天川又惊又怒，料想这人定是大内好手，奉命前来拿人，当下左手连挥，示意韦小宝等三人快逃，自己与敌人纠缠，让他们三人有脱身之机。可是他们三人哪肯不顾义气？方怡身上有伤，难以动手，韦小宝和沐剑屏都拔出兵刃，便要上前夹击。

那车夫转过身来，笑道：“八臂猿猴好眼力！”声音颇为尖锐。四人见他面目黄肿，衣衫污秽，形貌丑陋，一时间也瞧不出多少年纪。徐天川听他叫出自己外号，心下更惊，抱拳道：“尊驾是谁？干么假扮车夫，戏弄在下？”

那车夫笑道：“戏弄是万万不敢的。在下与韦香主是好朋友，得知他出京，特地前来相送。”韦小宝搔了搔头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可不认得你啊。”那车夫笑道：“我二人昨晚还联手共抗强敌，你怎地便忘？”韦香主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啊，你……你是陶……陶……”将匕首插入靴筒，奔过去拉住她手，才知道车夫是陶宫娥所乔装改扮。

陶宫娥脸上涂满了牛油水粉，旁人已难知她喜怒，但见她眼光中露出喜悦之色，说道：“我怕鞑子派人阻截，因此乔装护送一程，不料徐老爷子好眼力，可瞒不过他的法眼。”

徐天川见了韦香主的神情，知道此人是友非敌，又是欢喜，又感惭愧，拱手道：“尊驾武功高强，佩服，佩服！韦香主人缘真好，到处结交高人。”陶宫娥笑道：“不敢！请问徐大哥，我的改装之中，什么地方露了破绽？”徐天川道：“破绽是没有。只不过一路之上，我见尊驾挥鞭赶骡，不似寻常车夫。尊驾手腕不动，鞭子笔直伸了出去，手肘不抬，鞭子已缩回来。这一份高明武功，北京赶大车的朋友之中，只怕还没几位。”四人都大笑起来。

徐天川笑道：“在下倘若识相，见了尊驾这等功夫，原不该再伸手冒犯，只不过老头子就是不知好歹，那也没法子。”陶宫娥道：“徐大哥言重了，得罪了莫怪。”徐天川抱拳道：“不敢，请问尊姓大名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位朋友姓陶，跟兄弟是……生死之交。”陶宫娥正色道：“不错，正是生死之交。韦香主救过我的性命。”韦小宝忙道：“前辈说哪里话来？咱们只不过合力杀了个大坏蛋而已。”陶宫娥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韦兄弟，徐大哥，方沐二位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一拱手，便跃上大车赶车的座位。

韦小宝道：“陶……陶大哥，你到哪里？”陶宫娥笑道：“我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好，后会有期。”眼见她赶着大车，径自去了。

沐剑屏问道：“徐老爷子，这人武功真的很高吗？”徐天川道：“武功了得！她是个女子，更加了不起。”沐剑屏奇道：“她是女子？”徐天川道：“她跃上大车时扭动腰身，姿式固然好看，但不免扭扭捏捏，那自然是女子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她说话声音很尖，也不大像男人。韦大哥，她……她本来的相貌好看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四十年前或许好看的。但你就算再过四十年，仍比现今的她好看得多。”沐剑屏笑道：“怎么拿我跟她比了？原来她是个老婆婆。”

韦小宝想到便要跟她们分手，不禁黯然，又想孤身上路，不由得又有些

害怕。从扬州来到北京，是跟茅十八这江湖行家在一起；在皇宫之中虽迭经凶险，但人地均熟，每到紧急关头，往往凭着一时机智而化险为夷，此去山西五台山，这条路固然从未走过，前途更是一人不识。他从未单身行过长路，毕竟还是个孩子，难免胆怯。一时想先回北京，叫马彦超陪同前去五台山，却想这件事有关小玄子的身世，如让旁人知道了，可太也对不起好朋友。

徐天川只道他仍回北京，说道：“韦香主，天色不早，你这就请回罢，再迟了只怕城门关了。”韦小宝道，“是。”方怡和沐剑屏都道：“盼你办完事后，便到石家庄来相见。我们等着你。”韦小宝点点头，心中甜甜地、酸酸地，说不出话来。

徐天川请二女上车，自己坐在车夫身旁，赶车向南。韦小宝眼见方沐二女从车中探头出来，挥手相别。大车行出三十余丈，转了个弯，便给一排红柳树挡住，再也不见了。

韦小宝上了剩下的一辆大车，命车夫折而向西，不回北京城去。那车夫有些迟疑，韦小宝取出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十两银子雇你三天，总够了罢？”车夫大喜，忙道：“十两银子雇一个月也够了。小的好好服侍公子爷，公子爷要行便行，要停便停。”

当晚停在北京西南甘余里一处小镇，在一家小客店歇宿。韦小宝抹身洗脚，没等到吃晚饭，便已倒在炕上睡着了。

次晨醒转，只觉头痛欲裂，双眼沉重，半天睁不开来，四肢更酸软无比，难以动弹，便如在梦魇中一般。他想张口呼叫，却叫不出声，一张眼，却见地下躺着三人，他大吃一惊，呆了半晌，定了定神，慢慢挣扎着坐起，只见炕前坐着一人，正笑吟吟的瞧着他。

韦小宝“啊”的一声。那人笑道：“这会儿才醒吗？”正是陶宫娥。

韦小宝这才宽心，说道：“陶姊姊，陶姑姑，那……那是怎么回事？”陶宫娥微笑道：“你瞧瞧这三个是谁。”韦小宝爬下炕来，腿间只一软，便已跪倒，当即后仰坐地，伸手支撑，这才站起，见地下三人早已死了，却都不识，说道：“陶姑姑，是你救了我性命？”

陶宫娥笑道：“你到底叫我姊姊呢，还是姑姑？可别没上没下的乱叫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是姑姑，陶姑姑！”陶宫娥微笑道：“你一个人走路，以后饮食可得小心些，若是跟那八只手的老猴儿在一起，决不能上了这当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昨晚给人下了蒙汗药？”陶宫娥道：“差不多罢。”

韦小宝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多半茶里有古怪，喝上去有点酸味，又有些甜甜的。”心想：“我自己身上带着一大包蒙汗药，却去吃人家的蒙汗药。他妈的，我这次不尝尝蒙汗药的滋味，又怎知是酸酸甜甜的？”问道：“这是黑店？”陶宫娥道：“这客店本来是白的，你住进来之后，就变黑了。”韦小宝仍然头痛欲裂，伸手按住额头道：“这个我可不懂了。”

陶宫娥道：“你住店后不久，就有人进来，绑住了店主夫妇跟店小二，将这间白店改了黑店。一名贼人剥下店小二的衣服穿了，在茶壶里撒了一把药粉，送进来给你。我见你正在换衣服，想等你换好衣服之后，再出声示警，不料你又除了衣衫抹身。等我过了一会再来看你，你早已倒了茶喝过了。幸亏这只是蒙汗药，不是毒药。”

韦小宝登时满脸通红，昨晚自己抹身之时，曾想象如果方怡当真做了自己老婆，紧紧抱着她，那是怎么一股滋味，当时情思荡漾，情状不堪。陶宫娥年纪虽已不小，毕竟是女子，隔窗见到如此丑态，自然不能多看。

陶宫娥道：“昨日我跟你分手，回到宫里，但见内外平静无事，并没为太后发丧。我自是十分奇怪，匆匆改装之后，到慈宁宫外察看，见一切如常，原来太后并没死。这一下可不对了。我本想太后一死，咱二人仍可在宫中混下去，昨晚这一刀既然没刺死她，那就非得立即出宫不可，还得赶来通知你，免得你撞进宫来，自己送死。”

韦小宝假作惊异，大声道：“啊，原来老婊子没死，那可糟糕。”心下微感惭愧：“昨日匆忙之间，忘了提起，我以为你早知道了。”

陶宫娥道：“我刚转身，见有三名侍卫从慈宁宫里出来，形迹鬼鬼祟祟，心想多半是太后差他们去捉拿我的，但见他们并不是朝我的住处走去，当时也没功夫理会，回到住处收拾收拾，又改了装，从御膳房侧门溜出宫来。”

韦小宝微笑道：“原来姑姑装成了御膳房的苏拉。”御膳房用的苏拉杂役最多，劈柴、抬煤、杀鸡、洗菜、烧火、洗锅等等杂务。均由苏拉充当，这些人在御膳房畔出入，极少有人留意。

陶宫娥道：“我一出宫，便见到那三名侍卫，已然改了装束，背负包袱，各牵马匹，显然是有远行。”韦小宝“啊”了一声，伸左足向一具死尸踢了一脚，道：“便是这三位开黑店的朋友了？”陶宫娥微笑道：“那可得多谢这三位朋友，若不是他们引路，我怎又找得到你？谁料得到你会绕道向西？他们出城西门，一路上打听，可见到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单身上道，果然是奉太后之命拿你。傍晚时分，他们查到了这里，我也就跟到了这里。”

韦小宝心下感激，道：“若不是姑姑相救，此刻我连阎罗王的问话也答不上来啦。他问：‘韦小宝，你怎么死的？’我只好说：‘回大王，胡里胡涂，莫名其妙！’”

陶宫娥在深宫住了数十年，平时极少和人说话，听韦小宝说话有趣，笑道：“这孩子！阎罗王定说：‘拉下去打！’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阎罗老爷胡子一翘，喝道：‘活着胡里胡涂，莫名其妙，也就罢了，怎么死了也胡里胡涂？我这里倘若都是胡涂鬼，我岂不变成胡涂阎罗王？’”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韦小宝问道：“姑姑，后来怎样？”

陶宫娥道：“我听他们在灶下低声商议，一人说：‘太后圣谕，这小鬼能活捉最好，否则就一刀杀了，可是他身上携带的东西，尽数得带回去呈缴，一件也不许短少。’另一人道：‘这小鬼胆敢偷盗太后日日念诵的佛经，当真活得不耐烦了，难怪太后生气。太后吩咐，最要紧的就是那几部佛经。’小兄弟，你真拿了太后的佛经么？是你们总舵主叫你拿的，是不是？”说着目不转瞬的凝视着他。

韦小宝突然明白：“是了，她在太后房中找寻的，正是这几部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脸上装作迷惘一片，说道：“什么佛经？我们总舵主不拜菩萨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念过什么经。”

陶宫娥武功虽高，但自幼便在禁宫，于人情世故所知极少。两人虽然同在皇宫，韦小宝日日和皇帝、太后、王公、大官、侍卫、太监见面，时时刻刻在阴谋奸诈之间打滚，练得机伶无比，周身是刀；陶宫娥却只和两名老宫女相伴，一年之间也难得说上几十句话，此外什么人也不见。两人机智狡狴之间的相差，比之武功间的差距尤远。她见韦小宝天真烂漫，心想：“我刚救了他性命，他心中对我感激之极，小孩子又会说什么假话？何况我已亲自查过他的包袱？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见他们打开你的包袱细查，见到许多珠宝，又有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，好生眼红，商量着如何分赃。我听着生气，

便进来一起都料理了。”

韦小宝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原来太后这老婊子知道我有钱，派了侍卫来谋财害命。又下蒙汗药，又开黑店，这老婊子净干下三滥的勾当，真不是东西。”

陶宫娥道：“那倒不是的。太后要的只是佛经，不是珠宝银子。那几部佛经事关重大，我想会不会你交了给徐天川和那两位姑娘，带到石家庄去收藏？心想敌人已除，就让你多休息一会。当下骑了马向南赶去，在一家客店外找到了他们的大车，本想悄悄的查上一查，可是这位‘八臂猿猴’机警之至，我一踏上屋顶，他就知道了，说不得，只好再动一次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不是你对手。”

陶宫娥道：“我本不想得罪你们天地会，可是没法子。我将他点倒后，说了许多道歉的话，请他别生气。小兄弟，下次你见到他，再转言几句，说我实在是出于无奈。我在他三人的行李之中查了一遍，连那辆大车也拆开来查过了，什么也没查到，便解开了他们穴道。赶着骑马回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原来我胡里胡涂、莫名其妙之时，你却去办了这许多事。陶姑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天地会的？”陶宫娥微笑道：“我给你们赶了这半天车，怎会听不到你们说话？你小小年纪便做了青木堂香主，这在天地会中是挺大的职份，是不是？”

韦小宝甚是得意，笑道：“也不算小了。”

陶宫娥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“你跟随皇帝多时，可曾听到他说起过甚么佛经的事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说起过的。太后和皇上好像挺看重这些劳什子的佛经。其实他妈的有甚么用？太后做人这样坏，就算一天念一万遍阿弥陀佛，菩萨也不会保佑……”陶宫娥不等他说完，忙问：“他们说些甚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派我跟索额图大人到鳌拜府里查抄，叮嘱我一定要抄到两部四甚么经，好像有个‘二’字，又有个‘十’字的。”

陶宫娥脸上露出十分兴奋之情，道：“对，对！是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你抄到了没有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瞎字不识，知道他什么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五十三章经？后来索大人找到了，我拿去交给太后。她欢喜得很，赏了我许多糖果糕饼，他妈的，老婊子真小气，不给金子银子，当我小孩子哄，只给我糖果糕饼。早知她这样坏，那两部经书我早丢在御膳房灶里，当柴烧了……”

陶宫娥忙道：“烧不得，烧不得！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也知烧不得，皇上一问索大人，西洋镜就拆穿了。”陶宫娥沉吟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太后手里至少有两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恐怕有四部。”陶宫娥道，“有四部？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前天晚上我躲在她床底下，听她跟那个男扮女装的宫女说起，她本来就有一部，从鳌拜家里抄去了两部，她又差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，在一个什么旗主府中又去取了一部来。”

陶宫娥道：“正是，是从镶蓝旗旗主府里取来的。那么她手里共有四部了，说不定有五部、六部。”站了起来走了几步，说道：“这些经书十分要紧，小兄弟，我真盼你能助我，将太后那几部《四十二章经》都盗了出来。”韦小宝沉吟道：“老婊子如果伤重，终于活不成，这几部经书，恐怕会带到棺材里去。”陶宫娥道：“不会的，决计不会。我却担心神龙教教主棋高一着，捷足先得，这就糟了。”

“神龙教教主”这五字，韦小宝却是第一次听见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陶宫娥不答他的问话，在房中踱步兜了几个圈子，见窗纸渐明，天色映亮，转过身来，道：“这里说话不便，唯恐隔墙有耳，咱们走罢！”将三具尸首提到客店门外，放入大车。这三人都给她用重手震死，并未流血，倒十分干净，说道：“店主人和你的车夫都给他们绑着，让他们自行挣扎罢。”和韦小宝并坐在车夫位上，赶车向西。

行得七八里，天已大明，陶宫娥将三具尸首丢在一个乱坟堆里，拿几块大石盖住了，回到车上，说道：“咱们在车上一面赶路，一面说话，不怕给谁听了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也不知道车子底下有没有人。”陶宫娥一惊，说道：“对，你比我想得周到。”一挥鞭子，马鞭绕个弯儿，刷的一声，击到车底。她连击三记，确知无人，笑道：“这些江湖上防人的行径，我可一窍不通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我更是半窍不通了。你总比我行些，否则昨儿晚便救不了我。”

这时大车行在一条大路之上，四野寂寂。陶宫娥缓缓的道：“你救过我性命，我也救过你性命，咱们算得是生死患难之交。小兄弟，按年纪说，我做得了你娘，承你不弃，叫我一声姑姑，你肯不肯真的拜我为姑母，算是我的侄儿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做侄儿又不蚀本，反正姑姑早已叫了。”忙道：“那好极了。不过有一件事说来十分倒霉，你一知道之后，恐怕不要我这个侄儿了。”陶宫娥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没爹爹，我娘是在窑子里做婊子的。”

陶宫娥一怔，随即满脸堆欢，喜道：“好侄儿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咱们太祖皇帝做过和尚，做过无赖流氓，也没什么相干。你连这等事也不瞒我，足见你对姑姑一片真心，我自然也是什么都不瞒你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娘做婊子，茅十八茅大哥是知道的，终究瞒不了人。要骗出人家心里的话，总得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事先抖了出来。”当即跃下地来，跪倒磕头，说道：“侄儿韦小宝，拜见我的亲姑姑。”

陶宫娥数十年寂居深宫，从无亲人，连稍带情谊的言语也没听过半句，忽听韦小宝叫得如此亲热，不由得心头一酸，忙下车扶起，笑道：“好侄儿，从此之后，我在这世上多了个亲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一面笑，一面拭泪，道：“你瞧，这是大喜事，你姑姑却流起眼泪来。”

两人回到车上，陶宫娥右手握缰，左手拉住韦小宝的右手，让骡子慢慢一步步走着，说道：“好侄儿，我姓陶，那是真姓，我闺名叫做红英，打从十二岁上入宫，第二年就服侍公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公主？”陶红英道：“是，公主，我大明崇祯皇帝陛下的长公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啊，原来姑姑还是大明崇祯皇帝时候进宫的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正是，崇祯皇帝出宫之时，挥剑斩断了公主的臂膀。我听到公主遭难的讯息，奔出去想救她，心慌意乱，重重摔了一交，额头撞在阶石上，晕了过去。等到醒转，陛下和公主都已不见了，宫中乱成一团，谁也没来理我。不久闯贼进了宫，后来满清鞑子赶跑了闯贼，又占了皇官，唉，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公主不是崇祯皇爷亲生的女儿么？为甚么要砍死她。”陶红英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公主是崇祯皇爷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最得皇上宠爱的。这时京城已破，贼兵已经进城，皇上决心殉难，他生怕公主为贼所辱，所以要先杀了公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这样。要杀死自己亲生女儿，可还真不容易。听说崇祯皇爷后来是在煤山吊死的，是不是？”

陶红英道，“我也是后来听人说的。满清鞑子由吴三桂引进关来，打走了闯贼，霸占了我大明江山。宫里的太监宫女，十之八九都放了出去，说是怕靠不住。那时我年纪还小，那一摔受伤又重，躺在黑房里，也没人来管。直到三年多之后，才遇到我师父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姑姑，你武功这样高，你师父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更加了不起啦。”陶红英道：“我师父说，天下能人甚多，咱们的武功，也算不了甚么。我师父是奉了我太师父之命，进官来当官女的。”挥鞭在空中虚击一鞭，劈啪作响，续道：“我师父进官来的用意，便是为了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一共八部？”陶红英道：“一共八部。满洲八旗，黄白红蓝，正四旗，镶四旗，每一旗的旗主各有一部，共有八部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我见到鳌拜家里抄出来的那两部经书，书套子的颜色不同，一部是黄套子镶了红边儿，另一部是白套子的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原来八部经书的套子，跟八旗的颜色相同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”

韦小宝寻思：“我手里已有了五部，那么还缺三部。这八部经书到底有什么古怪，姑姑一定知道，得想法子套问出来。”他假作痴呆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太师父他老人家也诚心拜菩萨。官里的佛经，那自然特别贵重，有人说是用金子水来写的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好侄儿，我今天给你说了，你可说什么也不能泄漏出去。你发一个誓来。”

发誓赌咒，于韦小宝原是稀松平常之极，上午说过，下午就忘了，下午说过，没等睡觉就忘了，何况八部经书他已得其五，怎肯将其中秘密轻易告人？忙道：“皇天后土，韦小宝如将《四十二章经》中的秘密泄漏了出去，日后糟糕之极，死得跟老婊子那个男扮女装的王八蛋师兄一模一样。”心想：“要我男扮女装，跟老婊子去睡觉。这种事万万不会做。那就决不能跟这王八蛋师兄死得一模一样。”发了誓日后要应，他倒是信的，因此赌咒发誓之时，总得留下后步。

陶红英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誓倒挺新鲜古怪。我跟你说，满清鞑子进关之时，并没想到竟能得到大明江山。满洲人很少，兵也不多，他们只盼能长远占住关外之地，便已心满意足了，因此进关之后，八旗兵一见金银珠宝，放手便抢。这些财宝，他们都运到了关外，收藏起来。当时执掌大权的是顺治皇帝的叔父摄政王，但是满洲八旗，每一旗都各有势力。当时八旗旗主会议，将收藏财物的秘密所在，绘成地图，由八旗旗主各执一幅……”

韦小宝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：“啊，我明白了！”喜不自胜。大车一动，他又坐倒，说道：“这八幅地图，便藏在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中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好像也并非就是这样。到底真相如何，只有当时这八旗旗主才明白，别说我们汉人中没人知晓，连满洲的王公大臣，恐怕也极少知道。我师父说，满洲人藏宝的那座山，是他们龙脉的所在。鞑子所以能占我大明江山，登基为皇，全仗这座山的龙脉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什么龙脉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那是一处风水极好的地方，满洲鞑子的祖先葬在那山里，

子孙大发，来到中国做了皇帝。我师父说，咱们如能找到那座宝山，将龙脉截断，再挖了坟，那么满洲鞑子非但做不成皇帝，还得尽数死在关内。这座宝山如此要紧，因此我太师父和师父花尽心血，要找到山脉的所在。这个大秘密，便藏在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之中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们满洲人的事，姑姑，你太师父又怎会知道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我太师父原是锦州的汉人女子，给鞑子掳了去。那鞑子是镶蓝旗的旗主。我太师父说，鞑子进关之后，见到我们中国地方这样大，人这样多，又是欢喜，又是害怕，八旗的旗主接连会议多日，在会中口角争吵，拿不定主意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争吵什么？”陶红英道：“有的旗主想占了整个中国。有的旗主却说，汉人这样多，倘若造起反来，一百个汉人打一个旗人，旗人哪里还有性命？不如大大的抢掠一番，退回关外，稳妥得多。最后还是摄政王拿了主意，他说，一面抢掠，将金银珠宝运到关外收藏，一面在中国做皇帝，如果汉人起来造反，形势危急，旗人便退出山海关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当时满清鞑子，对我们汉人实在也很害怕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怎么不怕？他们现在也怕，只不过我们不齐心而已。好侄儿，鞑子小皇帝很喜欢你，如果你能探到那八部经书的所在，咱们把经书盗了出来，去破了鞑子的龙脉，那些金银财宝。便可作为义军的军费。咱们只要一起兵，清兵便会吓得逃出关去。”

韦小宝对于破龙脉、起义兵，并不怎么热心，但想到那座山中藏有无数金银财宝，不由得怦然心动，问道：“姑姑，这宝山的秘密，当真是那八部经书之中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我太师父对我师父说，那镶蓝旗旗主有一天喝醉了，向他小福晋说，他将来死后，要将一部经书传给小福晋的儿子，不传给大福晋的儿子。小福晋很不高兴，说一部佛经有什么希罕。那旗主说，这是咱们八旗的命根子，比什么都要紧，约略说起这部佛经的来历。太师父在窗外听到了，才明白其中道理。

后来太师父练成了武功，我师父也已跟她老人家学艺多年，太师父便出手盗经，却因此给人打得重伤，临死之前，派我师父混进宫来做宫女，想法子盗经。镶蓝旗旗主府里有武功高手，只道到宫里盗经容易得手。岂知师父进宫不久，发觉宫禁森严，宫女决不能胡乱行走，要盗经书是千难万难。她跟我挺说得来，又听我说起大明公主的事，心怀旧主，便收了我做弟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怪不得老婊子千方百计的，要弄经书到手。她是满洲人，不会去破龙脉，想来是要得宝山中的金银财宝。不过她既是太后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又何必需要什么财宝？”

又想：“那么海老乌龟又干么念念不忘的，总是要我到上书房偷经书？嗯，他不会当真想要经书的，或者是想诱我上当，招出是谁主使我毒瞎他眼睛，或者是想由此查到害死端敬皇后的凶手来。他心里多半认定，主使者跟凶手就是同一个人。要骗得海老乌龟吐露心事，现下我可没这本事，阎罗王只怕也办不了。”

陶红英哪猜得到韦小宝的心思转到了海大富身上？说道：“说不定那宝山之中，另有甚么古怪，连太师父也不知道的。师父在宫里不久就生病死了。她老人家临死之时，千叮万嘱，要我设法盗经，又说，盗经之事万分艰难，以我一人之力未必可成，要我在宫里收一个可靠的弟子，将经书的秘密流传

下来。这一代不成，下一代再干，可别让这秘密给湮没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，是！这个大秘密倘若失传，那许许多多金银财宝，未免太……太可惜了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金银财物倒也不打紧，但如让满洲鞑子世世代代占住我们汉人江山，那才是最大的恨事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姑姑说得不错。”心中却道：“这成千成万的金银财宝，倘若不拿出来大花一下，那才是最大的恨事。”他年纪幼小，满洲兵屠杀汉人百姓的惨事，只从大人口中听到，并未亲历。在宫中这些时候，满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，海大富虽曾阴谋加害，毕竟是自己害他的多，他害自己的少。其余自皇帝以下，个个待他甚好，也不觉得满洲人如何凶恶残暴。他也知道，自己若不是得到皇帝宠爱，那些满洲亲贵大臣决不会对他如此亲热、如此奉承，但究竟是见到人和蔼的多，凶暴的少，是以种族之仇、家国之恨，心中却是颇淡。

陶红英道：“在宫中这些年来，我也没收到弟子。我见到的宫女本已不多，所遇到的，不是蠢笨胡涂，便是妖媚小气，天天只盼望如何能得皇帝临幸，从宫女升为嫔妃。我们这个大秘密，又怎能跟这等人说？近几年来我常常担心，这般耽误下去，经书的所在固是丝毫得不到线索，连好弟子也收不到一个。将来我死之后，将这大秘密带入了棺材，满洲鞑子坐稳江山，对不起太师父和师父那不用说了，更成为汉人的大罪人。好侄儿，我无意之中和你相遇，跟你说了这件大事，心里实在好生欢喜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也是好欢喜，不过经书什么的，倒不放在心上。”陶红英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欢喜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没亲人，妈妈是这样，师父又难得见面，现下多了个亲姑姑、好姑姑，自然欢喜得紧了。”

他嘴头甜，哄得陶红英十分高兴。她微笑道：“我得了个好侄儿，也是欢喜得紧。”隔了一会，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师父便是天地会的总舵主，姓陈，名讳上近下南。”

陶红英连陈近南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首次听见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师父既是天地会总舵主，武功必定十分了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只不过我跟随师父时候太短，学不到什么功夫。好姑姑，你传我一些好不好？”陶红英躊躇道：“你如从来没学过武功，我自然将我所知所学，尽数传你。只是你师父的武功，跟我这一派多半全然不同，学了只怕反而有害。依你看来，你师父跟我比较，谁的武功强些？”

韦小宝说要她传授武功，原不过信口讨她欢心，倘若陶红英当真答应传授，他反而要另外寻些因由来推托了，一学武功，五台山一时便去不成，何况他性好游荡玩耍，绝无耐心学武，听她这样问，乘机便道：“姑姑，在你面前，我可不能说谎。”陶红英道：“小孩子自然是诚实的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曾见师父跟一个武功很好的人动手，只是三招，便将他制住了，那人输得服服帖帖。姑姑，恐怕你还不及我师父。”

陶红英微笑道：“是啊，我也相信远远不及。我跟那个假扮宫女的男人比拚，若不是你在他背上加了一剑，我早就完了。你师父哪会这样不中用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过那个假宫女可真厉害，我此刻想起来还是害怕。”

陶红英脸上肌肉突然跳动几下，目光中露出了恐惧的神色，双眼前望，呆呆出神。韦小宝道：“姑姑，你不舒服么？”陶红英不答，似乎没听见。韦小宝又问了一次。陶红英身子一颤，道：“没……没有！”突然啪的一声，

手中鞭子掉在地下。韦小宝跃下车来，拾起鞭子，飞身又跃上大车，身法甚是干净利落。

他正自得意，只盼陶红英称赞几句，却见她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定了下来之后，该得痛下苦功才成。眼下的功夫，在宫里当太监是太好，行走江湖却是太差，还不及不会丝毫武功之人。”韦小宝满脸通红，应道：“是！”心道：“我武功虽然不成，怎么还不及不会武功之人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你如不会丝毫武功，人家也不会轻易的就来杀你。你既有武功，对方防你反击，一出手就不容情，岂不是反而糟糕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倘若遇上开黑店、打闷棍的小贼呢？”陶红英一呆，一时答不上来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江湖之上，小贼大概比武功好手更多。”

她有些心神不定，指着右前面一株大树，道：“我们去歇一歇再走，让骡子吃些草。”赶车来到树下，两人跳下车来，并肩坐在树根上。

陶红英又出了一会神，忽然问道：“有没有说话？他有没有说话？”韦小宝不知她问的是谁，仰起了头瞧着她，难以回答。两人互相瞪视，一个待对方回答，一个不知对方其意何指。

过了片刻，陶红英又问：“你有没有听到他说话？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？”韦小宝见了她这副神气，隐隐有些害怕：“姑姑是中了邪，还是见了鬼？”问道：“姑姑，你见到谁了？”陶红英道：“谁？那个……那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！”

韦小宝更加怕了，颤声问道：“你见到了那个假宫女，在……在哪里？”

陶红英恍如从梦中醒觉，说道：“那晚在太后房中，当我跟那假宫女打斗之时，你有没有听到他开口说话？”

韦小宝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嗯，你问的是那晚的事。他说了话吗？我没听见。”陶红英又沉思片刻，摇头道：“我跟他武功相差太远，他也用不到念咒。”韦小宝全然摸不着头脑，劝道：“姑姑，不用想他了，这人早给咱们杀了，活不转啦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这人给咱们杀了，活不转啦。”这句话原是自行宽慰之言，但她说话的神情却显得内心十分惊惧。韦小宝心想：“你武功虽好，却是怕鬼。只杀了一个人，便这样心神不定，何况这假宫女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。你去杀老婊子，却又杀了个半吊子，杀得她死一半，活一半，终究还是活了转来，当真差劲。”陶红英道：“他已死了，自然不要紧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就算变了鬼，也不用怕他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什么鬼不鬼的？我担心他是神龙教教主座下的弟子，那……那就……嗯，太后叫他作师兄，不会的，决计不会。瞧他武功，也全然不像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没见到他出手时嘴唇在动，是吗？”自言自语，声音发颤，似乎企盼韦小宝能证实她猜测无误。

韦小宝又怎分辨得出这假宫女的武功家数，却大声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你说得对，那假宫女的武功不像。他出手时紧闭着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姑姑，神龙教教主是什么家伙？”

陶红英忙道：“神龙教洪教主神通广大，武功深不可测，你怎么称他甚么家伙？孩子，就算是在背后，言语中也不可得罪了他。洪大教主徒子徒孙甚众，消息灵通之极，你只要说得一句半句不敬的话，传入了他的耳里，你……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东张西望，似乎唯恐身边便有神龙教教主的部属。

韦小宝道：“神龙教教主这么厉害？难道他比皇帝的权力还大？”陶红英道：“他权力自然没皇帝大。不过你得罪了皇帝，逃去躲藏了起来，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；得罪了神龙教教主，却是海角天涯，再无容身之地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样说来，神龙教比我们天地会还要人多势众？”陶红英摇头道：“不同的，不同的。你们天地会反清复明，行事光明正大，江湖上好汉人人敬重，神龙教却大不相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是说，江湖上好汉，人人对神龙教甚是害怕？”陶红英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江湖上的事情，我懂得很少很少，只曾听师父说起过一些。我太师父如此武功，却死在神龙教弟子的手下。”

韦小宝破口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么说来，神龙教是咱们的大仇人，那何必怕他？”

陶红英摇摇头，缓缓的道：“我师父说，神龙教所传的武功千变万化，固然厉害之极，更加难当的，是他们教里有许多咒语，临敌之时念将起来，能令对手心惊胆战，他们自己却越战越勇。太师父在镶蓝旗旗主府中盗经，和几个神龙教弟子激战，明明已占上风，其中一人口中念念有辞，太师父击出去的拳风掌力便越来越弱，终于小腹中掌，身受重伤。我师父当时在旁，亲眼得见。她说她奋勇要上前相助，但听了咒语之后，全身酸软，只想跪下来投降，竟然全无斗志。太师父受伤，那人不再念咒，我师父立即勇气大增，冲过去抢了太师父逃走。她事后想起，又是羞惭，又是害怕，因此一再叮嘱我，天下最最凶险的事，莫过于和神龙教教下之人动手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师父是女流之辈，胆子小，眼见对方了得，便吓得只想投降。”说道：“姑姑，那人念些甚么咒，你听说过么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我……我没听说过。我担心那假官女是神龙教的弟子，因此一直问你，有没有听到他动手时说话，有没有见到他嘴唇在动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回想当时在床底的所见所闻说道：“完全没有，你可有听见？”

陶红英道：“这假官女武功比我高出很多，我全力应战，对周遭一切，全无所闻。只是我跟他斗了一会，心中忽然害怕起来，只想逃走，事后想起，很是奇怪。”

韦小宝问道：“姑姑，你学武以来，跟几个人动过手，杀过多少人？”陶红英摇头道：“从来没跟人动过手，一个人也没杀过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以后你多杀得几个，再跟人动手就不会害怕了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或许你说得是。不过我不想跟人动手，更加不肯杀人，只要能太平平的找到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破了满清鞑子的龙脉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唉，不过，镶蓝旗旗主的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十之八九已落入了神龙教手中，再要从神龙教手中夺回，可很难得了。”她脸上已加化装，见不到她脸色如何，但从眼神之中，仍可见到她内心的恐惧。

韦小宝道：“姑姑，你入了我们的天地会可好？”心想：“你怕得这么厉害！我天地会人多势众，可不怕神龙教。”陶红英一怔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我入天地会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，跟你太师父、师父是一般心思。”

陶红英道：“那本来也很好，这件事将来再说罢。我现下要回皇宫，你到哪里？”

韦小宝奇道：“你又回到皇宫去，不怕老婊子了吗？”陶红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从小在宫里长大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在宫里过日子，才不害怕。外面

世界上的事，我什么也不懂。我本来怕心中这个大秘密随着我带进棺材，现下既已跟你说了，就算给太后杀了，也没什么。再说，皇宫地方很大，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，太后找不到我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回宫去，日后我一定来看你。眼下师父有事差我去办。”

陶红英于天地会的事不便多问，说道：“将来你回宫之后，怎地和我相见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回到皇宫，在火场上堆一堆乱石，在石堆上插一根木条，木条上画只雀儿，你便知道我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我们便在火场上会面。”陶红英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就是这么办。好孩子，江湖上风波险恶，你可得一切小心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是，姑姑，你自己也得小心，太后这老婊子心地狠毒，你千万别上她当。”

两人驱车来到镇上，韦小宝另雇一车，两人分向东西而别。韦小宝见陶红英赶车向东，不住回头相望，心想：“她虽不是我真姑姑，待我倒真好。”

大雨淅沥当中，东边屋中忽然传来几下女子啼哭，声音甚是凄切。众人毛骨悚然，不由得脸色大变。

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衔语燕 麝环新鬼泣啼乌

韦小宝在马车中合眼睡了一觉。傍晚时分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乘马自后疾驰而来，奔到近处，听得一个男人大声喝道：“赶车的，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？”

韦小宝认得是刘一舟的声音，不待车夫回答，便从车中探头出来，笑道：“刘大哥，你是找我吗？”只见刘一舟满头大汗，脸上都是尘土。他一见韦小宝，叫道：“好，我终于赶到你啦！”纵马绕到车前，喝道：“滚下来！”

韦小宝见他神色不善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刘大哥，我什么事得罪了你，惹你生气？”

刘一舟手中马鞭挥出，向大车前的骡子头上用力抽去。骡子吃痛大叫，人立起来，大车后仰，车夫险些摔将下来。那车夫喝道：“青天白日的，见了鬼么？干么发横？”刘一舟喝道：“老子就是要发横！”马鞭再挥，卷住了那车夫的鞭子，一拉之下，将他摔在地上，跟着挥鞭抽击，抽一鞭，骂一声：“老子就是要发横！老子就是要发横！”

那车夫挣扎着爬不起来，不住口爷爷奶奶的乱叫乱骂。刘一舟的鞭子越打越重，一鞭下去，鲜血就溅了开来。

韦小宝惊得呆了，心想：“这车夫跟他无冤无仇，他这般狠打，自是冲着我来了。老子不是他对手，待他打完了车夫，多半也会这样打我，那可大事不妙。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在骡子屁股上轻轻戳了一下。

骡子吃痛受惊，发足狂奔，拉着大车沿大路急奔。刘一舟舍了车夫，拍马赶来，叫道：“好小子，有种的就别走！”韦小宝从车中探头出来，叫道：“好小子，有种的就别追！”

刘一舟出力鞭马，急驰赶来。骡子奔得虽然甚快，毕竟拖了一辆大车，奔得一阵，刘一舟越追越近。韦小宝想将匕首向刘一舟掷去，但想多半掷不中，反而失了防身利器。他胡乱吆喝，急催骡子快奔，突然间耳边劲风过去，右脸上热辣辣的一痛，已给打了一鞭。他急忙缩头入车，从车帐缝里见到刘一舟的马头已挨到车旁，只消再奔得几步，刘一舟便能跃上车来，情急智生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锭银子，用力掷出，正中那马左眼。

那马左眼鲜血迸流，眼珠碎裂，登时瞎了，斜刺里向山坡上奔去。刘一舟急忙勒缰，那马痛得厉害，几个虎跳，将刘一舟颠下马背。他一个打滚，随即站起，那马已穿入林中，嘶叫连声，奔得远了。韦小宝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刘大哥，你不会骑马，我劝你去捉只乌龟来骑骑罢！”刘一舟大怒，提气急奔，向大车追来。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急催骡子快奔，回头瞧刘一舟时，见他虽与大车相距已有二三十丈，但迈开大步，不停的追来，要抛脱他倒也不易，当下匕首探出，在骡子臀上又是轻轻一戳。岂知这次却不灵了，骡子跳了几下，忽然转过头来，向刘一舟奔去。韦小宝大叫，“不对，不对！你这畜生吃里扒外，要老子的好看！”用力拉僵，但骡子发了性，却哪里拉得住？韦小宝见情势不妙，忙从车中跃出，奔入道旁林中。

刘一舟一个箭步窜上，左手前探，已抓住他后领。韦小宝右手匕首向后刺出。刘一舟右手顺着他手臂向下一勒，一招“行云流水”，已抓住了他手腕，随即拗转他手臂，匕首剑头对住他咽喉，喝道：“小贼，你还敢倔强？”左手啪啪两下，打了他两个耳光。

韦小宝手腕奇痛，喉头凉飕飕的，知道自己这柄匕首削铁如泥，割喉咙如切豆腐，忙嬉皮笑脸的道：“刘大哥，有话好说，大家是自己人，为什么动粗？”

刘一舟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，说道：“呸，谁认你是自己人？你……你……你这小贼，竟敢在皇宫里花言巧语，骗我方师妹，又……又跟她睡在一床，这……这……我……我……非杀了你不可……”额头青筋凸起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左手握拳，对准了韦小宝面门。

韦小宝这才明白，他如此发火，原来是为了方怡，只不知他怎生得知？眼前局面千钧一发，他火气稍大，手上多使半分劲，自己咽喉上便多个窟窿，笑道：“方姑娘是你心上人，我如何敢对她无礼？方姑娘心中，就只有你一个。她从早到晚，只是想你。”

刘一舟火气立降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将匕首缩后数寸。韦小宝道：“只因她求我救你，我才送你出宫，她一得知你脱险，可不知道有多喜欢。”

刘一舟忽又发怒，咬牙说道：“你这小狗蛋，老子可不领你的情！你救我也好，不救我也好，为什么骗得我方师妹答应嫁……嫁你做老婆？”匕首前挺数寸。

韦小宝道：“咦！哪有这种事？你听谁说的？方姑娘这般羞花闭月的美人儿，只有嫁你这等又英俊、又了得的英雄，这才相配哪！”

刘一舟火气又降了三分，将匕首又缩后了数寸，说道：“你还想赖？方师妹答应嫁你做老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哈哈大笑。刘一舟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刘大哥，我问你，做太监的人能不能娶老婆？”

刘一舟凭着一股怒气，急赶而来，一直没去想韦小宝是个太监，而太监决不能娶妻，这一下经韦小宝一言提醒，登时心花怒放，忍不住也笑了出来，却不放开他手腕，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骗我方师妹，要她嫁你做老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这句话你从哪儿听来的？”刘一舟道：“我亲耳听到方师妹跟小郡主说的，难道有假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她们二人自己说呢，还是跟你说？”刘一舟微一迟疑，道：“是她们二人说的。”

原来徐天川同方怡、沐剑屏二人前赴石家庄，行出不远，便和吴立身、敖彪、刘一舟三人相遇。吴立身等三人在清宫中身受酷刑，虽未伤到筋骨，但全身给打得皮破肉绽，坐了大车，也要到石家庄去养伤，道上相逢，自有一番欢喜。

但方怡对待刘一舟的神情却和往日大不相同，除了见面时叫一声“刘师哥”，此后便十分冷淡，对他再也不瞅不睬。刘一舟几次三番要拉她到一旁，说几句知心话儿，方怡总是陪着沐剑屏不肯离开。刘一舟又急又恼，逼得紧了。方怡道：“刘师哥，从今以后，咱二人只是师兄妹的情份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不用提，也不用想。”刘一舟一惊，问道，“那……那为甚么？”方怡冷冷的道：“不为什么。”刘一舟拉住她手，急道：“师妹，你……”方怡用力一甩，挣脱了他手，喝道：“请尊重些！”

刘一舟讨了个老大没趣，这一晚在客店之中，翻来覆去的难以安枕，心情激荡，悄悄爬起，来到方怡和沐剑屏所住店房的窗下，果然听得二人在低声说话：

沐剑屏道：“你这样对待刘师哥，岂不令他好生伤心？”方怡道：“那有什么法子？他早些伤心，早些忘了我，就早些不伤心了。”沐剑屏道：“你真的决意要嫁……嫁给韦小宝这小孩子？他这么小，你能做他老婆？”方怡

道：“你自己想嫁给这小猴儿，因此劝我对师哥好，是不是？”沐剑屏急道：“不，不是的！那么你快去嫁给韦大哥好了。”

方怡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发过誓，赌过咒的，难道你忘记了？那天我说道：‘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桂公公如能救刘一舟平安脱险，小女子方怡便嫁了公公为妻，一生对丈夫贞忠不贰，若有二心，教我万劫不得超生。’我又说过：‘小郡主便是见证。’我不会忘记，你也不会忘记。”

沐剑屏道：“这话当然说过的，不过我看那……看他只是闹着玩，并不当真。”方怡道：“他当真也好，当假也好。可是咱们做女子的，既然已亲口将终身许了给他，那便决无反悔，自须从一而终。何况……何况……”沐剑屏道：“何况什么？”方怡道：“我仔仔细细想过了，就算说过的话可以抵赖，可是他……他曾跟我们二人同床而卧，同被而眠……”沐剑屏咕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韦大哥当真顽皮得紧，他还说《英烈传》上有这样一回书的，叫甚么‘沐王爷三箭定云南，桂公公双手抱佳人’，师妹，他可真的抱了你哪，还香了你的脸呢！”方怡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刘一舟在窗外只听得五内如焚，天旋地转，立足不定。

只听得方怡又道：“其实，他年纪虽小，说话油腔滑调，侍咱们二人倒也当真不坏。这次分手之后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会。”沐剑屏又是咕的一声笑，低声道：“师妹，你在想念他啦！”方怡道：“想他便想他，又怎么了？”沐剑屏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想着他。我几次邀他，要他跟咱们同去石家庄，他总是说身有要事。师妹，你说这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方怡道：“在饭馆中打尖之时，我曾听得他跟车夫闲谈，问起到山西的路程。看来他是要去山西。”沐剑屏道：“他年纪这样小，一个人去山西，路上要是遇到歹人，可怎么办？”方怡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本想跟徐老爷子说，不用护送我们，还是护送他的好，可是徐老爷子一定不会肯的。”沐剑屏道：“师妹。我……我想……”方怡道：“什么？”沐剑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方怡道：“可惜咱们二人身上都是有伤，否则的话，便陪他一起去山西。现下跟吴师叔、刘师哥他们遇上了，咱们便不能去找他了。”

刘一舟听到这里，头脑中一阵晕眩，砰的一声。额头撞上了窗格。

方怡和沐剑屏齐声惊问：“什么？”

刘一舟妒火中烧，便如发了狂一般，只想：“我去杀了这小子，我去杀了这小子！”抢到前院，牵了一匹马，打开客店大门，上马疾奔。他想韦小宝既去山西，便向西行。奔到天明，问明了去山西的路程，沿大道追将下来，每见到有单行的大车，便问：“车里坐的可是个小孩？”

韦小宝听刘一舟说，此中情由是听得小郡主跟方怡说话而知，料想必是偷听得来，所知有限，笑道：“刘大哥，你可上了你师妹的大当啦。”刘一舟道：“上了什么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方姑娘跟我说，她要好好的气你一气，因为她尽心竭力的救你，可是你半点也不将她放在心上。”刘一舟急道：“哪……哪有此事？我怎不将她放在心上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送过她一根银钗，是吗？银钗头上有一朵梅花的。”刘一舟道：“是，是啊！你怎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她在宫中混战之时，将银钗掉了，急得什么似的，说道这是她心上人给的东西，说什么也不能掉了，就是拚了性命不要，也要去找回来。”刘一舟一呆，沉吟道：“她……她待我这么好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当然啦，那难道还有假的？”刘一舟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这样扭住了，我痛得要命，怎能说话？”

刘一舟道：“好罢！”他听得方怡对待自己如此情深，怒火已消了大半，又想反正这孩子逃不掉自己掌心，松开了手，又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给他握得一条胳膊又痛又麻，慢慢将匕首插入靴筒，见手腕上红红的肿起了一圈手指印，说道：“沐王府的人就爱抓人手腕，你这样，白寒枫也这样。沐家拳中这一招‘龟抓手’，倒也了得。”他将“龟抓手”这个“龟”字说得甚是含糊，刘一舟没听明白，也不加理会，又问：“方师妹失了我给她的那根银钗，后来怎样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给你的乌龟爪子抓得气也喘不过来，须得歇一歇再能说话。总而言之，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，这可有老大干系。”

这次刘一舟听明白了“乌龟爪子”四字。但他恼怒的，只是韦小宝骗得方怡答应嫁他，至于口头上给他占些便宜，却也并不在乎，又听得他说：“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，这可有老大干系”，自是十分关心，问道：“你快说，别拖拖拉拉的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总得坐了下来，慢慢歇一会，才有力气说话。”刘一舟无法，只得跟着他来到树林边的一株大树下，见他在树根上坐了，当即并肩坐在他身畔。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刘一舟立即担心，忙问：“可惜甚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可惜你师妹不在这里，否则她如能和你并肩而坐在这里，跟你谈情说爱，打情骂俏，她心中才真的喜欢了。”刘一舟大乐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听她亲口说过的。那天她掉了银钗，冒着性命危险，冲过了清宫侍卫把守的三道关口，虽然身受重伤，还是杀了三名清宫侍卫，将这根银钗找了回来。我说：‘方姑娘啊，你忒也笨了，一根银钗，值得几钱？我送一千两银子给你，这种钗子，咱们一口气去打造它三四千只。你每天头上插十只，天天不同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天天插的还都是新钗子。’方姑娘说：‘你这小孩子家懂得什么。这是我那亲亲刘师哥送给我的，你送给我一千只一万只，就算是黄金钗儿、珍珠钗儿，又哪及得上我亲亲刘师哥给我的一只银钗、铜钗、铁钗？’刘大哥，你说这方姑娘可不是挺糊涂么？”

刘一舟听了这番话，只笑得口也合不拢来，问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她半夜里跟小郡主说话，说的又是另一套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半夜三更的，在她们房外偷听说话，是不是？”刘一舟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也不是偷听，我夜里起身小便，刚好听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刘大哥，这可是你的不是了。你什么地方不好小便，怎地到方姑娘窗下去小便，那可不臭气冲天，熏坏了两位羞花闭月的姑娘？”刘一舟道：“是，是！后来我方师妹怎么说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肚子饿得很，没力气说话，你快去买些东西给我吃。我吃得饱饱地，你方师妹那些教人听了肉麻之极的话，我才说得出口。”他只盼把刘一舟骗到市镇之上，就可在人丛中溜走脱身。

刘一舟道：“什么教人听了肉麻之极？方师妹正经得很，从来不说肉麻的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罢，她正经得很，从来不说肉麻的话，她说：‘我那亲亲刘师哥！’又说：‘我那个又体贴、又漂亮的刘师哥’，他妈的，你听了不肉麻，我可越听越是难为情。哼，也不害臊，说这种话。”刘一舟心花怒放，却道：“不会罢？方师妹怎会说这种话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好！算是我错了。刘大哥，我要去找东西吃，失陪了。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刘一舟正听得心痒难搔，如何肯让他走，忙在他肩头轻轻一按，道：“韦兄弟，你别忙走！我这里带得有几件作干粮的薄饼，你先吃了，说完话后，到前面镇上，我再好好请你喝酒吃面，还得跟你赔不是。”说着打开背上包裹，取了几张薄饼出来。

韦小宝接了一张薄饼，撕了一片，在口中嚼了几下，说道：“这饼咸不咸，酸不酸的，算什么玩意儿？你倒吃给我看看。”将那缺了一角的薄饼还给他。

刘一舟道：“这饼硬了，味道自然不大好，咱们对付着充充饥再说。”说着将饼撕下一片来吃了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几张不知怎样？”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的挑选，翻了几翻，说道：“他妈的尿急，小便了再来吃。”走到一棵大树边，转过了身子，拉开裤子撒尿。

刘一舟目不转睛的瞧着他，怕他突然拔足逃走。

韦小宝小便后，回过来坐在刘一舟身畔，又将几张薄饼翻来翻去，终于挑了一张，撕开来吃。刘一舟追赶了大半天，肚子早已饿了，拿了一张薄饼也吃，一面吃，一面说道：“难道方师妹跟小郡主这么说，是故意恼我来着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又不是你方师妹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知道她的心思？你是她的亲亲好师哥，怎么你不知道，反而问我？”刘一舟道：“好啦！刚才是我鲁莽，得罪了你，你可别卖关子啦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既这么说，我跟你真心话罢。你方师妹十分美貌，我倘若不是太监，原想娶她做老婆的。不过就算我不娶她，只怕也轮不到你。”刘一舟急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用性急，再吃一张薄饼，我慢慢跟你说。”

刘一舟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说话总是吞吞吐吐，吊人胃口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身子晃了一晃。韦小宝道：“怎么？不舒服么？这饼子只怕不大干净。”刘一舟道：“什么？”站起身来，摇摇摆摆的转了个圈子，突然摔倒在地。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，说道：“咦！你的薄饼里，怎么会有蒙汗药？这可真奇怪之极了。”刘一舟唔了一声，已是人事不知。

韦小宝又踢了两脚，见他全然不动，于是解下他腰带裤带，将他双足牢牢绑住，又把他双手反绑了。见大树旁有块石头，用力翻开，露出一洞，下面是一堆乱石，将乱石一块块搬出，挖了个四尺来深的土洞，笑道：“老子今日活埋了你。”将他拖到洞中，竖直站着，将石块泥上扒入洞中，用劲踏实，泥土直埋到他上臂，只露出了头和肩膀。

韦小宝甚是得意，走到溪水旁，解下长袍浸湿了，回到刘一舟身前，扭绞长袍，将溪水淋在他头上。

刘一舟给冷水一激，慢慢醒转，一时不明所以，欲待挣扎，却是丝毫动弹不得。只见韦小宝抱膝坐在一旁，笑吟吟的瞧着自己，过了一阵，才明白着了其道儿，又挣了几下，直是纹风不动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别开玩笑啦！”

韦小宝骂道：“直娘贼，老子有多少大事在身，跟你这臭贼开玩笑！”重重一脚踢去，踢得他右腮登时鲜血淋漓，又骂道：“方姑娘是我老婆，凭你也配想她？你这臭贼扭得老子好痛，又打我耳光，又用鞭子抽我，老子先割下你耳朵，再割你鼻子，一刀刀的炮制你。”说罢拔出匕首，俯下身子，用刃锋在他脸上撇了两撇。

刘一舟吓得魂飞天外，叫道：“好兄……韦……韦兄弟，韦香主，请你瞧着沐王府的情份，高……高抬贵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从皇宫里将你救了

出来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居然想杀我，哼哼，凭你这点儿道行，也想来太岁头上动土？你叫我瞧着沐王府的情份，刚才你拿住我时，怎地又不瞧着天地会的情份了？”刘一舟道：“确实是我不是，是在下错了！请……请……请你原谅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要在你头上割你妈的三百六十刀，方消我心头之恨！”提起他辫子，一刀割去。那匕首锋利无比，嗤的一声，便将辫子切断，再在他头顶来回推动，片刻之间，头发纷落，已剃成个秃头。韦小宝骂道：“死贼秃，老子一见和尚便生气，非杀不可！”

刘一舟陪笑道：“韦香主，在下不是和尚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你他妈的不是和尚，干么剃光了头皮，前来蒙骗老爷？”刘一舟心道：“明明是你剃光了我头发，怎能怪我？”但性命在他掌握之中，不敢跟他争论，只得陪笑道：“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人不是，韦香主大人大量，别放在心上。”

韦小宝道，“好，那么我问你，方怡方姑娘是谁的老婆？”

刘一舟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什么这个那个？快说！”提起匕首，在他脸上挥来挥去。刘一舟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小鬼是个太监，让他占些口头上便宜便了，否则他真的一剑挥来，自己少了个鼻子或是耳朵，那可糟糕之极，忙道：“她……她自然是韦香主……是韦香主你的夫人。”韦小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她，她是谁？你说得明白些。老子可听不得和尚们含含糊糊的说话。”刘一舟道：“方怡方师妹，是你韦香主的夫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咱们可得把话说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我的朋友？”

刘一舟听他口气松动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小人本来不敢高攀。韦香主倘若肯将在下当作朋友，在下……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把你当作朋友。江湖上朋友讲义气，是不是？”刘一舟忙道：“是，是。好朋友该当讲义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朋友妻，不可戏。以后你如再向我老婆贼头贼脑，不三不四，那算什么？你发下一个誓来！”

刘一舟暗暗叫苦，心想又上了他的当。韦小宝道，“你不说也不打紧，我早知你鬼鬼祟祟，不怀好意，一心想去调戏勾搭我的老婆。”刘一舟见他又舞动匕首，眼前白光闪闪，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对韦香主的夫人，在下决计不敢心存歹意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以后你如向方姑娘多瞧上一眼，多说一句话，那便怎样？”刘一舟道：“那……那便天诛地灭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便是乌龟王八蛋！”刘一舟苦着脸道：“对，对！”韦小宝道：“甚么对？对你甚么个屁？”将匕首尖直指上他右眼皮。刘一舟道：“以后我如再向方师妹多瞧上一眼，多说一句话，我……我便是乌龟王八蛋！”

韦小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便饶了你。先在你头上淋一泡尿，这才放你。”说着将匕首插入靴筒，双手去解裤带。

突然之间，树林中一个女子声音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怎可欺人太甚！”

韦小宝听得是方怡的声音，又惊又喜，转过头去，只见林中走出三个人来，当先一人正是方怡，其后是沐剑屏和徐天川。隔了一会，又走出两人，却是吴立身和敖彪。

他五人躲在林中已久，早将韦刘二人的对答听得清清楚楚，眼见韦小宝要在刘一舟头顶撒尿，结下永不可解的深怨，方怡忍不住出声喝止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原来你们早在这里了，瞧在吴老爷子面上，这泡尿免了罢。”

徐天川急忙过去，双手扒开刘一舟身畔的石块泥上，将他抱起，解开绑在他手脚上的腰带。刘一舟羞愧难当，低下头，不敢和众人目光相接。

吴立身铁青了脸，说道：“刘贤侄，咱们的性命是韦香主救的，怎地你恩将仇报，以大欺小，对他又打又骂，又扭他手臂？你师父知道了，会怎么说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摇头，语气甚是不悦，又道：“咱们在江湖上混，最讲究的便是‘义气’两字，怎么可以争风吃醋，对好朋友动武？忘恩负义，那是连猪狗也不如！”说着呸的一声，在地下吐了口唾沫。他越说越气，又道：“昨晚你半夜里这么火爆霹雳的冲了出来，大伙儿就知道不对，一路上寻来，你将韦香主打得脸颊红肿，又扭住他手臂，用剑尖指着他咽喉，倘若一个失手，竟然伤了他性命，那怎么办？”

刘一舟气愤愤的道：“一命抵一命，我还赔他一条性命便是。”

吴立身怒道：“嘿，你倒说得轻松自在，你是什么英雄好汉了？凭你一条命，抵得过人家天地会十大香主之一的韦香主？再说，你这条命是哪来的？还不是韦香主救的？你不感恩图报，人家已经要瞧你不起，居然胆敢向韦香主动手？”

刘一舟给韦小宝逼得发誓赌咒，当时命悬人手，不得不然，此刻身得自由，想到这些言语都已给方怡听了去，实是羞愤难当，吴立身虽是师叔，但听他唠唠叨叨的教训个不休，不由得老羞成怒，把心一横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吴师叔，事情是做下来了，人家姓韦的可没伤到一根寒毛。你老人家瞧着要怎么办，就怎么办罢！”

吴立身跳了起来，指着他脸，叫道：“刘一舟，你对师叔也这般没上没下。你要跟我动手，是不是？”刘一舟道：“我没说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”吴立身更加恼怒，厉声道：“倘若你武功胜得过我，那就要动手了，是不是？你在清宫中贪生怕死，一听到要杀头，忙不迭的大声求饶，赶着自报姓名。我顾着柳师哥的脸面，这件事才绝口不提。哼！哼！你不是我弟子，算你运气。”那显然是说，你如是我弟子，早就一刀杀了。

刘一舟听他揭破自己在清宫中胆怯求饶的丑态，低下了头，脸色苍白，默不作声。

韦小宝见自己占足了上风，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吴老爷子，刘大哥跟我大家闹着玩，当不得真。我向你讨个情，过去的事，别跟柳老爷子说。”

吴立身道：“韦香主这么吩咐，自当照办。”转头向刘一舟道：“你瞧，人家韦香主毕竟是做大事的，度量何等宽大？”

韦小宝向方怡和沐剑屏笑道：“你们怎么也到这里来啦？”方怡道，“你过来，我有句话跟你说。”韦小宝笑嘻嘻的走近。刘一舟见方怡当着众人之前对韦小宝如此亲热，手按刀柄，忍不住要拔刀上前拼命。忽听得啪的一声响，韦小宝已吃了记热辣辣的耳光。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跳开数步，手按面颊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干么打人？”

方怡柳眉竖起，涨红了脸，怒道：“你拿我当什么人？你跟刘师哥说什么了？背着人家，拿我这么糟蹋轻贱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可没说什么不……不好的话。”方怡道，“还说没有呢，我一句句都听见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。”又气又急，流下泪来。

徐天川心想这是小儿女们胡闹，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可别又伤了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和气，当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韦香主和刘师兄都吃了点小亏，就算是扯了个直。徐老头可饿得狠了，咱们快找饭店，吃喝个痛快。”

突然间一阵东北风吹过，半空中飘下一阵黄豆般的雨点来。徐天川抬头看天，道：“十月天时，平白无端的下这阵头雨，可真作怪。”眼见一团团乌云从东北角涌将过来，又道：“这雨只怕不小，咱们得找个地方躲雨。”

七人沿着大道，向西行去。方怡、沐剑屏伤势未愈，行走不快。那雨越下越大，偏生一路上连一间农舍、一座凉亭也无，过不多时，七人都已全身湿透。韦小宝笑道：“大伙儿慢慢走罢，走得快是落汤鸡，走得慢是落汤鸭，反正都差不多。”

七人又行了一会，听得水声，来到一条河边，见溯河而上半里处有座小屋。七人大喜，加快了脚步，行到近处，见那小屋是座东歪西倒的破庙，但总是个避雨之处，虽然破败，却也聊胜于无。

庙门早已烂了，到得庙中，触鼻尽是霉气。

方怡行了这一会，胸口伤处早已十分疼痛，不由得眉头紧蹙，咬住了牙关。徐天川拆了些破桌破椅，生起火来，让各人烤干衣衫。但见天上黑云越聚越浓，雨下得越发大了。徐天川从包裹中取出干粮面饼，分给众人。

刘一舟将辫根塞在帽子之中，勉强拖着一条辫子。韦小宝笑吟吟的对她左瞧右瞧。

沐剑屏笑问韦小宝：“刚才你在刘师哥的薄饼之中，做了什么手脚？”韦小宝瞪眼道：“没有啊，我会做什么手脚？”沐剑屏道：“哼，还不认呢？怎地刘师哥又会中蒙汗药晕倒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中了蒙汗药么？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瞧不会罢，他这不是好端端的坐着烤火？”沐剑屏呸了一声，佯嗔道：“就会假痴假呆，不跟你说了。”

方怡在一旁坐着，也是满心疑惑。先前刘一舟抓住韦小宝等情状，他们只远远望见，看不真切，后来刘韦二人并排坐在树下说话，他们已蹑手蹑脚的走近，躲在树林里，眼见一张张薄饼都是刘一舟从包裹中取出，他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韦小宝，防他逃走，怎么一转眼间，就会昏迷晕倒？

韦小宝笑道：“说不定刘师兄有羊吊病，突然发作，人事不知。”

刘一舟大怒，霍地站起，指着他喝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小……”

方怡瞪了韦小宝一眼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又要打人，我才不过来呢。”方怡道：“你不可再说损刘师哥的话，小孩子家，也不修些口德。”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便不说话了。刘一舟见方怡两次帮着自己，心下甚是受用，寻思：“这小鬼又阴又坏，方师妹毕竟还是对我好。”

天色渐渐黑了下來。七人围着一团火坐地，破庙中到处漏水，极少干地。突然间韦小宝头顶漏水，水点一滴滴落向他肩头。他向左让了让，但左边也有漏水。方怡道：“你过来，这边不漏水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用怕，我不打你。”韦小宝一笑，坐到她身侧。

方怡凑嘴到沐剑屏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沐剑屏咕的一笑，点点头，凑嘴到韦小宝耳边，低声道：“方师妹说，她跟你是自己人，这才打你管你，叫你别得罪了刘师哥，问你懂不懂她的意思？”韦小宝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甚么自己人？我可不懂。”沐剑屏将话传了过去。方怡白了他一眼，向沐剑屏道：“我发过的誓，赌过的咒，永远作数，叫他放心。”沐剑屏又将话传过。

韦小宝在沐剑屏耳边道：“方姑娘跟我是自己人，那么你呢？”沐剑屏红晕上脸，呸的一声，伸手打他。韦小宝笑着侧身避过，向方怡连连点头。方怡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，火光照映之下，说不尽的娇美。韦小宝闻到二女身上淡淡香气，心下大乐。

刘一舟所坐处和他三人相距颇远，伸长了脖子，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甚么“刘师哥”，甚么“自己人”，此外再也听不到了。瞧他三人嘻嘻哈哈，神态亲密，显是将自己当做了外人，忍不住又是妒恨交作。

方怡又在沐剑屏耳边低声道：“你问他，到底使了什么法儿，才将刘师哥迷倒。”韦小宝见方怡一脸好奇之色，终于悄悄对沐剑屏说了：“我小便之时，背转了身子，左手中抓了一把蒙汗药，回头去翻检薄饼，饼上自然涂了药粉。我吃的那张饼，只用右手拿，左手全然不碰。这懂了吗？”沐剑屏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传话之后，方怡又问：“你哪里来的蒙汗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宫里侍卫给的，救你刘师哥，用的就是这些药粉。”这时大雨倾盆，在屋面上打得哗啦啦急响，韦小宝的嘴唇直碰到沐剑屏耳朵，所说的话才能听到。

刘一舟心下焦躁，霍地站起身来，背脊重重在柱子上一靠，突然喀喇喇几声响，头顶掉下几片瓦来。这座破庙早已朽烂，给大雨一浸，北风一吹，已然支撑不住，跟着一根根椽子和瓦片砖泥纷纷跌落。徐天川叫道：“不好，这庙要倒，大家快出去。”

七人奔出庙去，没走得几步，便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，庙顶塌了一大片，跟着又有半堵墙倒了下来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马蹄声响，十余乘马自东南方疾驰而来，片刻间奔到近处，黑暗中影影绰绰，上都骑得有人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啊哟，这里本来有座小庙，可以躲雨，偏偏又倒了。”另一人大声问道：“喂，老乡，你们在这里干甚么？”徐天川道：“我们在庙里躲雨，这庙塌了下来，险些儿都给压死了。”马上一人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落这样大雨，老天爷可不是疯了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赵老三，除了这小庙，附近一间屋都没有？有没有山洞什么的？”

那苍老的声音道：“有……有是有的，不过也同没有差不多。”一名汉子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到底有是没有？”那老头道：“这里向西北，山坳中有一座鬼屋，是有恶鬼的，谁也不敢去，那不是跟没有差不多？”

马上众人大声笑骂起来：“老子才不怕鬼屋哩。有恶鬼最好，揪了出来当点心。”又有人喝道：“决领路！又不是洗澡，在这大雨里泡着，你道滋味好得很么？”赵老三道：“各位爷们，老儿没嫌命长，可不敢去了。我劝各位也别去罢。这里向北，再行三十里，便有市镇。”马上众人都道：“这般大雨，哪里再挨得三十来里？快别啰唆，咱们这许多人，还怕什么鬼？”赵老三道：“好罢，大伙儿向西北，拐个弯儿，沿山路进坳，就只一条路，不会错的……”众人不等他说完，已纵马向西北方驰去。赵老三骑的是头驴子，微一迟疑，拉过驴头，回头向东南方来路而去。

徐天川道：“吴二哥，韦香主，咱们怎么办？”吴立身道：“我看……”但随即想起，该当由韦小宝出主意才是，跟着道：“请韦香主吩咐，该如何？”韦小宝怕鬼，只是说不上口，道：“吴大叔说罢，我可没什么主意。”吴立身道：“恶鬼什么，都是乡下人胡说八道。就算真的有鬼，咱们也跟他拚上一拚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有些鬼是瞧不见的，等到瞧见，已经来不及啦。”言下之意，显然是怕鬼。

刘一舟大声道：“怕什么妖魔鬼怪？在雨中再淋得半个时辰，人人都非生病不可。”

韦小宝见沐剑屏不住发颤，确是难以支持，又不愿在方怡面前示弱，输

给了刘一舟，便道：“好，大伙儿这就去罢！倘若见到恶鬼，可须小心！”

七人依着那赵老三所说，向西北走进了山拗，黑暗中却寻不到道路，但见树林中白茫茫地，有一条小瀑布冲下来。韦小宝道：“寻不到路，叫做‘鬼打墙’，这是恶鬼在迷人。”徐天川道：“这片水就是路了，山水沿着小路流下来。”吴立身道：“正是！”踏着瀑布走上坡去。余人跟随而上，爬上山坡。

听得左首树林中有马嘶之声，知道那十几个乘马汉子便在那边。徐天川心想：“这批人不知是什么来头。”但想自己和吴立身联手，寻常武师便有几十人也不放在心上，当下踏水寻路，高一脚低一脚的向林中走去。

一到林中，更加黑了，只听得前面嘭嘭嘭敲门，果然有屋。韦小宝又惊又喜，忽觉有人伸手过来，拉住了他手。那手掌软绵绵地，跟着耳边有人柔声道：“别怕！”正是方怡。

但听敲门之声不绝，始终没人开门。七人走到近处，只见黑沉沉的一大片屋子。

一众乘马人大声叫嚷：“开门，开门！避雨来的！”叫了好一会，屋内半点动静也无。一人道：“没人住的！”另一人道：“赵老三说是鬼屋，谁敢来住？跳进墙去罢！”白光闪动，两人拔出兵刃，跳进墙去，开了大门。众人一涌而进。

徐天川心想：“这些人果是武林中的，看来武功也不甚高。”七人跟着进去。

入门里面是个好大的天井，再进去是座大厅。有人从身边取出油包，解开来取出火刀火石，打着了火，见厅中桌上有蜡烛，便去点燃了。众人眼前突现光亮，都是一阵喜慰，见厅上陈设着紫檀木的桌椅茶几，竟是大户人家的气派。

徐天川心下嘀咕：“桌椅上全无灰尘，地下打扫得这等清洁，屋里怎会没人？”

只听一名汉子说道：“这厅上干干净净的，屋里有人住的。”另一人大声嚷道：“喂，喂，屋里有人吗？屋里有人么？”大厅又高又大，他大声叫嚷，隐隐竟有回声。

回声一止，四下除了大雨之声，竟无其他声息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都觉颇为古怪。

一名白发老者问徐天川道：“你们几位都是江湖上朋友么？”徐天川道：“在下姓许，这几个有的是家人，有的是亲戚，要去山西探亲，不想遇上了这场大雨。达官爷贵姓？”那老者点了点头，见他们七人中有老头，有小孩，又有女子，也不起疑心，却不答他问话，说道：“这屋子可有点儿古怪。”

又有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屋里有人没有？都死光了吗？”停了片刻，仍是无人回答。

那老者坐在椅上，指着六个人道：“你们六个到后面瞧瞧去！”六名汉子拔兵刃在手，向后进走去。六人微微弓腰，走得甚慢，神情颇为戒惧。耳听得踢门声、喝问声不断传来，并无异状，声音越去越远，显然屋子极大，一时走不到尽头。那老者指着另外四人道：“找些木柴来点几个火把，跟着去瞧瞧。”那四人奉命而去。

韦小宝等六人坐在大厅长窗的门槛上，谁也不开口说话。徐天川见那群入中有十人走向后进，厅上尚有八人，穿的都是布袍，瞧模样似是什么帮会

的帮众，又似是镖局的镖客，却没押镖，一时摸不清他们路子。

韦小宝忍不住道：“姊姊，你说这屋里有没有鬼？”方怡还没回答，刘一舟抢着说道：“当然有鬼！什么地方没死过人？死过人就有鬼。”韦小宝打了个寒噤，身子一缩。

刘一舟道：“天下恶鬼都欺善怕恶，专迷小孩子。大人阳气盛，吊死鬼啦，大头鬼啦，就不敢招惹大人。”

方怡从衣襟底下伸手过去，握住了韦小宝左手，说道：“人怕鬼，鬼更怕人呢。一有火光，鬼就逃走了。”

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先到后面察看的六名汉子回到厅上，脸上神气透着十分古怪，七嘴八舌的说道：“一个人也没有，可是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”“床上铺着被褥，床底下有鞋子，都是娘儿们的。”“衣柜里放的都是女人衣衫，男人衣服却一件也没有！”

刘一舟大声叫道：“女鬼！一屋子都是女鬼！”

众人一齐转头瞧着他，一时之间，谁都没作声。

突然听得后面四人怪声大叫，那老者一跃而起，正要抢到后面去接应，那四人已奔入大厅，手中火把都已熄灭，叫道：“死人，死人真多！”脸上尽是惊惶之色。

那老者沉着脸道：“大惊小怪的，我还道是遇上了敌人呢。死人有什么可怕？”一名汉子道：“不是可怕，是……是希奇古怪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什么希奇古怪？”另一名汉子道：“东边一间屋子里，都……都是死人灵堂，也不知共有多少。”那老者沉吟道：“有没有死人和棺材？”两名汉子对望了一眼，齐道：“没……没瞧清楚，好像没有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多点几根火把，大伙儿瞧瞧去。说不定是座祠堂，那也平常得紧。”他虽说得轻描淡写，但语气中也显得大为犹豫，似乎明知祠堂并非如此。

他手下众汉子便在大厅拆桌拆椅，点成火把，向后院涌去。

徐天川道：“我去瞧瞧，各位在这里待着。”跟在众人之后走了进去。

敖彪问道：“师父，这些人是什么路道？”吴立身摇头道：“瞧不出，听口音似乎是鲁东、关东一带的人，不像是六扇门的鹰爪。

莫非是私泉？可又没见带货。”

刘一舟道：“那一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倒是这屋中的大批女鬼，可厉害着呢！”说着向韦小宝伸了伸舌头。韦小宝打了个寒噤，紧紧握住了方怡的手，自己掌心中尽是冷汗。沐剑屏颤声道：“刘……刘师哥，你别老是吓人，好不好？”刘一舟道：“小郡主，你不用担心，你是金枝玉叶，什么恶鬼见了你都远远避开，不敢侵犯。恶鬼最憎的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监。”方怡柳眉一轩，脸有怒色，待要说话，却又忍住了。

过了好一会，才听得脚步声响，众人回到大厅。韦小宝吁了口长气，心下略宽。徐天川低声道：“七八间屋子里，共有三十来座灵堂，每座灵堂上都供了五六个、七八个牌位，看来每一座灵堂上供的是一家死人。”刘一舟道：“嘿嘿，这屋子里岂不是有几百个恶鬼？”徐天川摇了摇头，他见多识广，可从未听说过这等怪事，过了一会，缓缓的道：“最奇怪的是，灵堂前都点了蜡烛。”韦小宝、方怡、沐剑屏三人同时惊叫出来。

一名汉子道：“我们先前进去时，蜡烛明明没点着。”那老者问道：“你们没记错？”四名汉子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摇了摇头。那老者道：“不

是有鬼，咱们遇上了高人。顷刻之间，将三十七座灵堂中的蜡烛都点燃了，这身手可也真敏捷得很。许老爷子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最后这句话是向着徐天川而说。徐天川假作痴呆，说道：“咱们恐怕冲撞了屋主，不……不妨到灵堂前磕……磕几个头。”

雨声之中，东边屋中忽然传来几下女子啼哭，声音甚是凄切，虽然大雨浙沥，这几下哭声却听得清清楚楚。

韦小宝只吓得张口结舌，脸色大变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都是毛骨悚然。过了片刻，西边屋中又传出女子悲泣之声。刘一舟、敖彪以及两名汉子齐声叫道：“鬼哭！”

那老者哼的一声，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咱们路经贵处，到此避雨，擅闯宝宅，特此谢过，贤主人可肯赐见么？”这番话中气充沛，远远送了出去。过了良久，后面没丝毫动静。

那老者摇了摇头，大喊道：“这里主人既然不愿接见俗客，咱们可不能擅自骚扰。便在厅上避一避雨，一等天明雨停，大伙儿尽快动身。”说着连打手势，命众人不可说话，侧耳倾听，过了良久，不再听到啼哭之声。

一名汉子低声道：“章三爷，管他是人是鬼，一等天明，一把火，把这鬼屋烧成他妈的一片白地。”那老者摇手道：“咱们要紧事情还没办，不可另生枝节。坐下来歇歇罢！”众人衣衫尽湿，便在厅上生起火来。有人取出个酒葫芦，拔开塞子，递给那老者喝酒。

那老者喝了几口酒，斜眼向徐天川瞧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许老爷子，你们几个是一家人，怎地口音不同？你是京城里的，这几位却是云南人？”

徐天川笑道：“老爷子好耳音，果然是老江湖。我大妹子嫁在云南。这位是我妹夫。”说着向吴立身一指，又道：“我妹夫、外甥他们都是云南人。我二妹子可又嫁在山西。天南地北的，十几年也难得见一次面。我们这次是上山西探我二妹子去。”他说吴立身是他的妹夫、那是客气话，当时北方习俗，叫人大舅子、小舅子便是骂人。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喝了口酒，眯着眼睛道：“几位从北京来？”徐天川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在道上可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？”

此言一出，徐天川等心中都是一凛，幸好那老者只注视着他，而徐天川脸上神色不露，敖彪、沐剑屏脸上变色，旁人却未曾留意。徐天川道：“你说太监？北京城里，老的小的，太监可多得很啊，一出门总撞到几个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问你在道上可曾看到，不是说北京城里。”徐天川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这话可不在行啦。大清的规矩，太监一出京城，就犯死罪。太监们可不像明朝那样威风十足了。现下有哪个太监敢出京城一步？”

那老者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说不定他改了装呢？”

徐天川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没这个胆子，没这个胆子！”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找的是怎么个小太监？等我从山西探了亲，回到京城，也可帮你打听打听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哼哼，多谢你啦，就不知有没有那么长的命。”说着闭目不语。

徐天川心想：“他打听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，那不是冲着韦香主吗？这批人既不是天地会，又不是沐王府的，十之八九，没安着善意，可得查个明白。他不惹过来，我们倒要惹他一惹。”说道：“老爷子，北京城里的小太监，只有一位大大的出名。他大名儿传遍了天下，想来你也听到过，那

便是杀了奸臣鳌拜、立了大功的那一位。”那老者睁开眼来，道：“嗯，你说的是小桂子桂公公？”徐天川道，“不是他还有谁呢？这人有胆有勇，武艺高强，实在了不起！”那老者道：“这人相貌怎样？你见过他没有？”

徐天川道：“哈，这桂公公天天在北京城里蹓跶，北京人没见过他的，只怕没几个。这桂公公又黑又胖，是个胖小子，少说也有十八九啦，说什么也不信他只十五岁。”

方怡握着韦小宝的手掌紧了一紧，沐剑屏的手肘在他背心轻轻一撞，都是暗暗好笑。韦小宝本来一直在怕鬼，听那老者问起了自己，心下盘算，将怕鬼的念头便都忘了。

那老者道：“是么？我听人说的，却是不同。听说这桂公公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童，就是狡猾机伶，只怕跟你那个外甥倒有三分相像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说着向韦小宝瞧去。

刘一舟忽道：“听说那小桂子卑鄙无耻，最会使蒙汗药。他杀死鳌拜，便是先用药迷倒的，否则这小贼又胆小，又怕鬼，怎杀得了鳌拜？”向韦小宝笑吟吟的道：“表弟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吴立身大怒，反手一掌，向他脸上打去。刘一舟低头避开，左足一弹，已站了起来。吴立身这反手一掌，乃是一招“碧鸡展翅”，刘一舟闪避弹身，使的是招“金马嘶风”，都是“沐家拳”招式。一个打得急，一个避得快，不知不觉间都使出了本门拳法。

那姓章老者霍地站起，笑道：“好啊，众位乔装改扮得好！”他这一站，手下十几人跟着都跳起身来。那老者喝道：“都拿下了！一个都不能放走。”

吴立身从怀中抽出短刀，大头向左一摇，砍翻了一名汉子，向右一摇，又一名汉子咽喉中刀倒地。

那老者双手在腰间摸出一对判官笔，双笔互擦，发出滋滋之声，双笔左点吴立身咽喉，右取徐天川胸口，以一攻二，身手快捷。徐天川向右一冲，左手向一名大汉眼中抓去。那大汉后仰急避，手中单刀已被夺去，腰间一痛，自己的刀已斩入了自己肚子。那边敖彪也已跟人动上了手。刘一舟微一迟疑，解下软鞭，上前厮杀。对方虽然人多，但只那老者和吴立身斗了个旗鼓相当，余下众人都武功平平。

韦小宝看出便宜，心想：“只要不碰那老甲鱼，其余那些我也可对付对付。”握匕首在手，便欲冲上。方怡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咱们赢定了，不用你帮手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知道赢定了，这才上前哪。倘若输定，还不快逃？”

忽听得滋滋连声，那老者已跳在一旁，两枝判官笔互相磨擦，他手下众人齐往他身后挤去，迅速之极的排成一个方阵。这些人只几个箭步，便各自站定了方位，十余人既不推拥，亦无碰撞，足见平日习练有素，在这件事上着实花过了不少功夫。

徐天川和吴立身都吃了一惊，退开几步。敖彪奋勇上前，突然间方阵中四刀齐出，二斩其肩，二砍其足，配合得甚是巧妙，中间二杆枪则架开了他砍去的一刀。敖彪“啊”的一声叫，肩头中刀。

吴立身急叫：“彪儿后退！”敖彪向后跃开。战局在一瞬之间，胜负之势突然逆转。

徐天川站在韦小宝和二女之前相护，察看对方这阵法如何运用。只见那老者右手举起判官笔，高声叫道：“洪教主万年不老，永享仙福！寿与天齐，

寿与天齐！”那十余名汉子一齐举起兵刃，大呼：“洪教主寿与天齐，寿与天齐！”声震屋瓦，状若颠狂。

徐天川心下骇然，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。韦小宝听了“洪教主”三字，蓦地里记起陶红英惧怕已极的神色与言语，脱口而出：“神龙教！他们是神龙教的！”

那老者脸上变色，说道：“你也知道神龙教的名头！”高举右手，又呼：“洪教主神通广大。我教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无坚不摧，无敌不破。敌人望风披靡，逃之夭夭。”

徐天川等听得他们每念一句，心中就是一凛，但觉这些人的行为希奇古怪，从所未有，临敌之际，居然大声念起书来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这些人会念咒，别上了他们当！大伙儿上前杀啊。”

却听那老者和众人越念越快，已不再是那老者念一句，众人跟一句，而是十余人齐声念诵：“洪教主神通护佑，众弟子勇气百倍，以一当百，以百当万。洪教主神目如电，烛照四方。我弟子杀敌护教，洪教主亲加提拔，升任圣职。我教弟子护教而死，同升天堂！”突然间纵声大呼，疾冲而出。

吴立身、徐天川等挺兵刃相迎，可是这些人在这顷刻之间，竟然武功大进，钢刀砍来，短枪刺到，都比先前劲力加了数倍，如痴如狂，兵刃乱砍乱杀。不数合间，敖彪和刘一舟已被砍倒，跟着韦小宝、方怡、沐剑屏也都给一一打倒。方怡伤腿，沐剑屏伤臂。韦小宝背心上给戳了一枪，幸好有宝衣护身，这一枪没戳入体内，但来势太沉，立足不定，俯身跌倒。过不多时，吴立身和徐天川也先后受伤。那老者接连出指，点了各人身上要穴。

众汉子齐呼：“洪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，寿与天齐！”呼喊完毕，突然一齐坐倒，各人额头汗水有如泉涌，呼呼喘气，显得疲累不堪。这一战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分胜败，这些人却如激斗了好几个时辰一般。

韦小宝心中连珠价叫苦，寻思：“这些人原来都会妖法，无怪陶姑姑一提到神龙教，便吓得什么似的，果然是神通广大。”

那老者坐在椅上闭目养神，过了好一会才站起身来，抹去了额头汗水，在大厅上走来走去，又过了好一会，他手下众人纷纷站起。

那老者向着徐天川等道：“你们一起跟着我念！听好了，我念一句，你们跟一句。洪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！”

徐天川骂道：“邪魔歪道，装神弄鬼，要老子跟着捣鬼，做你娘的清秋大梦！”那老者提起判官笔，在他额头一击，冬的一声，鲜血长流。徐天川骂道：“狗贼，妖人！”

那老者问吴立身道：“你念不念？”吴立身未答先摇头。那老者提起判官笔，也在他额头一击，再问敖彪时，敖彪骂道：“你奶奶的寿与狗齐！”那老者大怒，判官笔击下时用力甚重，敖彪立时晕去。吴立身喝道：“彪儿好汉子！你们这些只会搞妖法的家伙，他妈的，有种就把我们都杀了。”

那老者举起判官笔，向刘一舟道：“你念不念？”刘一舟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那老者道：“你说：‘洪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！’”刘一舟道：“洪教主……洪教主……”那老者将判官笔的尖端在他额头轻轻一戳，喝道：“快念！”刘一舟道：“是，是，洪教主……洪教主寿与天齐！”

那老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毕竟识时务的便宜，你这小子少受了皮肉之苦。”走到韦小宝面前，喝道：“小鬼头，你跟着我念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用不着你念。”那老者怒道：“什么？”举起了判官笔。

韦小宝大声念道：“韦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，永享仙福。韦教主战无不胜，胜无不战，韦教主攻无不克，克无不攻。韦教主提拔你们大家，大家同升天堂……”他把韦教主这个“韦”字说得含含糊糊，只是鼻孔中这么一哼，那老者却哪知他弄鬼，只道他说的是“洪教主”，听他这么一连串的念了出来，哈哈大笑，赞道：“这小孩儿倒挺乖巧。”

他走到方怡身前，摸了摸她下巴，道：“唔，小妞儿相貌不错，乖乖跟我念罢。”方怡将头一扭，道：“不念！”那老者举起判官笔欲待击下，烛光下见到她娇美的面庞，心有不忍，将笔尖对准了她面颊，大声道：“你念不念？你再说一句‘不念’，我便在你脸蛋上连划三笔。”方怡倔强不念，但“不念”二字，却也不敢出口。老者道：“到底念不念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代她念罢，包管比她自己念得还要好听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谁要你代？”提起判官笔，在方怡肩头一击。方怡痛得啊的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忽有一人笑道：“章三爷，这妞儿倘若不念，咱们便剥她衣衫。”余人齐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这主意不错。”

刘一舟忽道：“你们干么欺侮这姑娘？你们要找的那小太监，我就知道在哪里。”那老者忙问：“你知道？在哪里？快说，快说！”刘一舟道：“你答应不再难为这姑娘，我便跟你说，否则你就杀了我，也是不说。”方怡尖声道：“师哥，不用你管我。”那老者笑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不难为这姑娘。”刘一舟道：“你说话可要算数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姓章的说过了话，自然算数。那小太监，就是擒杀鳌拜、皇帝十分宠幸的小桂子，你当真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刘一舟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”

那老者跳起身来，指着韦小宝，道：“就……就……是他？”脸上一副惊喜交集之色。

方怡道：“凭他这样个孩子，怎杀得了鳌拜，你莫听他胡说八道。”

刘一舟道：“是啊，若不是使蒙汗药，怎杀得了满洲第一勇士鳌拜？”

那老者将信将疑，问韦小宝道：“鳌拜是不是你杀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我杀的，便怎样？不是我杀的，又怎样？”那老者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我瞧你这小鬼头就是有点儿邪门。身上搜一搜再说。”

当下便有两名汉子过来，解开韦小宝背上的包袱，将其中物事一件件放在桌上。

那老者见到珠翠金玉诸种宝物，说道：“这当然是皇宫里的物事，咦……这是什么？”拿起一叠厚厚的银票，见每张不是五百两，便是一千两，总共不下数十万两，不由得呆了，道：“果然不错，果然不错，你……你便是小桂子。带他到那边厢房去细细查问。”

方怡急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别难为他。”沐剑屏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

一名汉子抓住韦小宝后须，两人捧起了桌上诸种物事，另一人持烛台前导，走进后院东边厢房。那老者挥手道：“你们都出去！”四名汉子出房，带上了房门。

那老者喜形于色，不住搓手，在房中走来走去，笑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小桂子公公，今日跟你在这里相会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在下跟你老爷子在这里相会，那是六生有幸，九生有幸。”他想东西都给他搜了出来，抵赖再无用，只好随机应变，且看混不混得过

去。

那老者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六生有幸，九生有幸？桂公公，你大驾这是去五台山清凉寺罢？”

韦小宝不由得一惊：“老王八什么都知道了，那可不容易对付。”笑吟吟的道：“尊驾武功既高，念咒的本事又胜过了茅山道士。你们神龙教名扬天下，果然有些道理。在下闻名已久，今日亲眼目睹，佩服之至。”随口把话头岔开，不去理会他的问话。

那老者问道：“神龙教的名头，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韦小宝信口开河：“我是从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那里听来的。他奉了父亲之命，到北京朝贡，他手下有个好汉，名叫杨溢之，又有许多辽东金顶门的高手。他们商量着要去剿灭神龙教，说道神龙教有位洪教主，神通广大，手下能人极多。他教下有人在镶蓝旗旗主那里办事，得了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那可厉害得很了。”他精通说谎的诀窍，知道不用句句都是假，九句真话中夹一句假话，骗人就容易得多。

那老者越听越奇，吴应熊、杨溢之这两人的名头，他是听见过的。他教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镶蓝旗旗主手下任职，那是教中的机密大事，他自己也是直到一个多月之前，才在无意之间得知，隐隐约约又曾听到过《四十二章经》这么一部经书，但其中底细，却全然不晓，忙问：“平西王府跟我们神龙教无怨无仇，干么要来惹事生非？说到‘剿灭’两字，当真是不知死活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吴应熊他们说，平两王府跟神龙教自然无怨无仇，说到洪教主的本事，大家还是很佩服的。不过神龙教既然得了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是至宝奇书，却非夺不可。贵教不是还有个胖胖的女子，叫做柳燕柳大姐的，到了皇宫中吗？”

那老者奇道：“咦，你怎么又知道了？”

韦小宝口中胡说八道，只要跟神龙教拉得上半点关系的，就都说了出来，心中却是飞快转着念头，说道：“这位柳大姐，跟我交情可挺不错。有一次她得罪了太后，太后要杀她，幸亏我出力相救，将她藏在床底下。太后在宫里到处找不到她。这位胖大姐感激我的救命之恩，劝我加入神龙教，说道洪教主喜欢我这种小孩子，将来一定有大大的好处给我。”

那老者“嗯”了一声，益发信了，又问：“太后为什么要杀柳燕？她们……她们不是很好的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她们俩本来是师姊师妹。太后为什么要杀柳大姐呢？柳大姐说，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她跟我说了，我答应过她决不泄漏的，所以这件事不能跟你说了。总而言之，太后的慈宁宫中，最近来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假宫女，这人头顶是秃的那老者脱口而出：“邓炳春？邓大哥入宫之事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韦小宝原不知那假宫女叫做邓炳春，但脸上神色，却满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章三爷，这件事可机密得很，你千万不能在别人前泄漏了，否则大祸临头，你跟我说倒不要紧，如有第三人在此，就算是你最亲信的手下人，你也万万说不得。要是机关败露，洪教主一生气，只怕连你也要担个大大的不是。”

他在皇宫中住得久了，知道泄漏机密乃是朝廷和宫中的大忌，重则抄家杀头，轻则永无进身的机会，因此人人都是神神秘秘，鬼鬼祟祟，显得高深莫测，表面上却又装得本人甚么都知道，不过不便跟你说而已。他将这番伎

俩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，果然立竿见影，当场见效。江湖上帮会教派之中，上级统御部属，所用方法与朝廷亦无二致，所分别者只不过在精粗隐显。

这几句话只听得那老者暗暗惊惧，心想：“我怎地如此粗心，竟将这种事也对这小孩说了？这小孩可留他不得，大事一了，非杀了灭口不可。”不由得神色尴尬，勉强笑了笑，问道：“你跟我们邓师兄说了些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跟邓师兄的说话，还有他要我去禀告洪教主的话，日后见到教主之时，我自然详细禀明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是，是！”给他这么装腔作势的一吓，可真不知眼前这小孩是什么来头，当下和颜悦色的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去五台山，自然是去跟瑞栋瑞副总管相会了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他知道我去五台山，又知道瑞栋的事，这个讯息，定是从老婊子那里传出的。老婊子叫那秃头假宫女作师兄，这秃头是神龙教的重要人物，原来老婊子跟神龙教勾勾搭搭。老子落在他们手中，当真是九死一生，十八死半生。”脸上假作惊异，道：“咦，章三爷，你消息倒真灵通，连瑞副总管的事也知道。”

那老者微笑道：“比瑞副总管来头大上万倍之人，我也知道。”韦小宝心下暗暗叫苦：“糟糕，糟糕！老婊子什么事都说了出来，除了顺治皇帝，还有哪一个比瑞栋的来头大上万倍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什么也不用瞒我。你上五台山去，是奉命差遣呢，还是自己去的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在官里当太监，若不是奉命差遣，怎敢擅自离京？难道嫌命长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皇上差你去的了？”韦小宝神色大为惊奇，道：“皇上？你说是皇上？哈哈，这一下你消息可不灵了。皇上怎么知道五台山的事？”那老者道：“不是皇上，又是谁派你去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倒猜猜看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莫非是太后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章三爷果然了得，一猜便着。宫中知道五台山这件事的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鬼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两个人，一个鬼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两个人，一个是太后，一个是在下。那个鬼，便是海大富海老公了。他是给太后用‘化骨绵掌’杀死的。”

那老者脸上肌肉跳了几跳，道：“化骨绵掌，化骨绵掌。原来是太后差你去的，太后差你去干什么？”韦小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太后跟你是自己人，你不访问她老人家去。”

这句话倘若一进房便说，那老者多半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，但听了韦小宝一番说话后，心下惊疑不定，自言自语：“嗯，太后差你上五台山去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太后说道，这件事情，已经派人禀告了洪教主，洪教主十分赞成。太后吩咐我好好的办，事成之后，太后固有重赏，洪教主也会给我极大的好处。”他不住将“洪教主”三字搬出来，心想眼前这老头对洪教主害怕之极，只消说洪教主得对自己十分看重，他便不敢加害。

他这么虚张声势，那老者虽然将信将疑，却也是宁可信其是，不敢信其非，问道：“外面那六个人，都是你的部属随从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都是宫里的，两个姑娘是太后身边的宫女，四个男的是御前侍卫，太后差他们出来跟我办事，他们可不知道神龙教的名头。这等机密大事，太后也不会跟他们说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只见那老者脸露冷笑，心知不妙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你不信么？”那老者冷笑道：“云南沐家的人忠于前明，怎会到宫里去做御前侍卫？你扯谎可也得有个谱儿。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那老者愕然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他哪知韦小宝说谎给人抓住，难以自圆其说之时，往往大笑一场，令对方觉得定是自己的说话大错特错，十分幼稚可笑，心下先自虚了，那么继续圆谎之时，对方便不敢过分追逼。韦小宝又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沐王府的人最恨的，可不是太后和皇上。只怕你是不知道的了。”那老者道，“我怎么不知？沐王府最恨的自然还是吴三桂。”

韦小宝假作惊异，说道：“了不起，章三爷，有你的，我跟你讲，沐王府的人所以跟太后当差，为的是要搞得吴三桂满门抄斩，平西王府鸡犬不留。别说皇宫里有沐王府的人，连平西王府中，何尝没有？只不过这是十分机密之事，我跟你自己是自己人，说了不打紧，你可不能泄漏出去。”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但他心中毕竟还只信了三成，寻思：“我去问问外面几人，且看他们的口供合不合。问那小姑娘最好，小孩子易说真话。”当下转过身来，推门出外。

韦小宝大惊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到哪里去？这是鬼屋哪，你……你怎么留着我一个人在这里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马上回来。”反手关上了门，快步走向大厅。

韦小宝满手都是冷汗。烛火一闪一晃，白墙上的影子不住颤动，似乎每一个影子都是个鬼怪，四下里更无半点声息。突然之间，外面传来一人大声呼叫：“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正是那老者的声音，韦小宝听他呼声中充满了惊惶，自己本已害怕之极，这一下吓得几欲晕去，叫道：“他……他们都……都不见了么？”

只听那老者又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去了哪里？”两声呼过，便寂然无声。过了一会，听得一人自前向后急速奔去，听得一扇扇门被踢开之声，又听得那人奔将过来，冲进房中。韦小宝尖声呼叫，只见那老者脸无人色，双目睁得大大地，喘息道：“他……他们都……都不见了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给……给恶鬼捉去了。咱们……咱们快逃！”

那老者道：“哪有此事？”左手扶桌，那桌子格格颤动，可见他心中也是颇为惊惶。他转身走到门口，张口又呼：“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”呼罢侧耳倾听，静夜之中又听到了几下女子哭泣之声。他一时没了主意，在门口站立片刻，退了几步，将门关了，随手提起门闩，闩上了门，但见韦小宝一对圆圆的小眼中流露着恐惧的神情。

韦小宝目不转睛的瞧着他，见他咬紧牙齿，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白。

大雨本已停了片刻，突然之间，又是一阵阵急雨洒到屋顶，刷刷作响。

那老者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是……下……下雨。”

忽然大厅中传来一个女子细微的声音，“章老三，你出来！”这女子声音虽不苍老，但亦非娇嫩，决不是方怡或沐剑屏，声音中还带着三分凄厉。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女鬼！”那老者大声道：“谁在叫我？”外面无人回答，除了淅沥雨声之外，更无其他声息。那老者和韦小宝面面相觑，两人都是周身寒毛直竖。

过了好一会，那女人声音又叫起来：“章老三，你出来！”

那老者鼓起勇气，左足踢出，砰的一声，踢得房门向外飞开，一根门闩兀自横在门框之上。他右掌劈出，喀的一声，门闩从中断截，身子跟着窜出。韦小宝急道：“别出去！”那老者已奔向大厅。

那老者一奔出，就此无声无息，既不闻叱骂打斗之声，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。一阵冷风从门外卷进，带着不少急雨，都打在韦小宝身上。他打个冷战，想张口呼叫，却又不敢。突然间砰的一声，房门给风吹得合了转来，随即又向外弹出。

这座鬼屋之中，就只剩下了韦小宝一人，当然还有不少恶鬼，随时随刻都能进房来扭死他。幸好等了许久，恶鬼始终没进来。韦小宝自己安慰：“对了！恶鬼只害大人，决不害小孩。或许他们吃了许多人，已经吃饱了。一在天亮，那就好了！”

突然间又是一阵冷风吹进，烛火一暗而灭。韦小宝大叫一声，觉得房中已多了一鬼。

他知道那鬼便站在自己面前，虽然暗中瞧不见，可是清清楚楚的觉得那鬼便在那里。

韦小宝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喂，喂，你不用害我，我……我也是鬼，咱们是自己人！不，不……咱们大家都是鬼，都是自己鬼，你……你害我也没用。”

那鬼冷冷的道：“你不必害怕，我不会害你。”是个女鬼的声音。

韦小宝听了这十个字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道：“你说过不害我，就不能害我。大丈夫言出如山，再害我就不对了。”那鬼冷冷的道：“我不是鬼，也不是大丈夫。我问你，朝中做大官的那个鳌拜，真是你杀的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，“你当真不是鬼？你是鳌拜的仇人，还是朋友？”

他问了这句话后，对方一言不发。韦小宝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对方如是鳌拜的仇人或“仇鬼”，直认其事自然甚妙，但如是鳌拜的亲人或“亲鬼”，自己认了岂不糟糕之极？突然之间，赌徒性子发作，心想：“是大是小，总得押上一宝。押得对，她当我是大老爷。押得不对，连性命也输光便是！”大声说道：“他妈的，鳌拜是老子杀的，你要怎样？老子一刀从他背心戳了进去，他就见阎王去了。你要报仇，尽管动手，老子皱一皱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。”

那女子冷冷的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鳌拜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如是鳌拜的朋友，我就把事情推在皇帝身上，一般无用，你也决计不会饶我。我这一宝既然押了，老子输要输得干净，赢也赢个十足。”大声道：“鳌拜害死了天下无数好百姓，老子年纪虽小，却也是气在心里。偏巧他得罪皇帝，我就乘机把他杀了。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。我跟你讲，就算鳌拜这狗贼不得罪皇帝，我也要找机会暗中下手，给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报仇雪恨。”这句话是从天地会青木堂那些人嘴里学来的。其实他杀鳌拜，只是奉了康熙之命，跟“为天下百姓报仇雪恨”云云，可沾不上半点边儿。

他说了这番话后，面前那女人默然不语，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，可不知这一宝押对了还是错了。过了好一会，只觉微微风响，这女人还不知是否女鬼已飘然出房。

韦小宝身子摇了几下，但穴道被点，动弹不得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骰子是摇了，却不揭盅，可不是大大的吊人胃口？”

先前他一时冲动，心想大赌一场，输赢都不在乎，但此刻静了下来，越想越觉刚才跟自己说话的是鬼而不是人。她是女鬼，鳌拜是男鬼，两个鬼多半有点儿不三不四，他们俩才是“自己鬼”，跟我韦小宝是“对头鬼”，这可大大的不对头了。

两扇门被风吹得砰嘭作响，身上衣衫未干，冷风一阵阵刮来，忍不住发抖。

韦小宝发放布施物品，凝神注视每一名和尚，可是五十多份施物发完，连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相似的和尚，也没一个。

第十七回 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

忽然间远处出现了一团亮光，缓缓移近，韦小宝大惊，心道：“鬼火，鬼火！”那团亮光越移越近，却是一盏灯笼，提着灯笼的是个白衣女鬼。韦小宝忙闭住双目。只听得脚步之声细碎，走到自己面前停住。

他吓得气不敢透，全身直抖，却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笑道：“你为什么闭着眼睛？”声音娇柔动听。韦小宝道：“你别吓我。我……我可不敢瞧你。”

那女鬼笑道：“你怕我七孔流血，舌头伸出，是不是？你倒瞧一眼呢。”韦小宝颤声道：“我才不上你当，你披头散发，七孔流血，有甚么……甚么好看？”那女鬼格格一笑，向他面上吹了口气。

这口气吹上脸来，却微有暖气，带着一点淡淡幽香。韦小宝左眼微睁一线，依稀见到一张雪白的脸庞，眉弯嘴小，笑靥如花，当即双目都睁大些，但见眼前是张十分清秀的少女脸孔，大约十四五岁年纪，头挽双鬟，笑嘻嘻的望着自己。韦小宝心中大定，问道：“你真的不是鬼？”那少女微笑道：“我自然是鬼，是吊死鬼。”

韦小宝心中打了个突，惊疑不定。那少女笑道：“你杀恶人时这么大胆，怎地见到了吊死鬼，却又这么胆小？”韦小宝吁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不怕人，只怕鬼。”

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给人点中了什么穴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知道就好啦？”那少女在他肩膀后推拿了几下，又在他背上轻轻拍打三掌，韦小宝双手登时能动。他提起手臂，挥了两下，笑道：“你会解穴，那可妙得很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学会不久，今天才第一次在你身上试的。”又在他腋下、腰间推拿了几下，韦小宝跳起身来，笑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怕痒。”就是这样，他双腿被封的穴道也已解了。他伸出双手，笑道：“你呵我痒，我得呵还你。”说着走前一步。

那少女伸出舌头，扮个鬼脸。但这鬼脸只见其可爱，殊无半点可怖之意。韦小宝伸手去捏她舌头。那少女转头避开，格格娇笑，道：“你不怕吊死鬼了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有影子，又有热气，是人，不是鬼。”那少女双目一睁，正色道：“我是僵尸，不是鬼！”

韦小宝一怔，灯火下见她脸色又红又白，笑道：“僵尸的脚不会弯的，也不会说话。”那少女又笑起来，道：“那我一定是狐狸精了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不怕狐狸精。”心中有些犯疑：“莫非她真是狐狸精。”转到她身后瞧了瞧。那少女笑道：“我是千年狐狸精，道行很深，没尾巴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像你这样美貌的狐狸精，给你迷死了也不在乎。”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，伸手指刮脸羞他，说道：“也不怕羞，刚才还怕鬼怕得什么似的，这会儿却来说便宜话了。”

韦小宝第一怕僵尸，第二怕鬼，至于狐狸精倒不怎么怕，眼见这少女和蔼可亲，比之方怡、沐剑屏，尚多了几分令人亲近之意，何况她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，比之方沐二女的云南话又好听得多了，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叫双儿，一的双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那很好啊，就不知是一双香鞋，还是一双臭袜。”

双儿笑道：“臭袜也好，香鞋也好，由你说罢。桂相公，你身上湿淋淋的，一定很不舒服，请到那边去换干衣服。就只一件事为难，你可别见怪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甚么事为难？”双儿道：“我们这里没男人衣服。”韦小宝心中打一个突，登时脸上变色，心想：“这屋中都是女鬼。”

双儿提起灯笼，道：“请这边来。”韦小宝迟疑不定。双儿已走到门口，回头等他，微笑道：“穿女人衣服，你怕不吉利，是不是？这样罢，你睡在床上，我赶着烫干你衣服。”

韦小宝见她神色间温柔体贴，难以拒绝，只得跟着她走出房门，问道：“我那些同伴们呢，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双儿落后两步，和他并肩而行，低声道：“三少奶吩咐了，什么都不能对你多说，待会你用过点心后，三少奶自己会跟你说的。”

韦小宝早已饿得厉害，听得有点心可吃，登时精神大振。

双儿带着韦小宝走过一条黑沉沉的走廊，来到一间房中，点亮了桌上蜡烛。那房中只一桌一床，陈设简单，却十分干净，床上铺着被褥。双儿将棉被揭开一角，放下了帐子，道：“桂相公，你在床上除下衣衫，抛出来给我。”韦小宝依言跳入床中，除下了衣裤，钻入被窝，将衣裤抛到帐外。双儿接住了，走向门口，说道：“我去拿点心来。你爱吃甜粽，还是咸粽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肚里饿得咕咕叫，就是泥沙粽子，也吃他三只。”双儿一笑出去。

韦小宝见她一走，房里静悄悄地，瞧着烛火明灭，又害怕起来：“啊哟，不好，女鬼请人吃面吃馄饨，其实吃的都是蚯蚓毛虫，我可不能上当。”

过了一会，韦小宝闻到一阵肉香和糖香。双儿双手端了木盘，用手臂撩开帐子。韦小宝见碟子中放着四只剥开了的粽子，心中大喜，实在饿得狠了，心想就算是蚯蚓毛虫，老子也吃了再说，提起筷子便吃，入口甘美，无与伦比。他两口吃了半只，说道：“双儿，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，味道真好。”浙江湖州所产粽子，米软馅美，天下无双。扬州有湖州粽子店，丽春院中到了嫖客，常差韦小宝去买。粽子整只用粽箬裹住，韦小宝要偷吃原亦甚难，但他总在粽角之中挤些米粒出来，尝上一尝。自到北方后，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。

双儿微感惊异，道：“你真识货，吃得出这是湖州粽子。”韦小宝口中咀嚼，一面含糊糊的道：“这真是湖州粽子？这地方怎么买得到湖州粽子？”双儿笑道：“不是买的，是狐狸精……嘻嘻……狐狸精使法术变来的。”韦小宝赞道：“狐狸神通广大。”忽然想到章老三他们一伙人，加上一句：“寿与天齐！”

双儿笑道：“你慢慢吃。我去给你烫衣服。”走了一步，问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韦小宝心中恐惧早消去了大半，但毕竟还是有些怕，道：“你快点回来。”双儿应道：“是！”

过不多时，韦小宝听得嗤嗤声响，却是双儿拿了一只放着红炭的熨斗来，将他的衣裤摊在桌上，一面熨衫，一面相陪。

四只粽子二咸二甜，韦小宝吃了三只，再也吃不下了，说道：“这粽子真好吃，是你裹的么？”双儿道：“是三少奶调味配料的，我帮着裹。”

韦小宝听她说话是江南口音，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们是湖州人吗？”

双儿迟疑不答，道：“衣服就快熨好了。桂相公见到三少奶时，自己问她，好不好？”这话软语商量，说得甚是恭敬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有什么不好？”揭起帐子，瞧着她熨衣。双儿抬起头来，向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没穿衣服，小心着凉。”韦小宝忽然顽皮起来，身子一耸，叫道：“我跳出来啦，不穿衣服，也不会着凉。”双儿吃了一惊，

却见他一溜之下，全身钻入被底，连脑袋也不外露，不由得吃吃笑了出来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双儿将熨干了的衣裤递入帐中，韦小宝穿起了下床。双儿帮着他扣衣钮，又取出一只小木梳，替他梳了头发，编结辫子。韦小宝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，心下大乐，说道：“原来狐狸精是这样的好人。”双儿抿嘴笑道：“什么狐狸精不狐狸精的，难听死了，我不是狐狸精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要说‘大仙’，不能说狐狸精。”双儿笑道：“我也不是大仙，我是个小丫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小太监，你是小丫头，咱俩都是服侍人的，倒是一对儿。”双儿道：“你是服侍皇帝的，我怎么跟你比？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”说话之间，结好了辫子。

双儿道：“我不会结爷们的辫子，不知结得对不对？”韦小宝将辫子拿到胸前一看，道：“好极了。我最不爱结辫子，你天天能帮我结辫子就好了。”双儿道：“我可没这福气。你是大英雄。我今天给你结一次辫子，已经是前世修到的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别客气啦，你这样一位俏佳人给我结辫子，我才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八个大木鱼呢。”

双儿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你却拿人家取笑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说的也是真心话。”双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三少奶说，桂相公要是愿意，请你劳驾到后堂坐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你三少爷不在家么？”双儿“嗯”了一声，轻轻的道：“故世啦！”

韦小宝想到了许多间屋中的灵堂，心中一寒，不敢再问，跟着她来到后堂一间小小花厅之中，坐下来，双儿送上一碗热茶。韦小宝心中打鼓，不敢再跟她说笑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得步声轻缓，板壁后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少妇，说道：“桂相公一路辛苦。”说着深深万福，礼数甚是恭谨。韦小宝急忙还礼，道：“不敢当。”那少妇道：“桂相公请上座。”

韦小宝见这少妇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，不施脂粉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红红地，显是刚哭泣过来，灯下见她赫然有影，虽然阴森森地，却多半不是鬼魅，心下忐忑不安，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侧身在椅上坐下，说道：“三少奶，多谢你的湖州粽子，真正好吃得很。”

那少妇道：“亡夫姓庄，三少奶的称呼可不敢当。桂相公在宫里多年了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刚才黑暗之中，有个女人来问杀鳌拜之事，我认了是我杀的，他们就派了个小丫头送粽子给我吃。看来这一宝是押对了。”说道：“也不过一年多些。”庄夫人道：“桂相公手刃好相鳌拜的经过，能跟小女子一说吗？”

韦小宝听她把鳌拜叫作“奸相”，更是放心，好比手中已拿了一对至尊宝，不论别的两张是什么牌，翻出牌来，总之是有杀无赔，最多是和过。当下便将康熙如何下令擒拿、鳌拜如何反抗，众小监如何一拥而上，却给他杀死数人，自己如何用香炉灰迷了他眼睛这才擒住等情说了，只是康熙拔刀伤他，却说作是自己冷不防在鳌拜背上狠狠刺了一刀。

庄夫人不发一言，默默倾听，听到韦小宝如何撒香炉灰迷住鳌拜眼睛、刀刺其背、搬铜香炉砸头而将他擒住，不由得轻轻吁了口气。韦小宝听惯了说书先生说书，何处当顿，何处当扬，关窍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何况这事他亲身经历，种种细微曲折之处，说得甚是详尽，再加些油盐酱醋，听他说这故事，只怕比他当时擒拿鳌拜，还多了几分惊心动魄。

庄夫人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。外边传闻，那也不尽不实得很，说什么桂

相公武功了得，跟鳌拜大战三百回合，使了绝招将他制伏。想那鳌拜号称‘满洲第一勇士’，桂相公武功再高，终究年纪还小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当真打架，就有一百个小桂子，也不是这奸贼的对手。”

庄夫人道：“后来鳌拜却又是怎样死的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这三少奶十之八九不是女鬼，那么必是武林中人。不必扯谎之时，就不可扯谎，以免辛辛苦苦赢来的钱，一铺牌又输了出去。”于是据实将如何康熙派他去察看鳌拜、如何碰到天地会来攻打康亲王府、自己如何错认来人是鳌拜部属、如何奋身钻入囚室、杀了鳌拜等情一一说了，最后说道：“这些人原来是鳌拜的对头，是天地会青木堂的英雄好汉。他们见我杀了鳌拜，居然对我十分客气，说替他们报了大仇。”

庄夫人点头道：“桂相公所以得蒙陈总舵主收为弟子，又当了天地会青木堂香主，原来都由于此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甚么？”说道：“我却是胡里胡涂，甚么也不懂的。做天地会青木堂香主，那也是有名无实得紧。”他不知庄夫人与天地会是友是敌，先来个模棱两可再说。

庄夫人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桂相公当时在囚室中杀死鳌拜，用的是什么招数，可以使给我看看吗？”

韦小宝见她眼神炯炯有光，心想：“这女子邪门得紧，我如胡说八道，大吹牛皮，多半要拆穿西洋镜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为高。”当下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又有什麼屁招数了？”双手比划，说道：“当时我吓得魂不附体，乱七八糟，就是这么几下。”

庄夫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桂相公请宽坐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又道：“双儿，咱们的桂花糖，怎么不去拿些来请桂相公尝尝？”说着向韦小宝万福为礼，走进内堂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她请我吃糖，自然没有歹意了。”终究有些不放心：“这三少奶虽然看来不像女鬼，也说不定她道行高，鬼气不露。”

双儿走进内堂，捧了一只青花高脚瓷盘出来，盘中装了许多桂花糖、松子糖，微笑道：“桂相公，请吃糖。”将瓷盘放在桌上，回进内堂。

韦小宝坐在花厅，吃了不少桂花糖、松子糖，只盼快些天亮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得衣衫簌簌之声，门后、窗边、屏风畔多了好多双眼睛，在偷偷向他窥看，似乎都是女子的眼睛，黑暗之中，难以分辨是人还是鬼，只看得他心中发毛。

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女子声音在长窗外说道：“桂相公，你杀了奸贼鳌拜，为我们众家报了血海深仇，大恩大德，不知何以报答。”长窗开处，窗外数十白衣女子罗拜于地。

韦小宝吃了一惊，急忙答礼。只听得众女子在地下冬冬磕头，他也磕下头去，长窗忽地关了。那老妇说道：“恩公不必多礼，未亡人可不敢当。”但听得长窗外众女子呜咽哭泣之声大作。

韦小宝毛骨悚然，过了一会，哭泣之声渐渐远去，这些女子便都散了。他如梦如幻，寻思：“到底是人还是鬼？看来……看来过了一会，庄夫人从内堂出来，说道：“桂相公，请勿惊疑。这里所聚居的，都是被鳌拜所害忠臣义士的遗属，大家得知桂相公手刃鳌拜，为我们得报大仇，无不感恩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庄三爷也……也是为鳌拜所害了？”庄夫人低头道：“正是。这里人人泣血痛心，日夜俟机复仇，想不到这奸贼恶贯满盈如此之

快，竟然死在桂相公的手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又有什么功劳了，也不过是刚刚碰巧罢了。”

双儿将他那个包袱捧了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庄夫人道：“桂相公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实难报答，本当好好款待，才是道理。只是孀居之人，颇有不便，大家商议，想送些薄礼，聊表寸心，但桂相公行囊丰足，身携巨款，我们乡下地方，又有什么东西是桂相公看得上眼的？至于武功什么的，桂相公是天地会陈总舵主的及门弟子，远胜于我们的一些浅薄功夫，这可委实叫人为难了。”

韦小宝听她说得文绉绉地，说道：“不用客气了。只是我想问问，我那几个同伴，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庄夫人沉思半晌，道：“既承见问，本来不敢不答。但恩公知道之后，只怕有损无益。这几位是恩公的朋友，我们自当竭尽所能，不让他们有所损伤便是。他们日后自可再和恩公相会。”

韦小宝料想再问也是无益，抬头向窗子瞧了瞧，心想：“怎地天还不亮？”

庄夫人似乎明白他心意，问道：“恩公明日要去哪里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我和那个章老三的对答，她想必都听到了，那也瞒她不过。”说道：“我要去山西五台山。”庄夫人道：“此去五台山，路程不近，只怕沿途尚有风波。我们想送恩公一件礼物，务请勿却是幸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人家好意送我东西，倒是从来没有不收过。”

庄夫人道：“那好极了。”指着双儿道：“这个小丫头双儿，跟随我多年，做事也还妥当，我们就送了给恩公，请你带去，此后服侍恩公。”

韦小宝又惊又喜，没想到她说送自己一件礼物，竟然是一个人，适才双儿眼侍自己，熨衣结辫，省了不少力气，如有这样一个又美貌、又乖巧的小丫头伴在身边，确是快活得很，但此去五台山，未必太平无事，须得随机应变，带着个小丫头，却是十分不便，说道：“庄夫人送我这件重礼，那真是多谢之极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”要推却不要罢，一来人家送礼，岂可不收？二来这样一个好丫头，也真舍不得不要。只见双儿低了头，正在偷看自己，他眼光一射过去，她急忙转过了头，脸上一阵晕红。

庄夫人道：“不知恩公有何难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去五台山，所办的事情多半很是……很是不容易，带着这位姑娘，恐怕不方便。”庄夫人道：“那倒不用担心，双儿年纪虽小，身手却也颇为灵便，不会成为恩公的累赘，尽管放心便是。”

韦小宝又向双儿看了一眼，见她一双点漆般的眼中流露出热切的神色，笑问：“双儿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去？”双儿低下了头，细声道：“三少奶叫我服侍相公，自然……自然要听三少奶的吩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你自己愿不愿呢？只怕会遇到危险的。”双儿道：“我不怕危险。”

韦小宝微笑道：“你答了我第二句话，没答第一句话。你不怕危险，只不过夫人将你送了给我，你心中却是不愿意了。”双儿道：“夫人待我恩德深重，相公对我庄家又有大恩，夫人叫我服侍相公，我一定尽心。相公待我好，是我命好，待我不好，是我……是我命苦罢啦。”韦小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命很好，不会命苦的。”双儿嘴角边露出一丝浅笑。

庄夫人道：“双儿，你拜过相公，以后你就是桂柏公的人了。”

双儿抬起头来，忽然眼圈儿红了，先跪向庄夫人磕头，道：“三少奶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说了两个“我”字，轻轻啜泣。庄夫人抚摸她头发，温言道：

“桂相公少年英雄，年纪轻轻便已名扬天下，你好好服侍相公。他答应了待你好的。”双儿应道：“是。”转过身来，向韦小宝盈盈拜倒。

韦小宝道：“别客气！”扶她起来，打开包袱，取出一串明珠，笑道：“这算是我的见面礼！”心想：“这串明珠，少说也值得三四千两银子，用来买丫鬟，几十个都买到了。可是几十个丫鬟加在一起，也及不上这双儿可爱。”

双儿双手接过，道：“多谢相公。”挂在颈中，珠上宝光流动，映得她一张俏脸更增丽色。

庄夫人道：“恩公去五台山，不知是打算明查，还是暗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自然是暗访的了。”庄夫人道：“五台山各丛林庙分青黄，尽有卧虎藏龙之士，恩公务请小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，多谢吩咐。不过你叫我恩公，可不敢当了。你叫我小宝好啦。”

庄夫人道：“那可不敢当。”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一路珍重，未亡人恕不远送了。”向双儿道：“双儿，你出此门后，便不是庄家的人了。此后你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，一概和旧主无涉，你如在外面胡闹，我庄家可不能庇护你。”说这句话，神色之间甚是郑重。双儿应了。庄夫人又向韦小宝行礼，走了进去。

眼见窗纸上透光，天渐渐亮了。双儿进去拿了一个包袱出来，连韦小宝的包袱一起背在背上。韦小宝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双儿道：“是！”低下了头，神色凄然，不住向后堂望去，显是和庄夫人分别，颇为恋恋不舍。她两眼红红的，适才定是哭过了。

韦小宝走出大门，双儿跟在身后。其时大雨已止，但山间溪水湍急，到处都是水声。韦小宝走出数十步，回首向那大屋望去，但见水气漫，笼罩在墙前屋角，再走出数十步，回头白濛濛地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昨晚的事，真像是做梦一般。双儿，夫人最后跟你说那几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双儿道：“三少奶说，我以后只服侍相公，不管说什么，做什么，都跟她庄家没有干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么，我那些同伴到底到哪里去了，你可以跟我说啦！”

双儿一怔，道：“是。相公那些同伴，本来都给我们救了出来，章老三跟他那些手下人也给我们逮住了，但后来神龙教中来了厉害人物，却一古脑儿的都抢了去。三少奶说，咱们都是女流之辈，不便跟那些野男人打斗动粗，再说，也未必斗得过，暂且由得他们，另行托人去救你那几位同伴。神龙教的人见我们退让，也就走了，临走时说了几句客气话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对方怡和沐剑屏的处境颇为担心。双儿道：“三少奶曾对神龙教的首领说，决不能伤害你那几位同伴的性命。那人亲口答允了的。”韦小宝叹道：“神龙教这些家伙，只怕说话如同放屁，唉，可也没有法子。”又问：“三少奶会武功么？”双儿道：“会的，不但会，而且很了得。”

韦小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她这么风也吹得倒的人，怎么武功会很了得？她要是真的武功了得，三少爷又怎会给鳌拜杀死？”双儿道：“老太爷、三少爷他们遇害之时，几十家人没一个会武功，那时男的都给鳌拜捉到北京去杀了，女的要充军到宁古塔去，说什么给披甲人为奴，幸亏在路上遇到救星，杀了解差，把我们几十家的女子救了出来，安顿在这里，又传了三少奶她们本事。”韦小宝渐渐明白。

其时天已大亮，东方朝曦初上，一晚大雨，将山林间树木洗得青翠欲滴，

韦小宝直到此刻，才半点也不再疑心昨晚见到的是女鬼，问道：“你们屋子里放了这许多灵堂，那都是给鳌拜害死的众位老爷，少爷？”

双儿道：“正是。我们隐居在深山之中，从来不跟外边人来往。附近乡下人有好奇的过来探头探脑，我们总是装神扮鬼，吓走了他们。所以大家说这是间鬼屋，近一年来，谁也不敢过来了。想不到相公昨晚会来。三少奶说，我们大仇未报，一切必须十分隐秘才好。灵堂牌位上写得有遇难的老爷、少爷们的名字，要是外人见了，可大大的不便，相公昨晚问起，我不敢说。不过三少奶说道，从今以后，我只服侍相公，跟庄家没了干系，自然是什么都不能再瞒你了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真姓名叫做韦小宝，桂公公什么的，却是假名。你是我韦家的人，不是桂家的人。”双儿甚喜，道：“相公连真名也跟我说了，我决不会泄露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我这真名也不是什么大秘密，天地会中的兄弟，就有许多人知道。”

双儿道：“神龙教那些人跟你们一伙动手之时，三少奶她们在外边看热闹。见到他们会念咒，嘴里叽哩咕噜的念咒……”韦小宝笑道：“‘洪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。’这种咒语，我也会念。”双儿道：“三少奶说，他们嘴里这么念咒，暗底里一定还在使什么别的法术，否则不会突然一念咒，手底下的功夫就增长了几倍。后来那个章老三跟你说话，三少奶在窗外听，别的人就弄熄了大厅上灯火，用渔网把一伙人都拿了。”

韦小宝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妙极！用渔网来捉人么？那好得很啊。”双儿道：“三少奶说，那章老三的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是妖法厉害，因此没跟他正面动手，一引他出来，就熄了灯火，渔网这样一罩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捉到了一只老王八。”

双儿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山背后有个湖，我们夜间常去打鱼。我们在湖州时，庄家大屋靠近太湖，那湖可就大了。那时候我们庄家渔船很多，租给渔人打鱼。三少奶她们见过渔人撒网捉鱼的法子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们果然是湖州人，怪不得湖州粽子裹得这么好吃。三少爷到底怎么给鳌拜害死的？”

双儿道：“三少奶说，那叫做‘文字狱’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蚊子肉？蚊子也有肉？”双儿道：“不是蚊子，是文字，写的字哪！我们大少爷是读书人，学问好得很，他瞎了眼睛之后，做了一部书，书里有骂满洲人的话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啧啧，了不起，瞎了眼睛还会做书写文章。我眼睛不瞎，见了别人写的字还是不识，我这可叫做‘亮眼瞎子’了！”双儿道：“老太太常说，世道不对，还是不识字的好。我们住在一起的这几家人家，每一位遭难的老爷、少爷，个个都是学士才子，没一个的文章不是天下闻名的。就因为做文章，这才做出祸事来啦。不过三少奶说，满洲鞑子不许我们汉人读书做文章，我们偏偏要读，偏偏要做，才不让鞑子称心如意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你会不会做文章？”双儿嘻的一笑，道：“相公真爱说笑话，小丫头怎么会做文章？三少奶教我读书，也不过读了七八本。”韦小宝“哗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读了七八本书！那比我行得多了。我只不过识得七八个字。”双儿笑道：“相公不爱读书，老太太一定喜欢你。她说一到清朝，败家子才读书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对！我瞧鳌拜那厮也不大识字，定是拍马屁的家伙说给他听的。”双儿道：“是啊。我们大少爷做的那部书，叫做什么《明史》，书

里头有骂满清人的话。有个坏人名叫吴之荣，拿了书去向鳌拜告发。事情一闹大，害死了好几百人，连卖书的书店老板，买书来看的人，都给捉去杀了头。相公，你在北京城里，可见过这个吴之荣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还没见过，慢慢的找，总找得着。双儿，我想拿你换一个人。”

双儿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拿我去送给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是送给别人，是换一个人。”双儿眼圈儿早已红了，急得要哭了出来，道：“什么……什么换一个人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三少奶将你送给了我，这样一份大礼，可不容易报答。我得想法子将吴之荣那厮捉了来，去送给你三少奶。那么这份礼物也差不多了。”

双儿破涕为笑，右手轻轻拍胸，说道：“你吓了我一跳，我还道相公不要我啦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你怕我不要你，就急成这样。你放心，人家就是把金山、银山、珍珠山、宝石山堆在我面前，也换不了你去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走到山脚下，但见晴空如洗，万里无尘，韦小宝回想昨晚大雨之中走向“鬼屋”避雨的狼狈情景，当真大不相同。只是徐天川、方怡、沐剑屏他们失陷被擒，不知能否脱险，凭着自己的本事，无论如何救他们不得，多想既然无用，不如不想。

行出数里，来到一个市集，两人找了家面店，进去打尖。韦小宝坐下后，双儿站在一旁侍候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可别客气啦，坐下来一起吃罢。”双儿道：“不成，我怎么能跟相公一桌吃饭？太没规矩啦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管他妈的什么规矩不规矩。我说行，就行。等我吃完了你再吃，多耽搁时候。”双儿道：“相公一吃完，咱们就走。我买些馒头，一面走一面吃就行了，不会耽搁的。”韦小宝叹道：“我有个怪脾气，一个人吃东西，肚子一定作怪，倘若没人陪着一块儿吃，待会儿肚子疼起来，那可有的受了。”

双儿嫣然一笑，只得拉张长凳，斜斜的坐在桌子角边。

韦小宝一碗面还只吃得几筷，只见三个西藏喇嘛走进店来，靠街坐了，一叠连声的叫：“拿面来！拿面来！”一名喇嘛瞥眼见到双儿颈中那串明珠，左肘撞了撞同伴，努嘴示意。另外两人一见，登时喜容满脸，目不转睛的打量那串珠子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不好，这三个家伙想拦路打劫。”取出一块碎银子，叫面店中一名店伴去雇一辆大车，匆匆吃完面，上了大车，吩咐车夫向西快跑。

驰出数里，只听得车后马蹄声响，韦小宝向后张去，果见那三名喇嘛骑马追来，向双儿道：“那三个恶人要抢你的珠子，给了他们算了，回头我另买一串给你。”双儿道：“是！也不用买过。”只听得三名喇嘛叫道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车夫勒定骡子。

三名喇嘛纵马上前，拦在车前。一人说道：“两个娃娃，下车来罢！”双儿将颈中那串明珠除了下来，递出车外，说道：“你们看中这串珠子，相公说给了你们，那就拿去罢。”一名胖大喇嘛伸出大手，却不接珠子，更向前探，抓住了双儿手腕，向外便拉。韦小宝急道：“要钱还有，不可动粗！”却见黄影闪动，那喇嘛飞身而起，跃入半空，向后纵了出去。

韦小宝暗叫：“好功夫！”见他身子急落，却是头下脚上，波的一声响，

一颗胖大脑袋冲向泥沼，直陷至胸，双足乱舞。韦小宝又惊又喜，不知这喇嘛显的一手是什么功夫。

另外两个喇嘛哇哇乱叫，抢过去抓住他身子，将他从烂泥中拔了出来。那喇嘛满脸都是湿泥，狼狈无比。幸好昨晚一夜大雨，浸得路边一片软泥，这喇嘛才没受伤。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向车夫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双儿提着手中的珠子，问道：“相公，这珠子还给不给他们？”

韦小宝尚未回答，只见三名喇嘛各从腰间拔出钢刀，恶狠狠的扑将上来。双儿从车夫手中接过鞭子，向外甩出，卷住了一名喇嘛手中钢刀，鞭子回缩，左手将刀接住，右手又将鞭子甩了出去，一卷之下，将第二名喇嘛手中钢刀也夺了过来。第三名喇嘛叫声：“啊哟！”一呆停步。双儿手中鞭子又已甩出，这次却卷住了他头颈，顺势将他拉到车前，随手接过他手中钢刀。那喇嘛喉头被鞭子勒住，双眼翻白，伸出舌头，满脸登时没半点血色。余下两名喇嘛分从左右向双儿攻到，意欲相救同伴。双儿跃起身来，左足站在车辕，右足连踢，两名喇嘛头上穴道被点，晕倒在地。她挥手松开鞭子，那喇嘛已窒息良久，也即昏倒。

韦小宝喜欢之极，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双儿，好双儿，原来你功夫这样了得。”

双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是这三个恶人不中用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早知这样，我也不用担这半天心事了。”跳下车来，在一名喇嘛身上踢了一脚，问道：“你们干甚么的？”那喇嘛兀自昏晕不醒。

双儿在他腰间踢了一脚。那喇嘛一声呻吟，醒了过来。双儿道：“相公问你们是干甚么的？”那喇嘛道：“姑娘……姑娘是会……会仙法的么？”双儿微笑道：“快说！你们是干甚么的？”那喇嘛道：“我们……我们是五台山菩萨顶……大文殊寺的喇嘛。”双儿皱眉道：“甚么喇嘛不喇嘛的，胡说八道，说这等粗话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喇嘛是西藏的和尚。”双儿道：“原来你们是和尚。”在他身上轻轻踢了一脚，道：“是和尚又不剃光头？”

那喇嘛道：“我们是喇嘛，不是和尚。”双儿道：“甚么？你还嘴硬？相公说你是和尚，就是和尚！”在他腰间“天豁穴”上又踢一脚，那喇嘛直痛到骨髓里去，忍不住大声呼叫，疼痛越来越厉害，叫声也越来越响。另外两名喇嘛悠悠转醒，听到他杀猪般大叫，无不骇然，齐用藏语相询，那喇嘛说了，随即用汉语叫道：“我是和尚，我是和尚，姑娘说……说我是甚么，就……就是甚么，求求你……快快给我……解了穴道。”

双儿笑道：“姑娘说的不算数，相公说的才算数。相公，你说他是什么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说他是尼姑！”

那喇嘛实已忍耐不住，忙道：“我是尼姑，我是尼姑！”韦小宝和双儿一齐大笑。双儿左足在他颈下“气户穴”上轻轻一踢，那喇嘛剧痛立止，兀自不停的叫唤：“我是尼姑，我是尼姑！”

韦小宝忍住了笑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出家人，为甚么来抢我们财物？”那喇嘛道：“小人该死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还想下次么？”那喇嘛道：“我说过不敢，就是不敢，再过一百年也不敢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不在庙里念经，下山来干甚么？”那喇嘛道：“是……是师父派我们下山来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们师父派你们下山来抢金银珠宝？”那喇嘛道：“不……不是。我们要去北京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另一名胖大喇嘛咳嗽了一

声。

韦小宝斜眼瞧去，只见那喇嘛连使眼色，显是示意同伴不可吐露实情。韦小宝本想这些喇嘛见财起意，恃强抢劫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满洲人崇信喇嘛，皇宫中做法事，定是请喇嘛拜忏诵经。皇室如此，一般王公亲贵更加不必说了，是以颇有不守清规的喇嘛在京里横行不法。他本想作弄折磨他们一番，资为笑乐，就此将他们放了，但见这胖大喇嘛这等神情，似乎另有别情，说道：“这三个家伙捣鬼。双儿，你在他们三人身上每人踢一脚，让他们三人叫苦连天，咱们这就去罢！”

双儿应道：“是！”她也瞧出那胖大喇嘛捣鬼，先在他“天豁穴”上踢了一脚。那喇嘛立时大声呼叫。双儿又走到先前那喇嘛身边，提起脚来，作势欲踢。

那喇嘛吃过苦头，忙道：“别踢，我说就是。师父差我们上北京，送一封信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信呢？”那喇嘛道：“这……这信是不能给你们看的，要是给人见到了，师……师父非杀我们不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拿出来！你不拿，我就踢你一脚。”说着走上前一步。

那喇嘛可不知他功夫有限，这一脚踢在身上，无关痛痒，一见他提脚，忙道：“不……不在我这里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去拿来！”那喇嘛无奈，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，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语。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，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，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，更加难听。韦小宝从他语气与神情之中，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，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，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。另一名喇嘛从他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小包，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。

韦小宝接了过来。双儿从怀里也取出一个小包，打了开来，拿出一把小小剪刀，剪开包裹，里面果是一封信，封皮上写的是两行藏文。

韦小宝问道：“这信送去给谁？”那喇嘛道：“给我们师伯的。”韦小宝伸手一扯，嗤的一声，扯开了封皮。两个喇嘛连声叫苦。只见一道黄纸上写了几行弯弯曲曲的藏文，下面又用朱砂画了一道符，希奇古怪，不知所云。这封信便是以汉文书写，韦小宝也是不识，当即递给双儿，问道：“里面写些什么？”

双儿也不识得，向那喇嘛道：“相公问你信里写些什么，快说！如有半句假话，我踢了你的穴道，永不给你解开。哼，至少也得隔上三天三晚，才给你解开。”

那喇嘛接过信去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嗫喘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韦小宝道：“甚么这个那个的？快说！”那喇嘛道：“是，是！那信中说道，师兄所问那个人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另一个喇嘛忽然咕噜咕噜的说起话来。双儿飞身过去，在他“天豁穴”上一脚踢去，这喇嘛的话声立时变成了呻吟和呼号。

第一个喇嘛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那信中说……说道要找的那个人，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，一定……一定不在五台山上。”

韦小宝见他目光闪烁，说话吞吞吐吐，心想：“我虽不懂你们的鸡鸣狗叫，可是瞧你神气，定是在说假话，只不过你这家伙太笨，假话也说不像。”向双儿道：“这喇嘛又在撒谎骗我了。”双儿道：“他这样坏，那可饶他不得。”伸足再在他“天豁穴”上一踢。

那喇嘛叫道：“你……杀了我罢。我师兄说……说的，倘若说了信中言

语，我们……我们三个都活不成的……你……你快杀了我罢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别理他了，咱们走罢！”和双儿跃上大车。那车夫见他二人小小年纪，居然收拾得三个喇嘛死去活来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赞不绝口。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到得前面市镇之上，你可得改装，这串明珠也得收了起来。”双儿道：“是。我改甚么装？”韦小宝微笑道：“你改了男装罢。”

车行三十余里后，到了一座大市镇。韦小宝遣去车夫，赴客店投宿，取出银子，命双儿去购买衣衫改装。双儿买了衣衫回店，穿着起来，扮作了一个俊俏的小书僮。

这一改装，路上再不引人注目。双儿武功了得，人情世故却全然不懂，一路上全由韦小宝拿主意，但他的主意可也不大高明，往往存三分正经，却有七分胡闹。

不一日来到直晋两省交界。自直隶省阜平县往西，过长城岭，便到龙家关。那龙家关是五台山的东门，石径崎岖，峰峦峻峭，入五台山后第一座寺院是涌泉寺。

韦小宝问起清凉寺的所在，却原来五台山极大，清凉寺在南台顶与中台顶之间，自涌泉寺前去，路程着实不近。

这晚韦小宝和双儿在涌泉寺畔的卢家庄投宿，吃了一碗羊肉泡馍，再吃糖果，心想日间在涌泉寺问路，庙里的和尚见自己年轻，神情冷冷的大不理睬，不答去清凉寺的路径，反问：“道路又远又不好走，你去清凉寺干什么？”一副讨厌模样，倒有七分便似扬州禅智寺中那些势利的贼秃，到清凉寺中去见顺治皇帝，只怕挺不容易，须得想个法子才好。

他嘴里吃糖，心中寻思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叫和尚推磨，多半也行罢。曾听说书先生说《水浒传》，鲁智深到五台山出家，一个甚么员外在庙里布施了不少银两，鲁智深在庙里乱闹一通，又喝酒又吃狗肉，老和尚也不生气。是了，我假装要做法事，到庙里大撒银子，再借些因头，赖着不走，慢慢的找寻老皇爷，老和尚总不能赶我走。”

但入山之后，除了寺庙之外便没大市镇，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也找兑不开，只得再出龙泉关，回到阜平，兑换银两，和双儿俩打扮得焕然一新，心想：“我要做法事，可是甚么也不懂，只怕一下子便露出马脚来，先得试演一番。”

当下来到阜平县城内一座庙宇吉祥寺，向佛像磕了几个头。

知客和尚取出缘簿笔砚。韦小宝挥手道：“布施便布施，写什么字？”取出一锭五十两的元宝，送了过去。那和尚大惊，心想这位小施主乐善好施，世间少有，当下连声称谢，迎入斋房，奉上斋菜素面。

韦小宝吃面之时，方丈和尚坐在一旁相陪，大赞小檀越仁心虔敬，必蒙菩萨保佑，日后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，子孙满堂，福泽无穷。韦小宝暗暗好笑，心想你拍我什么马屁都好，我瞎字不识，说我高中状元，那不是当面骂人吗？说道：“老和尚，我要到五台山去做一场大法事，只是我什么也不懂，要请你指教。”

那方丈听到“大法事”三字，登时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施主，天下庙宇，供奉的佛祖、菩萨都是一般，你要做法事，就在小寺里办好了，包你一切周到妥贴，却不用辛辛苦苦的赶上五台山上。”

韦小宝摇头道：“不行，我这场法事，许下了心愿，一定要去五台山做的。”说着又取出五十两银子，说道：“这样罢，你给我雇一个人，陪我上

五台山去做帮手。五十两银子是给他的。”老和尚大喜，道：“那容易，那容易！”他有个表弟，在庙里经管庙产，收租买物，全由他经手，却不是和尚，当下去叫了他来，和韦小宝相见。

此人姓于，行八，一张嘴极是来得，却有个外号叫做“少一划”，原来“于”字加上一划，变成个“王”字，于八便成王八了。三言两语之间，韦小宝便和他十分投机。这等市井小人，韦小宝自幼便相处惯了的，这时忽然在阜平县遇上一个人，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。

韦小宝再向方丈请教做法事的诸般规矩，那方丈倒也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和尚们的规矩倒也真多！”又多布施了二十两银子。

韦小宝带了于八回到客店，取出银子，差他去购买一应物事。于八有银子在手，办事十分快捷，不多时诸般物品便已买齐，自己也穿得一身光鲜，说道：“韦相公，你是大财主，我做你亲随，也该穿着得有个谱儿，是不是？这套衣服鞋帽，不过花了三两五钱银子。”韦小宝心想不错，又叫他去衣铺替自己和双儿多买几套华贵衣衫。

三人兴兴头头的过龙泉关，后面跟着八个挑夫，挑了八担斋僧礼佛之物，沿大路往南。

一入五台山，行不数里便是一座寺庙，过涌泉寺后，经台麓寺、石佛庙、普济寺、古佛寺、金刚库、白云寺、金灯寺而至灵境寺。当晚在灵境寺借宿一宵，次晨折回向北，到金阁寺后向西数里，便是清凉寺了。

那清凉寺在清凉山之巅，和沿途所见寺庙相比，也不见得如何宏伟，山门破旧，显已年久失修。韦小宝微觉失望：“皇帝出家，一定拣一座最大的寺庙，只怕海老乌龟瞎说八道，老皇帝并不在这里做和尚。”

于八进入山门，向知客僧告知，北京城有一位韦大官人要来大做法事，斋僧供佛。知客僧见这一行人衣饰华贵，又带着八挑物事，当即请进厢房奉茶，入内向方丈禀报。

方丈澄光老和尚来到厢房，和韦小宝相见，问道：“不知施主要做甚么法事？”

韦小宝见这澄光方丈身材甚高，但骨瘦如柴，双目微闭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，更是失望，说道：“弟子要请大和尚做七月七夜法事，超渡弟子亡父，还有几位亡故了的朋友。”

澄光道：“北京城里大庙甚多，五台山也是庙宇众多，不知施主为甚么路远迢迢的，特地上五台山来，到小庙做法事？”

韦小宝早知有此一问，事先已和于八商量过，便道：“我母亲上个月十五做了一梦，梦见我死去的爹爹，向她说道，他生前罪业甚大，必须到五台山清凉寺，请方丈大师拜七日七夜经忏，才消得他的血光之灾，免得我爹爹在地狱中受无穷苦恼。”他不知自己父亲是谁，更不知他是死是活，说这番话时，忍不住暗暗好笑，又想：“他妈的，你生下了老子，就此撒手不管，下地狱也是该的。老子给你碰巧做七日七夜法事，是你的天大运气。”

澄光方丈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小施主，俗语说得好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这梦幻之事，实在是当不得真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大和尚，俗语说得好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就算我爹爹在梦里的言语未必是真，我们给他做一场法事，超渡亡魂，那也是一件功德。如果我爹爹真有此言，我们却不照他的话做，他在阴世给牛头马面、无常小鬼欺负折磨，那……那……我总有点儿不大好意思罢？再说，这是奉

了我母亲之命。我母亲说五台山清凉寺的老方丈跟她有缘份，这场法事嘛，定是要在宝刹做的。”心想：“你跟我妈妈有缘份，这倒奇了，你到扬州丽春院去做过嫖客吗？”

澄光方丈“嘿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施主有所不知，敝寺乃是禅宗，这等经忏法事，是净土宗的事，我们是不会做的。这五台山上，金阁寺、普济寺、大佛寺、延庆寺等等都是净土宗，施主还是移步到那些寺庙去做法事的为是。”

韦小宝心想在阜平县时，那方丈抢着要做法事，到了此处，这老和尚却推三阻四，将送上门来的银子双手推将出去，其中必有古怪。他求之再三，澄光只是不允，跟着站起身来，向知客僧道：“你指点施主去金阁寺的道路，老衲少陪。”

韦小宝急了，忙道：“方丈既然执意不允，我带来施舍宝刹的僧衣、僧帽，以及银两，总是要请宝刹诸位大和尚赏收。”

澄光合十道：“多谢了。”他眼见韦小宝带来八挑礼物，竟然毫不起劲。

韦小宝道：“我母亲说道，每一份礼物，要我亲手交给宝刹每一位大和尚，就算是火工道人、种菜的园子，也都有份。带来共有三百份礼物，倘若不够，我们再去采购。”澄光道：“够了，太多了。本寺只五十来人，请施主留下五十六份物品就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可否请方丈集合寺僧众，由我亲手施舍？这是我母亲的心愿，无论如何是要办到的。”

澄光抬起头来，突然间目光如电，在韦小宝脸上一扫，说道：“好！我佛慈悲，就如施主所愿。”转身进内。

瞧着他竹竿一般的背影走了进去，韦小宝心头说不出的别扭，讪讪的端起茶碗喝茶。

于八站在他背后，低声道：“这等背时的老和尚，姓于的这一辈子可还真少见，怪不得偌大一座清凉寺，连菩萨金身也是破破烂烂的。”

只听得庙里撞起钟来，知客僧道：“请檀越到西殿布施。”韦小宝到得西殿，见僧众络绎进来，他将施物一份一份发放，凝神注视每一名和尚，心想：“顺治皇帝我没见过，但他是小皇帝的爸爸，相貌总有些相像。只要见到是个大号小皇帝的和尚，那便是了。”可是五十多份施物发完，别说“大号小皇帝”没见到，连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相似的和尚，也没一个。

韦小宝好生失望，突然想起：“他是做过皇帝之人，那是何等的身份，怎会来领我一份施舍的衣帽！我这计策可笨得很。”问知客僧道：“宝刹所有的僧人，全都来了？”知客僧道：“个个都领了，多谢檀越布施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每一个都领了？恐怕不见得，只怕还有人不肯来取。”知客僧道：“檀越说笑话了，哪有此事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如骗我，你死后要下拨舌地狱。”知客僧一听，登时变色。

韦小宝道：“既然尚有僧人未来领取，大和尚去请他来领罢！”

知客僧摇头道：“只有方丈大师未领，我看不必再要他老人家出来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一名僧人匆匆忙忙进来，说道：“师兄，外面有十几名喇嘛要见方丈。”跟着低声道：“他们身上都带着兵器，磨拳擦掌的，来意不善。”知客僧皱眉道：“五台山青庙黄庙，自来河水不犯井水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你去禀报方丈，我出去瞧瞧。”说着向韦小宝说道：“少陪。”快步出去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些臭喇嘛，只怕是冲着我们来的。”他想双儿武功高强，十几名喇嘛也不放在心上。忽听得山门外传来一阵喧哗之声，一群人冲

进了大雄宝殿。韦小宝道：“瞧瞧热闹去。”拉着双儿的手，一齐出去。

到得大殿，只见十几名黄衣喇嘛围住了知客僧，七嘴八舌的乱嚷：“非搜不可，有人亲眼见他来到清凉寺的。”“这是你们不对，干么把人藏了起来？”“乖乖的把人交了出来便罢，否则的话，哼哼！”

韦小宝走到殿边一站，双手叉腰，心道：“老子就在这里，你们放马过来罢。”岂知那些喇嘛对他全不理睬，正眼也不向他瞧。

吵嚷声中，澄光方丈走了出来，缓缓的道：“甚么事？”知客僧道：“好教方丈得知，他们……”他“方丈”二字一出口，那些喇嘛便都围到澄光身畔，叫道：“你是方丈？那好极了！”“快把人交出来！要是不交，连你这寺院也一把火烧个干净。”“岂有此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“难道做了和尚，便可不讲理么？”

澄光道：“请问众位师兄，是哪座庙里的？光临敝寺，为了何事？”

一名黄衣上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道：“我们打从西藏来，奉了活佛之命，到中原公干，岂知有一名随从的小喇嘛给一个贼和尚拐走了，在清凉寺中藏了起来。方丈和尚，你快快把我们这小喇嘛交出来，否则决计不能跟你甘休。”

澄光道：“这倒奇了。我们这里是禅宗青庙，跟西藏密宗素来没有瓜葛。贵处走失了小喇嘛，何不到各处黄庙去问问？”那喇嘛怒道：“有人亲眼见到，那小喇嘛是在清凉寺中，这才前来相问，否则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，来瞎闹么？你识趣的，快把小喇嘛交出来，我们也就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再追究了。”

澄光摇头道：“倘若真有小喇嘛来到清凉寺，各位就算不问，老衲也不能让他容身。”

几名喇嘛齐声叫道：“那么让我们搜一搜！”澄光仍是摇头，说道：“这是佛门清净之地，哪能客人说搜便搜。”那为首的喇嘛道：“倘若不是做贼心虚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搜？可见这小喇嘛千真万确，定是在清凉寺中。”

澄光刚摇了摇头，便有两名喇嘛同时伸手，扯住他衣领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让不让搜？”另一名喇嘛道：“大和尚庙里是不是窝藏了良家妇女，怕人知道？否则搜一搜打甚么紧？”这时清凉寺中也有十余名和尚出来，却给众喇嘛拦住了，走不到方丈身旁。

双儿低声问道：“相公，要不要打发了他们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且慢！”心想：“这些喇嘛摆明了是无理取闹，这庙里怎会窝藏什么小喇嘛？莫非他们的用意和我相同，也是要见顺治皇帝？”

只见白光一闪，两名喇嘛已拔尖刀在手，分抵澄光的前胸后心，厉声道：“不让搜就先杀了你。”澄光脸上毫无惧色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大家是佛门弟子，怎地就动起粗来？”两名喇嘛将尖刀微微向前一送，喝道：“大和尚，我们这可要得罪了。”澄光身子略侧，就势一带，两名喇嘛的尖刀都向对方胸口刺去。两人急忙左手出掌相交，拍的一声，各自退出数步。余人叫了起来：“清凉寺方丈行凶打人哪！打死人了哪！”

叫唤声中，大门口又抢进三四十人，有和尚、有喇嘛，还有几名身穿长袍的俗家人。一名黄袍白须的老喇嘛大声叫道：“清凉寺方丈行凶杀人吗？”

澄光合十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岂敢妄开杀戒？众位师兄、施主，从何而来？”向一个五十来岁的和尚道：“原来佛光寺心溪方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得罪，得罪。”

佛光寺是五台山上最古的大庙，建于元魏孝文帝之时，历时悠久。当地

人有言：“先有佛光寺，后有五台山。”原来五台山原名清凉山，后来因发现五大高峰，才称五台山，其时佛光寺已经建成。五台山的名称，也至隋朝大业初才改。在佛教之中，佛光寺的地位远比清凉寺为高，方丈心溪，隐然是五台山诸青庙的首脑。

这和和尚生得肥头胖耳，满脸油光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澄光师兄，我给你引见两位朋友。”指着那老喇嘛道：“这位是刚从西藏拉萨来的大喇嘛巴颜法师，是活佛座下最得宠信、最有势力的大喇嘛。”澄光合十道：“有缘拜见大喇嘛。”巴颜点了点头，神气甚是倨傲。

心溪指着一个身穿青布衫、三十来岁的文人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川西大名士，皇甫阁皇甫先生。”皇甫阁拱手道：“久仰澄光大和尚武学通神，今日得见，当真三生有幸。”

澄光合十道：“老僧年纪老了，小时候学过的一些微末功夫，早已忘得干干净净。皇甫居士文武兼资，可喜可贺。”

韦小宝听这些人文绉绉的说客气话，心想这场架多半是打不成了，既没热闹瞧，又少了个混水摸鱼、找寻老皇帝的机会，心下暗暗失望。

巴颜道：“大和尚，我从西藏带了个小徒儿出来，却给你们庙里扣住了。你冲着活佛的金面，放了他罢，大伙儿都承你的情。”澄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几位师兄在敝寺吵闹，老衲也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大师是通情达理之人，如何也听信人言？清凉寺开建以来，只怕今日才有喇嘛爷光临。说我们收了贵座弟子，那是从何说起？”巴颜双眼一翻，大声喝道：“难道是冤枉你了？你不要……不要罚酒不吃……吃敬酒。”他汉语不大流畅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这话，却颠倒着说了。

心溪笑道：“两位休得伤了和气。依老衲之见，那小喇嘛是不是藏在清凉寺内，口说无凭，眼见是实。就由皇甫居士和贫僧做个见证，大伙儿在清凉寺各处随喜一番，见佛拜佛，遇僧点头，每一处地方、每一位和尚都见过了，倘若仍然找不到那小喇嘛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？”说来说去，还是要在清凉寺中搜查。

澄光脸上闪过一阵不愉之色，说道：“这几位喇嘛爷打从西藏来，不明白我们汉人的规矩，那也怪不得。心溪大师德高望重，怎地也说这等话？这个小喇嘛倘若真是在五台山上走失的，一座座寺院搜查过去，只怕得从佛光寺开头。”

心溪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在清凉寺瞧过之后，倘若仍然找不到人，这几位大喇嘛愿意到佛光寺瞧瞧，那是欢迎之至，欢迎之至。”

巴颜道：“有人亲眼见到，这小家伙确是在清凉寺之中，我们才来查问，否则的话，也不敢……也不敢如此……如此昧冒。”他将“冒昧”二字又颠倒着说了。澄光道：“不知是何人见到？”巴颜向皇甫阁一指，道：“是这位皇甫先生见到的，他是大大有名之人，决计不会说谎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你们明明是一伙人，如何作得见证。”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个小喇嘛有多大年纪？”

巴颜、心溪、皇甫阁等众人一直没理会站在一旁的这两个小孩，忽听他相问，眼光都向他望去，见他衣饰华贵，帽镶美玉，襟钉明珠，是个富豪之家的公子，身畔那小小书僮也是穿绸着缎。心溪笑道：“那小喇嘛，跟公子是差不多年纪罢。”

韦小宝转头道：“那就是了，刚才我们不是明明见到这小喇嘛么？他走

进了一座大庙。这庙前写得有字，不错，写的是‘佛光寺’三个大字。这小喇嘛是进了佛光寺啦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巴颜等人登时脸上变色，澄光却暗暗欢喜。巴颜大声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胡说九道！”他以为多上一道，那是更加荒谬了。韦小宝笑道：“胡说十道，胡说十一道，十二道，十三道！”

巴颜怒不可遏，伸手便往韦小宝胸口抓来。澄光右手微抬，大袖上一股劲风，向巴颜时底扑去。巴颜左手探出，五指犹如鸡爪，抓向他衣袖。澄光手臂回缩，衣袖倒卷，这一抓就没抓到。巴颜叫道：“你窝藏了我们活佛座下小喇嘛，还想动手杀人吗？反了，反了！”

皇甫阁朗声道：“大家有话好说，不可动粗。”他这“粗”字方停，庙外忽有大群人齐声叫道：“皇甫先生有令：大家有话好说，不可动粗。”听这声音，当有数百人之众，竟是将清凉寺团团围住了。这群人听得皇甫阁这么朗声一说，就即齐声呼应，显是意示威慑。饶是澄光方丈养气功夫甚深，乍闻这突如其来一阵呼喝，方寸间也不由得大大一震。

皇甫阁笑吟吟的道：“澄光方丈，你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，在这里韬光养晦，大家都是景仰的。这位巴颜大喇嘛要在宝刹各处随喜，你就让他瞧瞧罢。大和尚行得正，踏得正，光风季月，清凉寺中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大家何必失了武林中的和气？”

澄光暗暗着急，他本人武功虽高，在清凉寺中却只坐禅说法，并未传投武功，清凉寺五十多名僧人，极少有人是会武功的，刚才和巴颜交手这一招，察觉到他左手这一抓的“鸡爪功”着实厉害，再听这皇甫阁适才朗声说这一句话，内力深厚，也是非同小可，不用寺外数百人帮手，单是眼前这两名高手，就已不易抵挡了。

皇甫阁见他沉吟不语，笑道：“就算清凉寺中真有几位美貌娘子，让大伙儿瞻仰瞻仰，那也是眼福不浅哪。”这两句话极是轻薄，对澄光已不留半点情面。

心溪笑道：“方丈师兄，既是如此，就让这位大喇嘛到处瞧瞧罢。”说时嘴巴一努。

巴颜当先大踏步向后殿走去。

澄光心想对方有备而来，就算阻得住巴颜和皇甫阁，也决阻不住他们带来的那伙人，混战一起，清凉寺要遭大劫，霎时间心乱如麻，长叹一声，眼睁睁的瞧着巴颜等数十人走向后殿，只得跟在后面。

巴颜和心溪、皇甫阁三人低声商议，他们手下数十人已一间间殿堂、僧房搜了下去。清凉寺众僧见方丈未有号令，一个个只有怒目而视，并未阻拦。韦小宝和双儿跟在澄光方丈之后，见他僧袍大袖不住颤动，显是心中恼怒已极。

忽听得西边僧房中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是他吗？”

皇甫阁抢步过去，两名汉子已揪出一个中年僧人出来。这和尚四十岁左右年纪，相貌清癯，说道：“你抓住我干什么？”皇甫阁摇了摇头，那两名汉子笑道：“得罪！”放开了那名和尚。韦小宝心下雪亮，这些人是来找顺治皇帝，那是更无疑问了。

澄光冷笑道：“本寺这和尚，是活佛座下的小喇嘛么？”皇甫阁不答，见手下人又揪了一个中年和尚出来，他细看此僧相貌，摇了摇头。韦小宝心道：“原来你认得顺治皇帝。”又想：“如此搜下去，定会将顺治皇帝找出

来，他是小皇帝的父亲，我得设法保护。”但对方人多势众，如何保护，却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。

数十人搜到东北方一座小僧院前，见院门紧闭，叫道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澄光道：“这是本寺一位高僧坐关之所，已历七年，众位不可坏了他的清修。”

心溪笑道：“这是外人入内，并不是坐关的和尚熬不住而自行开关，打什么紧？”

一名身材高大的喇嘛叫道：“干么不开门？多半是在这里了！”飞脚往门上踢去。

澄光身影微晃，已挡在他身前。那喇嘛收势不及，右脚踢出，正中澄光小腹，喀喇一声响，那喇嘛腿骨折断，向后跌出。巴颜哇哇怪叫，左手上伸，右手反捞，都成鸡爪之势，向澄光抓来。澄光挡在门口，呼呼两掌，将巴颜逼开。

皇甫阁叫道：“好‘般若掌’！”左手食指点出，一股劲风向澄光面门刺来。澄光向左闪开，拍的一声，劲风撞上木门。澄光使开般若掌，凝神接战。

巴颜和皇甫阁分从左右进击。澄光招数甚慢，一掌一掌的拍出，似乎无甚力量，但风声隐隐，显然劲道又颇凌厉。巴颜和皇甫阁的手下数十人呐喊吆喝，为二人助威。巴颜抢攻数次，都给澄光的掌力逼了回来。

巴颜焦躁起来，快速抢攻，突然间闷哼一声，左手一扬，数十茎白须飘落，却是抓下了澄光一把胡子，但他右肩也受了一掌，初时还不觉怎样，渐渐的右臂越来越重，右手难以提高。他猛地怒吼，向侧闪开，四名喇嘛手提钢刀，向澄光疾冲过去。

澄光飞脚踢翻二人，左掌拍出，印在第三名喇嘛胸口。那喇嘛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上跳起。便在这时，第四名喇嘛的钢刀也已砍至。澄光衣袖拂起，卷向他手腕。只见巴颜双手一上一下，扑将过来。澄光向右避让，突觉劲风袭体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顺手一掌拍出，但觉右颊奇痛，已被皇甫阁戳中了一指。这一掌虽击中了皇甫阁下臂，却未能击断他臂骨。

双儿见澄光满颊鲜血，低声道：“要不要帮他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等一等。”他旨在见到顺治皇帝，倘若双儿出手将众人赶走，老皇帝还是见不到，何况对方人多势众，有刀有枪，双儿一个小小女孩，又怎打得过这许多大汉？

清凉寺僧众见方丈受困，纷纷拿起棍棒火叉，上来助战。但这些和尚不会武功，一上来便给打得头破血流。澄光叫道：“大家不可动手！”

巴颜怒吼：“大家放手杀人好了！”众喇嘛下手更不容情，顷刻间有四名清凉寺的和尚被砍得身首异处。余下众僧见敌人行凶杀人，都站得远远地叫唤，不敢过来。

澄光微一疏神，又中了皇甫阁的一指，这一指戳在他右胸。皇甫阁笑道：“少林派的般若掌也不过如此。大和尚还不投降么？”澄光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罪业不小。”

蓦地里两名喇嘛挥刀着地滚来，斩他双足。澄光提足踢出，胸口一阵剧痛，眼前发黑，这一脚踢到中途便踢不下去，迷迷糊糊间左掌向下抹，正好抹中在两名喇嘛头顶，两人登时昏晕过去。巴颜骂道：“死秃驴！”双手疾挺，十根手指都抓上了澄光左腿。澄光再也支持不住，倒下地来。皇甫阁接

连数指，点了澄光的穴道。

巴颜哈哈大笑，右足踢向木门，喀喇一声，那门直飞了进去。

巴颜笑道：“快出来罢，让大家瞧瞧是怎么一副模样。”

僧房中黑黝黝地，寂无声息。

巴颜道：“把人给我揪出来。”两名喇嘛齐声答应，抢了进去。

注：本回回目一联是佛家语。“方便”是“权宜方法”之意。释迦牟尼说法，以闻者不解，多用“譬如”开导之。

胖头陀抓着韦小宝的手臂，拉他到石碣之前。韦小宝信口胡说，说道那八部经书分别藏在什么山什么府之中，还说石碣上有神龙教教主的名字。

第十八回 金刚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

突然间门口金光一门，僧房中伸出一根黄金大杵，波波两声，击在两名喇嘛头上。黄金杵随即缩进，两名喇嘛一声也不出，脑浆迸裂，死在门口。

这一下变故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巴颜大声斥骂，又有三名喇嘛向门中抢去。这次三人都已有备，舞动钢刀，护住头顶。第一名喇嘛刚踏进门，那黄金杵击将下来，连刀打落，金杵和钢刀同时打中那喇嘛头顶。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迎，可是金杵落下时似有千斤之力，钢刀竟未阻得金杵丝毫，波的一声，又打得头骨粉碎。第三名喇嘛吓得脸色如土，钢刀落地，逃了回来。巴颜破口大骂，却也不敢亲自攻门。

皇甫阁叫道：“上屋去，揭瓦片往下打。”当下便有四名汉子跳上屋顶，揭了瓦片，从空洞中向屋内投去。皇甫阁又叫：“将沙石抛进屋去。”他手下汉子依言抬起地下沙石，从木门中抛进僧房。

从门中投进的沙石大部被屋内那人用金杵反激出来，从屋顶投落的瓦片，却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。这么一来，屋内之人武功再高，也已无法容身。

忽听得一声莽牛也似的怒吼，一个胖大和尚左手挽了一个僧人，右手抡动金杵，大踏步走出门来。这莽和尚比之常人少说也高了一个半头，威风凛凛，直似天神一般，金杵晃动，黄光闪闪，大声喝道：“都活得不耐烦了？”只见他一张紫酱色的脸膛，一堆乱茅草也似的短须，僧衣破烂，破孔中露出虬结起伏的肌肉，膀阔腰粗，手大脚大。

皇甫阁，巴颜等见到他这般威势，都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几步。巴颜叫道：“这贼秃只一个人，怕他什么？大伙儿齐上。”皇甫阁叫道：“大家小心，别伤了他身旁那和尚。”

众人向那僧人瞧去，只见他三十来岁年纪，身高体瘦，丰神俊朗，双目低垂，对周遭情势竟是不瞧半眼。

韦小宝心头突地一跳，寻思：“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了，只是相貌不大像，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。原来他还这般年轻。”

便在此时，十余名喇嘛齐向莽和尚攻去。那莽和尚挥动金杵，波波响声不绝，每一响便有一名喇嘛中杵倒地而死。皇甫阁左手向腰间一探，解下一条软鞭，巴颜从手下喇嘛手中接过兵刃，乃是一对短柄铁锤。两人分从左右夹攻而上。

皇甫阁软鞭抖动，鞭梢横卷，刷的一声，在那莽和尚颈中抽了一记。那和尚哇哇大叫，挥杵向巴颜打去。巴颜举起双锤硬挡，铮的一声巨响，手臂酸麻，双锤脱手，那和尚却又给软鞭在肩头击中。众人都看了出来，原来这和尚只是膂力奇大，武功却是平平。

一名喇嘛欺近身去，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。那僧人哼了一声，并不挣扎。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保护这和尚。”双儿道：“是！”晃身而前，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间戳去，那喇嘛应指而倒。她转身伸指向皇甫阁脸上虚点，皇甫阁向右闪开，她反手一指，点中了巴颜胸口。巴颜骂道：“妈——”仰天摔倒。双儿东一转，西一绕，纤手扬处，巴颜与皇甫阁带来的十几人纷纷摔倒。心溪叫道：“喂，喂，小……小施主……”双儿笑道：“喂，喂，老和尚！”伸指点中他腰间。

皇甫阁闪动软鞭，护住前后左右，鞭子呼呼风响，一丈多圆圈中，直似

水泼不进。双儿在鞭圈外盘旋游走。皇甫阁的软鞭越使越快，几次便要击到双儿身上，都给她迅捷避开，皇甫阁叫道：“好小子！”劲透鞭身，一条软鞭宛似长枪，笔直的向双儿胸口刺来。双儿脚下一滑，向前摔出，伸指直点皇甫阁小腹。皇甫阁左掌竖立，挡住她点来的一指，跟着软鞭的鞭梢突然回头，径点双儿背心。双儿着地滚开，情状颇为狼狈。

韦小宝见双儿势将落败，心下大急，伸手在地下抓泥沙，要撒向皇甫阁眼中，偏生地下扫得干干净净，全无泥沙可抓。双儿尚未站起，皇甫阁的软鞭已向她身上击落，韦小宝大叫：“打不得！”

那莽和尚急挥金杵，上前相救。

蓦地里双儿右手抓住了软鞭鞭梢，皇甫阁使劲上甩，将她全身带将起来，甩向半空。韦小宝伸手入怀，也不管抓的是什么东西，掏出来便向皇甫阁脸上摔去。只见白纸飞舞，数十张纸片挡在皇甫阁眼前。

皇甫阁忙伸手去抹开纸张，右手的劲立时消了。此时莽和尚的金杵也已击向头顶。皇甫阁大骇，忙坐倒相避。双儿身在半空，不等落地，左足便即踢出，正中皇甫阁的太阳穴。他“啊哟”一声，向后摔倒。砰的一声，火星四溅，黄金杵击在地下，离他脑袋不过半尺。

双儿右足落地，跟着将软鞭夺了过来。韦小宝大声喝彩：“好功夫！”拔出匕首，抢上去对住皇甫阁左眼，喝道：“你叫手下人都出去，谁都不许进来！”

皇甫阁身不能动，脸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气，心下大骇，叫道：“你们都出去，叫大伙儿谁都不许进来。”他手下数十人迟疑半晌，见韦小宝挺匕首作势欲杀，当即奔出庙去。

那莽和尚圆睁环眼，向双儿凝视半晌，嘿的一声，赞道：“好娃儿！”左手倒提金杵，右手扶着那中年僧人，回进僧房。韦小宝抢上两步，想跟那中年僧人说几句话，竟已不及。

双儿走到澄光身畔，解开了他穴道，说道：“这些坏蛋强凶霸道，冒犯了大和尚。”澄光站起身来，合十道：“小施主身怀绝技，解救本寺大难。老衲老眼昏花，不识高人，先前多有失敬。”双儿道：“没有啊，你一直对我们公子爷客气得很。”

韦小宝定下神来，这才发觉，自己先前摔向皇甫阁脸面、蒙了他双眼的，竟是一大叠银票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见了银票不投降的，天下可没几个。我用几万两银票打过来，你非大叫投降不可。”双儿笑嘻嘻的抬起四下里飞散的银票，交回韦小宝。

澄光问韦小宝道：“韦公子，此间之事，如何是好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三位朋友，吩咐你们的下人都散去了罢！”

皇甫阁当即提气叫道：“你们都到山下去等我。”

只听得外面数百个人齐声答应。脚步声沙沙而响，顷刻间走了个干净。

澄光心中略安，伸手去解心溪的穴道。韦小宝道：“方丈，且慢，我有话跟你商量。”澄光道：“是！这几位师兄给封了穴道，时间久了，手脚麻木，我先给他们解开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也不争在这一时三刻，咱们到那边厅上坐坐罢。”澄光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向心溪道：“师兄且莫心急，回头跟你解穴。”带着韦小宝到西侧佛殿之中。

韦小宝道：“方丈，这一干人当真是来找小喇嘛么？”澄光张口结舌，无法回答。韦小宝凑嘴到他耳边，低声道：“我倒知道，他们是为那位皇帝

和尚而来。”

澄光身子一震，缓缓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小施主早知道了。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我来到宝刹，拜忏做法事是假，乃是奉……奉命保护皇帝和尚。”澄光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老衲本就心疑，小施主巴巴的赶来清凉寺做法事，样子不大像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皇甫阁、巴颜他们虽然拿住了，可是捉老虎容易，放老虎难。倘若放了他们，过几天又来纠缠不清，毕竟十分麻烦！”澄光道：“杀人是杀不得的。这寺里已伤了好几条人命。唉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杀了他们也没用。这样罢，你叫人把这干人都绑了起来，咱们再仔细问问，他们来寻皇帝和尚，到底是什么用意。”

澄光有些为难，道：“这佛门清净之地，我们出家人私自绑人审问，似乎于理不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于理不合？他们想来杀光你庙里的和尚，难道于理就合得很了？我们如不审问明白，想法子对付，他们又来杀人，放火烧了你清凉寺，那怎么办？”

澄光想了一会，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任凭施主吩咐。”拍拍手掌，召进一名和尚，吩咐道：“请那位皇甫先生过来，我们有话请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皇甫阁甚是狡猾，只怕问不出什么，咱们还是先问那个大喇嘛。”澄光道：“对，对，我怎么想不到？”

两名和尚挟持着巴颜进殿，恼他杀害寺中僧人，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摔。澄光道：“唉，怎地对大喇嘛没点礼貌？”两名僧人应道：“是！”退了出去。

韦小宝左手提起一只椅子，右手用匕首将椅子脚不住批削。那匕首锋利无比，椅子脚一片片的削了下来，都不过一二分厚薄，便似削水果一般。澄光睁大了眼，不明他的用意。韦小宝放下椅子，走到巴颜面前，左手摸了摸他脑袋，右手将匕首比了比，手势便和适才批削椅脚时一模一样。巴颜大叫：“不行！”澄光也叫：“使不得。”

韦小宝怒道：“什么行不行的？我知道西藏的大喇嘛都练有一门铁头功，刀枪不入。我在北京之时，曾亲自用这把短剑削一个大喇嘛的脑袋，削了半天，也削他不动。大喇嘛，你是货真价实，还是冒牌货？不试你一试，怎能知道？”

巴颜忙道：“这铁头功我没练过，你一削我就死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一定死的，削去两三寸，也不见得就死。我只削去你一层头盖，看到你的脑浆为止。一个人说真话，脑浆就不动，如果说谎骗人，脑浆就像煮开了的水一般滚个不休。我有话问你，不削开你的脑袋，怎知你说的是真话假话？”巴颜道：“别削，别削，我说真话就是。”韦小宝摸了摸他头皮，道：“是真是假，我怎么知道？”巴颜道：“我如说谎，你再削我头皮不迟。”

韦小宝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好，那么我问你，是谁叫你到清凉寺来的？”巴颜道：“是菩萨顶真容院的大喇嘛，胜罗陀派我来的。”澄光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五台山青庙黄庙，从无仇怨，菩萨顶的大喇嘛，怎么会叫你来捣乱？”巴颜道：“我也不是来捣乱。胜罗陀师兄命我来找一个三十来岁的和尚，说他盗了我们拉萨活佛的宝经，到清凉寺中躲了起来，因此非揪他出来不可。”澄光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哪有此事？”

韦小宝提起匕首，喝道：“你说谎，我削开你的头皮瞧瞧。”巴颜叫道：“没有，没有说谎。你不信去问胜罗陀师兄好了。他说，我们要假装走失了

一个小喇嘛，其实是在找那中年和尚，又说那位皇甫先生认得这和尚，请他陪着来找人。胜罗陀师兄说，这和尚偷的是我们密宗的秘密藏经，‘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’，非同小可。如果我拿到了这和尚，那是一件大功，回到拉萨，活佛一定重重有赏。”

韦小宝见他脸色诚恳，似非作伪，料想他也是受人之愚，人家不让他得知顺治的真相，当下从怀中取出那封西藏文的书信，便是道上双儿擒住三名喇嘛、逼着取来的，展了开来，说道：“你念给我听，这信中写着些什么。”说着将匕首刃面平平的放在他头顶。

巴颜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叽哩咕噜的读了起来。韦小宝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读得很好，一个字也没读错。这位方丈大师不懂藏文，你用汉语将信里的话说出来。”

巴颜道：“那信里说，这位大……大人物，的确是在五台山清凉寺中，最近得到消息，神……神龙教要将他请去，咱们可得先……先下手为强。”

韦小宝听他连“神龙教”三字也说了出来，料想不假，问道：“信里还说什么？”

巴颜道：“信里说，到清凉寺去请这位大人物，倒也不难，就怕神龙教得知讯息，也来抢夺，因此胜罗陀师兄请北京的达和尔师兄急速多派高手，前来相助。如果……如果桑结大喇嘛已经到了北京，他老人家当世无敌，亲来主持，那就……那就万无一失。韦小宝笑骂：“他妈的！万无一失，什么‘万无一失’？”自己居然能纠正别人说成语的错误，那是千载难逢、万中无一之事，甚觉得意。

巴颜道：“是，是，是万……万无一失……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喇嘛奶奶的，还是说错了。还有呢？”巴颜道：“没有了，下面没有了。”韦小宝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什么下面没有了？是我下面没有了，还是你下面没有了？”巴颜道：“大……大家下面没有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什么大家下面没有了？”巴颜道：“下面没有字了。”韦小宝哈哈一笑，问道：“那皇甫阁是什么人？”巴颜道：“他是胜罗陀师兄请来的帮手，昨晚才到的。”

韦小宝点点头，向澄光道：“方丈，我要审那个佛光寺的胖和尚了，你如不好意思，不妨在窗外听着。”澄光忙道：“最好，最好。”命人将巴颜带出，将心溪带来，自己回去禅房，也不在窗外听审。

心溪一进房就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两位施主年纪轻轻，武功如此了得，老衲固然见所未见，而且是闻所未闻，少年英雄，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韦小宝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，谁要你拍马屁。”向他屁股上一脚踢去。心溪虽痛，脸上笑容不减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凡是真正的英雄好汉，那是决计不爱听马屁的。不过老和尚说的是真心话，算不得是拍马屁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到清凉寺来发疯，是谁派你来的？”心溪道：“施主问起，老僧不敢隐瞒。菩萨顶真容院大喇嘛胜罗陀，叫人送了二百两银子给我，请我陪他师弟巴颜，到清凉寺来找一……找一个人。老僧无功不受禄，只得陪他走一遭。”韦小宝又一脚踢去，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还想骗我？快说老实话。”心溪道：“是，是，不瞒施主说，大喇嘛送了我三百两银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明明是一千两。”心溪道：“实实在在是五百两，再多一两，老和尚不是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皇甫阁又是什么东西？”心溪道：“这下流胚子不是好东西，是巴颜这鬼喇嘛带来的。施主放了我之后，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县去，

请知县大人好好治罪。清凉寺是佛门清静之地，怎容他来胡作非为？小施主，那几条人命，连同死了的几个喇嘛，咱们都推在他头上。”韦小宝脸一沉，道：“明明都是你杀的，怎能推在旁人头上？”心溪求道：“好少爷，你饶了我罢。”

韦小宝叫人将他带出，带了皇甫阁来询问。这人却十分硬朗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对韦小宝匕首的威吓固然不加理睬，而双儿点他“天豁穴”穴道，他疼痛难当，忍不住呻吟，对韦小宝的问话却始终不答，只说：“你有种就将爷爷一刀杀了，折磨人的不是好汉。”韦小宝倒敬他是条汉子，道：“好，我们不折磨你。”命双儿解了他“天豁穴”的穴道。

他命人将皇甫阁带出后，又去请了澄光方丈来，道：“这件事如何了局，咱们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。”澄光摇头道：“他是决计不见外人的。”

韦小宝佛然道：“甚么不见外人？刚才不是已经见过了？我们倘若拍手不管，他还不是给人捉了去？不出几天，北京大喇嘛又派人来，有个什么天下无敌的大高手，又还有甚么神龙教、乌龟教的，就算我们肯帮忙，也抵挡不了这许多人。”澄光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去跟他说，事情紧急，非商量个办法出来不可。”澄光摇头道：“老衲答应过，寺中连老衲在内，都不跟他说话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可不是你们寺里的和尚，我去跟他说话。”澄光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小施主一进僧房，他师弟那个莽和尚行颠，就会一杵打死了你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他打不死我的。”

澄光向双儿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就算差尊价将行颠和尚点倒，行痴仍然不会跟你说话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行痴？他法名叫做行痴？”澄光道：“是。原来施主不知。”

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无法可施了。你既没有‘万无一’的好法子，可惜清凉寺好好一所古庙，却在你方丈手里毁了。”

澄光愁眉苦脸，连连搓手，忽道：“我去问问玉林师兄，或者他有法子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位玉林大师是谁？”澄光道：“是行痴的传法师父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好极，你带我去见这位老和尚。”

当下澄光领着韦小宝和双儿，从清凉寺后门出去，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小小旧庙，庙上也无匾额。澄光径行入内，到了后面禅房，只见一位白须白眉的老僧坐在蒲团上，正自闭目入定，对三人进来，似乎全然不觉。

澄光打个手势，轻轻在旁边蒲团上坐下，低目双垂，双手合十。韦小宝肚里暗笑，跟着也坐了下来。双儿站在他身后。四下里万籁无声，这小庙中似乎就只这个老僧。

过了良久，那老僧始终纹丝不动，便如是死了一般，澄光竟也不动。韦小宝手麻脚酸，老大不耐烦，站起了又坐倒，坐倒又站起，心中对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早已骂了数十遍。

又过良久，那老僧吁了口气，缓缓睁开眼来，见到面前有人，也不感惊奇，只微微点了点头。澄光道：“师兄，行痴尘缘未断，有人找上寺来，要请师兄佛法化解。”那老僧玉林道：“境由心生，化解在己。”澄光道：“外魔极重，清凉寺有难。”便将心溪、巴颜、皇甫阁等人意欲劫持行痴，幸蒙韦小宝主仆出手相救等情说了，又说双方都死了数人，看来对方不肯善罢甘休。玉林默默听毕，一言不发，闭上双目，又入定去了。

韦小宝大怒，霍地站起，破口大骂：“操……”只骂得一个字，澄光连

打手势，求他不可生气，又求他坐下来等候。

这一回玉林入定，又是小半个时辰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天下强盗贼骨头，泼妇大混蛋，也都没这老和尚讨厌。”好不容易玉林又睁开眼来，问道：“韦施主从北京来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玉林又问：“韦施主在皇上身边办事？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，跳起身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玉林道：“老衲只是猜想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这老和尚邪门，只怕真有些法力。”心中可不敢再骂他了，规规矩矩的坐了下来。

玉林道：“皇上差韦施主来见行痴，有什么说话？”韦小宝心想：“这老和尚甚么都知道，瞒他也是无用。”说道：“皇上得知老皇爷尚在人世，又喜又悲，派我来向老皇爷磕头请安。如果……如果老皇爷肯返驾回宫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”康熙本说查明真相之后，自己上五台山来朝见父皇，这话韦小宝却瞒住了不说。玉林道：“皇上命施主带来甚么信物？”韦小宝从贴肉里衣袋中，取出康熙亲笔所写御札，双手呈上，道：“大师请看。”

御札上写的是：“敕令御前侍卫副总管钦赐穿黄马褂韦小宝前赴五台山一带公干，各省文武官员受命调遣，钦此。”

玉林接过看了，还给韦小宝，道：“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，多有失敬了。”

韦小宝心下得意：“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？”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，也没甚么恭敬之意，心中的得意又淡了下来。

玉林道：“韦施主，以你之意，该当如何处置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要叩见老皇爷，听老皇爷的吩咐。”玉林道：“他以前富有四海，可是出家之后，尘缘早已斩断，‘老皇爷’三字，再也休得提起，以免骇人听闻，扰了他的清修。”韦小宝默然不答。

玉林又道：“请回去启奏皇上，行痴不愿见你，也不愿再见外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皇上是他儿子，可不是外人。”玉林道：“什么叫出家？家已不是家，妻子儿女都是外人了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看来都是你这老和尚在捣鬼，从中阻拦。老皇爷就算不肯回宫，也不至于连儿子也不见。”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去调遣人马，上五台山来保护守卫，不许闲杂人等进寺来啰唆滋扰。”

玉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么一来，清凉寺变成了皇宫内院、官府衙门：韦大人这位御前侍卫副总管，变成在清凉寺当差了。那么行痴还不如回北京皇宫去直截了当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大师另有保护老……他老人家的妙法，在下洗……洗耳恭听。”

玉林微笑道：“韦施主小小年纪，果然是个厉害脚色，难怪十几岁的少年，便已做到这样的大官。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妙法是没有，出家人与世无争，逆来顺受。多谢韦施主一番美意，清凉寺倘然真有祸殃，那也是在劫难逃。”说着合十行礼，闭上双目，入定去了。

澄光站起身来，打个手势，退了出去，走到门边，向玉林躬身行礼。韦小宝向玉林扮个鬼脸，伸伸舌头，右手大拇指按住自己鼻子，四指向着玉林招了几招，意思是说：“好臭，好臭！”玉林闭着眼睛，也瞧不见。

三人来到庙外，澄光道：“玉林大师是得道高僧，已有明示。老衲去将心溪方丈他们都放了。韦施主，今日相见，也是有缘，这就别过。”说着双

手合十，鞠躬行礼，竟是不让他再进清凉寺去。

韦小宝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们自有万失无一的妙计，倒是我多事了。”命双儿去叫了于八等一干人，径自下山，又回到灵境寺去借宿。

他昨晚在灵境寺曾布施了七十两银子。住持见大施主又再光降，殷勤相待。

在客房之中，韦小宝一手支颐，寻思：“老皇爷是见到了，原来他一点也不老，却是危险得紧，西藏喇嘛要捉他，神龙教又要捉他。那玉林老贼秃装模作样，没点屁本事，澄光方丈一个人又有甚么用？只怕几天之后，老皇爷便会给人捉了去。我又怎生向小玄子交代？”

一转头，见双儿秀眉紧锁，神色甚是不快，问道：“双儿，什么事不高兴？”双儿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你一定在想心事，快跟我说。”双儿道：“真的没什么。”韦小宝一转念，道：“啊，知道啦。你怪我在朝廷里作官，一直没跟你说。”双儿眼眶儿红了，道：“鞑子皇帝是大坏人，相公你……怎么做他们的官？而且还做了大官。”说着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。

韦小宝一呆，道：“傻孩子，那又用得着哭的。”双儿抽抽噎噎的道：“三少奶把我给了相公，吩咐我服侍你，听你的话。可是……可是你在朝里做……做大官，我爸爸妈妈，还有两个哥哥，都是给恶官杀死的，你……你……”说着放声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一时手足无措，忙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现下什么都不瞒你。老实跟你说，我做官是假的，我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香主，‘天父地母，反清复明’，你懂了吗？我师父是天地会的总舵主，我早跟你三少奶说过了。我们天地会专跟朝廷作对。我师父派我混进皇宫里去做官，为的是打探鞑子的消息。这件事十分秘密，倘若给人知道了，我可性命不保。”

双儿伸手按住韦小宝嘴唇，低声道：“那你快别说了。都是我不好，逼你说出来。”说着破涕为笑，又道：“相公是好人，当然不会去做坏事。我……我真真是个笨丫头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是个乖丫头。”拉着她手，让她坐在炕沿上自己身边，低声将顺治与康熙之间的情由说了，又道：“小皇帝还只十几岁，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，不要他了，你想可怜不可怜？今天来捉他的那些家伙，都是大大的坏人，亏得你救了他。”双儿吁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总算做了一件好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过送佛送上西天。那些人又给方丈放了。他们一定不肯甘心，回头又要去捉那老皇帝，将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，煮来吃了，岂不糟糕？”他知道双儿心好，要激她勇于救人，故意将顺治的处境说得十分悲惨。

双儿身子一颤，道：“他们要吃他的肉，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经，这故事你听过么？”双儿道：“听过的，还有孙悟空、猪八戒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一路上有许多妖怪，都想吃唐僧的肉，说他是圣僧，吃了他肉就成佛成仙。”双儿道：“啊，我明白啦，这些坏人以为老皇帝和尚也是圣僧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你真聪明。老皇帝和尚好比是唐僧，那些坏人是妖怪，我是孙猴儿孙行者，你就是……是……”说着双掌放在自己耳旁，一招一晃，作扇风之状。双儿笑道：“你说我是猪八戒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相貌像观音菩萨，不过做的是猪八戒的事。”

双儿连忙摇手，道：“别说冒犯菩萨的话。相公，你做观音菩萨身边的那个善才童子红孩儿，我就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上一红，下面的话咽住不

说了。韦小宝道：“不错！我做善才童子，你就是龙女。咱二人老是在一起，说什么也不分开。”双儿脸颊更加红了，低声道：“我自然永远服侍你，除非……除非你不要我了，将我赶走。”

韦小宝伸掌在自己头颈里一斩，道：“就是杀了我头，也不赶你走。除非你不要我了，自己偷偷的走了。”双儿也伸掌在自己颈里一斩，道：“杀了我头，也不会走。”两人同时哈哈大笑。双儿自跟着韦小宝后，主仆之分守得甚严，极少跟他说笑，这时听韦小宝吐露真相，心中甚是欢畅。两人这么一笑，情谊又亲密了几分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们自己的事情说过了。可怎么想个法儿，去救唐僧？”

双儿笑道：“救唐僧和尚，总是齐天大圣出主意，猪八戒只是个跟屁虫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猪八戒真有你这样好看，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。”双儿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唐僧自然娶了猪八戒做老婆啦。”双儿噗哧一声，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猪八戒是猪猡精，谁讨他做老婆啊？”

韦小宝听她说到娶猪精做老婆，忽然想起那口“花雕茯苓猪”沐剑屏来，不知她和方怡此刻身在何处，是否平安。

双儿见韦小宝呆呆出神，不敢打断他思路。过了一会，韦小宝道：“得想个法子，不让坏人捉了老皇帝去。双儿，譬如有一样宝贝，很多贼骨头都想去偷，咱们使什么法儿，好教贼骨头偷不到？”双儿道：“见到贼骨头来偷宝贝，便都捉了起来。”韦小宝摇头道：“贼骨头太多，捉不完的。我们自己去做贼骨头。”双儿道：“我们做贼骨头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对！我们先下手为强，将宝贝偷到了手，别的贼骨头就偷不到了。”双儿拍手笑道：“我懂啦，我们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正是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就走。”

两人来到清凉寺外，韦小宝道：“天还没黑，偷东西偷和尚，都得等到天黑了才干。”两人躲在树林之中，好容易等到满山皆暗，万籁无声。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寺里只方丈一人会武功，好在他刚才打斗受了伤，定在躺着休息。你去将那个胖大和尚行颠点倒了，我们便可将老皇帝和尚偷出来。只是那行颠力气极大，那根黄金杵打人可厉害得很，须当小心。”双儿点头称是。

倾听四下无人，两人轻轻跃进围墙，径到顺治坐禅的僧房之外，只见板门已然关上，但那门板日间给人踢坏了，一时未及修理，只这么搁着挡风。

双儿贴着墙壁走进，将门板向左一拉，只见黄光闪动，呼的一声响，黄金杵从空隙中击了出来。双儿待金杵上提，疾跃入内，伸指在行颠胸口要穴连点两指，低声道：“真对不住！”提起双手，抱住了他手中金杵。行颠穴道被制，身子慢慢软倒。这金杵重达百余斤，双儿若不抱住，落将下来，非压碎他脚趾不可。

韦小宝跟着闪进，拉上了门板。僧房甚小，黑暗中隐约见到有人坐在蒲团之上，韦小宝料知便是法名行痴的顺治皇帝，当即跪倒磕头，就道：“奴才韦小宝，便是日里救驾的，请老皇爷不必惊慌。”

行痴默不作声。韦小宝又道：“老皇爷在此清修，本来很好，不过外面有许多坏人，想捉了老皇爷去，要对你不利。奴才为了保护老皇爷，想请你去另一个安稳所在，免得给坏人捉到。”行痴仍是不答。韦小宝道：“那么就请老皇爷和奴才一同出去。”

隔了半晌，见他始终盘膝而坐，一动不动。这时韦小宝在黑暗中已有好一会，看得清楚些了，见行痴坐禅的姿势，便和日间所见的玉林一模一样，

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，还是对自己不加理睬，说道：“老皇爷的身份已经泄漏，清凉寺中无人能够保护。敌人去了一批，又来一批，老皇爷终究会给他们捉去。还是换一个清静的地方修行罢。”行痴仍是不答。

行颠忽道：“你们两个小孩是好人，日里幸亏你们救我。我师兄坐禅，不跟人说话。你要他到哪里去？”他噪音本来极响，拚命压低，变成十分沙哑。

韦小宝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随便到哪里都好。你师兄爱去哪里，咱们便护送他去。只要那些坏家伙找他不到，你们两位就可安安静静的修行念佛了。”行颠道：“我们是不念佛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罢，不念佛就不念佛。双儿，你快将这位大师的穴道解了。”

双儿伸手过去，在行颠背上和肋下推拿几下，解了穴道，说道：“真正对不住。”

行颠向行痴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师兄，这两个小孩请我们出去暂且躲避。”

行痴道：“师父可没叫我们离去清凉寺。”说话声音甚是清朗。韦小宝直到此刻，才听到他的话声。

行颠道：“敌人如再大举来攻，这两个小孩抵挡不住。”

行痴道：“境自心生。要说凶险，天下处处皆凶险；心中平安，世间事事平安。日前你杀伤多人，大造恶业，此后无论如何不可妄动无明。”

行颠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师兄指点得是。”回头向韦小宝道：“师兄不肯出去，你们都听见了。”韦小宝皱眉道：“倘若敌人来捉你师兄，一刀刀将他身上的肉割下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行颠道：“世人莫有不死，多活几年，少活几年，也没什么分别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甚么都没分别，那么死人活人没分别，男人女人没分别，和尚和乌龟猪猡也没分别？”行颠道：“众生平等，原是如此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怪不得一个叫行痴，一个叫行颠，果然是痴的颠的。要劝他们走，那是不成功的了。如将老皇爷点倒，硬架了出去，实在太过不敬，也难免给人瞧见。”一时束手无策，心下恼怒，按捺不住，便道：“什么都没分别，那么皇后和端敬皇后也没分别，又为什么要出家？”

行痴突然站起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韦小宝一言出口，便已后悔，当即跪倒，说道：“奴才胡说八道，老皇爷不可动怒。”行痴道：“从前之事，我早忘了，你何以又用这等称呼？快请起来，我有话请问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站起身来，心想：“你给我激得开了口说话，总算有了点眉目。”

行痴问道：“两位皇后之事，你从何处听来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听海大富跟皇太后说的。”行痴道：“你认得海大富？他怎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给皇太后杀了。”行痴惊呼一声，道：“他死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皇太后用‘化骨绵掌’功夫杀死了他。”行痴颤声道：“皇太后怎么会……会武功？你怎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海大富和皇太后在慈宁宫花园里动手打鬥，我亲眼瞧见的。”行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奴才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。”随即又加上一句：“当今皇上亲封的，有御札在此。”说着将康熙的御札取出来呈上。

行痴呆了片刻，并不伸手去接，行颠道：“这里从来没灯火。”行痴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小皇帝身子好不好？他……他做皇帝快不快活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小皇帝得知老皇爷健在，恨不得插翅飞上五台山来。他在

宫里大哭大叫，又是悲伤，又是喜欢，说什么要上山来。后来……后来恐怕误了朝廷大事，才派奴才先来向老皇爷请安。奴才回奏之后，小皇帝便亲自来了。”

行痴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不用来了。他是好皇帝，先想到朝廷大事，可不像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已然哽咽。黑暗之中，但听到他眼泪一滴滴落上衣襟的声音。

双儿听他流露父子亲情，胸口一酸，泪珠儿也扑簌簌的流了下来。

韦小宝心想良机莫失，老皇爷此刻心情激动，易下说辞，便道：“海大富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，皇太后先害死荣亲王，又害死端敬皇后，再害死端敬皇后的妹子贞妃，后来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妈妈。海大富什么都查明白了。皇太后知道秘密已经泄漏，便亲手打死了海大富，又派了大批人手，要上五台山来谋害老皇爷。”

荣亲王、端敬皇后、贞妃三人系被武功好手害死，海大富早已查明，禀告了行痴，由此而回宫侦查凶手，但行痴说什么也不信竟是皇后自己下手，叹道：“皇后是不会武功的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那晚皇太后跟海大富说的话，老皇爷听了之后就知道了。”当下一一转述那晚两人对答的言语。他伶牙利齿，说得虽快，却是清清楚楚。

行痴原是个至性至情之人，只因对董鄂妃一往情深，这才在她逝世之后，连皇帝也不愿做，甘弃万乘之位，幽闭斗室之中。虽然参禅数年，但董鄂妃的影子在他心中何等深刻，一听韦小宝提起，什么禅理佛法，霎时之间都抛于脑后。海大富和皇太后的对答一句句在心中流过，悲愤交集，胸口一股气塞住了，便欲炸将开来。

韦小宝说罢，又道：“皇太后这老……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害了你老皇爷之后，要去害死小皇帝。她还要去挖了端敬皇后的坟，又要下诏天下，烧毁《端敬皇后语录》，说《语录》中的话都是放屁，哪一个家里藏一本，都要抄家杀头！”

这几句话却是他捏造出来的，可正好触到行痴心中的创伤。

他勃然大怒，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，喝道：“这贱人，我……我早就该将她废了，一时因循，致成大祸！”顺治当年一心要废了皇后，立董鄂妃为后，只因为皇太后力阻，才搁下来。董鄂妃倘若不死，这皇后之位早晚是她的了。

韦小宝道：“老皇爷，你看破世情，死不死都没分别，小皇爷可死不得，端敬皇后的坟挖不得，《端敬皇后语录》毁不得。”行痴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得很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所以咱们须得出去躲避，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。皇太后的手段是第一步杀你，第二步害小皇帝，第三步挖坟烧《语录》。只要她第一步做不成功，第二步、第三步棋子便不敢下了。”

顺治七岁登基，廿四岁出家，此时还不过三十几岁。他原本性子躁、火性大，说到头脑清楚，康熙虽然小小年纪，比父亲已胜十倍。因此沐王府中人想嫁祸吴三桂，诡计立被康熙识破，韦小宝半真半假的捏造了许多言语，行痴却尽数信以为真。不过皇太后所要行的这三步棋子，虽是韦小宝捏造出来，但他是市井之徒，想法和阴毒女人也差不多。

行痴大声道：“幸亏得你点破，否则当真坏了大事。师弟，咱们快快出去。”行颠道：“是。”右手提起金杵，左手推开板门。

板门开处，只见当门站着一人。黑暗中行颠看不见他面貌，喝道：“谁？”

举起金杵。

那人道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

行颠吃了一惊，抛下金杵，双手合十，叫道：“师父！”行痴也叫了声：“师父。”

原来这人正是玉林。他缓缓的道：“你们的说话，我都听到了。”

韦小宝心中暗叫：“他妈的，事情要糟！”

玉林沉声道：“世间冤业，须当化解，一味躲避，终是不了。既有此因，便有此果，业既随身，终身是业。”行痴拜伏于地，道：“师父教训得是，弟子明白了。”玉林道：“只怕未必便这么明白了。你从前的妻子要找你，便让她来找。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，她怨你、恨你、要杀你而甘心，你反躬自省，总有令她怨，令她恨，使得她决心杀你的因。你避开她，业因仍在，倘若派人杀了她，恶业更加深重了。”行痴颤声道：“是。”

韦小宝肚里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老贼秃！我要骂你，打你，杀你，你给不给我打骂？给不给我割你的老秃头？”

只听玉林续道：“至于西藏喇嘛要捉你去，那是他们在造恶业，意欲以你为质，挟制当今皇帝，横行不法，虐害百姓的。咱们却不能任由他们胡行。眼前这里是不能住了，你们且随我到后面的小庙去。”他转身出外。行痴、行颠跟了出去。

韦小宝心想：“小皇帝虽赏了黄马褂，我可还没在身上穿过一天。这件事没办妥，回京对小皇帝没交代，他一怒之下，说不定反悔，黄马褂就此不赏了。我也得跟去瞧瞧。”

他和双儿两人跟着到了玉林坐禅的小庙之中。玉林对他们两人犹如没瞧见一般，毫不理会，径在蒲团上盘膝坐了。行痴在他身边的蒲团上坐下，行颠东张西望了一会，也在行痴的下首坐倒。玉林和行痴合十闭目，一动也不动，行颠却睁大了圆圆的环眼，向空瞪视，终于也闭上了眼睛，两手按在膝上，过了一会，伸手去摸蒲团旁的金杵，唯恐失却。

韦小宝向双儿扮个鬼脸，装模作样的也在蒲团上坐下，双儿挨着他身子而坐。韦小宝虽非孙悟空，但性子之活泼好动，也真如猴儿一样，要他在蒲团上安安静静的坐上一时三刻，可真要了他命。但眼见老皇爷便在身旁，就此出庙而去，那是说什么也不肯的。他东一扭，西一歪，拉过双儿的手来，在她手心中搔痒。双儿强忍笑容，左手向玉林和行痴指指。

这么挨了半个时辰，韦小宝忽然心想：“老皇爷学做和尚，总不成连大小便也忍得住。待他去大小便之时，我便去花言巧语，骗他逃走。”想到了这计策，身子便定了一些。

一片寂静之中，忽听得远处响起许多人的脚步声，初时还听不真切，后来脚步声越响越近，一大群人奔向清凉寺来。行颠脸上肌肉动了几下，伸手抓起金杵，睁开眼来，见玉林和行痴坐着不动，迟疑了片刻，放下金杵，又闭上了眼。

只听得这群人冲进了清凉寺中，叫嚷喧哗，良久不绝。韦小宝心道：“他们在寺里找不到老皇爷，不会找上这里来么？且看你这老贼秃如何抵挡？”

果然又隔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大群人拥向后山，来到小庙外。有人叫道：“进去搜！”

行颠霍地站起，抓起了金杵，挡在禅房门口。

韦小宝走到窗边，向外张去，月光下但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回头看玉

林和行痴时，两人仍是坐着不动。双儿悄声道：“怎么办？”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待会这些人冲进来，咱们救了老皇爷，从后门出去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倘若途中失散，我们到灵境寺会齐。”双儿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就怕我抱不起老……老皇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只好拖着逃。”

蓦地里外面众人纷纷呼喝：“甚么人在这里乱闯？”“抓起来！”“别让他们进去！”“妈巴羔子的，拿下来！”

人影一晃，门中进来两人，在行颠身边掠过，向玉林合十躬身，便盘膝坐在地下，竟是两名身穿灰衣的和尚。禅房房门本窄，行颠身躯粗大，当门而立，身侧已无空隙，但这两名和尚轻轻巧巧的窜了进来，似乎连行颠的衣衫也未碰到，实不知他们是怎生进房来的。

外面呼声又起：“又有人来了！”“拦住他！”“抓了起来！”却听得砰蓬、砰蓬之声大作，有人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下，禅房中却又进来两名和尚，一言不发，坐在先前进来的两僧下首。

如此一对对僧人不断陆续进来。韦小宝大感有趣，心想不知还有多少和尚到来，再来几对，禅房便无隙地可坐了。但来到第九对后便再无人来。

第九对中的一人竟是清凉寺的方丈澄光。韦小宝又是奇怪，又是欣慰：“这十六个和尚的武功，如果都跟澄光差不多，敌人再多，那也不怕。”

外面敌人喧哗叫嚷，却谁也不敢冲门。过了一会，一个苍老的声音朗声说道：“少林寺硬要替清凉寺出头，将事情揽到自己头上吗？”禅房内众人不答。隔了一会，外面那老者道：“好，今日就卖了少林寺十八罗汉的面子，咱们走！”外面呼啸之声此起彼伏，众人都退了下去。

韦小宝打量那十八名僧人，年老的已六七十岁，年少的不过三十左右，或高或矮，或俊或丑，僧袍内有的突出一物，似是带着兵刃，心想：“他们是少林寺十八罗汉，那么澄光方丈也是十八罗汉之一了。玉林老贼秃有恃无恐，原来早约下了厉害的帮手保驾。这些和尚在这里坐禅入定，不知要搞到几时，老子可不能跟他们耗下去，坐啊坐的，韦小宝别坐得变成了韦老宝！”站起身来，走到行痴身前跪下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有少林寺十八罗汉保驾，您大和尚是笃定泰山了。我这就要回去了，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

行痴睁开眼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辛苦你啦。回去跟你主子说，不用上五台山来扰我清修。就算来了，我也一定不见。你跟他说，要天下太平，‘永不加赋’四字，务须牢牢紧记。他能做到这四字，便是对我好，我便心中欢喜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！”

行痴探手入怀，取了一个小小包裹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一部经书，去交给你的主子。跟他说，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，那么咱们从哪里来，就回那里去。”说着在小包上轻轻拍了一拍。

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话来，心道：“莫非这又是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？”见行痴将包递来，伸双手接过。

行痴隔了半晌，道：“你去罢！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爬下磕头。行痴道：“不敢当，施主请起。”

韦小宝站起身来，走向房门，突然间童心忽起，转头向玉林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坐了这么久，不小便么？”玉林恍若不闻。韦小宝嘻的一笑，一步跨出门槛。

行痴道：“跟你主子说，他母亲再有不是，总是母亲，不可失了礼数，也不可有怨恨之心。”韦小宝回过身来答应了，心说：“这句话我才不给你传到呢。”行痴沉吟道：“要你主子一切小心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

韦小宝回到灵境寺，关上房门，打开包裹，果然是一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只不过书函是用黄绸所制。他琢磨行痴的言语，和陶红英所说若合符节。行痴说：“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，那么咱们就从哪里来，就回那里去。”满洲人从关外到中原，要回去的话，自是回关外了，行痴在这小包上拍了一拍，当是说满洲人回到关外，可以靠了这小包而过日子。又想：“老皇爷命我将经书交给小玄子，我交是不交？我手中已有五部经书，再加上这一部，共有六部。八部中只差两部了。倘若交给小玄子，只怕就有五部经书，也是无用。好在他说，就是小玄子上五台山来，他也不见，死无对证。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东西，若不吞没，对不起韦家祖宗。”但想小皇帝对自己十分信任，吞没他的东西，未免愧对朋友，对朋友半吊子，就不是英雄好汉了，反正这经书自己也看不懂，还是去交给好朋友的为是。

次晨韦小宝带同双儿、于八等一千人下山。这番来五台山，见到了老皇爷，不负康熙所托，途中还得了双儿这样一个美貌温柔、武功高强的小丫头，心中甚是高兴。

走出十余里，山道上迎面走来一个头陀。这头陀身材奇高，与那莽和尚行颠难分上下，只是瘦得出奇。澄光方丈已经极瘦，这头陀少说也比他还瘦了一半，脸上皮包骨头，双目深陷，当真便如僵尸一般，这头陀只怕要四个并成一个，才跟行颠差不多。他长发垂肩，头顶一个铜箍束住了长发，身上穿一件布袍，宽宽荡荡，便如是挂在衣架上一一般。

韦小宝见了他这等模样，心下有些害怕，不敢多看，转过了头，闪身道旁，让他过去。

那头陀走到他身前，却停了步，问道：“你是从清凉寺来的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是。我们从灵境寺来。”那头陀左手一伸，已搭住他左肩，将他身子拗转，跟他正面相对，问道：“你是皇宫里的太监小桂子？”这只大手在肩上一按，韦小宝登时全身皆软，丝毫动弹不得，忙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你瞧我像太监么？我是扬州韦公子。”

双儿喝道：“快放手！怎地对我家相公无礼。”那头陀伸出右手，按向双儿肩头，道：“听你声音，也是个小太监。”双儿右肩一沉避开，食指伸出，疾点他“天豁穴”，噗的一声，点个正着。可是手指触处有如铁板，只觉指尖奇痛，连手指也险些折断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呼叫，跟着肩头一痛，已被那头陀蒲扇般的大手抓住。

那头陀嘿嘿嘿的笑了三声，道：“你这小太监武功很好，厉害，真正厉害。”双儿飞起左腿，砰的一声，踢在他胯上，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块大石头，大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眼泪直流。那头陀道：“小太监武功了得，当真厉害。”双儿叫道：“我不是小太监！你才是小太监！哎哟！”那头陀笑道：“你瞧我像不像太监？”双儿叫道：“快放手！你再不放，我可要骂人啦。”那头陀道：“你点我穴道，踢我大腿，我都不怕，还怕你骂人？你武功这样高强，定是皇宫里派出来的，我得搜搜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你武功更高，那么你更是皇宫里派出来的了。”

那头陀道：“你这小太监缠夹不清。”左手提了韦小宝，右手提了双儿，向山上飞步便奔。两个少年大叫大嚷，那头陀毫不理会，提着二人直如无物，

脚下迅速之极。于八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哪敢作声。

那头陀沿山道走了数丈，突然向山坡上无路之处奔去，当真是上山如履平地。韦小宝只觉耳畔呼呼风响，心道：“这头陀如此厉害，莫非是山神鬼怪？”

奔了一会，那头陀将二人往地下一放，向上一指，道：“倘若不说实话，我提你们到这山峰上，掷了下来。”所指处是个极高的山峰，峰尖已没入云雾之中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，我说实话。”那头陀问道：“那就算你识相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小子是什么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大师父，她不是小子……她是我的……我的……”那头陀道：“是你的什么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我的……老婆！”

这“老婆”二字一出口，那头陀和双儿都大吃一惊。双儿满脸通红。那头陀奇道：“甚么？甚么老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瞒大师父说。我是北京城里的富家公子，看中了隔壁邻居的这位小姐，于是……我们私订终身于后花园，她爹爹不答应，我就带了她逃出来。你瞧，她是个姑娘，怎么会是小太监，真是冤哉在也。你如不信，除下她帽子瞧瞧。”

那头陀摘下双儿的帽子，露出一头秀发，其时天下除了僧、道、头陀、尼姑等出家人，都须剃去前半边头发。双儿长发披将下来，直垂至肩，自是个女子无疑。

韦小宝道：“大师父，求求你，你如将我们送交官府，那我可没命了。我给你一千两银子，你放了我们罢！”那头陀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果然不是太监了。太监哪有拐带人家闺女私逃的？哼哼，你小小年纪，胆子倒不小。”说着放开了他，又问：“你们上五台山来干甚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们上五台山来拜佛，求菩萨保佑，让我落难公子中状元，将来她……我这老婆，就能做一品夫人了。”什么“私订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云云，都是他在扬州时听说书先生说的。

那头陀想了片刻，点头道：“那么是我认错人了，你们去罢！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多谢大师。我们以后拜菩萨之时，求菩萨保佑，保佑你大师将来也……也做个大菩萨，跟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平起平坐。”携了双儿的手，向山下走去。

只走得几步，那头陀道：“不对，回来！小姑娘，你武功很是了得，点我一指，踢我一脚。”说着摸了摸腰间“天豁穴”，问道：“你这武功是谁教的？是什么家数？”

双儿可不会说谎，涨红了脸，摇了摇头。韦小宝道：“她这是家传的武功，是她妈妈教的。”那头陀道：“小姑娘姓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，嘻嘻，说起来有些不大方便。”那头陀道：“什么不方便，快说！”

双儿道：“我们姓庄。”那头陀摇头道：“姓庄？不对，你骗人，天下姓庄的人中，没有这样武功高手，能教了这样的女儿出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天下武功好的人极多，你又怎能都知道？”那头陀怒道：“我在问小姑娘，你别打岔。”说着轻轻在他肩头一推。

这一推使力极轻，生怕这小孩经受不起，手掌碰上韦小宝肩头，只觉他顺势一带一卸，虽无劲力，所用招式却是一招“风行草偃”，移肩转身，左掌护面，右掌伏击，居然颇有点儿门道。那头陀微觉讶异，抓住了他胸口。韦小宝右掌戳出，一招“灵蛇出洞”，也是使得分毫不错，噗的一声，戳在

那头陀颈下，手指如戳铁板，“啊哟”一声大叫。

双儿双掌飞舞，向头陀攻去。那头陀掌心发劲，已将韦小宝胸口穴道封住，回身相斗。双儿窜高伏低，身法轻盈，但那头陀七八招后，两手已抓住她双臂，左时弯过一撞，封住了她穴道，转身问韦小宝：“你说是富家公子，怎地会使辽东神龙岛的擒拿功夫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是富家公子，为什么不能使辽东神龙岛功夫？难道定要穷家小子，才能使么？”口中敷衍，拖延时刻，心念电转：“辽东神龙岛功夫，那是什么功夫？是了，海老乌龟说过，老婊子假冒武当派，其实是辽东蛇岛的功夫。那神龙岛，多半便是蛇岛。不错，老婊子跟神龙教的人勾勾搭搭，他们嫌‘蛇’字不好听，自称为‘神龙’。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的，我时时和小玄子拆招比武，不知不觉间学上了这几下擒拿手法。”

那头陀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师父是谁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如说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，等于招认自己是官里的小太监。”当即说道：“是我叔叔的一个相好，一个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。”那头陀大奇，问道：“柳燕？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？你叔叔是什么人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叔叔韦大宝，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风流公子，白花花的银子一使便是一千两，相貌像戏台上的小生一样。那胖姑娘一见就迷上他了。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到我家里来，花园围墙跳进跳出。我缠住要她教武功，她就教了我几手。”那头陀将信将疑，问道：“你叔叔会不会武功？”

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他会屁武功？他常常给柳燕姑娘抓住了头颈，提来提去，半点动弹不得。我叔叔急了，骂道：‘儿子提老子。’柳燕姑姑笑道：‘就是儿子提老子！孙子提爷爷也不打紧。’”

他绕着弯子骂人，那头陀可丝毫不觉，追问柳燕的形状相貌，韦小宝竟说得分毫不错，说道：“这个胖姑姑最爱穿红绣鞋。大师父，我猜你爱上了她，是不是？几时你见到她，就跟她一起睡觉，睡了永远不起来好了。”

那头陀哪知柳燕已死，这话似是风言风语，其实是毒语相咒，怒道：“小孩子家胡说八道！”但对他的话却是信了，伸手在他小腹上轻轻一拍，解他穴道。不料这一记正拍在他怀中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上，拍的一声，穴道并未解开。

那头陀道，“甚么东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大叠银票。”那头陀道：“吹牛！银票哪有那么多的？”探手到他怀里一摸，拿了那包裹出来，解开来赫然是一部经书。他一怔之下，登时满脸堆欢，叫道：“《四十二章经》，《四十二章经》！急忙包好了，放入自己怀里，抓住韦小宝胸口，将他高高举起，厉声喝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这一句话可不易答了，韦小宝笑道：“嘻嘻，你问这个么？说来话长，一时之间，哪说得完。”他拖延时刻，要想一番天衣无缝的言语，骗过这头陀。要说经书从何而来，胡乱捏造个原由，自是容易之极，但经书已入他手，如何骗得回来，可就难了。

那头陀大声问道：“是谁给你的？”

韦小宝身在半空，突然见到山坡上有七八名灰衣僧人向上走来，看模样便是清凉寺后庙所见少林十八罗汉中的人物，转头一看，又见到了几名，连同西首山坡上来的几名，共是十七八名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“贼头陀，你武功再强，也敌不过少林十八罗汉。”

那头陀又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眼见韦小宝东张西望，顺着他目光瞧去，

见山坡上东、北、西三面缓缓上来的十余名和尚，却也不放在心上，问道：“那些和尚来干甚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他们听说大师父武功高强，十分佩服，前来拜你为师。”

那头陀摇头道：“我从来不收徒弟。”大声喝道：“喂，你们快快部给我滚蛋，别来啰唆！”这一声呼喝，群山四应，威势惊人。

那十八名僧人恍若无闻，一齐上了山坡。一名长眉毛的老僧合十说道：“大师是辽东胖尊者么？”

韦小宝身在半空，听了这句话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这头陀身材之瘦，世间罕有，这老和尚问他是不是胖尊者，那多半是讥刺于他了。

不料那头陀大声道：“我正是胖头陀！你们想拜我为师吗？我不收徒弟！你们跟谁学过武功？”那老僧道：“老衲是少林寺澄心，乔掌达摩院，这里十七位师弟，都是少林寺达摩院的同侣。”

胖头陀“啊”的一声，缓缓将韦小宝放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原来少林寺达摩院的十八罗汉通统到了。你们不是想拜我为师的。我一个人可打你们不过。”澄心合十道：“大家无冤无仇，都是佛门一派，怎他说到个‘打’字？‘罗汉’是佛门中圣人，我辈凡夫俗子，如何敢当此称呼？武林中朋友胡乱以此尊称，殊不敢当。辽东胖瘦二尊者，神功无敌，我们素来仰慕，今日有缘拜见，实是大幸。”说到这里，其余十七名僧人一齐合十行礼。

胖头陀躬身还礼，还没挺直身子，便问：“你们到五台山来，有什么事？”

澄心指着韦小宝道：“这位小施主，跟我们少林寺颇有些渊源，求大师高抬贵手，放了他下山。”胖头陀略一迟疑，眼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又知少林十八罗汉个个武功惊人，单打独斗是毫不在乎，他十八人齐上就对付不了，便道：“好，看在大师面上，就放了他。”说着俯身在韦小宝腹上揉了几下，解开了他的穴道。

韦小宝一站起，便伸出右掌，说道：“那部经书，是这十八罗汉的朋友交给我的，命我送去……送去少林寺，交给住持方丈，你还给我罢？”胖头陀怒道：“甚么？这经书跟少林寺有甚么相干？”韦小宝大声道：“你夺了我的经书，那是老和尚叫我去交给人的，非同小可，快快还来！”

胖头陀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转身便向北边山坡下纵去。三名少林僧飞身而起，伸手往他臂上抓去。胖头陀不敢和众僧相斗，侧身避开了三僧的抓掌，他身形奇高，行动却是轻巧无比。少林三僧这一抓都是少林武功的绝顶，竟然没碰到他衣衫。但胖头陀这么慢得瞬息，已有四名少林僧拦在他身后，八掌交错，挡住了他去路。

胖头陀鼓气大喝，双掌一招“五丁开山”推出，乘着这股威猛之极的势道，回头向南，疾冲而前。四名少林僧同时出掌，分击左右。胖头陀双掌掌力和四僧相接，只觉左方击来掌力甚是刚硬，右方二僧掌力中却含有绵绵柔劲，不由得心中一惊，双掌运力，将对方掌力卸去，便在此时，背后又有三只手抓将过来。

胖头陀一瞥之间，见到左侧又有二僧挥拳击到，当即双足一点，向上跃起，但见背后三僧伸出的手掌各各不同，分具“龙爪”“虎爪”“鹰爪”三形，心下登时怯了，大袖急转，卷起一股旋风，左足落地，右手已将韦小宝抓起，叫道：“要他死，还是要他活？”

十八少林僧或进或退，结成两个圆圈，分两层团团将他围住。澄心说道：“这位小施主那部经书，干系重大，请大师施还，结个善缘。我们感激不尽。”

胖头陀右手将韦小宝高高提起。左掌按在他天灵盖上。大踏步向南便走。这情势甚是分明，倘若少林僧出手阻拦，他左掌微一用力。韦小宝立时头盖破裂。挡住南方的几名少林僧略一迟疑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只得让开。

胖头陀提着韦小宝向南疾行，越走越快。少林寺十八罗汉展开轻功，紧紧跟随。

这时双儿被封闭的穴道已得少林僧解开、眼见韦小宝被擒，心下惊惶，提气急追。她拳脚功夫因得高人传授，颇为了得，可是毕竟年幼，内力修为和十八少林僧相差极远，加上身矮步短，只赶出一二里，已远远落后，她心中一急，便哭了出来，一面哭，一面仍是急奔。眼见胖头陀手中提了一人，奔势丝毫不缓，少林僧竟然赶不上。

再奔得一会。胖头陀提着韦小宝，向正南的一座高峰疾驰而上。十八少林僧排成一线，自后紧追。双儿奔到峰脚，已是气喘吁吁，仰头见山峰甚高，心想这恶头陀将相公捉到山峰顶上，万一失足，摔将下来，恶头陀未必会摔死，相公哪里还有命？正惶急间，忽听得隆隆声响，一块块大石从山道上滚了下来，十八少林僧左纵右跃，不住闪避。原来胖头陀上峰之时，不断踢动路边岩石，滚下阻敌。十八少林僧怎能让岩石砸伤？可是跟他相距，却更加远了。澄光方丈和皇甫阁动手时胸口受伤，内力有损，又落在十七僧之后。

双儿提气上峰，叫道：“方丈大师，方丈大师！”澄光回过头来，站定了等她，见她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神色惊惶，安慰她道：“别怕！他不会害你公子的。”怕她急奔受伤，拉住她手，缓缓上山。双儿心中稍慰，问道：“方丈，他……他会不会伤害相公？”澄光道：“不会的。”他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眼见胖头陀如此凶狠，又怎能断定？

这山峰是五台山的南台，幸好山道曲折，转了几个弯，胖头陀踢下的石块便已砸不到人了。待得双儿随着澄光走上南台顶，只见十七名少林僧团团围住了一座庙宇，胖头陀和韦小宝自然是在庙内。

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，峰顶各有一庙。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萨演教之场，峰顶每座庙中所供文殊名号不同，以文殊菩萨神通广大，以不同世法现身。东台望海峰，建望海寺，供聪明文殊；北台业斗峰，建灵应寺，供无垢文殊；中台翠岩峰，建演教寺，供儒童文殊；西台挂月峰，建法雷寺，供狮子文殊；南台锦绣峰，建普济寺，供智慧文殊。众人所登的山峰便是锦绣峰，那座庙便是普济寺。

双儿叫了几声：“相公，相公！”不闻应声，拔足便奔进寺去。

双儿直冲进殿，只见胖头陀站在大雄宝殿滴水檐口，右手仍是抓着韦小宝。双儿扑将过去，叫道：“相公，恶和尚没伤了你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你别急，他不敢伤我的。”胖头陀怒道：“我为什么不敢伤你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如动了我一根寒毛，少林十八罗汉捉住了你，将你回复原状，再变成又矮又胖，那你可糟了。”

胖头陀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什么回复原状？你……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其实韦小宝一无所知，只见他身形奇高极瘦，名字却叫做“胖头陀”，随口乱说，不料误打误撞，竟似乎说中了他的心病。韦小宝鉴貌辨色，听他语音中含有惊惧之情，当即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”胖头陀道：“谅他们也没这本事。”

突然之间，胖头陀右足飞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将阶前一个石鼓踢了起来，直撞上照壁，石屑纷飞，问双儿道：“你来作什么？活得不耐烦了？”双儿

道：“我跟相公同生共死，你如伤了他半分，我跟你拼命。”胖头陀怒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鬼头有甚么好？你这女娃娃倒对他有情有义？”双儿脸上红，答不出来，道：“相公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”

只听得外面十八名少林僧齐声口宣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胖尊者，请你把小施主放了，将经书还了他罢！你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，为难一个小孩子，岂不貽笑天下？”

胖头陀怒吼：“你们再啰唆不停，老子可要不客气了。大家一拍两散，老子杀了这小孩儿，毁了经书，瞧你们有什么法子。”

澄心道：“胖尊者，你要怎样才肯放人还经？”胖头陀道：“放人倒也可以，经书可无论如何不能交还。”寺外众僧寂静无声。

胖头陀四顾殿中情状，筹思脱身之计。突然间灰影闪动，十八名少林僧窜进殿来。五名少林僧贴着左壁绕到他身后，五名少林僧沿右壁绕到他身后，顷刻之间，又成包围之势。

胖头陀怒道：“有种的就单打独斗，一个个来试试老子手段，你们就是车轮大战，老子也不放在心上。”

澄光合十道：“请恕老衲无礼，我们可要一拥齐上了。”

胖头陀提起左足，轻轻踏在韦小宝头上，嘿嘿冷笑。

韦小宝闻到他鞋底的烂泥气息，又惊又怒，他这只臭脚在自己头上一搁，脑子竟也似胡涂了，一时无计可施，眼珠乱转，要在殿上找些什么惹眼之物，胡说八道一番，引开胖头陀的目光，只消他稍一疏神，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机。可是他脑袋给踏在脚下，只看得到向外的一面，但见院子里有只大石龟，背上竖着一块大石碣。

韦小宝道：“胖尊者，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里，背上压着几万斤的大石头，那不太辛苦吗？你也不救他一救，也真不孝。”胖头陀怒道：“甚么我爹爹爬在院子里，满嘴胡说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《四十二章经》共有八部，你只拿得到一部，得不到其余七部，单是一部经书，又有什么用？”胖头陀急问：“另外七部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”胖头陀道：“在哪里？快说，你如不说，我一脚踏碎了你脑袋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本来不知，刚才方知。”胖头陀奇道：“刚才方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韦小宝伸长脖子，瞧着石碣。那石碣上刻满弯弯曲曲的篆文，韦小宝自然不识，他却假装诵读碑文，缓缓的道：“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共分八部，第一部藏在河南省什么山什么寺之中。那几个字我不认识。”胖头陀问道：“什么字？”见他目光凝视院子中的石碣，奇道：“这块石头上刻明白了？”

韦小宝不理，作凝神读碑之状，道：“第二部藏在山西省什么山的什么尼姑庵中，胖老兄，这几个字我不认得，字又刻得模糊，你文武全才，自己去瞧个明白。”

胖头陀信以为真，俯身提起韦小宝，走到殿门口，细看石碣，碣上所刻的篆文，说是文字，自己可一字不识，但说不是文字，又刻在石碣上作甚？只听韦小宝继续念道：“第三部在四川什么山？这字我又不识了。”胖头陀早就听人说过，《四十二章经》共有八部，必须八部齐得，方有莫大效用，至于藏在何处，他更一无所知，听韦小宝这么说，已无半分怀疑，当即松脚，拉了他起来，问道：“第四部藏在哪里？”

韦小宝眯着眼凝望石碣，脑袋先向左侧，又向右侧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看不清楚。”胖头陀提起他身子，向石碣跨了三步，相距已近，满脸都是询

问之色。韦小宝道：“我头上痒得很。”胖头陀道：“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庙里有跳蚤，在我头发里咬我，胖老兄，你给我捉了出来。头皮痒得厉害，眼睛就瞧不清楚。”胖头陀除下他帽子，伸出一只巨掌，五根棒槌般的大手指在他发中搔了几下，道：“好些了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行，那跳蚤咬我左边头皮，你却搔右边，越搔越痒。”胖头陀便去搔他左边头皮，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跳蚤跳到我头颈里了，你瞧见么？”

胖头陀明知他是在作怪，仍是放松了他手腕，只左手轻轻按住他肩头，防他逃脱，道：“你自己搔罢！”韦小宝道：“啊哟，这他奶奶的跳蚤好厉害，定是三年没吃人血了，本来矮矮胖胖的，现在饿得又瘦又瘪，拚命来给老子为难。”说着左手伸入衣领，用力搔痒。胖头陀知他绕个弯儿，又来骂自己是跳蚤，只装作不知，问道：“第四部经书藏在哪儿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嗯，第四部经书，藏于什么山少……少林寺的达……达什么院啊？”胖头陀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藏在少林寺的达摩院？”

韦小宝见他他对少林十八僧十分忌惮，而这些少林僧又说是达摩院的，便故意出个难题，作弄他一下，料想他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到少林寺达摩院去盗经。

韦小宝说道：“这是‘摩’字么？我可不识得。胖老兄，你连这个难字都认得，又何必叫我读？啊，是了，你是考考我。说来惭愧，每一行中，我倒有几个字不识。”

胖头陀斜眼察看少林众僧，脸色怔忡不定，问道：“第五部藏在哪儿？”

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门派，韦小宝曾听海大富说过，又听他说皇太后冒充武当派，皇太后则说海大富是崆峒派，武当、崆峒，想来也是两个大门派了，于是将第五部、第六部说成分藏武当、崆峒两山之中。胖头陀脸色越来越难看。韦小宝说第七部经书是云南沐王府中的人得了去，第八部则是在“云南什么西王的王府”之中。白寒枫曾给他吃过苦头，这么说可以给沐王府找些麻烦；吴三桂平西王府中好手如云，连师父也甚为忌惮，胖头陀如敢去惹事生非，定会吃个大大的苦头。

不料胖头陀脸色大变，问道：“你说第八部经书是在平西王府中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个字我不识，不知是不是平西王。”胖头陀大怒，猛喝：“胡说八道！这块石碑没一千年，也有五百年。吴三桂有多大年纪了？几百年前的碑文，怎么会写上吴三桂的平西王？”

那石碣颜色乌黑，石龟和石碣上生满了青苔，所刻的文字斑驳残缺，一望而知是数百年前的古物。韦小宝不明这个道理，信口开河，扯到了吴三桂身上。他心中暗叫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口头兀自强辩：“我说过不识得这个字，是你说平西王的，说不定古时候云南有个狗西王、猫西王、乌龟西王呢。胖老兄，我跟你讲，这些字弯弯曲曲，很是难认，你识得就识得，不识就不识，假装识得，读成了平西王吴三桂，这里众位大和尚个个学问高深，你乱读白字，岂不笑歪了他们的嘴巴？”

这番话倒也极有道理，说得胖头陀一张瘦脸登时满面通红。他倒并不生气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些蝌蚪字，我是一字不识，原来不是平西王。下面又写着些什么字？”

韦小宝寻思：“好险！抢白了他一顿，才遮掩过去。可得说几句好听的话，教他开开心心，他将‘蛇岛’说成是‘神龙岛’，又认得肥猪柳燕，多半是神龙教中的人物。”侧头看了半晌，道：“下面好像是‘寿与天……天……’”

天……’天什么啊？”胖头陀神色登时十分紧张，道：“你仔细看看，寿与天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像是一个……一个……嗯……一个‘齐’字，对了，是‘寿与天齐’！”胖头陀大喜，双手连搓，道：“果然有这几句话，还有什么字？”韦小宝指着石碣，说道：“这些字古里古怪的，当真难认，是了，那是一个‘洪’字，是‘洪教主’三字，又有‘神龙’二字！你瞧，那是‘神通广大’四字。”

胖头陀“哗”的一声大叫，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当真洪教主有如此福份，寿与天齐？这千年石碑上早已写上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上面写得有，这是……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立的碑，派了秦叔宝、程咬金立的，碑上写得明明白白，唐朝有个上知千年，下知千年的军师，叫做徐茂功，他算到千年之后，大清朝有个神龙教洪教主，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。”

扬州茶馆中说书先生说隋唐故事，他是听得多了，什么程咬金、徐茂功的名字，烂熟于胸。其实徐茂功是唐朝开国大将徐绩，即与李靖齐名的英国公李绩，绝非捏指一算、便知过去未来的牛鼻子军师，韦小宝却哪里知道？他只求说得活龙活现，骗得胖头陀晕头转向，十八少林僧便可乘机救他出去。至于“洪教主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”云云，那是在庄家的大宅之中，听得章老三等神龙教教众说的。果然胖头陀一听之下，抓头搔耳，喜悦无限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。

韦小宝道：“这块大石头后面，不知还写了些甚么。”胖头陀道：“是！”绕到石碣后去察看。韦小宝一个箭步，向后跳出。胖头陀一惊，忙伸手去抓。两边四名少林僧同时挥掌拍出。胖头陀只得挥拳抵挡。韦小宝已跳到少林僧的身后。顷刻间又有四名少林僧拥上。

八名少林僧足下不停，绕着胖头陀急奔，手上不断发招，也不管这一招是否击中对方，一击便走，此上彼落，十六条手臂分从八个方位打到，正是一个习练有素的阵法。

胖头陀守势甚是严密，但以一敌八，立时便感不支。只听得啪啪两声，一名少林僧和胖头陀各中一掌。那少林僧跳出圈子，另有一名僧人补了进来。再斗一会，胖头陀腿上被踢了一脚，他双臂伸直，转了一圈，将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开两步，叫道：“且住！”八僧又各退两步。胖头陀道：“今日寡不敌众，经书就让给你们罢！”伸手入怀，摸出了经书。

澄心左手一挥，八名少林僧踏上两步，和胖头陀相距不过三尺，各人提掌蓄势。胖头陀并不理会，伸手将经书交过。澄心丹田中内息数转，周身布满了暗劲，左手三指捏诀，攻守俱备之后，这才伸出右手，慢慢将经书接过。

不料胖头陀全无异动，交还了经书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澄心大师，你们少林寺十八罗汉名满天下，十八人打我一个，未免不大光彩罢！”

澄心将经书放入怀中，合十躬身，说道：“得罪了。少林僧单打独斗，不是胖尊者的对手。”左手一挥，众僧一齐退开，唯恐他又来捉韦小宝，五六名僧人都挡在他身前。

胖头陀道：“韦施主，我有一事诚心奉恳，请你答允。”韦小宝道：“甚么事？”胖头陀道：“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去，做几天客人。”韦小宝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要我去神龙岛？这种地方……”胖头陀道：“小施主的经书已由澄心大师收去，转呈少林方丈。小施主来到神龙岛，我们合教上下，决以上宾之礼恭敬相待，见过洪教主后，定然送小施主平安离岛。”他见韦

小宝扁了扁嘴，显是决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便道：“澄心大师，请你作个见证。胖头陀说过的话，可有不作数的？”

澄心知这头陀行事邪妄，但亦无重大恶行，他胖瘦二头陀言出必践，倒是早有所闻，说道：“胖尊者言出有信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只不过韦施主身有要事，恐怕未必有空去神龙岛罢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，我忙死了，将来有空，再去神龙岛会见胖尊者和洪教主就是。”

胖头陀忙道：“该说洪教主和他老人家下属的胖头陀。第一，天下无人可以排名在他老人家之上，先说旁人名字，再提洪教主，那是大大不敬。”韦小宝问道：“那么皇帝呢？”胖头陀道：“自然是洪教主在前，皇帝在后。第二，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，不得提什么‘尊者’、什么‘真人’的称呼。普天之下，唯洪教主一人为尊。”

韦小宝一伸舌头，道：“洪教主这么厉害，我是更加不敢去见他了。”

胖头陀道：“洪教主仁慈爱众，恩泽被于天下，像小施主这等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，他老人家见了一定十分欢喜。小施主神龙岛之行，一定满载而归。教主他老人家大有恩赐，那是不必说了，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，传你一招半式，从此小施主纵横天下，终身受用不尽了。”他这番话说得极是诚恳、热切之意，见于颜色。本来他对韦小宝完全不瞧在眼内，曾伸脚踏在他头上，但这时满口“小施主”，又说甚么“聪明伶俐的少年英雄”，生怕韦小宝听不清楚，将一条竹篙般的身子弯了下来，就着他说话。

韦小宝记起陶红英的言语，在庄家看到章老三等一干人举止，又想起皇太后和柳燕、男扮女装假宫女的模样，对神龙教实是说不出的厌恶，相较之下，所识的伸龙教人物之中，倒是这个胖头陀还有几分英雄气概，可是他恃强夺经，将自己提来提去，忽然间神态大变，邀自己去神龙岛作客，定然不怀好意，莫瞧他这时说话客气，那是因为打不过少林僧而已，只要少林僧一走，定然又是强凶霸道，又有谁能制得住他？当下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去！”

胖头陀一张瘦脸上满是懊丧之色，慢慢站直身子，向身周的十八名少林僧看了一眼，缓缓的道：“小施主，我的武功跟他们十八位大和尚相比，那是如何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各有所长。”胖头陀怒道：“甚么各有所长？如果一对一的比拚，难道他们能胜得过我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一对一，说不定是你赢。一对十八，那一定是你输了，这才叫各有所长哪。倘若一对一也是你输，那么你还长个屁！你不过是身材长些而已。”

胖头陀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像我这样武功高强的人，你见过没有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当然见过！你的武功也不过马马虎虎，比你高强十倍之人，我也见过不少。”胖头陀大怒，跳上一步，伸手向他抓去。四名少林僧同时伸掌挡住。胖头陀道：“你说谁的武功比我更高？”

韦小宝一时为之语塞，倒想不起曾见过有谁比他武功更高，师父的武功是极高的了，也未必胜得过他。胖头陀得意起来，道：“你瞧，你说不出了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道：“甚么说不出，我是不想说，只怕吓坏了你。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，第一位，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。我曾见他在北京城里跟人打架，双手抓住四名头陀，每个头陀都有二百来斤重，他双足一点，便飞身跳过城墙，你跟他相比，可相差太远了。”胖头陀哼了一声，他也素闻陈近南之名，但决不信他能手捉四人、飞身跳过城墙，说道：“吹牛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第二位武功高强之人，是江南一位娇滴滴的小脚少奶奶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双儿瞧去。双儿连连摇手，要他莫说。韦小宝续道：“这位少奶奶曾和三十六个武当派的道士打架，三十六个道士围住了她，使出一种甚么……甚么阵法来……”胖头陀问道：“武当派的阵法，空手还是使剑的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使剑的。”胖头陀道：“那是真武剑阵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了，你胖大师见多识广，知道是真武剑阵，那时候三十六把宝剑围住了那位少奶奶，剑光闪闪，水也泼不进去。那位少奶奶左手抱着孩子，右手是空手……”胖头陀大奇，说道：“她左手抱着孩子跟武当派比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那有什么希奇？她抱着的是一对双生子，都是男孩儿，很胖的……”他有意夸张庄家少奶奶的武功，又将孩子的数目加上一倍，续道：“……她嘴里哄着孩儿：‘两个乖宝宝，别哭，你们瞧妈妈变把戏。’一面将三十六名道士手里的宝剑都夺了下来，又将这些道士都点中了穴道，一个个站在那里，好似泥菩萨一般，动也不能动。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，让他们去抓老道士的胡子。老道士干瞪眼生气，两个孩子却笑得很是开心。”

武当派跟少林派齐名，武功各有千秋，韦小宝是知道的。他见胖头陀斗不过十八名少林僧，便说那少奶奶打败了三十六名道士，武功谁强谁弱，那也不用多说了。

胖头陀听得如痴如狂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神奇的武功！”

韦小宝见居然骗信了他，甚是得意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这位少奶奶，就是我的干娘。”

双儿初时听他说江南有一个少奶奶，还道说的是庄家的三少奶，后来听他说那位少奶奶有一对孪生儿子，又是他干娘，才知另有其人。

胖头陀却又是一惊，道：“是你干娘？她姓什么？武林中有这样厉害的人物，我怎地没听说过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武林中厉害的人物多着呢。像我这个老婆。”说着向双儿一指，道：“你瞧她小巧玲珑，娇滴滴的模样，怎知她一身武功？”双儿满脸飞红，道：“相公你别瞎说。”胖头陀跟双儿交过手，这样小小一个姑娘，居然身手了得，若非亲见，也真难以相信，点头道：“说得是。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龙岛，那也没法了，众位请罢！”

韦小宝道：“大师先行！”他似乎是客气，其实是要胖头陀先行，他若向东，自己便向西，他如往北，自己往南。胖头陀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施主先请。我要将这石碑上的碑文拓了去。”韦小宝暗暗好笑，心想自己信口胡吹，居然骗得他信以为真。

注：一、本回回目录自查慎行古体诗，平仄与近体律诗不问。

二、顺治四后。端敬皇后董鄂氏及康熙生母孝康皇后，与顺治合葬孝陵。废后及孝惠皇后（即本书中的皇太后）另葬孝东陵。“孝康”及“孝惠”都是到雍正、乾隆年间寸加的谥号，康熙时还没有这样称呼。但通俗小说不必这样严格遵守历史事实。

二、顺治出家五台山一事，清代民间盛传。称为“清代四大疑案”之一。其余三大疑案是顺治皇太后下嫁摄政王、雍正夺嫡、乾隆出于海宁陈家。据官书记载，顺治因染天花而死，然而官书中疑点甚多，以致后人颇多猜测。清初大诗人吴梅村有《清凉山赞佛诗》四首，肯定与董鄂妃有关，颇有人认为隐指顺治因伤心爱妃之逝，而至五台山出家。诗云：

“西北有高山，云是文殊台。台上明月池，千叶金莲开，花花相映发，叶叶同根栽。王母携双成，绿盖云中来（按：双成指女仙子董双成）。汉主坐法官，一见光徘徊。结以同心合，授以九子钗……携手忽太息，乐极生微

哀。千秋终寂寞，此日谁追陪？……（言董鄂妃得顺治宠幸，顺治有人生无常之悲。全诗甚长，不俱录。）

“伤怀惊凉风，深宫鸣蟋蟀。严霜被琼树，芙蓉凋素质。可怜千里草，萎落无颜色。（按：“千里草”即“董”字，指董鄂妃逝世。）……南望仓舒坟（以曹操幼年夭折的儿子邓哀王曹仓舒比荣亲王），掩面添凄恻。戒言秣我马，邀游凌八极。（述顺治以爱妃逝世，内心伤痛及生出世之想。）

“八极何茫茫，日往清凉山。此山蓄灵异，浩气供屈盘……名山初望幸，街命释道安，预从最高顶，洒扫七佛坛……中坐一天人，吐气如旃檀。寄语汉皇帝，何苦留人间？……唯有大道心，与石永不刊。以此护金轮，法海无波澜（言顺治心生上五台山之志。）

“尝问穆天子，六飞骋万里……盛姬病不救，挥鞭哭弱水。汉皇好神仙，妻子思脱屣……宠夺长门陈，恩倾请城李。秣华即修夜，痛入哀蝉泪。苦无不死方，得今昭阳起……持此礼觉王，贤圣总一轨。道参无生妙，功谢有为耻，色空两不住，收拾宗风里。”（觉王，即释迦牟尼。归结为皈依佛法，以禅宗求解脱。）

四、顺治在位时即拜玉林为师学佛。“玉林国师年谱”云：顺治十六年，世祖请师起名，师书十余字进呈，世祖自择“痴”字，上则用禅宗龙池祖法派中“行”字，法名“行痴”。玉林为“通”字辈，名“通诱”，字玉林，其弟子皆以“行”字排行。

韦小宝看了壁上字画，自是一字不识，摇头道：“这一幅写得不大好。”陆先生肃然起敬，请他指点，其中败笔缺失，在于何处。

第十九回 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

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、双儿二人下得锦绣峰来。澄心将经书还给韦小宝，问道：“施主是不是即回北京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澄心道：“我们受玉林大师之嘱，护送施主平安回京。”韦小宝喜道：“那好极啦。我正担心这瘦竹篙般的头陀死心不息，又来啰唆。可是众位和我同行，行痴大师有人保护么？”澄心道：“施主放心，玉林大师另有安排。”韦小宝这时对玉林这老和尚已十分佩服，他闭目打坐，似乎天塌下来也不理，可是不动声色，暗中一切已布置得妥妥贴贴。

既有少林十八罗汉护送，一路之上自是没半点凶险，那身材高瘦的胖头陀固然没现身，连其余武林中人物也没撞见一个。

不一日来到北京城外，十八少林僧和韦小宝行礼作别。澄心道：“施主已抵京城，老僧等告辞回寺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众位大和尚，承你们不怕辛苦，一直送我到这里，我……我实在是感激不尽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着跪下磕头。澄心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施主一路之上，善加接待，我们从山西到北京，乃是游山玩水，何辛苦之有？”

原来韦小宝一下五台山，便雇了十九辆大车，自己与双儿坐一辆，十八位少林僧各坐一辆，又命于八快马先行，早一日打前站，沿途定好客店，预备名茶、细点、素斋，无不极尽丰盛。每一处地方韦小宝大撒赏金，掌柜和店伙将十八位少林僧当作天神菩萨一般相待。少林僧清苦修持，原也不贪图这些饮食之欲，但见他相敬之意甚诚，自不免颇为喜悦。

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，言不由衷，但生性极爱朋友，和人结交，倒是一番真心。这一路上和众僧谈谈说说，很是相得，陡然说要分手，心中一酸，不禁掉下泪来。

澄心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小施主何必难过？他日若有缘法，请到少林寺来叙叙。”韦小宝哽咽道：“那是一定要来的。”澄心和众僧作别而去。

进得北京城时，天色已晚，不便进宫。韦小宝来到西直门一家大客店“如归客栈”，要了间上房，歇宿一宵后，明日去见康熙，奏明一切。

寻思：“那瘦得要命的胖头陀拼命想夺我这部经书，说不定暗中还跟着我。十八位少林和尚既去，他再来下手抢夺，我和双儿可抵挡不了。还是麻烦着一点儿，先将经书藏得好好的，明儿到宫里去带领大队侍卫来取，呈给小皇帝，这叫做‘万无一失’！”

于是命于八买备应用物事，遣出双儿，闭上了门。关窗之前，先查明窗外并无胖头陀窥探，这才用油布将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包好，拉开桌子，取出匕首，在桌子底下的砖墙上割了一洞。那匕首削铁如泥，剖砖自是毫不费力。将经书放入墙洞，堆好砖块，取水化开石灰，糊上砖缝。石灰干后，若非故意去寻，决计不会发现。

次日一早，命于八去套车，要先带双儿去吃一餐丰盛早点，摆摆阔绰，让这小丫头大开眼界，然后去买套太监衣帽，再进宫去。市上要买太监衣帽，倒着实为难，如果买不到手，索性便穿上侍卫服色，再赶做一件黄马褂套上，那时候威风凛凛、大摇大摆的进宫，叫众侍卫、众太监瞧得目瞪口呆，岂不有趣？自己这御前侍卫副总管是皇上亲封，又不是假的？心道：“就是这个主意，还做什么劳什子的太监？老子穿黄马褂进宫便了。”

和双儿上了骡车，弯了舌头，满口京腔，说道：“咱们先去西单老魁星

馆，那儿的炸羊尾、羊肉饺子，还对付着可以。”车夫恭恭敬敬的应道：“是！”于八挺直腰板，坐在车夫之侧，说道：“嘿，京城里连骡子也与众不同，这么大眼漆黑的叫骡，我们山西通省就找不出一头来。”韦小宝功成回京，心下说不出的得意。

那骡车行得一阵，忽然出了西直门。韦小宝道：“喂，是去西单哪，怎么出了城？”车夫道：“是，对不起哪，大爷！小人这口骡子有股倔脾气，走到了城门口，非得出城门去溜个圈儿不可。”韦小宝和双儿都笑了起来。于八道：“嘿，京城里连骡子也有官架子。”

大车出城后径往北行，走了一里有余，仍不回头，韦小宝心知事有蹊跷，喝道：“赶车的，你捣什么鬼？快回去！”车夫连声答应，大叫：“回头，得儿，得儿，呼，呼！得儿，转回头！”鞭子劈拍乱挥，骡子却一股劲儿的往北，越奔越快。车夫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臭骡子，我叫你回头！得儿，停住，停住！你奶奶的王八蛋骡子！”他越叫越急，那骡子却哪里肯停？

便在此时，马蹄声响，两乘马从旁抢了上来，贴到骡车之旁。马上乘客是两名身材魁梧的汉子。

韦小宝低声道：“动手！”双儿身子前探，伸指戳出，正中车夫后腰。他身子一晃，从车上摔了下去，大叫一声，给车旁马匹踹个正着。马上汉子飞身而起，坐在车夫位上。双儿又是伸指戳去。这人反手抓她手腕，双儿手掌翻过，拍向他面门。那汉子左掌格开，右手抓她肩头。两人拆了八九招，骡子仍是发足急奔。左边马上乘客叫道：“怎么啦？闹什么玩意儿？”砰的一声响，车上汉子胸口被双儿右掌击中，飞身跌出。另一名汉子提鞭击来。双儿伸手抓住鞭子，顺手缠在车上。骡车正向前奔，急拉之下，那汉子立时摔下马来，急忙撒手松鞭，哇哇大叫。

双儿拿起骡子缰绳，她不会赶车，交在于八手里，说道：“你来赶车。”于八道：“我这个……我……也不会。”韦小宝跃上车夫座位，接过缰绳，他也不会赶车，学着车夫“得儿，得儿”的叫了几声，左手松缰，右手紧缰，便如骑马一般，那骡子果然转过头来，又哪里有什么倔脾气了？

只听得马蹄声响，又有十几乘马赶来，韦小宝大惊，拉骡子往斜路上冲去。追骑拨转马头，在后急跟。马决车慢，不多时，十余骑便将骡车团团围住。

韦小宝见马上汉子各持兵刃，叫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天子脚下，你们想拦路抢劫吗？”一名汉子笑道：“我们是请客的使者，不是打劫的强盗。韦公子，我家主人请你去喝杯酒！”韦小宝一怔，问道：“你们主人是谁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公子见了，自然认得。我们主人如不是公子的朋友，怎么请你去喝酒？”韦小宝见这些人古里古怪，多半不怀好意，叫道：“哪有这么请客的？劳驾，让道罢！”另一名大汉笑道：“让道便让道！”手起一刀，将骡头斩落，骡尸一歪，倒在地下，将骡车也带倒了。韦小宝和双儿急跃下地。双儿出手如风，只是敌人骑在马上，她身子又矮，打不到敌人，一指指接连戳去，不是戳瞎了马眼，便戳中敌人腿上的穴道。

一霎时人喧马嘶，乱成一团。几名汉子跃下马来，挥刀上前。双儿身手灵活之极，指东打西，打倒了七八名汉子。余下四五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大道上一辆小车疾驰而来，车中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是自己人，别动手！”

韦小宝一听到声音，心花怒放，叫道：“啊哈！我老婆来了！”

双儿和众汉子当即停手罢斗。双儿大为惊疑，她可全没料到这位相公已娶了少奶奶。其时盛行早婚，男子十四五岁娶妻司空见惯，只是韦小宝从没向她说过已有妻子。

小车驰到跟前，车中跃出一人，正是方怡。韦小宝满脸堆欢，迎上去拉住她手，说道：“好姊姊，我想死你啦，你去了哪里？”方怡微笑道：“慢慢再说。怎么你们打起架来？”眼见地下躺了多人，骡血洒了满地，颇感惊诧。

一名汉子躬身道：“方姑娘，我们来邀请韦公子去喝酒，想是大伙儿礼数不周，得罪了公子。方姑娘亲自来请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方怡奇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你打倒的？你武功可大进了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要长进也没这么快，是双儿姑娘为了保护我，小显身手。”

方怡眼望双儿，见她不过十四五岁年纪，一副娇怯怯的模样，真不信她武功如此高强，问道：“妹妹贵姓？”她在庄家之时，和双儿并未朝相，是以二人互不相识。

双儿上前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婢子双儿，叩见少奶奶。”韦小宝哈哈大笑。方怡羞得满脸通红，急忙闪身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叫我甚么？我……我……不是的。”双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相公说你是他的夫人，婢子服侍相公，自然叫你少奶奶了。”方怡向韦小宝狠狠白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人满嘴胡说八道，莫信他的。你服侍他多久了？难道不知他脾气么？我是方姑娘。”双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么现下暂且不叫，日后再叫好了。”方怡道：“日后再叫甚……”脸上又是一红，将最后一个“么”字缩了回去。

双儿向韦小宝瞧去，见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，突然之间，她也是满脸飞红，却是想起了在五台山上，他曾对胖头陀说自己是她老婆，原来他有个脾气，爱管年轻姑娘叫老婆。待听他笑着又问：“我那小老婆呢？”双儿也就不以为异。

方怡又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分别了这么久，一见面也不说正经的，尽耍贫嘴。”当即吩咐众汉子收拾动身。那些汉子给点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由双儿一一解开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早知是你请我去喝酒，恨不得背上生两只翅膀，飞过来啦。”方怡又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早忘了我，自然想不到是我请你。”韦小宝心中甜甜的，道：“我怎会有一刻忘了你？早知是你叫我啊，别说喝酒，就是喝马尿，喝毒药，那也是随传随到，没片刻停留。”方怡一双妙目凝视着他，道：“别说得这么好听，要是我请你去天涯海角喝毒药呢？”韦小宝见她说话时似笑非笑，朝日映照下艳丽难言，只觉全身暖洋洋地，道：“别说天涯海角，就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也去了。”方怡道：“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么马难追。”韦小宝一拍胸膛，大声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么马难追。”两人同时大笑。

方怡命人牵一匹马给韦小宝骑，让双儿坐了她的小车，自己乘马和韦小宝并骑而行，迎着朝阳缓缓驰去，众汉子随后跟来。方怡道：“你本事也真大，掉了什么枪花，收了一个武功这等了得的小丫头？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哪里掉什么枪花了？是她心甘情愿跟我的。”

韦小宝跟着问起沐剑屏、徐天川等人行踪，道：“在那鬼屋里，你给神龙教那批家伙擒住了，后来怎生脱险的？是庄家三少奶请人来救了你们的

吗？”方怡问道：“谁是庄家三少奶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便是那庄子的主人。”方怡摇摇头，道：“庄子的主人？我们一直没见到。神龙教要找的是你，他们对你也没恶意，那章老三找你不到，就放了我们。小郡主他们就在前面，不久就会见到。”转过头来，微有嗔色，道：“你心中惦记的就只是小郡主，见面只这一会，已连问了七八次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几时问了七八次啊？真是冤枉。倘若我见到她，没见到你，这时候我早问了七八十次啦。”方怡微笑道：“你就是生了十张嘴巴，这一会儿也来不及问七八十次。不过你啊，一张嘴巴比十张嘴巴还要厉害。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不多时已走了十余里，早绕过了北京城，一直是向东而行。韦小宝道：“快到了吗？”方怡愠道：“还远得很呢！你牵记小郡主，也不用这么性急，早知你这样，让她来接你好得多了，也免得你牵肚挂肠的。”韦小宝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以后我一句话也不问就是。”方怡道：“你嘴上不问，心里着急，更加惹人生气。”她似乎醋意甚浓，韦小宝越听越高兴，笑道：“倘若我心里有半分着急，我不是你老公，是你儿子。”方怡噗哧一笑，道：“乖……”脸上一红，下面“儿子”两字没说出口。

行到中午时分，在镇上打了尖，一行人又向东行。韦小宝不敢再问要去何处，眼看离北京已远，今日已无法赶回宫里去见康熙，心想：“反正小玄子又没限我何时回报，就算我在五台山多耽搁了，又或者给胖头陀擒住不放，迟几日回宫，却有何妨？”

一路上方怡跟他尽说些不相干的闲话。当日在皇宫之中，两人虽同处一室，但多了个沐剑屏，方怡颇为矜持，此刻并骑徐行，却是笑语殷勤。余人甚是识趣，远远落在后面。韦小宝情窦初开，在皇宫中时叫她“老婆”，还是玩笑占了六成，轻薄讨便宜占了三成，只有一成才有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意。此日别后重逢，见方怡一时轻嗔薄怒，一时柔语浅笑，不由得动情，见她骑了大半日马，双颊红晕，渗出细细的汗珠，说不出的娇美可爱，呆呆的瞧着，不由得痴了。

方怡微笑问道：“你发什么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姊姊，你……你真是好看。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方怡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说了你可别生气。”方怡道：“正经的话，我不生气，不正经的，自然生气。你想什么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想，你倘若真的做了我老婆，我不知可有多开心。”

方怡横了他一眼，板起了脸，转过头去。韦小宝急道：“好姊姊，你生气了么？”方怡道：“自然生气，生一百二十个气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这话再正经也没有了，我……我是真心话。”方怡道：“在宫里时，我早发过誓，一辈子跟着你，服侍你，还有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说这话，就是自己想变心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若不是两人都骑在马上，立时便一把将她抱住，亲亲她娇艳欲滴的面庞，当下伸出右手，拉住她左手，道：“我怎么会变心？一千年、一万年也不变心。”方怡道：“你说这话便是假的，一个人怎会有一千年、一万年好活，除非你是乌……”说到这“乌”字，嗤的一笑，转过了头，一只手掌仍是让他握着。

韦小宝握着她柔腻温软的手掌，心花怒放，笑道：“你待我这样好，我永远不会做小乌龟。”妻子偷汉，丈夫便做乌龟，这句话方怡自己也懂得。她俏脸一板，道：“没三句好话，狗嘴里就长不出象牙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你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一辈子想见你老公嘴里长出象牙来，那可难得紧了。”方怡伏鞍而笑，左手紧紧握住了他手掌。

两人一路说笑，傍晚时分，在一处大市镇的官店中宿了。次晨韦小宝命于八雇了一辆大车，和方怡并坐车中。两人说到情浓处，韦小宝搂住她腰，吻她面庞，方怡也不抗拒，可是再有非份逾越，却一概不准了。韦小宝于男女之事，原也似懂非懂，至此为止，已是大乐。只盼这辆大车如此不停行走，坐拥玉人，走到天涯海角，回过头来，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，天下的道路永远行走不完，就算走完了，老路再走几遍又何妨？天天行了又宿，宿后又行，只怕方怡忽说已经到了。

身处温柔乡中，什么皇帝的诏令，什么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什么五台山上的老皇爷，尽数置之脑后，迷迷糊糊的不知对日之过，道路之遥。

一日傍晚，车马到了大海之滨，方怡携着他手，走到海边，轻轻的道：“好弟弟，我和你驾船出洋，四海遨游，过神仙一般的日子，你说好是不好？”说这话时，拉着他手，将头靠在他肩头，身子软软的，似已全无气力。

韦小宝伸左手搂住她腰，防她摔倒，只觉她丝丝头发擦着自己面颊，腰肢细软，微微颤动，虽想坐船出海未免太过突兀，隐隐觉得有些大大不妥，但当此情景，这一个“不”字，又如何说得出口？

海边停着一艘大船，船上水手见到方怡的下属手挥青巾，便放了一艘小船过来，先将韦小宝和方怡接上大船，再将余人陆续接上。于八见要上船，说道自己晕船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海。韦小宝也不勉强，赏了他一百两银子。于八千恩万谢的回山西去了。

韦小宝进入船舱，只见舱内陈设富丽，脚下铺着厚厚的地毯，桌上摆满茶果细点，便如王公大官之家的花厅一般，心想：“好姊姊待我这样，总不会有意害我。”船上两名仆役拿上热手中，让二人擦脸，随即送上两碗面来。面上铺着一条条鸡丝，入口鲜美，滋味与寻常鸡丝又是不同。只觉船身晃动，已然扬帆出海。

舟中生涯，又别有一番天地。方怡陪着他喝酒猜拳，言笑不禁，直到深夜，服侍他上床后，才到隔舱安睡，次日一早，又来帮他穿衣梳头。韦小宝心想：“她此刻还不知我不是太监，只道我们做夫妻毕竟是假的，甚么时候才跟她说穿？”

舟行数日这日两人偎倚窗边，同观海上日出，眼见海面金蛇万道，奇丽莫名。方怡叹道：“当日我去行刺鞑子皇帝，只道定然命丧宫中，哪知道老天爷保佑，竟会遇着了您，今日更同享此福。好弟弟，你的身世，我可一点也不明白，你怎么进官，又怎样学的武功？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我正想跟你说，就只怕吓你一跳，又怕你欢喜得晕了过去。”

方怡又向他靠紧了些，低声道：“倘若我听了欢喜，那是最好，就算是不爱听的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，那……那……我也不在乎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姊姊，我就跟你说真话，我出生在扬州，妈妈是妓院里的。”方怡吃了一惊，转过身来，颤声问道：“你妈妈在妓院里做事？是给人洗衣、烧饭，还是……还是扫地、斟茶？”

韦小宝见她脸色大变，眼光中流露出恐惧之色，心中登时一片冰凉，知她对“妓院”十分的鄙视，倘若直说自己母亲是妓女，只怕这一生之中，她永不会再对自己有半分尊重和亲热了，当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妈妈在妓院里时还只六七岁，怎能给人洗衣烧饭？”

方怡脸色稍和，道：“还只六七岁？”韦小宝顺口道：“鞑子进关后，

在扬州杀了不少人，你是知道的了？”延挨时刻，想法子给母亲说得神气些。方怡道：“是啊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外公是明朝大官，在扬州做官，鞑子攻破扬州，我外公抗敌而死。我妈妈那时是个小女孩，流落街头，扬州妓院里有个豪富嫖客，见她可怜，把她收去做小丫头，一问之下，好生敬重我外公，便收了我妈妈做义女，带回家去，又做千金小姐。后来嫁了我爸爸，他是扬州有名的富家公子。”方怡将信将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先前吓了我一跳，还道你妈妈沦落在妓院之中，给人做女佣，服侍那些不识羞耻、人尽可夫的……坏女人。”

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中长大，从来不觉得自己妈妈是个“不识羞耻的坏女人”，听方怡这么说，不由得心中有气，暗道：“你沐王府的女人便很了不起吗？他妈的，我瞧一般的是不识羞耻、人尽可什么的。”他原想将自己身世坦然相告，这一来，可甚么都说不出口了，索性信口胡吹，将扬州自己家中如何阔绰，说了个天花乱坠，但所说的厅堂房舍、家具摆设，不免还是丽春院中的格局。

方怡也没留心去听，道：“你说有一件事，怕我听了欢喜得晕了过去，就是这些么？”韦小宝给她迎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又见她对自己的吹牛浑没在意，不禁兴味索然，自己不是太监的话也懒得说了，随口道：“就是这些，原来你听了并不欢喜。”方怡淡淡的道：“我欢喜的。”这句话显然言不由衷。

两人默默无言的相对片刻，忽见东北方出现一片陆地，座船正在直驶过去。方怡奇道：“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已然驶近，但见岸上树木苍翠，长长的海滩望不到尽头，尽是雪白细沙。方怡道：“坐了这几日船，头也昏了，我们上去瞧瞧好不好？”韦小宝喜道：“好啊，好像是个大海岛，不知岛上有甚么好玩物事。”

方怡将梢公叫进舱来，问他这岛叫甚么名字，有甚么特产。梢公道：“回姑娘的话：这是东海中有名的神仙岛，听说岛上生有仙果，吃了长生不老。只不过有福之人才吃得着。姑娘和韦相公不妨上去碰碰运气。”

方怡点点头，待梢公出舱，轻轻的道：“长生不老，也不想了，眼前这等日子，就做神仙还快活。”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我和你在这岛上住一辈子，仙果什么的，也不打紧，只要你永远陪着我，我就是神仙。”方怡靠在他身边，柔声道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两人坐小船上岸，脚下踏着海滩的细沙，鼻中闻到林中飘出来的阵阵花香，真觉是到了仙境。方怡道：“不知岛上有没有人住。”韦小宝笑道：“人是没有，却有个美貌无比的女仙，带了个小厮，到岛上来啦。”方怡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弟弟，你是我的小厮，我是你的丫头。”韦小宝听到“丫头”两字，想起双儿，回头一望，不见她跟来，这些日来冷落了双儿，心下微感歉疚，但想她如跟在身后，自己不便跟方怡太过亲热，还是不跟来的好。

两人携手入林，闻到花香浓郁异常。韦小宝道：“这花香得厉害，难道是仙花么？”向前走得几步，忽听草中簌簌有声，跟着眼前黄影闪动，七八条黄中间黑的毒蛇窜了出来。

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！”拉了方怡转身便走，只跨出一步，眼前又有六八条蛇挡路，全身血也似红，长舌吞吐，嗤嗤发声。这些蛇都是头作三角，显具剧毒。

方怡挡在韦小宝身前，拔刀挥舞，叫道：“你快逃，我来挡住毒蛇！”

韦小宝哪肯如此不顾义气，独自逃命？忙拔出匕首，道：“从这边走！”拉着方怡，斜刺奔出，跨得两步，头颈中一凉，一条毒蛇从树上挂了下来，缠住他头颈，只吓得他魂飞天外，大声惊叫。方怡忙伸手去拉蛇身。韦小宝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那蛇转过头来，一口咬住了方怡手背，牢牢不放。韦小宝急挥匕首，将蛇斩为两段。便在此时，两人腿上脚上都已缠上了毒蛇。韦小宝挥匕首去斩，只觉左腿上一麻，已被毒蛇咬中。

方怡抛去单刀，抱住了他，哭道：“我夫妻今日死在这里了。”韦小宝仗着匕首锋利，每一刀挥去，便斩断一条毒蛇。但林中毒蛇愈来愈多，两人挣扎着出林，身上已被咬伤了六八处。韦小宝只觉头晕目眩，渐渐昏迷，遥望海中，那艘小船正向大船驶去，相距已远。方怡叫了几声，船中水手却哪里听得到？

方怡卷起韦小宝裤脚，俯身去吸他腿上蛇毒。韦小宝惊道：“不……不行！”

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，有人说道：“你们到这里来干甚么？不怕死么？”韦小宝回过头来，见是三名中年汉子，忙叫：“大叔救命，我们给蛇咬了。”一名汉子从怀中取出药饼，抛入嘴中一阵咀嚼，敷在韦小宝身上蛇咬之处。韦小宝道：“你……你先给她治。”这时自己双腿乌黑，已全无知觉。方怡接过药来，自行敷上伤口。

韦小宝道：“好妹妹……”眼前一黑，咕咚一声，向后摔倒。

待得醒转，只觉唇燥舌干，胸口剧痛，忍不住张口呻吟。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好啦，醒过来啦！”韦小宝缓缓睁眼，见有人拿了一碗药，喂到他嘴边。这药腥臭异常，他毫不犹豫便都喝了下去，入口奇苦，喝完药后，道：“多谢大叔救命，我……我那妹妹可没事吗？”那人道：“幸喜救得早，我们只须迟来得片刻，两个人都没命了。你们忒也大胆，怎地到这神仙岛来？”韦小宝听得方怡有救。心中大喜，没口子的称谢，这时才察觉自己是睡在床上的被窝之中，全身衣服已然除去，双腿兀自麻木。

那汉子相貌丑陋，满脸疤痕，但在韦小宝眼中，当真便如救命菩萨一般。他吁了口气，道：“船上水手说道，这岛上有仙果，吃了长生不老。”

那汉子嘿的一笑，道：“倘若真有仙果，他们自己又不来采？”韦小宝叫道：“啊哟，这些水手不怀好意，船上我还有同伴，莫要……莫要着了歹人的道儿。大叔，请你想法子救她一救。”那丑汉道：“那船三天之前便已开了，却到哪里找去？”韦小宝不解，茫然道：“三天之前？”那丑汉道：“你已经昏迷了三日三夜，你多半不知道罢？”韦小宝想起双儿，她虽武功极高，可是茫茫大海之中，孤身一人，如何得脱众恶徒毒手，不由得大急。

那丑汉安慰道：“此时着急也已无用，你好好休息。这岛上的毒蛇非同小可，至少要服药七日，方能消毒。”他问了韦小宝姓名，自称姓潘。

到得第三日上，韦小宝已可起身，扶着墙壁慢慢行走。那姓潘的丑汉带了他去看方怡。原来她另有妇女照料，但见她玉容憔悴，精神委顿。两人相见，又是欢喜，又是难受，不由得抱着哭了起来。此后两人日间共处一室，说起毒蛇厉害，都是毛发直竖。

到得第六日上，那姓潘的说道：“我们岛上的大夫陆先生出海回来了，我已邀他来给韦兄弟看看。”韦小宝谢了。不多时进来一人，四十来岁年纪，文士打扮，神情和蔼可亲，问起韦小宝被毒蛇所噬经过，说道：“岛上居民身边都带有雄黄蛇药，就是将毒蛇放在身上，那蛇也立即逃去，决不敢咬人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怪不得潘大哥他们都不怕。”陆先生给他看了伤，取出六颗药丸，道：“你服三颗，另三颗给你的同伴，每日服一颗。”韦小宝深深致谢，取出二百两银票，道：“一点儿医金，请先生别见笑。”

陆先生吃了一惊，笑道：“哪用得着这许多？公子给我二两银子，已多谢得很了。”韦小宝执意要给，陆先生谢了收下，笑道：“公子厚赐，却之不恭。公子在这里恐怕住得也气闷了，今晚和公子的女伴同去舍下喝一杯如何？”韦小宝大喜，一口答应。

傍晚时分，陆先生派了两乘竹轿来接韦小宝和方怡。这竹轿其实只是一张竹椅，两边穿了竹杠，前后有人相抬，岛居简陋，并没真的轿子。

两乘竹轿沿山溪而行，溪水淙淙，草木清新，颇感心旷神怡，只是韦方二人一见大树长草，便栗栗危惧，唯恐有毒蛇窜将出来。轿行七八里，来到三间竹屋前停下。那屋子的墙壁屋顶均由碗口大小的粗竹所编，看来甚是坚实。江南河北，均未见过如此模样的竹屋。

陆先生迎了出来，请二人入内。到得厅上，一个三十余岁的妇人出来迎客，是陆先生的妻子。那妇人拉着方怡的手，显得十分亲热。陆先生邀韦小宝到书房去坐，书房中竹书架上放着不少图书，四壁挂满了字画，看来这陆大夫是个风雅之士。

陆先生道：“在下僻处荒岛，孤陋寡闻之极。韦公子来自中原胜地，华族子弟，眼界既宽，鉴赏必精，你看这几幅书画，还可入方家法眼么？”

他这几句文绉绉的言语，韦小宝半句也不懂，但见他指着壁上字画，抬头看去，见图画中一张画的是山水，另一张画上有只白鹤，有只乌龟，笑道：“这只老乌龟倒很好玩。”

陆先生微微一怔，指着一幅立轴，道：“韦公子，你瞧这幅石鼓文写得如何？”韦小宝见这些字弯弯曲曲，像是画符一般，点头道：“好，很好！”陆先生指着另一幅大字，道：“这一幅临的是秦琅玕台刻石，韦公子以为如何？”

韦小宝心想一味说好，未免无味，摇头道：“这一幅写得不大好。”陆先生肃然起敬，道：“倒要请韦公子指点，这幅字的弱点败笔，在于何处。”韦小宝道：“败笔很多，胜笔甚少！”他想既有“败笔”，自然也有“胜笔”了。

陆先生乍闻“胜笔”两字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高明，高明。”指着西壁一幅草书，道：“这幅狂草，韦公子以为如何？”韦小宝侧头看了一会，摇头道：“这几个字墨干了，也不蘸墨。嗯，这些细线拖来拖去，也不擦干净了。”陆先生一听，脸色大变。草书讲究墨法燥湿，笔润为湿，笔枯为燥，燥湿相间，浓淡有致，因燥显湿，以湿衬燥，阴阳映带，如云霞障天，方为妙书。至于笔画相连的细线，画家称为“游丝”，或联数笔，或联数字，讲究宾主合宜，斜角变幻，又有飘带、折带种种名色。韦小宝数言之间，便露了底。

陆先生又指着一幅字道：“这一幅全是甲骨古文，兄弟学浅，一字不识，要请韦公子指点。”

韦小宝见纸上一个个字都如蝌蚪一般，宛似五台山锦绣峰普济寺中石碣上所刻文字，心念一动，道：“这几个我倒识得，那是‘神龙教洪教主万年不老，永享仙福，神通广大，寿与天齐！’”

陆先生满脸喜容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果然识得此字！”

眼见他欣喜无限，说话时声音也发抖了，韦小宝疑心登起：“我识得这几个字，他为甚么如此高兴？莫非他也是神龙教的？啊哟，不好！蛇……蛇……灵蛇……难道这里便是神龙岛？”冲口而出：“胖头陀在哪里？”

陆先生吃了一惊，退后数步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已经知道了？”韦小宝点了点头，其实他是甚么也不知道。陆先生脸色郑重，说道：“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也很好。”走到书桌边，磨墨铺纸，说道：“请你将这些蝌蚪古文，一字一字译将出来。哪一个是‘洪’字，哪一个是‘教’字。”提笔蘸墨，招手要他过去。

要韦小宝提笔写字，那真比要他性命还惨，韦小宝暗暗叫苦，但见陆先生神色难看，不敢违拗，硬着头皮，走过去在书桌边坐下，伸手握管，手掌成拳。他持笔若像吃饭拿筷，倒也有三分相似，可是这么一握，有如操刀杀猪，又如持锤敲钉，天下却哪有这等握管之状？

陆先生怒容更盛，强自忍住，缓缓的道，“你先写自己的名字！”

韦小宝霍地站起，将笔往地下一掷，墨汁四溅，大声说道：“老子狗屁不识，屁字都不会写。什么‘洪教主寿与天齐’，老子是信口胡吹，骗那恶头陀的。你要老子写字，等我投胎转世再说，你要杀要剐，老子皱一皱眉头，不算好汉。”

陆先生冷冷的道：“你什么字都不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不识！不识你乌龟的‘龟’字，也不识你王八蛋的‘蛋’字。”他西洋镜既给拆穿，不由得老羞成怒，反正身陷蛇岛，有死无生，求饶也是无用，不如先占些口舌上的便宜。

陆先生沉吟半晌，拿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了个蝌蚪文字，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字？”

韦小宝大声道：“去你妈的！我说过不识，就是不识。难道还有假的？”

陆先生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原来胖头陀上了你的大当，可是此事已禀报了教主，你这小贼！”突然一跃而前，权住韦小宝的头颈，双手越收越紧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你害得我们蒙骗教主，人人给你累得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家一起死了干净，也免得受那无穷无尽的酷刑。”

韦小宝给他权得透不过气来，满脸紫胀，伸出了舌头。陆先生眼见手上再一使劲，这小孩便得气绝毙命，想到此事于系异常重大，心中一惊，便放开了手指，双手一推，将他摔在地下，恨恨出房。

过了良久，韦小宝才惊定起身，“死乌龟，直娘贼”也不知骂了几百声，心想身在这毒蛇岛上，无处可逃，倘若逃入树林草丛之中，只有死得更快。走到门边，伸手推门，那竹门外面反扣住了，到窗外一望，下临深谷，实是无路可走，转头看到壁上的书画，心道：“这些屁字屁画，有什么好？”拿起笔来，蘸满了墨，在一幅幅书画上便画，大乌龟、小乌龟画了不计其数。

画了几十只乌龟，手也倦了，掷笔于地，蜷缩在椅上，片刻间就睡着了。睡醒时天已全黑，竟然无人前来理会，肚中饿得咕咕直响，心想：“这只绿毛乌龟要饿死老子。”

过了好一会，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，门缝中透进灯光，竹门开处，陆先生持烛进房，侧头向他凝视。韦小宝见他脸上不示喜怒，心下倒也有些害怕。

陆先生将烛台放在桌上，一瞥眼间，见到壁上所悬书画已尽数被他涂抹得不成模样，忍不住怒发如狂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举起手来，便欲击落，但手掌停在半空，终于忍住怒气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声音在喉间

憋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韦小宝笑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画得好不好？”

陆先生长叹一下，颓然坐倒，说道：“好，画得好！”

他居然不打人，还说画得好，韦小宝倒也大出意料之外，见他脸上神色凄然，显是心痛之极，倒也有些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陆先生，对……对不起，我涂坏了你的画。”

陆先生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双手抱头，伏在桌上，过了好一会，说道：“你想必饿了，吃了饭再说。”

客堂中桌上已摆了四菜一汤，有鸡有鱼，甚是丰盛。跟着方怡由陆夫人陪着出来，四人共膳。韦小宝大奇：“莫非我这十几只乌龟画得好，陆先生一高兴，就请我吃饭？”但他一点儿自知之明倒还有的，看情形总似乎不像。几次开口想问，见陆先生脸上阴晴不定，深恐触怒了他，饭未吃饱，便被夺下饭碗，未免犯不着。当下一言不发，闷声吃了个饱。

饭罢，陆先生又带他进书房。

陆先生从地下拾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了“韦小宝”三字，道：“这是你自己的名字，你会不会写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他认得我，我可认不得他，怎么会写？”

陆先生嗯了一声，眼望窗外，凝思半晌，左手拿了烛台，走到那幅蝌蚪文之前，仔细打量，指着一个个字，口中念念有辞，回到桌边，取过一张白纸，振笔疾书，伸指数了数蝌蚪文字的数字，又数纸上字数，再在纸上一阵涂改，回头又看那幅蝌蚪文字，喃喃自言自语：“那三个字相同，这两个字又是一般，须得天衣无缝，才是道理。”沉思半天，又在纸上一阵涂改，喜道：“行了！”

韦小宝不知他捣甚么鬼，反正饭已吃饱，也就不去理会。只见陆先生又取过一张白纸，仔仔细细的写起字来。

这一次他写得甚慢，写完后摇头晃脑的轻轻读了一遍。韦小宝只听到有什么“神龙岛”、“洪教主”、“寿与天齐”等等语句，最后则是第一部在何地何山，第二部在何地何山。他心下恍然，这些话都是他在普济寺中向胖头陀信口胡吹的，哪知胖头陀居然信以为真，回来大加传扬。又想：“那日胖头陀邀我上神龙岛来见洪教主，我说什么也不肯，不料鬼使神差，这船又会驶到了这里，眼下西洋镜拆穿，洪教主又已知道了。他当然要大发脾气，只怕要将好姊姊和我丢入蛇坑，给几千几万条毒蛇吃得尸骨无存。”想到无穷无尽的毒蛇缠上身来，当真不寒而栗。

陆先生转过身来，脸上神色十分得意，微笑道：“韦公子，你识得石碣上的蝌蚪文，委实可喜可贺。也是本教洪教主洪福齐天，才天降你这位神童，能读蝌蚪文字。”

韦小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取笑。我又识得什么蝌蚪文、青蛙文了？老子连癞蛤蟆文也不识。我是瞎说一番，骗那瘦竹篙头陀的。”

陆先生笑道：“韦公子何必过谦？这是公子所背诵的石碣遗文，我笔录了下来，请公子指点，是否有误。”说着读道：“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，特进卫国公李靖，右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，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曹国公李绩、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会于五台山锦绣峰，见东方红光耀天，斗大金字现于天际，文曰：‘千载之下，爰有大清。东方有岛，神龙是名。教主洪某，得蒙天恩。威灵下济，丕赫威能。降妖伏魔，如日之升。羽翼辅佐，吐故纳

新。万瑞百祥，罔不丰登。仙福永享，普世崇敬。寿与天齐，文武仁圣。’须臾，天现青字，文曰：‘天赐洪某《四十二章经》八部，一存河南伏牛山荡魔寺，二存山西笔架山天心庵，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观，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，五存湖北武当山真武观，六存川边崆峒山迦叶寺，七存云南昆明休王府，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府。’靖请恭录天文，雕于石碣，以待来者。”

陆先生抑扬顿挫的读毕，问道：“有没读错？”韦小宝道：“这是唐朝的石碣，怎会知道后世有个平西王吴三桂？”陆先生道：“上帝聪明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既知后世有洪教主，自然也知道有吴三桂了。”韦小宝暗暗好笑，点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心想：“不知你在捣什么鬼？”

陆先生道：“这石碑上的文字，一字也读错不得。虽然韦公子天赋聪明，但依我之见，那也是圣灵感动，才识得这些蝌蚪文字，日后仓卒之际，或有认错。最好韦公子将这篇碑文读得滚瓜烂熟，待洪教主召见之时，背诵如流，洪教主一喜欢，自然大有赏赐。”

韦小宝双眼一翻，登时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”料知胖头陀和陆先生禀报洪教主，说有个小孩识得石碑上的文字，洪教主定要传见考问。哪知道这件事全是假的，陆先生怕教主怪罪，只得假造碑文，来骗教主一骗。

陆先生道：“我现在读一句，韦公子跟一句，总须记得一字不错为止。‘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……’”

事到临头，韦小宝欲待不读，也不可，何况串通了去作弄洪教主，倒也十分有趣，便跟着诵读。他生性机伶，听过一段几百字的言语，要再行复述，那是半点不费力气，说到读书，可就要他的命了，这篇短文虽只寥寥数百字，但所有句子都十分拗口，含义更是全不明白，什么“丕赫威能”、“吐故纳新”，浑不知是甚么意思，只得跟着陆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。幸亏陆先生不怕厌烦的教导，但也读了三十几遍，这才背得一字无误。

当晚他睡在陆先生家中，次晨又再背诵。陆先生听他已尽数记住，甚是欢喜，于是取过纸笔，将一个个蝌蚪字写了出来，教他辨认，哪一个“维”字，哪一个“贞”字。这一来韦小宝不由得叫苦连天，这些蝌蚪文扭来扭去，形状都差不多，要他一一分辨，又写将出来，当真是难于登天，苦于杀头。他片刻也坐不定，如何能静下心来学蝌蚪文？

韦小宝固然愁眉苦脸，陆先生更加惴惴不安。陆先生这时早已知道，石碣上文字另有含义，他数了胖头陀所拓拓片中的字数，另作一篇文章，硬生生的凑上去，只求字数相同，碣文能讨得洪教主欢心，哪管原来碣文中写些什么。如此拼凑，自然破绽百出，“维大唐贞观二年”这句中，“二”字排在第六，但碣文中第六字的笔划共有十八笔之多，无论如何说不上是个“二”字，第五字只有三笔，与那“观”字也极难拉扯得上。但顾得东来西又倒，陆先生才气再大，仓卒间也捏造不出一篇天衣无缝的文章来。洪教主聪明之极，这篇假文章多半逃不过他眼去，可是大难临头，说不得只好暂且搪塞一时，日后的祸患，只好走着瞧了。

这天教韦小宝写字，进展奇慢，直到中午，只写会了四个蝌蚪文，幸好蝌蚪文本来奇形怪状，在韦小宝笔下写出来难看之极，倒也不觉如何刺眼，若是正楷，由一个从未学过写字的孩子写将出来，任谁一看，立知真伪。

下午学了三字，晚间又学了两个字，这一天共学了九个字。韦小宝不住口的大吵大嚷，几次掷笔不学。陆先生又是恐吓，又是哄骗，最后叫了方怡

来坐在旁边相陪，韦小宝这才勉强耐心学下去。陆先生一面教，一面暗暗担心，只怕洪教主随时来传，倘若一篇文章尚未学全，便给教主叫了去，韦小宝这颗脑袋固然不保，自己全家难免陪着他送命。

可是这件事丝毫心急不得，越是盼他快些学会，韦小宝反而越学越慢，脑子中塞满的这许多蝌蚪，便如真的在纠缠游动一般，实在是难以辨认。

学得数日，韦小宝身上毒蛇所噬的伤口倒好全了，勉强认出的蝌蚪文却还只二三十个，而且缠夹不清，十个字中往往弄错了七八个。

陆先生正烦恼间，忽听得门外胖头陀的声音说道：“陆先生，教主召见韦公子！”陆先生脸如土色，手一颤，一枝蘸满了墨的毛笔掉在衣襟之上。

一个极高极瘦的人走进书房，正是胖头陀到了。韦小宝笑道：“胖尊者，你怎地今日才来见我？我等了你好久啦。”胖头陀见到陆先生的神色，知道大事不妙，不答韦小宝的话，喃喃自语：“我早该知道这小鬼是在胡说八道，偏是痰迷了心窍，要想立什么大功，以求自保，不料反而死得更加早些。”陆先生冷笑道：“你不过是光棍一条，姓陆的一家八口，却尽数陪了你送命。”胖头陀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大家命该如此，这叫做劫数难逃。就算没这件事，教主也未必能容咱们多活得几日。”

陆先生向韦小宝瞧了一眼，道：“是他们这种人当时得令，我们老了，该死了，那又有什么法子？”语气中充满愤愤不平。胖头陀叹道：“也是我见他年纪小，投其所好，就这么不顾前、不顾后的禀报了上去，唉！”陆先生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小也未免小得过了份。”胖头陀道：“陆兄，事已至此，你我同生共死，大丈夫死就死了，又有何惧？”

韦小宝拍手道：“胖尊者这话说得是，是英雄好汉，怕甚么了？我都不怕，你们更加不用怕。”

陆先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无知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等到你知道怕，已然迟了。”出神半晌，道：“胖尊者请稍候，我去向拙荆吩咐几句。”

过了一会，陆先生回入书房，脸上犹有泪痕。胖头陀道：“陆兄，你的升天丸，请给我一粒。”陆先生点点头，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红色药丸给他，说道：“这丸入口气绝，非到最后关头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胖头陀接过，苦笑道：“多谢了！胖头陀对自己性命也还看得不轻，不想这么快就即升天。”

韦小宝在五台山上，见胖头陀力敌少林寺十八罗汉，威风凛凛，此刻讨这毒药，显是当洪教主怪罪之时便即自杀，才明白事态果真紧急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

三人出门，韦小宝隐隐听得内堂有哭泣之声，问道：“方姑娘呢？她不去么？”胖头陀道：“哼，你小小年纪，倒是多情种子，五台山上有个双儿，这里又有个方姑娘。”左手一把将他抱住，喝道：“走罢！”迈开大步，向东急行，顷刻间疾逾奔马。

陆先生跟在他身畔，仍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。韦小宝见他显得毫不费力，却和胖头陀并肩而行，竟不落后半步，才知这文弱书生原来也是身负上乘武功，说道：“胖尊者、陆先生，你们二位武功这样高强，又何必怕那洪教主？你们……”胖头陀伸出右掌，一把按住他口，怒道：“在这神龙岛上，你敢说这等大逆不道的话，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韦小宝给他这么一按，气为之窒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你怕洪教主怕成这等模样，还自称是英雄呢，狗熊都不如。”

三人向着北方一座山峰行去。行不多时，只见树上、草上、路上，东一条、西一条，全是毒蛇，但说也奇怪，对他三人却全不滋扰。转过了两个山坡，抬头遥见峰顶建着几座大竹屋。胖头陀抱着韦小宝直上峰顶。

这时山道狭窄，陆先生已不能与胖头陀并肩而行，落后丈许。胖头陀将嘴凑在韦小宝耳边，低声问道：“你那部《四十二章经》呢？”韦小宝道：“不在我身边。”胖头陀道：“那还用说？你身边早已搜过了几遍。到哪里去啦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少林寺十八罗汉拿了经书，自然去交了给他们方丈。”心想这瘦竹篙头陀打不过少林十八罗汉，听得经书到了少林寺方丈手中，自然不敢去要，就算敢去要，也必给人家撵了出来。

那日胖头陀亲手将经书交在澄心和尚手中，对韦小宝这句话自无怀疑，低声道：“待会见了教主，可千万不能提到此事。否则教主逼你交出经书来，你交不出，教主他老人家非将你丢入毒蛇窠不可。”

韦小宝听他语声中大有惧意，而且显然怕给陆先生听到，低声道：“你明明已抢到了经书，又还给了少林寺和尚，教主知道了，非将你丢入毒蛇窠不可。哼哼，就算暂时不罚你，派你去少林寺夺还经书，也有得够你受的了。”

胖头陀身子一颤，默然不语。

韦小宝道：“咱哥儿俩做桩生意。有什么事，你照应我，我也照应你。否则大家一拍两散，同归于尽。”

陆先生突然在身后接口问道：“什么一拍两散，同归于尽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咱三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心想此刻处境之糟，已是一塌糊涂，能把这两个好手牵累在内，多少有点依傍指望。

胖头陀和陆先生都默不作声，过了一会，两人齐声长叹。

又行了一顿饭时分，到了峰顶。只见四名身穿青衣的少年挽臂而来，每人背上都负着一柄长剑。左首一人问道：“胖头陀，这小孩干什么的？”

胖头陀放下韦小宝，道：“教主旨令，传他来的。”

西首三名红衣少女嘻嘻哈哈的走来，背上也负着长剑，见到三人，迎了上来。一个少女笑道：“胖头陀，这小孩是你的私生子么？”说着在韦小宝颊上捏了一把。胖头陀道：“姑娘取笑了。这小孩是教主他老人家特旨呼召，有要紧事情问他。”另一个圆脸少女捏了一下韦小宝的右颊，笑道：“瞧这娃娃相貌，定是胖头陀的私生儿，你赖也赖不掉的。”

韦小宝大怒，叫道：“我是你的私生儿子。你跟胖头陀私通，生了我出来。”

一群少年少女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那圆脸少女脸上通红，啐道：“小鬼，你作死啊！”伸手便打。韦小宝侧头避开。这时又有十几名年轻男女闻声赶到，都向那圆脸少女取笑。那少女又羞又恼，左足飞起，在韦小宝屁股上猛力踢了一脚。韦小宝大叫：“妈，你干么打儿子？”众少年笑得更加响了。

突然间钟声当当当响起，众人立即肃静倾听，二十多名年轻男女转身向竹屋中奔去。

胖头陀道：“教主集众致训。”向韦小宝道：“待会见到教主之时，可千万不能胡说八道。”韦小宝见他神色郁郁，这些年轻男女对他又颇为无礼，心想他武功甚高，干么怕了这些十几岁的娃娃，不由得对他有些可怜，便点了点头。

只见四面八方有人走向竹屋，胖头陀和陆先生带着韦小宝走进屋去。过

了一条长廊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大厅。这厅硕大无朋，足可容得千人之众。韦小宝在北京皇宫中住得久了，再巨大的厅堂也不在眼中。可是这一座大厅却实在巨大，一见之下，不由得肃然生敬。

但见一群少年男女衣分五色，分站五个方位。青、白、黑、黄四色的都是少年，穿红的则是少女，背上各负长剑，每一队约有百人。大厅彼端居中并排放着两张竹椅，铺了锦缎垫子。两旁站着数十人，有男有女，年纪轻的三十来岁，老的已有六七十岁，身上均不带兵刃。大厅中聚集着五六百人，竟无半点声息，连咳嗽也没一声。

韦小宝心中暗骂：“他妈的，好大架子，皇帝上朝么？”过了好一会，钟声连响九下，内堂脚步声响。韦小宝心道：“鬼教主出来了。”

哪知出来的却是十名汉子，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，衣分五色，分在两张椅旁一站，每一边五人。又过了好一会，钟声铿的一声巨响，跟着数百只银铃齐奏。厅上众人一齐跪倒，齐声说道：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”胖头陀一扯韦小宝衣襟，令他跪下。

韦小宝只得也跪了下来，偷眼看时，见有一男一女从内堂出来，坐入椅中。铃声又响，众人慢慢站起。

那男的年纪甚老，白鬓垂胸，脸上都是伤疤皱纹，丑陋已极，心想这人便是教主了。那女的却是个美貌少妇，看模样不过二十三四岁年纪，微微一笑，媚态横生，艳丽无匹。韦小宝暗赞：“乖乖不得了！这女人比我那好姊妹还要美貌。皇宫和丽春院中，都还没这等标致角色。”

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，手捧青纸，高声诵道：“恭读慈恩普照、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：‘众志成城可成城，威震天下无比伦！’”

厅上众人齐声念道：“众志成城可成城，威震天下无比伦！”

韦小宝一双眼珠正骨碌碌的瞧着那两人，众人这么齐声念了出来，将他吓了一跳。

那青衣汉子继续念道：“教主仙福齐天高，教众忠字当头照。教主驶稳万年船，乘风破浪逞英豪！神龙飞天齐仰望，教主声威盖八方。个个生为教主生，人人死为教主死，教主令旨尽遵从，教主如同日月光！”

那汉子念一句，众人跟着读一句。韦小宝心道：“什么洪教主宝训？大吹牛皮。我天地会的切口诗比他好听得多了。”

众人念毕，齐声叫道：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，建攻克敌，无事不成！”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。洪教主一张丑脸上神情漠然，他身旁那两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。

众人念毕，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。

注：唐末罗绍威取魏博镇，将其五千精兵尽数杀死，事后深为懊悔，自知是极大错误，说：“合六州四十三县铁，不能为此错也。”王莽时钱币以钢铁铸作刀形，刀上文字镀以黄金，称为“错刀”。罗绍威以错刀之“错”喻错误之“错”，此错之大，聚天下之铁，也难以铸成。

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，法令初颁时恐人民不遵，立三丈之木于南门，宣称若能搬出北门者赏五十金，众皆不信。有一人试行搬木，商鞅果然依今照赏，于是人人皆信其法。商鞅立法严峻，民不敢违。

“九州聚铁铸一字”，此“一字”为一个大“错”字，本书借用以喻韦小宝受骗赴神龙岛，悔之莫及。“百金立木招群魔”句，本书用以喻神龙教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，然后施行严刑峻法，部勒教众。

洪夫人右足在匕首柄上一点，那匕首陡地向她咽喉疾射过去。韦小宝惊叫：“小心！”洪夫人身子一缩，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。

第二十回 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

那两人眼光自西而东的扫过来，脸上笑容不息，缓缓说道：“黑龙门掌门使，今日限期已至，请你将经书缴上来。”她语音又清脆，又娇媚，动听之极，伸出左手，摊开手掌。

韦小宝远远望去，见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，心底立时涌起一个念头：“这女人做我老婆倒也不错。她如到丽春院去做生意，扬州的嫖客全要涌到，将丽春院大门也挤破了。”

左首一名黑衣老者迈上两步，躬身说道：“启禀夫人：北京传来讯息，已查到了四部经书的下落，正在加紧出力，依据教主宝训的教导，就算性命不要，也要取到，奉呈教主和夫人。”他语音微微发抖，显是十分害怕。

韦小宝心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这个标致女人，原来竟是洪教主的老婆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月光光，照毛坑！”

那女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教主已将日子宽限了三次，黑龙使你总是推三推四，不肯出力，对教主未免太不忠心了罢？”

黑龙使鞠躬更低，说道：“属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，粉身碎骨，也难图报。实在这事万分棘手，属下派到官里的六人之中，已有邓炳春、柳燕二人殉教身亡。还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宽限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那肥母猪和假宫女原来是你的下属。只怕老娘子的职位也没你大。”

那女子左手抬起，向韦小宝招了招，笑道：“小弟弟，你过来。”韦小宝吓了一跳，低声道：“我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对啦，是叫你。”韦小宝向身旁陆先生、胖头陀二人各望一眼。陆先生道：“夫人传呼，上前恭敬行礼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偏不恭敬，又待怎地？”可是走上前去，还是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”

洪夫人笑道：“这小孩倒乖巧。谁教你在教主之下，加上了‘和夫人’三个字？”

韦小宝不知神龙教中教众向来只说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”，一入教后，便将这些话念得熟极而流，谁也不敢增多一字，减少半句。韦小宝眼见这位夫人容貌既美，又是极有权势，反正拍马屁不用本钱，随口便加上了“和夫人”三字，听她相询，便道：“教主有夫人相伴，寿与天齐才有趣味，否则过得一两百年，夫人归天，教主岂不寂寞得紧？”

洪夫人一听，笑得犹似花枝乱颤，洪教主也不禁莞尔，手捻长须，点头微笑。

神龙教中上下人等，一见教主，无不心惊胆战，谁敢如此信口胡言？先前听得韦小宝如此说，都代他捏一把汗，待见教主和夫人神色甚和，才放心。

洪夫人笑道：“那么这三个字，是你自己想出来加上去的了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正是，那是非加不可的。那石碑弯弯曲曲的字中，也提到夫人的。”

此言一出，陆先生全身登如堕入冰窖，自己花了无数心血，才将一篇碑文教了他背熟，忽然间他别出心裁，加上夫人的名字，那如何还凑得齐字数？这顽童信口开河，势不免将碑文乱说一通，自己所作文字本已破绽甚多，这一来还不当场败露？

洪夫人听了也是一怔，道：“你说石碑上也刻了我的名字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！”他随口说了“是啊”二字，这才暗叫：“糟糕！她若要我背那碑文，其中却没说到夫人。”好在洪夫人并不细问，说道：“你姓韦，从北京来的，是不是？”韦小宝又道：“是啊。”洪夫人道：“听胖头陀说，你在北京见过一个名叫柳燕的胖姑娘，她还教过你武功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跟胖头陀说的活，除了那部经书之外，他都禀告了教主和夫人，眼下只好死挺到底，反正胖柳燕已经死了，这叫做死无对证。”便道：“正是，这个柳阿姨是我叔叔的好朋友，白天夜里，时时到我家里来的。”洪夫人笑吟吟的问道：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跟我叔叔说笑话啊。有时他们还搂住了亲嘴，以为我看不到，我可偷偷都瞧见了。”他知道越说得活灵活现，诸般细微曲折的地方都说到了，旁人越是相信。

洪夫人笑道，“你这孩子滑头得紧。人家亲嘴，你也偷看。”转头向黑龙使道：“你听见吗？小孩子总不会说谎罢？”

韦小宝顺着她眼光瞧去，见黑龙使脸色大变，恐惧已达极点，身子发颤，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道：“属下……属下督导无方，罪该万死，求教主和夫人网……网开一面，准属下将功赎罪。”韦小宝大奇，心想：“我说那肥猪姑娘和我叔叔亲嘴，跟这老头儿又有什么相干？为什么要吓成这个样子？”

洪夫人微笑道：“将功赎罪？你有什么功劳？我还道你派去的人，当真忠心耿耿的在为教主办事。哪知道在北京，却在干这些风流勾当。”黑龙使又连连磕头，额头上鲜血涔涔而下。韦小宝心下不忍，想说几句对他有利的言语，一时却想不出来。

黑龙使膝行而前，叫道：“教主，我跟着你老人家出生入死，虽无功劳，也有苦劳。”洪夫人冷笑道：“你提从前的事干什么？你年纪这样大了，还能给教主办多少年事？黑龙使这职位，早些不干，岂不决活？”黑龙使抬起头来，望着洪教主，哀声道：“教主，你对老部下，老兄弟，真没半点旧情吗？”

洪教主脸上神色木然，淡淡的道：“咱们教里，老朽糊涂之人大多，也该好好整顿一下才是。”他声音低沉，说来模糊不清。韦小宝自见他以来，首次听到他说话。

突然间数百名少男少女齐声高呼：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，建攻克敌，无事不成。”

黑龙使叹了口气，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吐故纳新，我们老人，原该死了。”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拿来罢！”

厅口四名黑衣少年快步上前，手中各托一只木盘，盘上有黄铜圆罩罩住，走到黑龙使之前，将木盘放在地下，迅速转身退回。厅上众人不约而同的退了几步。

黑龙使喃喃的道，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，建攻克敌，无事不成，……嘿嘿，有一事不成，便是属下并不忠心耿耿。”伸手握住铜盖顶上的结子，向上一提。

盘中一物突然窜起，跟着白光一闪，斜刺里一柄飞刀激飞而至，将那物斩为两截，掉在盘中，蠕蠕而动，却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小蛇。

韦小宝一声惊呼。厅中众人也叫都了起来：“哪一个？”“什么人犯上

作乱？”“拿下了！”“哪一个叛徒，胆敢忤逆教主？”

洪夫人突然站起，双手环抱，随即连摆三下。只听得刷刷刷刷，长剑出鞘之声大作，数百名少男少女奔上厅来，将五六十名年长教众团团围住。这数百名少年青衣归青衣，白衣归白衣，毫不混杂，各人占着方位，或六七人，或八九人分别对付一人，长剑分指要害，那数十名年老的顷刻之间便被制住。胖头陀和陆先生身周，也各有七八人以长剑相对。

一名五十来岁的黑须道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操练这阵法，花了好几个月功夫罢？要对付老兄弟，其实用不着这么费劲。”站在他身周的是八名红衣少女，两名少女长剑前挺，剑尖挺住他心口，喝道：“不得对教主和夫人无礼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夫人，那条五彩神龙，是我无根道人杀的。你要处罚，尽管动手，何必连累旁人？”

洪夫人坐回椅中，微笑道：“你自己认了，再好也没有。道长，教主待你不薄吧？委你为赤龙门掌门使，那是教主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高职，你为什么反？”无根道人说道：“属下没有反。黑龙使张淡月有大功于本教，只因属下有人办事不利，夫人便要取他性命，属下大胆向教主和夫人求个情。”洪夫人笑道：“倘若我不答应呢？”

无根道人道：“神龙教虽是教主手创，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，人人都有功劳。当年起事，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，到今日有的命丧敌手，有的被教主诛戮，剩下的已不到一百人。属下求教主开恩，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，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。教主和夫人见着我们老头儿讨厌，要起用新人，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。”

洪夫人冷笑道：“神龙教创教以来，从没听说有人活着出教的。无根道长这么说，真是异想天开之至。”无根道人道：“这么说，夫人是不答应了？”洪夫人道：“对不起，本教没这个规矩。”无根道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教主和夫人非将我们尽数诛戮不可。”

洪夫人微笑道：“那也不然。老人忠于教主，教主自然仍旧当他好兄弟，决无歧视。我们不问青少年长，只问他对教主是否忠心耿耿，哪一个忠于教主的，举起手来。”

数百名少年男女一齐举起左手，被围的年长众教也都举手，连无根道人也都高举左手，大家同声道：“忠于教主，决无二心！”韦小宝见大家举手，也举起了手。

洪夫人点头道：“那好得很啊，原来人人忠于教主，连这个新来的小弟弟，虽非本教中人，居然也忠于教主。”韦小宝心道：“我忠于乌龟王八蛋。”洪夫人道，“大家都忠心，那么我们这里一个反贼也没有了。恐怕有点不对头吧？得好好查问查问。众位老兄弟只好暂且委屈一下，都绑了起来。”数百少年男女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

一名魁梧大汉叫道：“且慢！”洪夫人道：“白龙使，你又有什么高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高见是没有，属下觉得不公平。”洪夫人道：“啧啧，你指摘我处事不公平。”那大汉道：“属下不敢，属下跟随教主二十年，凡事勇往直前。我为本教拼命之时，这些小娃娃都还没生在世上。为什么他们才对教主忠心，反说我们老兄弟不忠心？”

洪夫人笑吟吟的道：“白龙使这么说，那是在自己表功了。你是不是说，倘若没有你白龙使钟志灵，神龙教就无今日？”

那魁梧大汉钟志灵道：“神龙教建教，是教主一人之功，大伙儿不过跟

着他老人家打天下，有什么功劳可言，不过……”

洪夫人道，“不过怎样啊？”钟志灵道：“不过我们没有功劳，这些十几岁的小娃娃更加没有功劳。”洪夫人道：“我不过二十几岁，那也没有功劳了？”钟志灵迟疑半晌，道：“不错，夫人也没有功劳。创教建业，是教主他老人家一人之功。”

洪夫人缓缓的道：“既然大家没有功劳，杀了你也不算冤枉，是不是？”说到这里，眼中闪烁过一阵杀气，脸上神色仍是娇媚万状。

钟志灵怒叫：“杀我姓钟的一人，自然不打紧。就只怕如此杀害忠良，诛戮功臣，神龙教的基业，要毁于夫人一人之手。”

洪夫人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唉，我倦得很。”这几个字说得懒洋洋地，哪知道竟是下令杀人的暗号。站在钟志灵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听，长剑同时挺出，一齐刺入钟志灵身子。七剑拔出，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，溅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鲜血。钟志灵叫道：“教主，你……好忍心！好……”倒地而死。七名少年退到廊下，行动极是整齐。

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龙使钟志灵武功甚高，但七剑齐至，竟无丝毫抗御之力，足见这六名少年为了今日在厅中刺这一剑，事先曾得教主指点，又已不知练了多少遍，实已到了熟极而流的地步，无不心下栗栗。

洪夫人打了个呵欠，左手轻轻按住了樱桃小口，显得娇慵之极。洪教主仍是神色木然，对于钟志灵的被杀，宛如没有瞧见。洪夫人轻轻的道：“青龙使、黄龙使，你们两位，觉得白龙使谋叛造反，是不是罪有应得？”

一个细眼尖脸的老者躬身说道：“钟志灵反叛教主和夫人，处心积虑，由来已久，属下十分痛恨，曾向夫人告发了好几次。夫人总是说，瞧在老兄弟面上，让他有个悔改的机会。教主和夫人宽宏大量，只盼他改过自新，哪知道这人恶毒无比，实是罪不可赦。如此轻易将他处死，那是万分便宜了他。教中兄弟，无不感激教主和夫人的恩德。”

韦小宝心道：“这是个马屁大王。”

洪夫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黄龙使倒还识得大体。青龙使，你以为怎样？”

一个五十来岁的高瘦汉子向身旁八名青衣少年怒目而视，斥道：“滚开。教主要杀我，我不会自己动手吗？”八名少年长剑向前微挺，剑尖碰到了他衣服，那汉子嘿嘿几声冷笑，慢慢提起双手，抓住了自己胸前衣衫，说道：“教主、夫人，当年属下和赤、白、黑、黄四门掌门使义结兄弟，决心为神龙教卖命，设想到竟有今日。夫人要杀许某，并不希奇，奇在黄龙使殷大哥贪生怕死，竟说这等卑鄙龌龊的言语，来诬蔑自己好兄弟……”

猛听得嗤的一声急响，那汉子双手向外疾分，已将身上长袍扯为两半，手臂一振之间，两片长袍横卷而出，已将八名青衣少年的长剑荡开，青光闪动，手掌中已多了两柄尺半长的短剑。嗤嗤之声连响，八名青衣少年胸口中剑，尽数倒地，伤口中鲜血直喷。八人尸身倒在他身旁，围成一圈，竟排得十分整齐。这几下手法之快，直如迅雷不及掩耳。

洪夫人一惊，双手连拍，二十余名青衣少年挺剑拦在青龙使身前，又团团将他围住。

青龙使哈哈大笑，朗声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教出来的这些娃娃，脓包之极。教主要靠这些小家伙来建功克敌，未免有些不大顺子罢？”

七少年刺杀钟志灵，洪教主犹如视而不见，青龙使刺杀八少年，他似乎无动于衷，稳稳坐在椅中，始终浑不理睬。

洪夫人看了丈夫一眼，似乎有些惭愧，嫣然一笑，坐下身来，笑道：“青龙使，你剑法高明得很哪，今日……”

忽听得呛啷啷呛啷啷之声大作，大厅中数百名少年男女手中长剑纷纷落地，众人大奇之下，眼见众少年一个个委顿在地，各人随即只觉头昏眼花，立足不定。功力稍差的先行摔倒，跟着余人也摇摇晃晃，倒了下来，顷刻之间，大厅中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。

洪夫人惊呼：“为……为什么……”身子一软，从竹椅中滑了下来。

青龙使却昂然挺立，狞笑道：“教主，你残杀兄弟，想不到也有今日罢？”两柄短剑一击，挣然作声，踏着地下众人身子，向洪教主走去。

洪教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也未必！”伸手抓住竹椅的靠手，喀喇一声，拗断了靠手。

青龙使登时变色，退后两步，说道：“教主，偌大一个神龙教，弄得支离破碎，到底是谁种下的祸胎，你老人家现在总该明白了罢？”

洪教主“嗯”的一声，突然从椅上滑下，坐倒在地。青龙使大喜，抢上前去，蓦地里呼的一声，一物挟着一股猛烈之极的劲风，当胸飞来。青龙使右手短剑用力斩出，那物断为两截，原来便是洪教主从竹椅上拗下的靠手。他这一掷之劲非同小可，一段竹棍被斩断，上半截余势不衰，扑的一声，插入青龙使胸口，撞断了五六条肋骨，直没至肺。

青龙使一声大叫，戛然而止，肺中气息接不上来，登时哑了。身子晃了两下，手中两柄短剑落地，分别插入了两名少年身上。这两名少年四肢麻软，难以动弹，神智却仍清醒，口中也能说话，短剑插身，痛得大叫起来。

数百名少年男女见教主大展神威，击倒了青龙使，齐声欢呼。只见洪教主右手撑地，挣扎着要站起身，但右腿还没站直，双膝一软，倒地滚了几滚，摔得狼狈不堪。这一来，人人知道教主和自己一样，也已中毒，筋软肉痹。教主平素极其庄严，在教众面前连话也不多说一句，笑也不多笑一声，此刻竟摔得如此丢人，自是全身力道尽失。

大厅上数百人尽数倒地，却只一人站直了身子。此人本来身材甚矮，可是在数百名卧地不起的人中，不免显得鹤立鸡群。

此人正是韦小宝。他鼻中闻到一阵阵淡淡的幽香，只感心旷神怡，全身暖洋洋地，快美难以言宣，眼见一个个人都倒在地下，何以会有此变故，心中全然不解。他呆了一会，伸手去拉胖头陀，问道：“胖尊者，大家干什么？”

胖头陀奇道：“你……你没中毒？”韦小宝奇道：“中毒？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他用力扶起胖头陀，可是胖头陀腿上没半点力气，又即坐倒。

陆先生突然问道：“许大哥，你……你使得是什么毒？”

那青龙使身子摇摇晃晃，犹似喝醉了一般，一手扶住柱子，不住咳嗽，说道：“可惜，可……可惜功败垂成，我……我是不中用了。”

陆先生道：“是‘七虫软筋散’？是‘千里销魂香’？是……是‘化……化血……腐骨粉’？”连说了三种剧毒药物的名称，说到“化血腐骨粉”时，声音颤抖，显得害怕已极。

青龙使右肺受伤，咳嗽甚剧，答不出话。陆先生道：“韦公子却怎地没有中毒？啊，是了！”他突然省悟，这“是了”二字，叫得极响，说道：“你短剑上搽了‘百花腹蛇膏’，妙计，妙计。韦公子，请你闻一闻青龙使那两柄短剑，是不是剑上有一阵花香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剑上有毒，我才不去闻呢。”说道：“就在这里也香得

紧呢。”

陆先生脸现喜色，道：“是了，这‘百花腹蛇膏’遇到鲜血，便生浓香，本是炼制香料的一门秘法，常人闻了，只有精神舒畅，可是……可是我们住在这灵蛇岛上，人人都服惯了‘雄黄药酒’，以避毒蛇，这股香气一碰到‘雄黄药酒’，那便使人筋骨酥软，一十二个时辰不解。许大哥，真是妙计。这‘百花腹蛇膏’在岛上本是禁物，原来你暗中早已有备，你定有三四个月没喝雄黄药酒了。”

青龙使坐倒在地，正好坐在两名少年身上，摇头说道：“人算不如天算，到头来还是中了洪安通的毒手。”

几名少年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你胆敢呼唤教主的圣名。”

青龙使慢慢站起，拾起一柄长剑，一步步向洪教主走去，道：“洪安通的名字叫不得？咳咳……我杀了这恶贼之后……咳咳……这叫不叫得？”数百名少年男女都惊呼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得黄龙使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许兄弟，你去杀了洪安通，大伙儿奉你为神龙教教主。大家快念：咱们奉许教主号令，忠心不贰。”

大厅上沉默片刻，便有数十人念了起来：“咱们奉许教主号令，忠心不贰。”有些声音坚决，有些显得迟疑，颇为参差不齐。

青龙使走得两步，咳嗽一声，身子晃几下，他受伤极重，但勉力挣扎，说什么要先杀了洪教主。

洪夫人忽然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青龙使，你没力气了，你腿上半点力气也没了，你胸口鲜血涌了出来，快流光啦。你不成啦。坐下罢，疲倦得很，坐下罢，对了，坐下休息一会。你放下长剑，待会儿坐到我身边来，让我治好你的伤。对啦，坐倒罢，放下长剑。”越说声音越是温柔娇媚。

青龙使又走得几步，终于慢慢坐倒，铮的一声，长剑脱手落地。

黄龙使眼见青龙使再也无力站起，大声道：“许雪亭，你这奸贼痴心妄想，他妈的要做教主，你撒泡尿自己照一照，这副德性像是不像。”

赤龙使无根道人喝道：“殷锦，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，见风使舵，东摇西摆，老道手脚一活，第一个便宰了你。”

黄龙使殷锦道：“你狠什么？我……我……”欲待还口，见青龙使许雪亭摇摇晃晃的又待站起，眼见这场争斗不知鹿死谁手，又住了口。

一时厅上数百人的目光，都注视在许雪亭身上。

洪夫人柔声道：“许大哥，你倦得很了，还是坐下来罢。你瞧着我，我唱个小曲儿给你听。你好好歇一歇，以后我天天唱小曲儿给你听。你瞧我生得好不好看？”

许雪亭唔唔连声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好看得很……不过我……我不敢多看……”说着又即坐倒，这一次再也站不起来，但心中雪亮，自己只要一坐不起，杀不了教主，数百人中以教主功力最为深厚，身上所中之毒定是他最先解去，那么一众老兄弟人人不幸，尽数要遭他毒手，说道：“陆……陆先生，我动不了啦，你给想……想……咳咳……想个法子。”

陆先生道：“韦公子，这教主十分狠毒，待会他身上所中的毒消解，便将大伙儿杀死，连你也活不成。你快去将教主和夫人杀了。”

这几句话他就是不说，韦小宝也早明白，当下抬起一柄剑，慢慢向教主走去。

陆先生又道：“这洪夫人狐狸精，尽会骗人，你别瞧她的脸，不可望她

眼睛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是！”挺剑走上几步。

洪夫人柔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说我生得美不美？”声音中充满了销魂蚀骨之意。韦小宝心中一动，转头便欲向她瞧去。胖头陀大喝一声：“害人精，看不得！”韦小宝一凛，紧紧闭住了眼睛。洪夫人轻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瞧瞧，向着我，睁开了眼。你瞧，我眼珠子里有你的影子！”

韦小宝一睁眼，见到洪夫人眼波盈盈，全是笑意，不由得心中大荡，随即举剑当胸，向着洪教主走去，心道：“你这样的美人儿，我真舍不得杀，你的老公却非杀不可。”

忽然左侧有个清脆的声音说道：“韦大哥！杀不得！”

这声音极熟，韦小宝心头一震，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一名红衣少女躺在地下，秀眉俊目，正是小郡主沐剑屏。他大吃一惊，万想不到竟会在此和她相遇，至于她身穿赤龙门少女的红衣，反不觉如何惊奇了，忙俯身将她扶起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沐剑屏不答他的问话，只道：“你……你千万杀不得教主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你投了神龙教？怎……怎么会？”沐剑屏全身软得便如没了骨头，将头靠在他肩上，一张小口刚好凑在他耳边，低声道：“你如杀了教主和夫人，我就活不成了。那些老头子恨死了我们，非尽数杀了我们这些少年人不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我要他们不来害你，他们会答允的。”沐剑屏急道：“不，不！教主给我们服了毒药，旁人解不来的。”

韦小宝和她久别重逢，本已十分欢喜，何况怀中温香软玉，耳边柔声细语，自是难于拒却，又想她已给教主逼服了毒药，旁人解救不得，那么杀了教主，便是害死怀中这个小美人儿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只一件事为难，低声道：“我如不杀教主，教主身上毒性去了之后，就要杀死我了。”他将沐剑屏紧紧抱住，这句话就在她耳边而说。

沐剑屏道：“你救了教主和夫人，他们怎么还会杀你？”

韦小宝心想不错，洪夫人这样千娇百媚，无论如何是杀不下手的，眼前正是建立大功的机会，只是胖头陀、陆先生、无根道人这几个，不免要给教主杀了。那无根道人十分豪杰，杀了他未免可惜。最好是既不杀教主和夫人，也保全了胖头陀等人性命，便道：“正是！好老婆。就算教主要杀我，我也非救你不可。”说着在她左颊上亲了一吻。

沐剑屏大羞，满脸通红，眼光中露出喜色，低声道：“你立了大功，又是小孩，教主怎会杀你？”

韦小宝将沐剑屏轻轻放在地下，转头说道：“陆先生，教主是杀不得的，夫人也杀不得的。石碑上刻了字，说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，我怎敢害他们性命？他二位老人神通广大，就是要害，也害不死的。”

陆先生大急，叫道：“碑文是假的，怎作得数？别胡思乱想了，快快将他二人杀了，否则大伙儿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韦小宝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陆先生，你不可说这等犯上作乱的言语。你有没有解药？咱们赶快得解了教主和夫人身上的毒。”

洪夫人柔声说道：“对啦，小兄弟，你真见识高超。上天派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下凡，前来辅佐教主。神龙教有了你这样一位少年英雄，真是大家的福气。”这几句话说得似乎出自肺腑，充满了惊奇赞叹之意。

韦小宝听在耳里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笑道：“夫人，我不是神龙教的

人。”

洪夫人笑道：“那再容易也没有了。你现下即刻入教，我就是你的接引人。教主，这位小兄弟为本教立了如此大功，咱们派他个什么职司才是？”

教主道：“白龙门掌门使钟志灵叛教伏法，咱们升这少年为白龙使。”

洪夫人笑道：“好极了。小兄弟，本教以教主为首，下面就是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龙使。像你这样一入教就做五龙使，那真是从所未有之事。足见教主对你倚重之深。小兄弟，你姓韦，我们是知道的，你大号叫做什么？”

韦小宝道：“我叫韦小宝，江湖上有个外号，叫做‘小白龙’。”他想起那日茅十八给他杜撰了个外号，觉得若无外号，不够威风，想不到竟与今日之事不谋而合。

洪夫人喜道：“你瞧，你瞧！这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否则哪有这样巧法。教主金口，一言既出，决无反悔。”

陆先生大急，说道：“韦公子，你别上他们的当。就算你当了白龙使，他们一不喜欢，若要杀你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白龙使钟志灵便是眼前的榜样。你快去杀了教主和夫人，大家奉你为神龙教的教主便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惊。胖头陀、许雪亭、无根道人等都觉这话太过匪夷所思，但转念一想，若不奉他为教主，教中再无比白龙使更高的职位，眼前情势恶劣之极，众人性命悬于其手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诱得他去杀了教主和夫人，只消渡过难关，谅这小小孩童就算真的当了教主，也逃不过众人的掌握。当下众人齐道：“对，对，我们齐奉韦公子为神龙教教主，大伙儿对你忠心耿耿。”

韦小宝心中一动，斜眼向洪夫人瞧去，只见她半坐半卧的靠在竹椅上，全身犹似没了骨头一般，胸口微微起伏，双颊红晕，眼波欲流，心想：“做教主没什么好玩，这个教主夫人可真美得要命。我如做了教主，你这教主夫人可还做不做哪？”

但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晃而过，随即明白：“这些人个个武功高强，身上毒性一解，我又怎管他们得了？这是过桥抽板。”过桥抽板的事，他在天地会青木堂中早已有过经历，天地会的兄弟都是英雄好汉，过了桥之后不忙抽板，这些神龙教的家伙，岂有不大抽而特抽、抽个不亦乐乎的？教主夫人虽美，毕竟自己的小命更美，当下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教主我是当不来的，你们说这种话，没的折了我的福份，而且有点儿大逆不道。这样罢，教主、夫人，大家言归干好，今日的帐，双方都不算，陆先生、青龙使他们冒犯了教主，请教主宽宏大量，不处他们的罪。陆先生，你取出解药来，大家服了，和和气气，岂不是好？”

洪教主不等陆先生开口，立即说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白龙使劝我们和衷共济，不咎既往，本座嘉纳忠言，今日厅上一切犯上作乱之行，本座一概宽赦，不再追究。”

韦小宝喜道：“青龙使，教主答应了，那不是好得很吗？”

陆先生眼见韦小宝无论如何是不会去杀教主了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教主、夫人，你们两位情立下一个誓来。”

洪夫人道：“我苏荃决不追究今日之事，若违此言，教我身入龙潭，为万蛇所噬。”

洪教主低沉着声音道：“神龙教教主洪安通，日后如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，洪某身入龙潭，为万蛇所噬，尸骨无存。”

“身入龙潭，为万蛇所噬”，那是神龙教中最重的刑罚，教主和夫人当众立此重誓，虽为势所迫，却也是决计不能反口的了。陆先生道：“青龙使，你意下如何？”许雪亭奄奄一息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反正活不成了。”陆先生又道：“无根道长，你以为怎么样？”

无根道人大声道：“就是这样。洪教主原是我们老兄弟，他文才武功，胜旁人十倍，大伙儿本来拥他为主，原无二心。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，性格大变，只爱提拔少年男女，将我们老兄弟一个个的残杀。青龙使这番发难，只求保命，别无他意。教主和夫人既已当众立音，决不追究今日之事，不再肆意杀害老兄弟，大家又何必反他？再说，神龙教原也少不得这位教主。”

一群少男少女纵声高呼：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。”

陆先生道：“韦公子，你没喝雄黄药酒，不中百花腹蛇膏之毒，致成今日之功，冥冥之中，自有天意。要解此毒，甚是容易，你到外面去舀些冷水来，喂了各人服下即可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这毒原来如此易解。”走到厅外，却找不到冷水，绕到厅后，见一排放着二十余只七石缸，都装满了清水，原来是防竹厅失火之用，当下满满提了一桶清水，回到厅中，先舀一瓢喂给教主喝下，其次喂给洪夫人。第三瓢却喂给无根道人，说道：“道长，你是英雄好汉。”第四、五瓢喂了胖头陀和陆先生，第六瓢喂给沐剑屏。

各人饮了冷水，便即呕吐，慢慢手脚可以移动。韦小宝又喂数人后，陆先生已可起立行走，过去扶起青龙使许雪亭，为他止血治伤。胖头陀等分别去提冷水，灌救亲厚的兄弟。不久沐剑屏救了几名红衣少女。一时大厅上呕吐狼藉，臭不可当。

洪夫人道：“大家回去休息，明日再行聚会。”

洪教主道：“本座既不究既往，众兄弟自伙之间，也不得因今日之事，互相争吵寻仇，违者重罚。五龙少年不得对掌门使不敬，掌门使也不可借故处置本门少年。”

众人齐声奉令，但疑忌忧虑，毕竟难以尽去。

洪夫人柔声道：“白龙使，你跟我来。”韦小宝还不知她是在呼唤自己，见她招手，这才想起自己做了神龙教的白龙使，便跟了过去。

教主和夫人并肩而行，出了大厅，已可行动的教众都躬身行礼，高声叫道：“教主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！”

教主和夫人沿着一条青石板路，向厅左行去，穿过一大片竹林，到了一个平台之上。台上筑着几间大竹屋，十余名分穿五色衣衫的少年男女持剑前后把守，见到教主，一齐躬身行礼。洪夫人领韦小宝进了竹屋，向一名白衣少年道：“这位韦公子，是你们白龙门新任的掌门使，请他在东厢房休息，你们好好服侍。”说着向韦小宝一笑，进了内堂。

几名白衣少年转身向韦小宝道：“属下少年参见座使。”韦小宝在皇宫中做惯了首领太监，在天地会中又做惯了香主，旁人对他恭敬，已毫不在乎，只点了点头。

几名白衣少年引他进了东厢房，献上茶来。虽说是厢房，却也十分宽敞，陈设雅洁，桌上架上摆满了金玉古玩，壁上悬着字画，床上被褥华美，居然有点皇宫中的派头。

几名白衣少年见洪夫人言语神情之中，显然对韦小宝极为看重，而教主这“仙福居”更是从无外人在此过宿，白龙使享此殊荣，地位更在其他四使

之上。这些少年在此守卫，不知适才大厅中的变故，但见韦小宝位尊得宠，一个个过来大献殷勤。

当日下午，韦小宝向几名白衣少年问了五龙门的各种规矩。原来神龙教下分五门，每一名统率数十名老兄弟、一百名少年，数百名寻常教众。掌门使本来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将，但教主近来全力提拔新秀，往往二十岁左右之人，便得出掌仅次于掌门使的要职，韦小宝年纪虽小，却也无人有丝毫诧异。

次晨洪教主和夫人又在大厅中召集会众。各人脸上都有惴惴不安之色，教主虽已立誓不再追究，但他城府极深，谁也料不到他会有什么厉害手段使出来。

教主和夫人升座。韦小宝排在五龙使班次的第四位，反在胖头陀和陆先生之上。

洪教主问道：“青龙使的伤势怎样？”陆先生躬身道：“启禀教主，青龙使伤势不轻，性命是否能保，眼下还是难说。”教主从怀中取出一个醉红小瓷瓶，道：“这是三颗天王保命丹，你拿去给他服了。”说着也不见他扬手，那瓷瓶便向陆先生身前缓缓飞来。

陆先生忙伸手接住，伏他说道：“谢教主大恩。”他知这天王保命丹十分难得，是教主派遣部属采集无数珍奇药材炼制而成，其中的三百年老山人参、白熊胆、雪莲等物，尤其难得，教主大费心力所炼成的，前后也不过十来颗而已。许雪亭一服这三颗灵丹，性命当可无碍。

其余老兄弟都躬身道谢，均想：“青龙使昨日对教主如此冲撞，更立心要害他性命，今日教主反赐珍药，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不咎既往了。”无不大感欣慰。大厅中本来人人严加戒备，这时脸上都现笑容，不少人大吁长气。

洪夫人笑道：“白龙使，听说你在五台山上见到一块石碣，碣上刻有蝌蚪文字？”

韦小宝躬身道：“是！”

胖头陀道：“启禀教主、夫人，属下拓得这碣文在此。”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，打了开来，取出一张极大的拓片，悬在东边墙上，拓片黑底白字，文字希奇古怪，无人能识。

洪夫人道：“白龙使，你若识得这些文字，便读给大家听听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眼望拓文，大声背诵陆先生所撰的那篇文章，“维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……”慢慢的一路背将下去，偶尔遗忘，便说：“嗯，这是个什么字，倒也难认，是了，是个‘魔’字。”背到“仙福永享，普天崇敬。寿与天齐，文武仁圣”，那四句时，将之改了一改，说是“仙福永享，连同夫人。寿与天齐，文武仁圣。”

这“连同夫人”四字，实在颇为粗俗，若教陆先生撰写，必另有雅训字眼，但韦小宝不通文理，哪里作得出什么好文章来？不将四字句改成五字，已十分难能可贵了。

洪夫人一听到这四字，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教主，碣文中果真有我的名字，倒不是白龙使胡乱捏造的。”

洪教主也十分高兴，点头笑道：“好，好！我们上邀天眷，创下这个神龙教来，原来大唐贞观年间，上天已有预示。”

厅上教众齐声高呼：“教主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”

无根道人等老兄弟也自骇然，均想：“教主与夫人上应天象，那可冒犯

不得。”

韦小宝最后将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的所在也都一一念了。洪夫人叹道：“圣贤豪杰，惠民救世，固然上天早有安排，便连吴三桂这等人，也都在老天爷的算中，教主，这八部宝经，份中应属本教所有，迟早都会到我神龙教来。”教主捻须微笑，道：“夫人说得是。”

众人又大叫：“寿与天齐；寿与天齐！”

待人声稍静，洪教主道：“现下开香堂，封韦小宝为本教白龙门掌门使之职。”

神龙教开香堂，和天地会的仪节又自不同。韦小宝见香案上放着五只黄金盘子，每只盘子中都盛着一条小蛇，共分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。五条小蛇昂起了头，舌头一伸一缩，身子却盘着不动。

韦小宝拜过五色“神龙”，向教主和夫人磕头，接受无根道人等人道贺。洪夫人斟了三杯雄黄酒让他饮下，笑道：“饮了此酒，岛上神龙便都知道你是自己人，以后再也不会来咬你了。”教主赐了一串雄黄珠子，命他贴肉挂着，百毒不侵。跟着白龙门本门的执事和少年齐来参见掌门使。教主吩咐，“青龙掌门使因病休养，胖头陀拓碣文有功，青龙门事务，暂由胖头陀代理。待青龙使病愈，再行接掌。”胖头陀躬身奉令。

教主又道：“五龙使和陆高轩六人，齐到后厅议事。”当即和夫人走下座来。厅上众人高呼恭送，无根道人、韦小宝、胖头陀、陆先生等部跟随其后。韦小宝这时才知，原来陆先生的名字叫陆高轩。

那后厅便在大厅之后，厅堂不大，居中两张大竹椅，教主和夫人就座。下面设了五张矮凳，三位掌门使分别坐下，胖头陀也坐了一张，说道：“白龙使请坐。”

韦小宝见陆先生没有座位，微感迟疑。陆先生微笑道：“白龙使请坐，‘潜龙堂’中，没有我这等闲职教众的座位。”韦小宝料想规矩如此，胖头陀若不是代理青龙使，那也是没有座位的了，便即坐下。陆先生站在黑龙使下首。

突然之间，殷锦等四人都站起来，韦小宝不明所以，跟着站起，只听殷锦和陆先生等五人齐声念道：“教主宝训……”韦小宝当即跟着念下去：“……时刻在心。制胜克敌，无事不成。”他尖锐的童音，又比那五人更大声了些。洪教主点了点头，五人这才坐下。

洪教主道：“碣文所示，这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散处四方，可是黑龙使报称，其中四部是在皇宫之内，却是何故？”黑龙使道：“想来这四部经书本在少林寺、沐王府等处，后来给鞑子抢入了官中。”教主沉吟不语，黑龙使脸上惧意渐浓。

洪教主转向胖头陀，问道：“你师兄有消息回报没有？”

胖头陀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启禀教主，瘦头陀以前曾说，在镶蓝旗王府中，曾查到一些端倪，可是后来却再也查不到什么了。”

韦小宝心中一动：“镶蓝旗王府中？那不是陶姑姑的师父去过的地方吗？原来胖头陀还有个师兄，叫做瘦头陀。”只听洪教主道：“你说我吩咐他尽快追查，不得懒散。”胖头陀连声答应。

过了一会，洪夫人微笑道：“黑龙使派人去皇宫里取经，据他自己说，已经竭尽全力，可是至今一部经书也没取来。这件事，咱们恐怕另得派一个福份大些的人去办了。”

黄龙使殷锦忙道：“夫人高见。取经之事，想来和福份大小，干系极大。黑龙使也不是不努力，不肯替教主立功，可是始终阻难重重，多半是福气不够，因此宝经难以到手。”洪夫人微笑道：“依你之见，谁的福份够呢？”殷锦道：“本教福气最大的，自然是教主他老人家，其次是夫人。不过总不能劳动两位大驾亲自出马，更其次福份最大的，首推白龙使。他识得碣文，又立下大功，印堂隐隐透出红光，福份之大，教主属下无人能出其右。”

教主捻须微笑，道：“但他小小孩童，能担当这件大任么？”

白龙使一职，在神龙教虽然甚尊，在韦小宝心里，却半点份量也没有，他既陷身岛上，只好随遇而安，瞧着闭月羞花的洪夫人，自是过瘾之极，但瞧得多了，如给教主发觉自己色迷迷的神色，难免有杀身之祸，还是尽速回北京为妙，听教主这么说，正是脱身的良机，便道：“教主，夫人，承蒙提拔，属下十分感激，我本事是没有的，但托了两位大福气，混进皇宫中去偷这四部宝经，倒也有成功的指望，”

洪教主点了点头。洪夫人喜道：“你肯自告奋勇，足见对教主忠心，我知你聪明伶俐，福份又大，恐怕正是上天派来给教主办成这件大事的。”

洪教主缓缓道，“据黑龙使禀报，他派在皇宫中的部属传出消息，小皇帝手下有个小太监，叫做什么小桂子的……”韦小宝大吃一惊：“拆穿西洋镜，那可糟糕之极！”听教主续道：“……小皇帝派了他去五台山，意欲不利于我教。我们接连派了几批人手出去，要擒他来审问，章老三找他不到，胖头陀也没能成功，不料小桂子没找到，却遇上了你。”

殷锦听教主语气稍顿，说道：“那是教主洪福齐天！”

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续道：“白龙使，你到得宫中，这小桂子的事，可得细细查一查，皇帝派他去五台山，到底有什么图谋。”

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心下十分欢喜，听教主口气，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；向胖头陀瞧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不泄漏我的秘密，算你是好人。”

洪夫人道：“那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之中，据说藏有强身保命、延年益寿的大秘密。想我们教主既然上蒙天眷，许以永享仙福，寿与天齐，这八部经书，迟早自会落入教主手中。白龙使，你再去为教主立一大功，将这八部经书取来，教主自然另有封赏。”

韦小宝站了起来，躬身说道，“属下粉身碎骨，也难报教主与夫人的大恩，自当尽忠报国，马革裹尸。”这“尽忠报国，马革裹尸”八个字，是他从说书先生那里学来的，每逢大将出征，君王勉励，大将就慷慨激昂，说了这八个字出来，他依样葫芦，用在此处，未免有点不伦不类。

洪夫人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效忠教主，那就好得很了。你去北京，要哪几个人相助，可随便挑选。”韦小宝心想：“我自求脱身，教中有人跟了去，缚手缚脚。”说道：“人多了恐怕泄漏机密，啊，是了，赤龙使座下的少女，属下想挑一两人去，让她们乔装宫女，在官里行事较为方便。”他想到了沐剑屏，要将她带去。

无根道人道：“这些小姑娘只怕没什么用，只要教主和夫人允准，你随便挑选就是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多谢道长。”

陆高轩道：“启禀教主、夫人，属下昨日犯了重罪，深谢教主不杀之恩……”

洪教主挥一挥手，皱眉道：“昨日之事，大家不得记在心上，今后谁也

不许再提。”

陆高轩道：“是，多谢教主。属下想跟随白龙使同去，托赖教主与夫人洪福，或能为教主立些微功，稍表属下感激之诚。”洪教主点头道：“陆高轩智谋深沉，武功高强，笔下更十分来得，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。很好，很好，你跟随白龙使同去便了。”陆高轩寻思：“他说‘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’，杜撰碣文之事，他早就心中雪亮。”

胖头陀说道：“启禀教主、夫人，属下也愿随同白龙使去北京为教主办事。”教主点了点头，见黄龙使也欲自告奋勇，说道：“人数多了，只怕泄漏行藏，就是你们两个同去。一切行止，全听白龙使的号令，不得有违。”陆高轩和胖头陀躬身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洪夫人从怀中取出一条小龙，五色斑斓，是青铜、黄金、赤铜、白银、黑铁铸成，说道：“白龙使，这是教主的五龙令，暂且交你执掌。教下数万教众，见此令有如亲见教主，为了干办大事，付你生杀大权。立功之后，将令缴回。”

韦小宝应道：“是。”双手恭恭敬敬的接过，心下发愁：“我只盼一回北京，再也不去理他什么神龙教、恶虎教。拿了她这个‘五龙令’，从此麻烦可多得紧了。”

洪夫人道：“白龙使与陆高轩、胖头陀三人暂留，余人退去。”

无根道人和黑龙使、黄龙使三人行礼退出。

洪教主从身边取出一个黑色瓷瓶，倒了三颗朱红色的药丸出来，说道：“三人奋勇赴北京干事，本座甚是嘉许，各赐‘豹胎易筋丸’一枚。”

胖头陀和陆高轩脸上登时现出又是喜欢、又是惊惧的神色，屈右膝谢赐，接过药丸，吞入肚中。韦小宝依样葫芦，跟着照做，接过“豹胎易筋丸”，当即吞服，过不多时，便觉腹中有股热烘烘气息升将上来，缓缓随着血行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，说不出的舒服。

洪夫人道：“白龙使暂留，余人退去。”胖头陀和陆高轩二人退了回去。

洪夫人微笑道：“白龙使，你使什么兵刃？”韦小宝道：“属下武艺低微，没学过什么兵器，只有一把匕首防身。”洪夫人道：“给我瞧瞧。”

韦小宝从靴中拔出匕首，倒转剑柄，双手呈上。洪夫人接过一看，赞道：“好匕首！”拔下一根头发，放开了手，那根头发缓缓落上刃锋，断为两截。教主也赞了声：“好！”

韦小宝为人别的没什么长处，于钱财器物却看得极轻，眼见洪夫人对这匕首十分欢喜，心想要拍马屁，就须拍个十足，说道：“这柄匕首，属下献给夫人。常言道得好：胭脂、宝剑，都要……都要献给佳人。天下的佳人，再也没有佳过夫人的了。”他曾听说书先生说过多次，什么“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”，毕竟这两句话太难，不易记得清楚。

洪夫人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对我们忠心，可不是空口说白话。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，怎能要孩子的物事？你这番心意，我可多谢了。来，我传你三招防身保命的招式，叫做‘美人三招’，你记住了。”

她走下座来，取出一块手帕，将匕首缚在自己右足小腿外侧，笑道：“教主，劳你的大驾，演一下武功。”洪教主笑嘻嘻的缓步走近，突然左手一伸，抓住了夫人后领，将她身子提在半空。

这一下实在太快，韦小宝吃了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洪夫人身子微曲，纤腰轻扭，左足反踢，向教主小腹踹去。教主后缩相

避，洪夫人顺势反过身来，左手搂住教主头颈，右手竟已握住了匕首，剑尖对准了教主后心，笑道：“这是第一招，叫做‘贵妃回眸’，你记住了。”

这几下干净利落，韦小宝看得心旷神怡，大声喝彩，叫道：“妙极！”心想：“那日我给胖头陀抓着提起，半点法子也没有，倘若早学了这招，一剑已刺死了他。”

教主将洪夫人身子轻轻横放在地。洪夫人又将匕首插入小腿之侧，翻身卧倒。教主伸出右足，虚踏她后腰，手中假装持刀架住她头颈，笑道：“投不投降？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到这地步，又有什么法子？自然是大叫投降了。”

蓦见夫人的脑袋向着她自己胸口钻落，敌人架在颈中的一刀自然落空，她顺势在地下一个筋斗，在教主胯下钻过，握着匕首的右手成拳，轻轻一拳击在教主后心，只是剑尖向上。倘若当真对敌，这一剑自然插入了敌人背心。韦小宝又大叫一声：“好！”

教主待她插回匕首后，将她双手反剪，左手拿住她双手手腕，右手虚执兵器，架在她的肤光白腻头颈之中，笑道：“这一次你总逃不了啦。”夫人笑道：“看仔细了！”右足向前轻踢，白光闪动，那匕首已割断她小腿上缚住的手帕，脱了出来。她右足顺势一勾，在匕首柄上一点，那匕首陡地向她咽喉疾射过去。

韦小宝惊叫：“小心！”只见她身子向下一缩，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。教主放开她手，仰天一个铁板桥，扑的一声，匕首在他胸口掠过，直插入身后的竹墙，直没至柄。

洪夫人勾脚倒踢匕首，韦小宝已然吓了一跳，待见那匕首射向她咽喉，她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，匕首又射向教主胸口，这一下势在必中，教主竟又避开。这几下险到了极处的奇变，只瞧得他目瞪口呆，心惊胆战，喉头那一个“好”字，竟叫不出来。

洪夫人笑问：“怎样？”

韦小宝伸手抓住椅背，似欲跌倒，道：“可吓死我了。”

洪教主洪安通和夫人见他脸色苍白，吓得厉害，听了他这句话，那比之一千句、一万句颂扬更是欢喜。他二人武功高强，多一个孩子的称赞亦不足喜，但他如此担心，足见对二人之忠。洪夫人明知故问，“匕首又不是向你射来，怕什么了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我怕……怕伤了夫人和……和教主。”洪夫人笑道：“傻孩子，哪有这么容易便伤到教主了？这一招叫做‘飞燕回翔’，挺不易练。教主神功盖世，就算他事先不知，这一招也伤他不着。但世上除了教主之外，能够躲得过这出其不意一击的，恐怕也没几个。”

当下将这“美人三招”的练法细细说给他听，虽说只是三招，可是全身四肢，无一处没有关联，如何拔剑，如何低头，快慢部位，劲力准头，皆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那第二招卧地转身，叫做“小怜横陈”。洪夫人又道：“这‘美人三招’，用的都是古代美人的名字，男人学了，未免有些不雅，好在你是孩子，也不打紧。”

韦小宝一招一式的跟着学，洪夫人细心纠正，直教了一个多时辰，才算是教会了，但真要能使，自非再要长期苦练不可，尤其第三招“飞燕回翔”，稍有错失，便杀了自己。洪夫人教他去打造一柄钝头的铅剑，大小重量须和匕首一模一样，以作练习之用。

洪安通在教众之前，威严端重，不苟言笑，但此时一直陪着夫人教招，

笑嘻嘻的在旁瞧着，竟然极有耐心，待夫人教毕，说道：“夫人的‘美人三招’自是十分厉害，只不过中者必死。我来教你‘英雄三招’，旨在降服敌人，死活由心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跪了下来，道：“叩谢教主。”

洪夫人笑道：“我可从没听你有‘英雄三招’，原来你留了教好徒儿，却不教我。”洪安通笑道：“这是刚才瞧了你的美人三招，临时想出来的，现制现卖，也不知成不成。你给我指点指点，”洪夫人横了他一眼，媚笑道：“啊哟，我们大教主取笑人啦。”洪安通道：“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英雄三招，当然敌不过美人三招。”洪夫人又是一阵媚笑，娇声道：“在孩子面前，也跟我说这些风话，”

洪安通自觉有些失态，咳嗽一声，庄容说道：“白龙使年纪小，与人动手，极易给人抓住后颈，一把提起。夫人，你就将我当作是白龙使好了。”洪夫人笑道：“你可不能弄痛人家。”洪安通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洪夫人左手伸出，抓住他身子提了起来。洪安通身材魁梧，看来总有一百七八十斤。洪夫人娇怯怯的模样，居然毫不费力的一把便将他提起。

洪安通道：“看仔细了！”左手慢慢反转，在夫人左腋底搔了一把。洪夫人格格一笑，身子软了下来。洪安通左手拿住她腋下，右手慢慢回转，抓住她领口，缓缓举起她身子，过了自己头顶，轻轻往外摔出。洪夫人身子一着地，便淌了出去，如在水面滑溜飘行。

洪夫人笑声不停，身子停住后，仍斜卧地下，并不站起。适才洪安通搔她腋底，反手擒拿，抛掷过顶，每一下都使得极慢，韦小宝看得清清楚楚，见他姿式优美，说不出的好看，行动虽慢，仍是节拍爽利，指搔掌握，落点奇准，比之洪夫人的出手迅捷，显然又更难了几倍。洪夫人笑道：“你胳膊人家，那是什么英雄了。”说着慢慢站起。

洪安通微笑道：“这招在真正英雄好汉手中，自然不会来搔你痒。可是白龙使倘若给敌人提起，定是颈下‘大椎穴’给一把抓住，那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，全身使不出力道，只好去轻搔敌人腋底‘极泉穴’，这穴属手少阳心经，敌人非松手不可，白龙使有了力气，便能甩敌过顶，一摔之际，同时拿闭了敌人时后‘小海穴’和腋下‘极泉穴’，将他摔在地下，他已然动弹不得。”韦小宝拍手笑道：“这一招果然妙极。”洪安通道：“你熟练之后，出招自是越快越好。”

他跟着俯伏地下，洪夫人伸足重重踏住了他后腰，右手取过倚在门边的门闩，架在他颈中，娇声笑道：“你投不投降？”洪安通笑道：“我早就投降了！我向你磕头。”双腿一缩，似欲跪拜，右臂却慢慢横掠而出，碰到门闩，喀喇一声响，门闩竟尔断折。

韦小宝吓了一跳，他手臂倘若急速挥出，以他武功，击断门闩并不希奇，但如此缓缓的和门闩一碰，居然也将门闩震断，却大出意料之外。

洪安通道：“你缩腿假装向人叩头，乘势取出匕首。你手上虽没我的内力，但你的匕首锋利异常，敌人任何兵器都可一削而断。”他口中解说，突然间一个筋斗，向洪夫人胯下钻去。

韦小宝一怔，心想他以教主之尊，怎地从女子胯下钻过？虽然是他的妻子，似乎总是不妥。哪知洪安通并非真的钻过，只一作势，左手已抓住夫人右脚足踝，右手虚点她小腹，道：“这是削铁如泥的匕首，敌人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挣扎。”说着慢慢站起。

洪夫人头下脚上，给他倒提起来，笑道：“快放手，成什么样子？”

洪安通哈哈大笑，右手搂住她腰，放直她身子，说道：“白龙使，你身材矮小，不能倒提敌人，那么抓住他足踝一拖，就算拖他不起，匕首指住他小腹，敌人也只好投降。那时你便得在他胸口‘神藏’‘神封’‘步廊’等要穴踢上几脚，防他反击。”

韦小宝大喜，道：“是，是！这几脚是非踢不可的。”

洪安通双手反负背后，让夫人拿住，洪夫人拿着半截门闩，架在他颈中。洪安通笑道：“敌人拿住我双手，自然扣住我手腕脉门，教我手上无力，难以反击，当此情景，本来只好用脚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洪夫人“啊”的一声，笑着放手，跳了开去，满脸通红，道：“不能教孩子使这种下流招数。”

洪安通笑道：“‘撩阴腿’哪里是下流招数了？”正色说道：“下阴是人身要害，中者立毙，即是名门大派的拳脚之中，也往往有‘撩阴腿’这一招，少林派有，武当派也有，不足为奇。不过敌人在你背后，你双手被制，颈中架刀，只好使‘反撩阴腿’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但敌人也必早防到你这一着，见你腿动，多半一刀先将你的小脑袋砍了下来，因此撩阴反踢这招便用不着。”

他这时双臂反在背后，给洪夫人抓住了手腕，突然双手十指弯起，各成半球之形，身子向后一撞，十指便抓向洪夫人胸部。

洪夫人向后急缩，放脱了他手腕，啐道：“这又是什么英雄招式了？”

洪安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身胸口‘乳中’‘乳根’两穴，不论男女，都是致命大穴。白龙使，那人既能将你双手反剪握住，武功自是不低，何况多半已拿住你手腕穴道，就算给你抓中了，本来也不要紧，但他一见你使出这等手势，自然而然的会向后一缩，待得想起你手上使不出力道，已然迟了一步。夫人，你再来抓住我双手。”

洪夫人走上两步，轻轻在他反剪的手背上打了一记，然后伸左手握住他双手手腕，上身后仰，不让他手指碰到自己胸口，洪安通道：“看仔细了！”背脊后撞，十指向洪夫人胸口虚抓。洪夫人明知他这一抓是虚势，还是缩身避让。

洪安通突然一个倒翻筋斗，身子跃起，双腿一分，已跨在她肩头，同时双手拇指压住她太阳穴，食指按眉，中指按眼，说道：“中指使力，戳瞎敌人眼睛，拇指使力，压令敌人昏晕。但须防人反击。”又是一个空心筋斗，倒翻出去，远远跃出丈余，右手在小腿边一摸，装作摸出匕首，匕尖向外，左掌斜举，说道：“敌人的眼睛如给你这样一下戳瞎了，再扑上来势道定然厉害无比，须防他抱住了你牢牢不放。”

韦小宝见这一招甚为繁复，宛似马戏班中小丑逗趣一般，可是闪避敌刃、制敌要害，的具显效，叹道：“这一招真好，可就难练得紧了。”

洪安通道：“我教你的虽只三招，但其中包含擒拿、打穴、轻身三门功夫，有一项练得不到家，这三招便使不出。说到擒拿、打穴、轻身，每一项都须十年八年之功。但你只学跟这三招相干的，那便容易得多。”当下指出了穴道部位、擒拿手法、轻身腿劲，与他拆解数遍，演得不对便一一校正。只是韦小宝不敢骑到他头颈中去，洪安通也没教他试练。

洪夫人道：“教主，我这美人三招是师父所授，当年经过千锤百炼的改正。你这英雄三招却是临时兴之所至，随意创制，比之我的美人三招又更厉害得多。不是当面捧你，大宗师武学渊深，实在令人拜服。”

洪安通抱拳笑道：“夫人谬赞，可不敢当。”

昨日韦小宝在大厅之上，见他不言不笑，形若木偶，心下对他很有点瞧不起，早就在想：“这样一个呆木头般的老家伙，大家何必对他怕成这个样子？”此刻见到他的真实功夫，那寸死心塌地的佩服，说道：“把师父教的功夫练得纯熟，那不算希奇，教主心里要出什么新招，就随手使了出来，那才真是天下无敌了。”洪夫人问道：“为什么天下无敌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敌人本事再大，教主使几下新招出去，他认也不认得，自然只好大叫投降。”

洪安通和夫人齐声大笑。一个微微点头，一个道：“说得不错。”

洪夫人又道：“教主，我这美人三招有三个美人的名字，你这英雄三招如此厉害，也得有三位大英雄的名头才是。”洪安通微笑道：“好，我来想想。第一招是将敌人举了起来，那是临潼会伍子胥举鼎，叫做‘子胥举鼎’。”洪夫人道：“好，伍子胥是大英雄。”

洪安通道：“第二招将敌人倒提而起，那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叫做‘鲁达拔柳’。”洪夫人道：“很好，鲁智深是大英雄。你这第三招虽然巧妙，不过有点儿无赖浪子的味道，似乎不大英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格格娇笑。

洪安通笑道：“怎么会不大英雄？叫个什么招式好呢？嗯，我两根食指扣住你眉毛，这叫做‘张敞画眉’。”洪夫人笑道：“张敞又不是英雄，给夫人画眉，难道也算是英雄的一招？”洪安通笑道：“闺房之乐，有甚于画眉者，你说给夫人画眉不是英雄？”洪夫人红晕双颊，摇了摇头。

韦小宝不知张敞是什么古人，心想给老婆画眉毛，非但不是英雄，简直是个怕老婆的层汉，他也不懂洪安通掉文，乃是在跟妻子调笑，说道：“教主，你这一招骑在敌人头颈里，骑马的大英雄可多得很，关云长骑赤兔马，秦叔宝骑黄骠马。”

洪安通笑道：“对，不过关云长的赤兔马本来是吕布的，秦琼又将黄骠马卖了，都不大贴切。有了，这一招是狄青降伏龙驹宝马，叫做‘狄青降龙’，他降服的那匹宝马，本来是龙变的。”

洪夫人拍手笑道：“好极！狄青上阵戴个青铜鬼脸儿，只吓得番邦兵将大呼小叫，落荒而逃，那自然是位大英雄。只不过咱们叫做神龙教……”洪教主微笑道：“不相干，就算是龙，也有给人收伏得服服帖帖的时候。”洪夫人“呸”的一声，满脸红晕，眼中水汪汪地满是媚态。

当下韦小宝又将“美人三招”和“英雄三招”一一试演，手法身法不对的，洪安通和夫人再加指点。这六招功夫甚是巧妙，韦小宝一时之间自难学会。洪教主说不用担心，只消懂了练习的窍门，假以时日，自能纯熟。待得教毕，已是中午时分了。

洪夫人坚决不收匕首，还了给韦小宝，说道：“你武功还没练好，这次去为教主办事，须得这等利器防身。”又道：“白龙使，本教之中，能得教主亲自点拨功夫的，除我之外，便是你一个了。”韦小宝道：“那不知是属下几生修来的福气。”洪夫人道：“你当忠心给教主办事，以报答教主的恩德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是。”洪夫人道：“你这就去罢，明天一早和胖头陀、陆高轩他们乘船出发，不用再来告辞了。”

韦小宝答应了，向二人恭恭敬敬的行礼，转身出门，走到门边，回头道：“夫人，如果我活到八十岁，那时教主和夫人再各教我三招，好不好？”

洪夫人微微一怔，随即明白这是他的善祷善颂，他现下不过十四五岁，到八十岁还有六十几年，但教主和自己是寿与天齐，再活六十几岁自是应有

之义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答应你了。你八十岁生日，教主和我再各传你三招。等到你一百岁大寿，我们又各传三招，叫做‘老寿星三招’、‘老婆婆三招’。”韦小宝道：“不，夫人那时仍跟今日一样年轻美丽，多半你和教主更年轻了些，传我的是……是……‘金童三招’、‘玉女三招’。”洪安通和夫人哈哈大笑。

胖头陀和陆高轩两人坐在厅外山石上等了甚久，始终不见韦小宝出厅，惊疑不定，不知有什么变故，待见他笑容满脸的出来，才放了心。两人想问，又不敢问。

韦小宝道：“教主和夫人传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。”胖头陀和陆高轩齐声道：“恭喜白龙使。本教之中，除了夫人之外，从未有人得教主传过一招半式。”韦小宝洋洋得意，道：“教主也这么说。”陆高轩道，“白龙使得教主宠幸，实是本教创教以来，从所未有。”向胖头陀望了一眼，问韦小宝道：“教主和夫人可曾说起，何时赐给我们‘豹胎易筋丸’的解药。”韦小宝奇道：“这‘豹胎易筋丸’还得有解药？难道……难道……这是毒药？”陆高轩道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回家详谈。”向竹厅瞧了几眼，脸上大有戒慎恐惧之色。

三人回到陆家，韦小宝见胖陆二人神色郁郁，心下起疑，问道：“这‘豹胎易筋丸’是怎么一回事？到底是毒药还是灵丹？”胖头陀叹道：“是毒药还是灵丹，那也得走着瞧呢！咱三人的性命，全在白龙使的掌握之中了。”韦小宝一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胖头陀向陆高轩瞧去，陆高轩点了点头。胖头陀道：“白龙使，人家客气的，叫我胖尊者，不怎么客气的，叫我胖头陀。可是我瘦得这般模样，全然名不副实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儿奇怪？”韦小宝道：“是啊。我早在奇怪，猜想是人家跟你开玩笑，才这样叫的。可是教主也叫你胖头陀，他老人家可不会取笑你啊。”

胖头陀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服豹胎易筋丸，这是第二次了，那真是死去活来，现在还常常做噩梦。我本来很矮很胖，胖头陀三字，名不虚传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啊，一服豹胎易筋丸，你就变得又高又瘦了？那好得很啊，你现在相貌堂堂，威武之极，从前是个矮胖子，一定不及现在神气。”

胖头陀苦笑，说道：“话是不错。可是你想想，一个矮胖子，在三个月之内，身子忽然拉得长了三尺，全身皮肤鲜血淋漓，这番滋味好不好受？若不是运气好，终于回归神龙岛，教主又大发慈悲，给了解药，我只怕还得再高两尺。”

韦小宝不禁骇然，道：“咱们三人也服了这药丸，我再高两尺，还不打紧。你如再高两尺，那……那可未免太高了。”

胖头陀道：“这豹胎易筋丸药效甚是灵奇，服下一年之内，能令人强身健体，但若一年满期，不服解药，其中猛烈之极的毒便发作出来。却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子，我师哥瘦头陀本来极高，却忽然矮了下去，他本来极瘦，却变得肿胀不堪，十足成了个大胖子。”

韦小宝笑道：“你胖尊者变瘦尊者，瘦尊者变胖尊者，两人只消对掉名字，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？”胖头陀脸上微有怒色，摇头道：“不成的。”韦小宝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胖尊者，我说错了，请勿见怪。”

胖头陀道：“你执掌五龙令，我是下属，就算打我骂我，我也不会反抗，何况这句话也不是有意损人。我和师兄二人的脾气性格，相貌声音，全然大

不相同，单是一胖一瘦换个名字，并不能让胖尊者变瘦尊者，瘦尊者变胖尊者。”韦小宝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胖头陀续道：“五年之前，教主派我和师哥去办一件事。这件事十分棘手，等到办成，已过期三天，立即上船回岛，在船里药性已经发作，苦楚难当。师哥脾气十分暴躁，狂性大发，将船上桅杆一脚踢断了，这艘船便在大海中漂流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瘦，他偏偏越来越矮，越来越胖，这豹胎易筋丸能将矮胖之人拉成瘦长，高瘦之人压成矮胖，洪教主也当真神通广大之至。这样漂流了两个多月，那时只道两人再也难以后命。船上粮食吃完，我们将梢公水手一个个杀来吃了，幸好饶天之幸，碰上了另一艘船，才得遇救，我们逼着那船立即驶来神龙岛。教主见事情办得妥当，我们又不是故意耽搁，便赐了解药。我们这两条性命才算捡了回来。”

韦小宝越听越惊。转头向陆高轩瞧去，见他脸色郑重，知道胖头陀之言当非虚假，说道：“那么我们在一年之内，定须取得八部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回归神龙岛了？”

陆高轩道：“八部经书一齐取得，自是再好不过，但这谈何容易？只要能取得一两部，及时赶回，教主自然也会赐给解药。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手中已有六部，当真没奈何时，便分一两部给教主，又有何难？”当即放心，笑道：“这次倘若教主不赐解药，说不定咱们小的变老，老的变小。我变成七八十岁的老公公，你们两位却变成了小娃娃，那可有趣得紧了。”

陆高轩身子一颤，道：“那……那也并非不能。”语气之中，甚是恐惧，又道：“我潜心思索，这豹胎易筋丸多半是以豹胎、鹿胎、紫河车、海狗肾等等大补大发的珍奇药材制炼而成，药性显然是将原来身体上的特点反其道而行之。猜想教主当初制炼此药，是为了返老还童，不过在别人身上一试，药效却不易随心所欲，因此……因此……”

韦小宝道：“因此教主自己就不试服，却用在属下身上。”

陆高轩忙道：“这是我的猜想，决计作不得准，请白龙使今后千万不可提起。”

韦小宝道：“两位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教主定给解药。两位请坐，我去给方姑娘说几句话。”他昨日见到了沐剑屏，急于要告知方怡。

陆高轩道：“洪夫人已传了方姑娘去，说请白龙使放心，只要你尽心为教主办事，方姑娘在岛上只有好处。”韦小宝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方……方姑娘不跟我们一起去？”陆高轩道：“洪夫人差人来传了她去，有言留给内人，是这样说的。还说赤龙门那位沐剑屏沐姑娘也是一样。”

韦小宝暗暗叫苦，他刚才跟无根道人谈，要在赤龙门中挑选几人同去，其意自然只在沐剑屏，哪知洪夫人早已料到，颤声问道：“夫人……夫人是不放心我？”

陆高轩道：“这是本教的规矩，奉命出外替教主办事，不能携带家眷。”韦小宝苦笑道：“这两个姑娘又不是我家眷。”陆高轩道：“那也差不多。”

韦小宝本来想到明日就可携同方沐二女离岛，心下十分欢喜，霎时之间，不由得没精打采，寻思：“教主和夫人果然厉害，豹胎易筋丸箍子套在我头上还不够，再加上我大小老婆的两道箍子。”

次日清晨，韦小宝刚起身，只听得号角声响，不少人在门外大声叫道：“白龙门座下弟子，恭送掌门使出征，为教主忠心办事。”跟着鼓乐丝竹响

起。韦小宝抢出门去，只见门外排着三四百人，一色白衣，有老有少，众人齐声高呼：“掌门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！”其后有数十名青衣教众，是来相送代掌门使胖头陀的。

韦小宝自觉神气，登时精神一振，带同胖头陀、陆高轩二人，便即上船。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无根道人、张淡月、殷锦等人行礼作别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骑马驰到船边。马上两人都身穿白衣，竟是方怡和沐剑屏二女。韦小宝大喜，心中怦怦乱跳，寻思：“莫非夫人回心转意，又放她们和我同去么？”

方沐二女翻身下马，走上几步。方怡朗声说道：“奉教主和夫人之命，前来相送白龙使出征。”韦小宝心一沉：“原来只是送行。”方怡又躬身道：“属下方怡、沐剑屏，奉夫人之命自赤龙门调归白龙门，齐奉白龙使号令。”

韦小宝一怔，随即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你……你早已是神龙教赤龙门的属下，一路上装腔作势，只是奉教主之命，骗我上神龙岛来，胖尊者硬请不成功，你就来软请。”想到此节，只觉满心不是味儿，本想和她二人说几句亲热话儿，却也全无兴致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对陆高轩道：“陆先生，服侍我的那小丫头双儿，你去叫人放出来，我要带了同去。”陆高轩道：“这个……”韦小宝大怒，喝道：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？快放！”

他厉声一喝，陆高轩竟不敢违抗，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向船上随从嘱咐了几句，那人一跃上岸，飞奔而去。

过不多时，便见两乘马迅速奔来，当先一匹马上乘者身形纤小，正是双儿。她不等勒定马匹，叫道：“公子！”便从鞍上飞身而起，轻轻巧巧的落在船头。在无根道人等大高手眼中，这手轻功也不算如何了不起，只是见她年纪幼小，姿势又甚美观，都喝了声彩。

初时韦小宝见坐船驶走，生怕双儿落入好人之手，常自担心，她武功虽强，毕竟年纪幼小，人又温柔斯文，不明世务，在海船上无处可走，必定吃亏，待见到方怡也是神龙教下弟子，猛然想起，自己坐到岛上的那艘海船自然也是教中之物。他见到双儿，十分喜欢，拉住她手，但见她容色惟粹，双眼红肿，显是哭过不少次数，忙问：“有人欺侮了你吗？”

双儿道：“没……没有，我只是记挂着相公。他们……他们关了我起来。”韦小宝道：“好啦！咱们回去了。”双儿道：“这里……毒蛇很多。”说着哇的一声，又哭了出来。

韦小宝向方怡又望了一眼，想起她引自己走入林中，让毒蛇咬噬，诸多做作，海船上种种甜言蜜语，全是假意，不由得甚是气愤，向她狠狠白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开船罢！”

船上水手拔锚起旋，岸上鞭炮声大作，送行诸人齐声说道：“恭祝白龙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为教主立下大功！”

海船乘风扬帆，缓缓离岛。岸上众人大声呼叫：“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……”

韦小宝心想：“我若不知方姑娘已经入教，倒会时时刻刻记着她。这么一来，倒也一无牵挂。”但想到来时方怡的柔情缠绵，心下不禁一片惆怅。又想：“她们两个怎么会入了神龙教，当真奇哉怪也，是了，她们给章老三一伙人捉了去，庄少奶说托人去救，定是救不出来，于是便给伸龙教逼得入了伙。小郡主服了教主的毒药，方姑娘当然也服了。嗯，方姑娘如不听话，不来骗我上神龙岛，她也得毒发身亡，那是无可奈何，倒也怪她不得。不过这小娘皮装模作样，骗老公不花本钱，不是好人！他妈的，伸龙教到底是干

什么的？老子虽然做了白龙使，可就全然胡里胡涂！”

想到这些事全因章老三而起，心道：“这老家伙不知是属于什么门，老子将来如回神龙岛，将他调到白龙门来，每天打这老家伙三百板屁股。”又想，“章老三不知是不是在岛上？他多半不敢禀报教主，说我就是小桂子，否则教主听他说已捉到了我这么个大人物，转手又即放了，非杀他的头不可，他是老家伙，不是小白脸，教主和夫人本来就要杀了，犯了这样的事，那还有不杀他妈的十七、十八次？对！胖头陀不敢拆穿西洋镜，章老三也不敢拆穿东洋镜。只不过有一件事弄不明白，夫人喜欢小白脸，倒不奇怪，教主为什么也喜欢？”

